

MARSHAL FENG YU-HSIANG

SERIES No. 17

ANNOTATIONS
ON
CHUN-CHU
AND
TSO-CHUAN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全

馮煥章先生叢書之十七

上海軍學社印

MS
K225.04

1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目錄

卷七	卷六	卷五	卷四	卷三	卷二	卷一	自序	凡例
宣公	文公	僖公	閔公	莊公	桓公	隱公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3 1763 8775 5

卷八

成公

卷九

襄公

卷十

昭公

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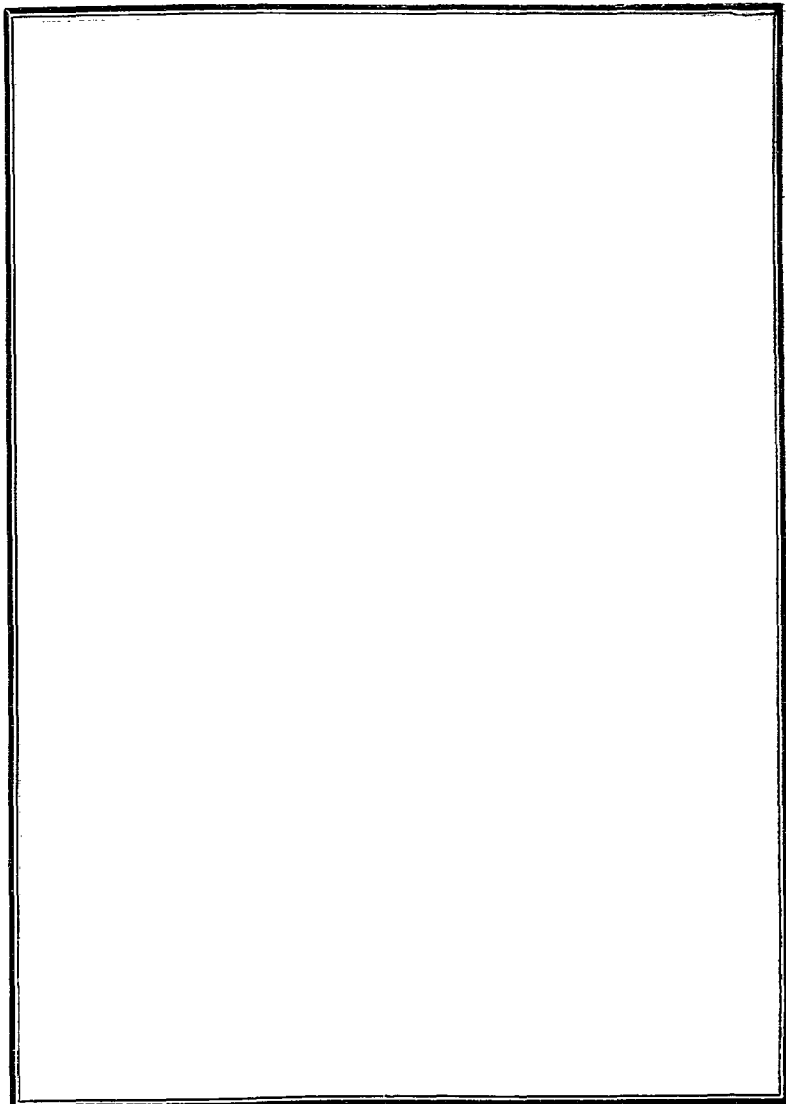
定公

卷十二

哀公

凡例

- 一、余素無宋版明本或其他珍貴版本書籍，故余所讀之春秋左傳係坊間通行同治年間所刊欽定春秋左傳讀本。竊改訛誤之處，在所不免，尙祈讀者鑒諒。
- 二、左傳之註解頗繁，以杜註爲最完善，而欽定本則兼採各家之說，未免涉於蕪雜，故刪之。讀者遇有疑難之處，可參看杜預左傳集解。
- 三、本書排列秩序，以經爲先，傳次之，傳則後列余之札記。爲醒目計，札記特以四號字排印之，以示區別。
- 四、經傳原文已有斷句，拙稿均加新式標點符號。
- 五、未寫札記者，經傳原文仍保留之。
- 六、或有內容與前相似，而不再寫札記者，均標明「參看……」字樣。
- 七、凡經傳前均標以「經」「傳」字樣。每段傳文過長者，即分爲數節，札記則排印在每節之後。惟每段傳文第二節開端時，不再標以「傳」字。



凡

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自序

民國二十二年的秋天，我從察哈爾抗日歸來，又回到泰山讀書。除了繼續攻讀政治、經濟等學科以外，我開始抽暇來讀春秋左傳。差不多費了三個多月的光景，把這部書讀完了。隨讀的時候，有了感想，就寫了下來，積成這部札記。

春秋是一部斷爛殘報，這裏面只是一些事實的堆積，而這些材料却又是掩飾了事實的真象，充滿了許多譎功頌德，粉飾太平的話。這兩千年來，又經了若干迂夫腐儒們搖頭幌腦的加上許多曲解陋說，於是弄得烏烟瘴氣，不能卒讀了。左傳一書的記載雖較為詳細，但裡面依然缺少史的真實性，也是無可諱言的事。以王者、聖賢、英雄為中心所構成的記載朝代興亡治亂的歷史體系，當然不是我們今日所需要的了。然而我們既尋不到一部較為豐富的、具有真實性的古代史料，那麼這些零星的、斷片的材料就成為今日惟一珍貴的史料，因此，我覺得這部書並不是沒有讀的必要，而是如何讀法的問題了。我們相信：如果能够帶上一付新的眼鏡去仔細觀察，不難把裏面所隱藏

着的真實性提取出來。在這裏，我們倒勿庸去顧到這書的著者的時代和著者名姓的探求，或去做書的真偽的考證工作，更沒有餘暇去爭論陳腐的今古文經的問題。這裡所有的，只是我讀完了這部書以後，所得到的一點感想而已。在這部札記裏面所有的許多零星的思想中，我可以歸納出幾點重要的意思：

(一)我深切的感到：自古以來，我們中國人的腦子裡深深地印着一個「今不如古」的觀念。凡是一種新的學術，思想的興起，以及新的生產技術的發明與天然動力的發現，必為社會上多數人所反對與攻擊。這種反對，當然不是據理而爭，只是抹殺了真理，抱定了「新不如舊」，「今不如古」的標準來評斷事實。因此一般人不是極力的復古，提倡舊思想，道德，倫理……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托之於古，如說「古已有之」，或「堯舜之世」如何，「黃帝之世」如何。彷彿越能把自己的思想附會得越遠，就越是真，越能得到社會上贊許一般。言必稱「堯舜」的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固然由於適合這二千多年來的中國社會；可是歷年來許多拜古狂的老學究，亦未嘗不是做了他的熱烈的義務宣傳者。陳腐的，封建的，儒家思想支配了，二千多

年中國的一切，這是與二千年來死沉沉地停滯着的中國農業經濟組織相映照的，他們中間的關係，亦就不難解答了。雖說自從西歐資本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以後的百年來，不是沒有新的學術思想輸入中國，也儘管有人聲嘶力竭的吶喊着；而我們試看中國的一切，依然是走着故舊的道路，同時統治階級到最近更加托古以保持他們的統治權。舊的倫理、道德以及愚昧的迷信，仍舊重重的包圍着整個的農村。在農村經濟組織仍無多大變動之下的農民，因疾病與災禍，而去求天賜福，祈神保佑，尙有可原的地方。還有更使我們想像不到的事，就是在城市中受過高等教育，甚至於曾到資本主義國家吃過麪包的人，在國家這樣危急的時候，不去努力充實自己的學識，以正確的領導羣衆；反極力提倡舊有陳腐的倫理道德，以及荒謬怪誕的迷信，誘惑大眾。修蓋廟宇，吃齋念佛，啟建時輪金剛法會，提倡「恢復舊道德」……那都是最近受過高等智識，自命領導革命的所謂先進們，（倒不如說是統治階級）所主持的把戲，又怎能怪得民間日日盼望「真龍天子」的出現呢！「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不消說是給了全國的人一個當頭棒喝，但所得的結果，却不是怎樣勵精圖治，以圖復興民族，收

復失地，挽回利權。一般人的腦海裏却在那裏希冀「堯舜之世」的重現，或是憧憬着再有一個「耍大刀的關雲長」，「奪阿斗的趙子龍」出現。這是不是使我們國家前途日趨危險的事！

這種復古的謬論無疑的是一切進步的障礙。換句話說，也就是自殺、自斃的舉動。最近百餘年來，我們只見歐美以及日本的文明極高度的發展着，可是我們的一切依然唱着故舊的老調子，正如魯迅君所說：「中國如果老調子再唱下去，國家却早已被唱完了。」各帝國主義的「軟」「硬」刀子已零碎的宰割了我們近一百年，這一百年中，我們可曾有絲毫的覺悟？現在人家用硬刀子放在我們的頸項上了，再不容我們做剎那的猶疑與躊躇。如果要挽救這個國家的危亡，希圖民族的復興，就不能再開着倒車走下去了。我們須要曉得：宇宙間一切都是動的，進化的；一分一秒鐘間都在千變萬化，如電馳般的疾流着。歷史上沒有兩件完全相同的事實，就猶如在無數人中沒有兩個面孔，性格一般無二的人。過去的史實是不能再重演的了。所以我們只有前進，不能回顧；只有「開新」，不能「復舊」。有時舊的毀滅，新的再生；這只是重生，再造。

亦決非復舊。這是至明之理，勿庸我來贅述。所以唱「復古」之說，是荒謬絕倫倒行逆施的舉動。而今日提倡「恢復舊道德與舊禮教」、「勵行迷信救國」之輩，亦不啻是摧殘民族復興的盜賊，陷國家於不救的蠢物。

春秋左傳二書中充滿了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陳腐思想，朽敗的倫理道德。「禮也」、「君子曰」、「仲尼曰」……佔了書中極大的篇幅，而裏面所說的正是今日抱殘守缺的人們認爲是古聖賢所遺留下來的千古不變的鐵則，神聖不可侵犯的真理，也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一方面，書中又是成篇疊幅的滿載着許多荒誕無稽的迷信，不是歸之於鬼神的主宰，就是附會於陰陽五行的謬說，不能解釋自然界一切現象所發生的原因，偏要說是人事變化的預兆。「占卜」成了每個人做事以前的計畫。「求神降福」、「祈天免災」是每日所希求的「目的」物。這種迷信的餘毒，今日不但瀰漫在整個的農村中，深深地印在人的腦子裏，牢不可破，且爲一般腐儒孜孜不倦的研究中的聖賢大道理，更是許多告老的達官顯貴們的救國藥方，和現今統治者欺愚人民，麻醉大衆的策畧。在這部札記裏，我曾對於這些荒誕的迷信，附會的傳說，都把

它揭露出來，與以痛擊。自然，我在這裏並不是對着古人的墳墓向死者說話；在積極方面，我是想對於這個社會的現狀有所貢獻的。

(一)古往今來，聰明人，投機者，總在社會上佔了極多數；能腳踏實地，老老實實做事的人，不是爲適應環境，而甘願自暴自棄，去與世同流合污，就是被惡劣的社會摒棄出去，而自度隱遁的生活。真能打破環境，不與世苟合，用堅毅卓絕的力量去擔當一切艱難的工作，是極少數的人。像這樣的人，在未成功之前，將爲人所輕視，譏爲不識時務的「傻子」；既成功之後，也就是人人稱頌的英雄。可是古今的英雄能有幾個呢？兢兢業業爲社會服務的人，往往只得到一個「傻子」的美名，輕輕地被人們忘却了。可是這種「傻子」却正是社會上不可少的人物，猶其是在不健全的社會中，他們是先知先覺，領導者。

我們在左傳一書中，可以看到春秋時代確有許多值得我們欽佩的人物，他們都是能够撇開一己的利益，爲社會或國家盡偉大的責任。即如毀家抒難的令尹子文（莊公三十年）哭秦庭的申包胥（定公四年）在我們現在看來，他們這種舉

動，未免涉於愚蠢。而在當時，亦未嘗沒有人說他們是傻子。可是他們的這種精神，是不是值得欽佩呢！他們是完全犧牲了自己的一切，想爲大衆服務的。他們不計較成敗，不畏艱難困苦，憑着鋼鐵一般的意志，勇往直前，百折不回，以求達到最後的「目的」。

目前我們中國社會的現狀已惡劣到萬分，整個社會中充滿了一些蠅營狗苟，自私自利的聰明人。「拍馬」、「鑽營」，是他們最擅長的慣技；「爭權」、「謀利」，又是他們惟一的「目的」。而這個瀕危的國家，衰弱的民族，亦將斷送在他們手裏。自然，在這種不健全的社會制度下，總無法阻止這種社會上不良份子的出現，可是我們是不是認爲現今社會上的聰明人有減少的必要呢！不消說，我們更是熱烈的祈待着「傻子」多多出現。「復興民族」、「反抗帝國主義」、「收復失地」、「取消不平等條約」、「挽回國家一切利權」……這一切重大的責任，都須要有勇毅的傻子出來承當。否則，我們這個垂危的國家，將要被人家宰割完了；我們這個民族，更將無聲無臭的滅亡了。

最後，我要附帶的聲明：我並不是英雄主義的崇拜者，我沒有做「再有令尹子文申包胥出現」的夢想。我只是希望在這不健全的社會中，有多量的不怠於「自我」

的充實，力圖精進；而且一方面又能犧牲「自我」爲大眾謀幸福的人出現，擔負起救亡圖存的偉大責任！

(三)任何階級社會及任何時代的戰亂，皆必然地促進統治者剝削及掠奪的加增，而一般生產階級則益形感到被壓迫的苦痛與生活的艱難。從春秋左傳裏，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這種現象：封建主在平日即已有增無減的剝削，到了爲擴大剝削的領域而發生不斷的戰爭時，人民更將荒廢了耕種的田地，拋棄了和愛的家庭，犧牲了個人的生命，去充當統治者侵畧土地的工具；而更加深土地的荒廢，及農業的危機。戰爭的結果無論勝負如何，皆於生產階級無利而有害。勝利者在誦功頌德聲中，自以爲「功高績顯」更加驕奢淫佚的享樂起來，而生產階級則負供給他們浪費的責任。戰敗者，不消說更將搜刮人民的膏血，以供大國的貢賦與幣帛。試想當時人民是在怎樣困苦的狀況中掙扎着呢！一般貴族奢華的情形，我們隨便可以從左傳一書中舉出幾段事實：

「今銅鞮之宮數里。」——襄公三十一年子產語——

「楚作章台之宮。」——昭公七年——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襄公二十八年——

「鄭伯有爲窟室而夜飲酒。」——襄公三十年——

「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昭公八年晉師曠語——

一方面又是賄賂公行：

「衛侯使賂周顛，冶廙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僖公三十年——

「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

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襄公二十五年——

「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文之鼎。」——昭公十六年——

可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却也有許多克勤克儉，不貪權利的人：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襄公十一年——

「子西怒曰：……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昭公二十六年——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及

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人反之。……

……卒復其舊宅。」——昭公三年——

「閭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
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管
者，卒乘與焉。」——哀公元年——

社會上一般人對於這種舉動，不外兩種看法：不是說他矯枉過正，沽名釣譽，涉於
虛僞；就說這是一種愚蠢的舉動。可是我認爲這種人非但是矯正奢習，力挽頹風的先
知先覺，而且是真能「以身作則」爲國家社會服務的人，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求得大多數的幸福的領導者。實在是值得我們敬服與效法的。
今日中國在國際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與國內統治者以「封建式」及「資本
式」雙重的榨取之下，整個農村經濟已宣告破產，人民在毒蟲猛獸的包圍中，膏血已
被吮盡，到了垂斃的狀態了。可是一般統治階級不費揮手之勞，坐享其成，因得之既易，

揮霍亦不稍吝惜。驕奢淫侈之風日甚一日，國家財富日漸外流，全國經濟益形枯竭，而陷國家於不可挽救之勢。我們試平心靜氣的想一想：我國今日的生產仍是古典的，封建的，而一般消費者，則因資本主義國家之薰染與引誘，亦流於奢侈。是不啻以十七世紀之生產能力所得之收穫，供給二十世紀之消費，其爲供不應求，自然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目前我們中國已陷於內憂外患的危機中了，最近東北四省的失去，三千五百萬同胞淪亡於敵人，是給與我們最强烈的刺激。在這時正應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力圖振興；而一般統治階級却始終沒有絲毫的覺悟，莫不驕奢淫逸，苟且偷安，置國家、人民於不問。動輒以革命者自居，以建設廉潔政府自許，而其所行完全相違。我們只曉得，爲革命服務的人是要犧牲一己爲大衆謀福利的，真正的廉潔政府，是要克勤克儉，爲國家、人民打算的。而今日自號革命家的人却是犧牲大多數人，供其一己的享樂。所謂廉潔政府的作爲不外乎貪贓枉法，賄賂公行，賣官鬻爵；甚至於出賣民族利益，投降全國民衆的敵人（帝國主義）。這是何等的喪心病狂！在這樣痛心的境況中，只有全國民衆

自動覺悟起來，挽救危亡，復興民族！而矯正奢侈的惡習，提倡節儉的風尚，無疑地也是當前的急務！

我平素主張提倡節儉，痛斥奢華，五十年如一日，從未懈怠。社會上一般不能瞭解我的人，不是對我善意的批評，說我是「希圖復古」，「開倒車」，就是向我惡意的詆毀，以爲我是「矯枉過正」，「沽名釣譽」。在這裏，勿庸我再做無味的爭辯，世上不乏明眼人，當能諒解我的苦衷，了解我的用心。

(四) 依生物學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來說，凡是弱者必爲強者所排擠，小的亦爲大的所吞食。俗話說得好：「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啃薄泥。」春秋時代最初有一百七十餘國，由於混戰，併吞的結果，到了戰國，只剩下七國，這裏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如果不自振作，就要被淘汰出去，我們單舉春秋末年吳越兩國的事實來看：

樵李之役，吳王闔廬傷將指卒，越敗吳。「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定公十四年——

夫椒之役，吳敗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諫

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哀
公元年——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勵精圖治，卒復前仇。所以一個國家不怕弱，更不怕戰
敗，只看他能否努力振作，勵志圖強。

我們中國像死屍一般，昏昏沉沉的度過了二千多年，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的發
生，不消說是給了這老大睡獅一種興奮劑。但是睡獅並沒有清醒過來，尤其沒有活躍
起來。從此以後，各帝國主義窺見睡獅之無能，接連的用針刺他的血液，用刀戳他的皮
肉，任何如何猛烈的向他身上宰割，却始終沒有把這匹睡獅喚醒。民國二十年，「九一
八」事件的發生不啻是給與我們一個最強烈的刺激，使我們作最後的覺悟。但是結
果是怎樣呢？在不抵抗下斷送了東北三省，又在假抵抗下喪失熱河，更在察綏告急，平
津垂危的當兒，與敵訂定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可以說始終是在苟且偷安，姑且妥協
的前提下，不是乞憐於各帝國主義的援助，就是無恥的投在敵人的懷抱中，以求苟
安於一時。

四省已淪亡，三千五百萬同胞，掙扎在暴日鐵蹄下做人家的奴隸了。是不是從此

我們就可以苟安下去呢？試看最近日本帝國主義又積極進兵察綏，向長城各口佈防，並要求通車通郵等無理的條件。四月十七日，日本曾發宣言，凡中國與其他國家訂立任何條約，必須得日本的同意。本月平瀋通車實現後，日本方面又堅持列車必須九時十八分自奉天開到北平，以紀念「九一八」。這個永遠不能忘的日子……這一切一切，更明顯的證明不抵抗的錯誤與乞憐的無效。

中國政府向國際聯盟哀告，請求英、美等帝國主義的援助，結果又是什麼？我們除了看到幾張「表示無限遺憾」的外交慣用辭令的文書外，就是在李頓領導之下的國際聯盟調查團寫成的，那本企圖分贓的報告書。這裏又表現向帝國主義求援，更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爲。

一方面，在上海以孤軍與日本軍隊浴血抗戰的十九路軍抗日將士，建立了偉大的功績；在喜峰口以大刀隊殺退了殘暴的日軍的二十九軍將士，更建了悲壯的奇功；而在既無後援，餉彈兩缺之中，與日僞軍奮戰的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在二十天之內，收復了察東四縣。這些事實，更加證明中國軍隊的將士們是願把他們的熱血灑在

反帝國主義的疆場上的。中國民衆爲求獨立解放，任何犧牲在所不計的。因此，我們今日既不能乞憐於帝國主義，作那「與虎謀皮」無效的勾當；更不能投降在敵人的懷抱裏，任他宰割，作那自殺的行爲。我們要認清：擴大抗日戰爭是今日中國民族解放的惟一出路。全國民衆應自動團結起來，人人抱着吳王夫差的「反躬自省」，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的精神，努力設法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進而收復失地，挽回國家一切利權，完成現階段民族革命的使命。

(五)我們拿兩千年前的政治社會與今日來比擬，恐怕不免有人要說我牽強附會，缺乏時代觀念罷！表面上看來，這誠然是十分滑稽。可是誰也不能否認兩千年來中國社會進化的遲緩。春秋時代是屬於封建社會的階段，不過商業資本已有相當的發展，從彼時一直到清中葉，在這二千餘年的長期間中，中國社會依然是自然經濟佔優勢的農業及小手工業的封建社會。其間雖有幾次變動，也只是封建的逆轉。商業資本的發達，仍不能使生產方法改進。所以這種封建經濟形態，在中國一直經過了二千多年的長期逗留。清道光年鴉片戰爭之後，西歐資本主義的侵入，無疑的使中國社會發

生了劇烈的變動，而在這種變動之後的百年中，中國社會却是在一種畸形發展中；西歐資本主義的侵入，破壞了封建經濟，其結果，一方面自然的阻礙了生產力的進展，並利用舊有的封建勢力，阻止中國社會的一切進步；另一方面，更造成許多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條件，無形中却又促進中國社會向資本主義的途徑上走去。於是今日中國社會就在這種矛盾之下，停滯在前期資本主義的階段上，而中國一般民眾更擺脫不了這種苛酷的封建式的剝削。

我們單就這二千餘年來，農民所受的痛苦來說，春秋時代封建式的榨取，當然是極爲殘酷的。其時人民困苦的情狀，我們只舉晏子對齊景公的一段話來看就夠了：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鹵，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疾苦，夫婦皆詛。」——昭公二十年——

這裏所述，不啻是當時封建主剝削人民的一幅寫真。人民在這樣層層剝削的苦

況中，他們沒有識見和力量，反抗封建主大量的榨取，自然更不能建設自己的政權。因此在那時候，他們所惟一希望的只是有聖明的諸侯，與賢大夫的愛民政績的出現。主張貸粟於民，節省靡費，減民徭役的魏絳（襄公九年）主張言論自由（襄公二十一年）爲阻止貴族過度剝削及掠奪人民而鑄定刑書（昭公八年）爲人民所稱頌（襄公三十年）的子產，借石言諫，晉侯勿尙奢侈，體卹民力的師曠（昭公八年）向齊侯提出「寬政，毀關，去禁，薄斂」的晏嬰（昭公二十年）聽從百里奚的勸告爲救災卹鄰，而輸粟於晉的秦穆公（僖公十四年）「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的晉悼公（成公十八年）爲晏子所感動而省刑的齊景公（昭公二年）……都是當時開明的統治者，爲歷代明哲賢者所稱頌的。因當時商業資本的日漸發達，引起整個社會的不安與混亂，土地集中，貧富懸殊益甚，使他們追懷過去典型的封建制度，而祈望有重現的可能。他們這種施政的方法，也可以說是一種聰明的舉動，他們知道：如果把人民壓迫得太厲害，一旦逼到走頭無路的時候，不是喚起他們向統治者作階級鬥爭，就是逼到死路上去。這兩件事實的發生，都是不利於統治

階級的。(因連年戰爭，及苛征暴斂的結果，其時各國都已深切的感到無民之苦。)所以他們覺得與其把人民的膏血，一口氣搾取乾淨，實不如延長人民的生命，慢慢的供他們咀嚼。這是開明的統治者一種聰明的打算，然而當時人民雖明知這些德政賜給他們，並不能變更他們被壓迫的地位，可是他們却已深深地感激統治者所賜的恩惠了。

但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兩千年前的封建主及賢明貴族所施於當時人民的恩惠，反成了今日中國一部份人民所最渴望而不能獲得的要求了。尤其是在目前所謂革命政府下的民衆的負擔和所受到的苦痛，實在較諸封建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假如把春秋時代的賢明德政，施之於他們的身上，恐怕他們將認爲這是目前最高要求與最大希望了。罷！誰說他們不滿意呢！在這裡，我並不是故意抬高春秋政績的地位，而是揭露我現當局所施政治的惡劣，並以表白大多數人民受到的痛苦日益加甚的事實。

今日人民的困苦，何以日益加甚了呢？關於這個問題當然不是三言二語可以解答的，因爲今日中國經濟一方面，已不能孤立起來，而形成了世界經濟的一環；他方面，

又適值資本主義的沒落期。經濟落后的中國在這種空間與時間當中，遂不免淪入殖民地性的命運。極明顯的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國際資本主義以及「舶來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破壞了中國舊日的封建經濟，使農村日漸衰落，陷農業於危機。另一方面，國內統治者又用二千年來所傳統下來的封建的剝削方式，肆以大量的榨取——自然，這種剝削方法更加進步，程度也就加甚。——更進一步的說，這些封建的剝削者，不消說又是在帝國主義的卵翼下培植出來的，因為牠們要勾結中國舊社會的封建階級層，以爲鞏固在次殖民地作永久的統治者的一種毒辣的策畧。所以今日中國人民所受到的剝削是「封建性」與「資本性」的雙管齊下；「自有的」與「外來的」（帝國主義剝削）的平行並進。說得明顯一點，也就是軍閥與地主勾結起來，官僚與買辦打成一片，在帝國主義領導之下，加緊對於中國民衆的剝削。因此，今日所謂爲人民謀福利的革命政府下的民衆，實較諸春秋時代的人民更痛苦，他們的生活也就更加淒慘了。但是他們根本上既不能向帝國主義做無效的乞憐，更不必夢想再有春秋時代聖明的統治者的出現。

所以我們拏二千年前春秋時代的政治及社會來與如今比擬的意義，不外兩點：一方面，我要在這部札記裡，暴露出當前政治的醜惡；另一方面，我當然並不是消極的指摘與批評，亦不是希望今日執政當道者去學春秋時代聖明的統治者，或者希求再有像子產、晏子、管仲……等的統治者的出現，而是更積極的加重說明今日政治醜惡之本質，並啟示民衆必須有深刻的覺悟。在如今，中國民衆自然不能再做希求「聖明天子」、「賢者」出現的夢想，更無須向統治者乞憐，賜給不兌現的空頭支票，或是加以偶然的恩惠；而且今日的統治者根本亦不會施恩，加惠於人民的頭上。所以目前我們所應該做的，只是團結我們自己的力量，堅強我們的意志，怎樣去創造合理的社會，建設自己的政權。

(六)「如今中國社會究竟走到一個什麼階段？」這正是當前一個最複雜而且最重要的問題。一般注意中國革命前途的人士已迫不及待的要想認識中國現階段社會的性質，而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先要考察古代社會發展的程序，也是當然的要求。所以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社會演變，是今日我們最迫切的任務。在最近，這個問題正

爲一般人所重視，而且他們也正在努力地研究着。在他們的研究的過程中，雖未得到一個確切的斷案；可是我們相信，這個真相，並非沒有大白的一天。春秋戰國在古代史上是最紛亂、繁複的一個時代，也是中國社會史上的一個重要關鍵。而對於這個時代的史料，前人所給我們留下的只是一些掩飾了事實的殘簡斷篇，和傳說、附會的托古謬說。要依據這些不真實的材料來分析、剖解，想得到當時社會的真相，當然是件較爲困難的事情。我在讀春秋左傳的當兒，遇到這種附會、偽造的記載，隨時揭發出來。這樣零碎的斷片的剖析，當然不會使人們滿足，而且亦不是我們最後的「目的」。但我們以爲這也未嘗不是一種初步的工作，而希望各方關心於這個問題的人，作更進一步的探討，去決定中國社會史轉變一個關鍵的春秋時代的社會性質，以資助當前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

最後我要附帶的聲明，這部札記裡面，只是我讀書時隨時記下來的零星、斷片的感想，自然沒有加以有系統的組織；但這裡面却有着我一貫的主張，我印行出來的意思，亦想對於這個社會有所貢獻。因係陸續寫出，且時有增補，其間不無疏略或重複之

自

序

三

處，尙希讀者指正

馮玉祥
三五二六

馮煥章先生叢書之十七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一 隱 公

【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我國古代種種迷信，多麼可笑而且可憐。有文在手，有什麼關係呢，偏要無意識的附會。不過古時文化很低，科學尙未倡明，我們也無法怪他，惟獨到了二十世紀的現代，科學極發達的時期，可是我國還有一大部份的人過着極簡陋的古代生活，彷彿近代的文化於他們絲毫沒有關係似的。即如古代的迷信，就至今存在他們腦中，沒有消滅，甚至於如今尙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是這樣，這真是令人痛心。有許多人還要說：「今不如古，」希望一切都能復古，這更是喪心病狂的言論。要知道人類的文明是逐漸向前進步的，決不是倒退的。新的技術，器械，用具，學問，思想，無論什麼總比舊的要進步，我們難道捨却了適合我們現代生活的新的東西，而去信從舊的嗎？這豈不是開倒車！如果要使我們

族復興起來，必須堅信「古不如今」四字。

【經】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秋七月大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子益師卒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安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郕。不書。非公命也。

春秋時代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只有兩種方法可以解決：不是戰就是盟。所謂盟，其實也就是「一種暫時的結合，不久仍要大動干戈」才能以解決的。在弱者方面說，盟也就是一種屈服，結果是給強者「貢賦與幣帛」，表示不能抵抗強者的威勢，聽從強者的指揮。春秋一書內，載滿戰爭的事實，所以有人說它是一部「相欵書」，當然「結盟」的事也不少。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生之制。大都。不過秦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

。無使滋蔓。蔓難岡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帥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廛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敵。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隱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自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隱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武姜生莊公，因爲是寤生，所以就厭惡他。這明明是一種迷信。女人生小孩，第一胎總是難產的，何況在當時科學尙未昌明，不知道接生的方法，寤生是不足爲奇的事，我國城市中現在已設立許多醫院，用新方法接生，而鄉村中這種現象仍在在都是。依據科學家的調查，西洋各國鮮有因難產而致斃的事件發生。就是有也不過是千分之一二罷了。而我們中國現在一千個女人因生產而死亡的總有一百七十餘人。據我所知：山西太谷附近二三百里間婦女生產差不多都非剖肚子不可，當地婦女

差別。直到如今，這種繁縟虛文，仍遺留在社會上，我們在北京常常可以看到富人的出喪，和尚道士，甚至於喇嘛也參加，一切儀仗，整整擺滿一條長街，勞民傷財，有什麼意義呢！有些平常人家，爲了喪儀隆重起見，寧願把所有的財產都去也是甘心的，我在山西親眼看見有人把田地賣去，財物典賣，用來治喪。如果不然，就有人說閑話，甚至於說他忤逆不孝。二千年前的墨子就已高聲吶喊，勸人「節葬」了，但誰肯去聽他呢！我們覺得最科學的葬儀莫過於如今蘇聯的辦法，把死人火化了，剩下的灰，裝在小罐子裏，外面粘上死者的照像，留作記念就夠了。這種事情雖然很小，却可以看出這個民族的智識程度如何。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不書。

有蜚，何以不爲災呢！郭璞注上說：「蜚，臭蟲。」其實就是蝗蟲，殃禍農民非常厲害，流治者既不爲他們設法除災，還要多量的剝削他們。所謂不爲災，當然是因爲災禍不會害到統治者的頭上來，他們不但可以不管，而且還要用欺騙式的口吻說：「不爲災。」真是顛倒是非，無恥之極！

惠公之季年。敗宋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天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鄭其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鄭。鄭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鄭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

莊公以武力壓迫叔段，無所不至，叔段之子公孫滑出奔以後，還要去消滅他方爲甘心，而且甚至於借別人的勢力來壓迫自己一家人，寧與敵爲友，而必須清除國內的異己者。這是最無恥的事。我們認爲：排捺異己，就是不正當的事情，何況又用這樣卑劣的手段，寧願受他人之宰割，必排除國內異己分子，無疑地是要失敗的。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衆父卒。公不與小殮。故不書日。

春秋初年，周室的勢力已經薄弱，各國諸侯大大小小的各自立起門戶，而且都想擴張自己領土，於是大國侵畧小國，小國又極力掙扎着維持它的生命，這樣連年戰爭不絕。當時的戰爭，——尤其是春秋初年的戰爭，依我們的推想，當然是極幼稚的；但勞師動衆，人民所受到的災害，也就可想而知了。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帶。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入子氏薨。鄭人伐衛。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宿惠公之好也。公辭。

和鄰國好修，是極重要的，凡待我以平等和善的國家，就該時常不忘修好待我以殘暴的侵略者，我亦必加以抵抗，不屈服，不投降於彼之威力之下。而我國歷年來却正與此相反。蘇聯素以平等待我之國家，而於一九三〇年，因了二三人一時高興，不深加思索，便去和人家挑釁，結果吃了個大虧，接着就和人家絕交。可是日本帝國主義自「九，一八」以後，侵略了我國四省的土地，殘害了我們多少同胞！我們却又低聲下氣的屈服了，非但不敢抵抗，而且連「絕交」都不敢。他們還和日本帝國主義講「中日親善」呢！

莒子婁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司空無駭入極。費彥父勝之。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輶爲君逆也。

冬。紀子昂莒子。盟于密。魯放也。

鄭人伐衛。討公孫帶之亂也。

這些零星斷片的史實，都足以表現封建諸侯時時刻刻在打算侵略土地，只爲自己的利害打算，一切都可以不管。兩方矛盾得厲害的時候，也可以「結盟」，「和好」，但最後總須要「戰爭」來解

決。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大王崩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暋 八月庚辰宋公

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謂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

公故。曰君氏。

春秋時代，已經是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女子無疑地是被壓迫階級，她們只好低聲下氣地屈服在男子威勢之下，過着奴隸般的生活。二千餘年來，中國婦女始終是度着這種淒慘的日子，如今城市中的許多婦女已覺醒起來，提倡婦女解放運動，但事實上最基本的經濟權都操在男人的手裏，此外女子的技能，智識又不如男子，所以徒然高唱婦女解放是毫無效果的，我們如果再作進一步的推究，如今的社會上，人與人之間根本都談不上平等，正有許多的人，就不是過着真正的「人」的生活。他們「像人」，却不是真人，因爲他們是奴隸，是牛馬。所以女子更不必妄思平等的實現；如果一旦社會制度改變，女子不必爭取解放，自然就與男子可以平等了。不過這裏有一點大值得注意的事，就是無論什麼事情，都是要靠我們自己奮鬥的，如果自己不去努力，一切聽天由命，那仍然不能達到我

們的目的地。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穀。鄭伯怨壬。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澗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篋筐錡釜之器。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到這時候，周室的紙老虎完全被人家戳破了，他的威信當然早已失去。鄭國毫不客氣的率師搶掠周室境內的農產物，而周室也無力與他抵抗，各國諸侯也就默認這種事實並不是什麼大逆不道，只要不去侵伐他們自己的土地就夠了。

武氏子來求購。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殯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右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右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殯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榘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可咸宜。百祿是何。其是之謂乎。

宋宣公不叫他的兒子承繼他的位置，讓給他的兄弟，因此穆公也不傳子，而傳位給宣公之子。這

種傳位的方法史家稱之謂「殷禮」其實這只是古代傳說上所保存着的一些氏族社會的痕跡，其中並無什麼可以歌功頌德的地方。古人總喜歡以「堯舜禪讓」的事實標榜，古代是否真有堯舜這種人，我們都很懷疑，假若真有這種事實，也不過是表示當時還沒有宗法社會的組織，人民可以隨意推舉部落的酋長罷了。

再者，就穆公此舉的動機而論，真是狹隘得很。他不能夠因為從他哥哥得到君位，就一定再把君位讓給姪子。這種拿君位報答私人，和拿君位當家產傳給自己子孫，同是不對的事。如果宣公的兒子是個無惡不作的壞人，是個萬事不通的低能兒，祇是為報答他父親讓位的好處，而把國家交給一個廢物，雖封建社會的道德，也不能認為他是對吧！

冬。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償於齊。

讀這部書可以得到許多地理上的智識。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頌人也。又娶於陳。曰嬀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恐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嬀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龍而不馴。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親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若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州吁既有寵又好兵，還有不出事的嗎？莊公不知管教他，放任的結果，就鬧出大禍。如今有許多小孩子送到學校裏去讀書，教師們不知教育的方法，一方面家庭教育又不好，結果養成小孩驕奢淫逸，什麼事情也不曉得做，成了個無用的廢物。真是害人不淺！

說來也可憐，窮苦家庭的子弟，根本就沒有到學校受教育的機會，他們的家庭教育只告訴他一點，就是「不勞動沒飯吃」。闊少爺闊小姐有學校可進了，但是學校把他們教育成個特殊階級，只會吃喝玩樂，穿洋服，坐汽車。在學校時是外國貨的好主顧，出了學校不是當中飽的買辦，就是刮地皮的官僚，洋行買辦跳舞廳的夜生活，腐敗官僚將牌鴉片煙的夜以繼日，這又都是少爺小姐家庭教育的功課表。窮苦子弟雖然大都有個「不勞動，沒飯吃」的基本信念，但他們的父母沒有能力，沒有閒暇，給他比較高的知識，技能與經驗，所以他們從家庭裏得不到什麼。而一般少爺小姐則飽受惡污穢的熏染，使他成爲只會享樂，只能消費的社會寄生蟲。當急之務，是讓窮苦的子弟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他們的教養應完全由國家來負責。同時對於一般少爺小姐要施以特別嚴格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得設

法消除一切剝削者，寄生蟲。

【經】四年王二月苦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于潛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

衛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四年。春。衛州吁殺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務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

夏。公及宋公遇於潛。

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衆仲說：「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實在是兩句實話，我國養兵總算不少，每年國家的開支大部份都是軍費。老百姓化了這許多錢養了這些兵士，真正有紀律的軍隊可以說是很少；大部份的軍隊都是分駐在各地擾民，不是抓人家的牲口，強佔民房；就是搶人錢財，擄人婦女。百姓畏兵如虎，軍隊每過一個村莊，全村人民莫不受其殃害。紅軍未來之前，百姓聽見當地官吏的宣傳，以爲紅軍必是殺

人放火的軍隊；待到來了之後，又覺得並沒有擾害百姓；可是所謂剿匪軍打進來以後，人民却真正受到痛苦了，希求紅軍之來臨。我們想想：這樣剿匪是有效的嗎？剿匪是爲了使人民得着安樂，却反而給人民以莫大的痛苦。袁良從江西來曾經和我談過：「紅軍是真不易打，他們的軍隊有紀律，愛護百姓，正和咱們的軍隊相反，咱們軍隊所過的地方不是拉夫，抓牲口，就是佔民房，索款子，百姓不堪其擾，所以凡是紅軍到過的地方，那兒的百姓都盼望他再來。」我們聽了這段話就可以想見一般了。這樣的軍隊還能打什麼仗，其實就是人民拿出錢來養他們，再去擾亂他的主人。遇見外侮，即更加是無用的了，「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日本軍隊積極進攻，而咱們的軍隊不是節節敗退，不戰而喪失了四省土地，多少人民生命財產爲暴日所侵害，中國軍隊始終是袖手旁觀，有幾個有勇氣的軍隊出戰，却遭軍事當局的忌恨，終於在餉彈二缺之下失敗了。試問這是誰的過錯？要這些軍隊及所謂軍事領袖做什麼用？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羣帥帥。揆之也。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以農產物作爲戰利品，無疑地是一種經濟侵畧的戰爭。但是我們要曉得這些農產物都是老百姓

我革命與否，並不爲個人利益打算，而在於人民是否因此得救。」我們人人應該抱着孫中山先生的這種態度才對！

衛人狄公子晉於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於棠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邾人邾人伐宋 螟

冬十 有二月辛巳公驅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傳】五年。春公將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韋。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曲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

作國君的只曉得榨取人民的血汗，以供他一己的享樂，一些依附國君的貴族更極力慫恿淫奢以博得君主的歡心。但也有少數明白的貴族，如本段中的僖伯，他知道爲了維持貴族階級的勢力，必須維持着農民的存在；如果把農民逼迫得無路可走的時候，則貴族階級亦不能坐享其成，將要隨之

而崩潰。但這些理論，當然不是愚昧無知的貴族及國君所能知道。

米 米 米 米 米 米

我國領有河流湖沼池塘，不知有多少，但是直到現在還不知利用。不知注重漁業的生產，這本是有關民生的事。沿海漁業，因為我國漁民還沿用舊法子使帆船，不知改良，所以漁權大都被日人侵奪。他們是用汽船大規模的打撈。池在我國領海內捕魚，自光緒三十一年起，至今已有了三十年的歷史。民國十八年後，北起遼寧，南迄廣東，無不有日本漁船的蹤跡。我們吃的海貨，多是從日本買來的，然而却是我領海的產品，這是多麼痛心的事啊！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夏。葬衛桓公。衛亂。晁以緩。

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蕪師伐鄭。鄭祭足。涼繁。洩忽。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無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蕪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俗話說得好「有備無患」無論什麼事情，事前沒有準備，臨時手忙腳亂，沒有不失敗的。我們試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吃一次虧，就得一會教訓，但仍不肯覺悟起來，一切事先都不加以準備，吃上

多少次大虧依然是如此，政府的要人們却只知道做官，不曉得爲國家辦一點事。「九一八」以前的事，咱們就不去提他，「九一八」事變，總算給我們一次最大的教訓了罷，可是怎麼樣呢，華北危險到這步田地，日軍可以不費一彈直趨平津，政府當局不知有絲毫準備，據說華北軍事領袖數人曾有一種防備的計劃，送到當局，但數月之久不見批回。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衛之亂也。邲人侵衛。故衛師入邲。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謂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要得到安定的統治，必須有嚴格的等級差別的規定，使被統治者不敢做逾越的想頭。所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這些荒誕無稽的話來欺騙被壓迫者，使他們知道一生可來，就已經確定了他的命運，決無翻身之機會。

宋人取郟田。邲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郟。以報東門之役。

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郟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聞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知也。

宋人取糧田，這不是根據天神的意旨，也無所謂道德不道德。在那個強凌弱，衆暴寡的世界裏，自家不圖強就難免被人侵奪。現在是個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時代。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與民族，如要圖存，如不甘自棄，如果不願當劣種；只有掙扎，只有奮鬥，只有反抗，只有拚殺，有骨頭的不在敵人腳下討生活，我們應當覺悟，向敵人乞憐，徒增敵人對我們的鄙視，得不到半點憐惜，痛心，現在政府不是正向諸帝國主義乞憐嗎？

冬。十二月。辛巳。滅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其時做諫官的是最危險的，碰到君主不高興的時候，就有生命的危險。僖伯就是一例，最初僖伯諫魯公，魯公雖未接受，尙能知道僖伯的好處，已經是不容易的了。封建的君主這樣不能容納人家的意見，情有可原；直到如今民主時代，當政者依然是實行獨裁，絲毫不能容納人家的意見，甚至於對於批評他們的人，加以取締。這種情形是我們天天可以看見的，所謂「民主」究竟在那兒！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人郟之役也。

這都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起的戰爭，名義上是救人之難，其實只是想得到一點利益，這時的小國是最可憐的，遇到大國的侵畧，只有求人來幫助；而如果不給人家一點利益，別人也不來幫助，所以

結果只好被人家吞併。春秋初期許多小國陸續消滅，就是這個原因。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郛。晉人謂之郛侯。

夏。盟於艾。始平於齊也。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柱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

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

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迓。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

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這句話含着極大的教訓，我們不可輕易忽畧。一塊田地裏的雜草，如不清除，莊稼不能如意成長；那麼國家裏面的腐敗份子如不剷除，國家亦不能蒸蒸日上，這是一樣的道理。如今中國却正相反，殺人放火的土匪式的軍隊，都一一收編，讓他去害民；腐敗的官僚佈滿各地，不去設法驅逐，反而獎勵他們擾民。正如一個農夫不去耕耘田地裏的雜草，反把莊稼拔去一樣，這種倒行逆施的辦法，怎能把國家弄好呢！舉一件事來說罷，如果鄉間有賭博不務正事的子弟，必爲父老的指斥，甚至於驅逐他，不許再在村中。可是咱們一國內的堂堂官吏們，那一個不是整日

以賭博爲正業，置政務不於問，最近聽到自京滬來的朋友說起現在南京、上海兩地的文武官吏們吃完飯以後，就說：「做八圈新生活消遣，」其實就是打八圈麻將，原來所謂提倡新生活，就是如此。這樣胡作亂爲，還要以身作則嗎？這種比惡草殃害莊稼還要厲害的官吏不能割除，中國政治一天腐敗下去，整個國家將因此而滅亡。

秋。宋人取長葛。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京師來告饑，當時的師是指今洛陽。讀至此段我回憶民國十七年甘、陝、寧、夏、察、綏，以及晉南、豫西的大災。據歷史的記載，此七省幾每隔二十年左右必有一次大災，演成人吃人的悲慘現象。要想免除西北數省的週期性的災荒，唯有興水利，要想開發西北也必得從興水利入手。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禮。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鄭伯如周，周王不度德量力，忘了自己處的環境，結果只有吃虧。現在有許多人，自己本來無能無勇，但是待人接物還要驕傲自大，因此而失敗了，真所謂咎由自取。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滕侯卒 春城中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戊

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使民非時，在夏天築城於中丘。封建社會中，人民就是奴隸，除了把生產的結果奉獻於封建領主，還要擔負勞役。封建領主高起興來，便大興土木，不過爲了不防碍耕耘，多在農家不忙的時候來舉行。所以有「使民以時」的話。其實無論「非時」「以時」同樣是剝削。現在新憲法草案中規定，人民有服工役之義務。爲了整個民族的生存，人民對國家服工役本是應該的。但我覺得實現這一條，應有幾個前提條件，第一要保障基本人權，對於人民應享的種種自由權不能任意侵奪。第二要政府先爲民族先爲國家服勞役，否則便不配要求人民服工役了。我相信，如果爲了真正有益大眾的建設，如果爆發了真正反帝國主義的戰爭，勞苦大眾一定願意流他們的汗，灑他們的血呀！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泄盟。壬申。及鄭伯盟。敵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類盟矣。鄭良佐如陳。

洩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一個國家裏面，用人最爲重要，必須看清這個人能否勝任這件事情。從前君主用人總是些貴族，這種公子哥兒，驕奢成習，那裏懂得爲人民做事，可是如今的情形却更加惡劣。民國以來，各省代表在一齊開會，所發表的言論，差不多個個都是辭不達意，叫他們取樂，就精神百倍，所以他們商量國家大事不是在酒席上，就是在牌桌上，試問極嚴重的事，在聲歌酒色場裏去討論，還會有什麼結果呢！國家大權付給這樣昏庸的人，怎會有希望呢！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佯許之。乃成昏。

在從前貴族只能與貴族通婚，平民家的子女休想與貴族結親，這是森嚴的等級的規定，怕平民踰越等級的關係，如今結親途講究一些什麼「門當戶對」，根本就已經不對，而婚姻甚至於成爲買賣式的，如同家中有女孩，總願意去嫁給富人，富人子弟當然希望娶富人家的女孩，甚至於寧願把自己的女兒給官僚做妾，以圖榮華富貴，這未免太卑鄙了。我們贊成婚姻自由，打破貧富的觀念，隨子女自願，父母只在旁做個顧問而已。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虜 庚寅我入虜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螟 冬十有一月無駘卒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相先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祀周公。以泰山之妨易許出。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山也。

泰山在這時已經有祭祀，在從前人的心目中，凡是一水一山，甚至於一草一木，必定都有神人在主持，像這樣偉大的泰山，當然有一位神通廣大的神主宰着了，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在全國的每一縣裏都有一個泰山行宮，這種勢力之大，也就可想而知。可是各地類似這樣的廟宇又不知多多少少。我曾翻過泰安縣志，這一縣裏面就有二千餘廟宇，我替他計算總有一萬多的僧道，他們當然都是，懷無智識的人，做了和尚，道士以後，更加迷信起來，所以一傳十，十傳百，鄉間的人那一個都深信不疑。每年從數百里以至千里外來這裏燒香的信男信女不知多少。此種害人的迷信，深入民間，所以一切都不能進步。損害國家實深。我會和普照寺的老和尚談天，據他說：「泰安的無極道不畏鎗彈。」真是滑稽之極，從前義和團裏有一山東老團，大部份是泰安人，可見泰安這個地方迷信實深。全國各地的民間差不多都是種着極深的迷信的毒。這是科學進步的障礙物，如不革除，中國的一切均不能進步。

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公子送女。先配而後祖。號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氏族社會，羣婚時代，人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彼時當然沒有什麼婚姻儀式，婚姻禮節。到了封建社會，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要固定了，就有所謂君臣父子，夫婦間的隸屬關係，要維持隸屬始定出種種禮節儀式。男女匹配要先告祖廟。有祖廟的是些什麼人呢？是貴族。現在有人結婚，還有一套繁文縟節。文明結婚把花轎換做馬車，改頭換面，仍是麻煩非常。終日辛勞的窮農苦工，他們接老婆的手續便簡單極了。這是因為他們無暇與無錢，要想完全廢除無意義的婚姻形式，恐怕要在男女結合沒有經濟條件，只有愛的條件的社會方能實現吧！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八月。丙戌。鄭伯以爲人朝土。禮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氏。

據我們推想：最初只有貴族才有姓氏，平民大概是些無名氏，而且當時貴族的姓氏都是君主所賜，後來依增貴族吃飯的，爲貴族作奴隸的人，也與貴族同姓氏，這一直到前清時還實行着：如同張家

用的奴僕就都姓張，李家用的奴僕，就都姓李。古代的人名是很簡單的，不是用「甲，乙，丙，丁」就是「伯，仲，叔，季」，表示長幼，如同現在稱「老大」「老二」一樣。到了後來，越弄越複雜，一個人具有「名」「字」「號」許多名字，糾纏不清，實在毫無意義。我們有許多外國朋友，每人只要記一個名字就夠，咱們中國的大人先生們，一個人都有三四個名字，再加上什麼「山人」「居士」「道人」等等清高的名字，弄得烏煙瘴氣，如果我們認識一萬個朋友，就至少要記三萬個名字，這種惡習早該廢除了。我們贊成名號一致，一個人只許有一個名字，因為一個人的名字，只是一個符號。一樣東西，怎麼能有這許多符號呢。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夏，城加。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

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夏。城加。書不時也。

參看前「城中丘晝不時也」一段後所記。

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郟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

王命來告伐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口。彼從我車。擺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仲勇而無剛者。管寇。而速去之。君爲二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則遇。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阻遇復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殲。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公子突能料敵。戎之致敗是有致敗的原因。作戰的時候，勇者不應突進，怯者不應突退，輕進輕退，都是因爲平日沒有訓練，沒有紀律。現在我國軍隊就犯着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的毛病。我民族欲求解放，早晚要與帝國主義有場惡戰，當前的大小將領應特別注重精神教育，講求作戰方法，否則想敵北戎都難能了。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肅帥師會齊人鄭人伏 六月壬戌公敗宋于管 辛未取郟辛巳
取防秋宋人衛人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鄆。爲師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管。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止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師也。蔡人。衛人。鄭人。不會王命。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郟。猶柱郟。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人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

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冬。齊人。鄭人。入鄭。討遂王命也。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這時各國諸侯要想侵畧別國的土地，總是假借王命，彷彿非拾出這塊招牌，不足以名正言順的號令示衆，其實當時許多小國也早已窺破了周室不過是一具紙老虎，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而大國的威勢却使他們不敢不服從。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丁未，公薨。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
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社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土則度之。實有禮。主則
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
乃長滕侯。

周室封建制度下的貴族組織，是異常完密的，所謂異族，就是母系相連絡的親屬。滕侯却是父系相連絡的同族，所以遇到有禮節的時候，就要爭尊鄙的先後了。

再者，我看他們都應有自知之明，最近會見幾位朋友，施君、主君、賈君，還有一個在北平讀書的朝鮮學生，大家談起來，賈君首向那位朝鮮學生說：『你是我們老前輩，我們也快做亡國奴了，』施君很

沈痛的說『我們瀕東的人也就算後輩的亡國奴了』王君（江蘇人）說『當亡國奴，我也不愁做你們的後輩呢』說完了大家悽然的一笑，接着便是片刻黯然沈默。對曰如果不抵抗到底，他們的話早晚有實現的一天！可憐，還有許多同胞不知今日處境的危險！

夏。公會鄭伯于鄆。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鬪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轡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子都目下射之。顛。取叔登又以箴弧登。周摩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備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寡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神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僭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獲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德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尊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從這一段裏可以看出當時各國諸侯的明爭暗鬪，實不亞於如今國際間的局面。齊、魯、鄭會師攻許，誰都懷着想得到許國的土地的野心；但因其時鄭國最強，無人敢敵，齊、魯兩諸侯眼看著自己努力而得來的戰利品，被鄭國獨佔了去，也無可奈何，最滑稽的是鄭伯侵佔了人家的土地，還要冠冕堂皇的說：「許國犯了大罪，天要罰他，鬼神都不滿意他，我並沒有什麼惡意，不過替天行事罷了！」這樣奸詐的話，是侵略者慣用的口吻，直到如今帝國主義依然是用的這一套。

鄭伯使卒出穀。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鄭伯使人詛射穎考叔者，已經算是不容易了。生在如今的社會裏，人人都有被殘害的危險。中央委員王樂平在滬被殺及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楊杏佛的被刺，凶手逍遙法外，無人敢去追求，而主使者是什麼人，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王取鄆。劉。莒。邢。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混。原。緡。突。圍鄆。糝茅。向。盟。州。隱。附。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滅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鄭國此時東征西討，頗爲得意，以爲舉世無敵。就如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驕蠻一樣，這是自取滅亡之道，我們看不久鄭國就衰敗下去了。我們雖非預言家，日本帝國主義如果再這樣蠻橫下去，在不久的將來必定衰敗無疑。

羽父誘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請公子栢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釋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圃。館于寤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寤氏。立桓公。而書寤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羽父就是當時的投機政客，他爲圖自己的陞官發財，不惜用種種惡劣手段之離開別人，而且殘害人家。像這樣無恥的政客，至今仍在在俱是。中國自從所謂革命以來，雖然是武人握着政權，一般軍閥的頭腦單簡，加之心直口快，政客官僚向來是有縫就鑽，於是就從中挑撥，使武人自相殘殺，他們就可以藉此取得利益。由本段事實給我們的教訓是：須要小心聽人家的話，不可隨隨便便就信以爲真，而回答人家的話，尤其要緊，不然又是他們挑撥的好資料。一個國家裏面，如果有了羽父這樣的投機政客和官僚，必弄得不得安寧，甚至國破人亡。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二 桓 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越，秋大水。冬十月，【傳】元年春，公即位。脩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結祊成也。盟曰。滄盟無享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桓公元年秋大水，必成災患，無謂細記載，想係忽視此類事件。幾千年來我國對於水患的防範就沒有妥善的辦法。第一是因爲科學不進步，方法不好；第二是因爲主持其事者皆爲官僚。最近，民二十年有長江大水災，民二十二年有黃河汎濫，使幾千萬的同胞沒有地方住，沒有東西吃。災後應當救濟不用說，事前實應防範週到。這些防水患的事，要有全國的通盤計劃，要請專門家來負責，施用最進步的科學方法。萬不能再使官僚主其事，虛擲國幣，結果一二人中飽，大多數同胞仍不免受災受害。

冬。鄭伯拜盟。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皤。

貴族與貴族之間所爭的是「權」，「利」，而當時的貴族驕奢淫佚，必不下於諸侯。所以女色也是爲他們所爭的一點。在私有制度下，這一切鬥爭總是免不了的。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衛侯于棗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鄆。九月入杞。公及。子。唐。冬公至自唐。【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煬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勦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棗。以加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煬公。召莊公子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貴族的勢力漸漸地大起來了，自己衝突還不足，居然殃及君主。用賄賂去滅別人的攻擊，真是無奇不有的事。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馨。昭其儉也。衮。冕。黻。黼。帶。裳。褘。幅。緌。衡。紘。綏。昭其度也。藻。率。鞞。鞀。鞀。鞀。游。綏。昭其數也。火。池。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鬯。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尊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冀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

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遠亂之路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威孫遠其有後於魯乎。君遠。不忘諫之以德。

臧哀伯這一段話，言之成理。適足以代表當時有智識的貴族，眼看着神聖的文物制度，被諸侯殘暴的破壞，心裏大不以為然，所以陳說利害以打動君主的心，但那時的諸侯怎肯聽他的話呢！魯君乘宋之危，奪獲許多古物。猶如庚子年各帝國主義乘我之危，把我們的古物搶去，擺在他們的博物院裏去陳列起來一樣。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假如咱們中國的古物真正被帝國主義搶奪去了，也還罷了。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軍事當局不知抵抗，華北陷於危急的情況，平津幾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置之不顧，而對於故宮的古物却十分關心，一車一車的運往京滬，而這些古物以後就無人提及，莫不是失蹤了嗎？前些時，有某夫人告發故宮博物院院長盜賣古物，監察院亦曾正式彈劾，可是盜古物的人却逍遙法外，據說是到外國去度富家翁的生活了呢！執政者一方面高唱保存古物，一方面却盜賣人家不來搶奪，自己先假借名義去盜賣，真是無恥之至！

秋。七月。祀侯來朝。不敬。祀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鄆，始懼楚也。

五月。入祀。討不敬也。

或者是假借不敬的名義去討伐杞國，亦未可知當時的小國時刻有被大國吞併的危險。

公及盟于唐。備衛好也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動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

。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

國家的事，必明是非，辨黑白。有過必罰，有功必獎。賞罰不明，即是非不分。十七年北伐完成之後，在南京開會，有人主張把總指揮軍長，以及各支隊司令的名義都取消。所有軍隊一律改爲師，僅祇保留師長。並謂革命者不應言功，我認爲這是未把事情看明白。革命者殺身成仁，憑着信仰爲大眾而犧牲，自己當然不能言功。但是在客觀方面却不能抹殺他們對於革命的供獻，和在革命進程中的努力。這種供獻與努力雖是他們應盡的責任，同時也就造成他們的功績。爲革命而流血的人，在所謂革命成功之後，總不該否認他革命的歷史，剝奪他們工作的機會，使他流浪街頭過乞討的生活吧！同時當初阻撓革命的人，破壞革命的人，現在反位高爵顯，權高俸厚。這種顛倒是非，不辨黑白的做法，葬送了革命，斷送了民族！

初。晉程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

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

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

沃。靖侯之孫欒荀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

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十第。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句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晉。弑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隱庭之田。隱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因爲財產私有的關係，人人都只曉得爲自己的利害打算。小至於一個家，大至於一個國家，都是相爭不停，釀成大禍，如果不設法廢除這種私有制度，則永遠不得安寧。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鹹。夏齊侯衛侯皆命于蒲。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子暈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公會齊侯于讎。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隱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遂弑侯于汾隰。踰絙而止。夜獲之。及孺其叔。

會于鹹。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皆命于蒲。不盟也。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弱小的國家，如果自己已不設法勵精圖治，使國家強盛起來，就只有滅亡一途，我們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就如同春秋時代的小國，在各大強國的壓迫之下，自己尚不覺悟起來奮鬥，這個國家的危機是立刻就要來臨了。

秋。公子翬如晉進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這些虛偽的禮節，把人束縛得一絲不動，實在毫無疑義。現在我們把繁縟禮節廢除了，多麼便利，這也是「古不如今」之一明證。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芮伯萬的母親，在當時可算得賢母，逐芮伯之寵多人，現在有錢有勢的人，仍多妻妾，張宗昌有寵一百四十八，他是舊軍閥。現在的政府要人，委員主席，三妻五妾者也大有人在，他們是不接受任何責罰的，我們祇好說，也許是他們沒有像芮伯萬那樣賢而有力的母親吧！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夏大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狩於郎，時也，按時狩獵，既帶有訓練防守的作用，又含有愛惜百姓的意義。現在我國軍隊數量不在少數，但是帶兵的人，有幾個注重對外訓練，並知愛惜人民的。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冬。王帥秦圍魏。執芮伯以歸。

凡事驕必敗。秦是大國，以爲一個小小的芮國，何容放在眼裏，結果却是大敗而回。這可以給人一個很好的教訓，要曉得無論做什麼不是輕率可以成功的，必須要謹慎從事，才是正理。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歲視丘。狄蔘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大麥。蠡。冬州公如曹。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爾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父子互殺，兄弟互殺，都是爲的爭奪地位，爭奪財產。在今日資本主義社會中，封建制度被廢除了，因之沒有爭君位的，但是兄弟爭財產仍是司空見慣。自家骨肉，打得頭破血流，有時或訟多年，猶糾纏不清，我們不能否認這是私有制度的罪惡，私有制度一大不廢除，則人類的親愛和平便無從實現！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兵家貴知己知彼。在這國際競爭激烈的時代，亦必明瞭各國各方面的情形。現在我國的一切都是公開的，外人之了解中國，比我們自己還要清楚，還要明白。各國在華長期駐有偵探，各國政府公開的派有調查人員來華考察刺探我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各國在華的公使館，領事館，教會，洋行，公司都

負有這種任務。一個外國的下級軍官就深知我國的軍情。一旦有事人家是多麼方便啊！

王從鄭伯政。鄭伯不朝。

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衝人闕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闕焉。陳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衝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鬥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衝不枝。因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曰。旛動而鼓。蔡衝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周室勢力一天弱似一天，到這時候，鄭國已經不把他放在眼中。周室爲了爭面子起見，不得不討伐他，自己的武力又明知不夠，這時的大國——如齊，魯早已不聽周室的命了，何況於他們利害無關的事，更沒有盡義務的必要。因此終於只能拉到幾個小國，而這些小國也都是貌合形離，各人有各人的計較，誰願爲他賣死力氣呢！所以鄭國獲得勝利。

仍叔之子。弱也。

秋。大雩。嘗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蒸。薄則嘗。

古人因不懂科學，所以附會於神，於是什麼「雷公」、「雨神」，甚至於「龍」、「虎」等等的禽

獸都是支配自然界一切現象的主宰者了，如今鄉村中的人還深信不疑，應該從速誘導他們才是。

神鬼迷信不去，人人腦子裏永遠存着一種崇拜神靈的依賴性，信從定命論，而以爲萬事均由天定，自己無論有多大的能力，亦難以勝天，因此一切均不知努力，苟且偷安，要復興民族，必須剷除迷信。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公如曹不復，因爲看到他的國家危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句話不知毒害了多少人！要知道國家危急多難的時候，始迫切的需要挽救，需要有智有勇的人爲國家犧牲。國家越多難，民族越危急，我們的責任越重大，同時也就越應該努力，那有逃避責任的道理！

有人說生在廿世紀的中國最倒霉，我看生在廿世紀的中國最幸運，因爲允許我們努力成功的機會太多了，在危難中掙扎，易顯愛國男兒的好身手。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蔡人殺陳佗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冬紀侯來

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楚武王侵略。使鬬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麻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收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

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力授楚。楚之羸也。其誇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倨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醴肥腍。糝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一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絮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遠心也。所謂馨香。無譏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我們雖然明知季梁這段話完全是爲流治階級着想的。統治階級爲了維持他的政權的穩定，必須要知道憐恤人民，雖然人民是供你榨取的，如果你榨取得太厲害了，不是逼得他們死亡，使你無從榨取，就是激起他們一致的反抗，推翻你的政權。這兩種事情的發生，都是於統治階級有莫大的不利。季梁是一個有智識的貴族，他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向統治者這樣的建議，我們覺得能這樣爲人民着想的人，在當時實在不可多得。如今的統治階級不是利以前一樣嗎？貪官惡吏到處橫行，人民賣子鬻女，連草根樹皮都不能到口，他們還滿口提倡「廉潔」，「革命」。有人說他，不但不聽，反而加以取締，甚至有生命之危險，弄得現在無人敢說一句話批評他們。由這段看來，彷彿政治設施，反而「今不如

古「季梁說」上恩利民也。」這句話真值得我們玩味，從前的人解釋「忠」字，總是下對上才盡忠，而這裏居然說統治者應該對於人民盡忠，實在是一種很合理的解釋，統治者忠於人民，其實就是他應盡之責，並沒有什麼過分的地方，古今的統治者，那一個是能為人民福利着想的？那一個時代都是幾個人獨豐，多數人被壓迫着過牛馬奴隸生活，能夠忠於民，為人民服務，自己已不貪利益的，可以說很少，季梁說得好：「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為少數人的幸福，算不得什麼，必要為大多數的人謀最大之幸福才有價值，否則，非但無福，且有害於自己。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一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饋。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祭。故有鄭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曰：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秋，大閱，簡車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良之。公與文姜宗廟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九。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

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皆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一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命名之事，關係不大，不必有所諱，更不必一定選些吉利的字樣。現在仍有以吉利字樣命人名，的習慣，一個軍人不名德勝，便名建功。得勝與建功敗死在戰場上的不知有多少，鄉間名好哭的小孩曰刁，但是長大了又多是誠實肯幹的人。我還記得光緒廿六年保定的駐軍攻打天主教堂，老百姓送給隊伍吃的餅名得勝餅，鞋名得勝鞋，結果打個敗仗。可見命名吉利與否與實際毫無關係。我們不應看重名記，而應看重實際。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當時弱小國家的可憐狀況，可以想見。無論誰都輕視他，欺侮他，直等滅亡才肯干休，甘居於弱小的地位，自暴自棄，是錯誤的，必須早有覺悟，否則永遠受人支配，沒有翻身的日子。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

【傳】七年。春。穀伯。鄆侯。來朝名。賤之也。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鄭。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當時各國的混鬥，多是爭民之戰。換言之，也就是爭奮勞動者生產者爭來爭去的結果，還是所謂「民」遭殃。在他們祇不過換了換主人，其被剝削被榨取則仍舊。

【經】八年春正月己卯燕 天王使冢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燕 秋伐邾 冬十月雨 齊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傳】八年。春。滅箕。

大國滅小國，是實力問題不是道德問題，昔日國與國間無正誼，數千年後今日的文明世界上，又何嘗有國際正誼，仍然是強凌弱的關係。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雖有憂。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鬬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忘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季梁的謀劃，仔細週到，處處令人佩服。少師的不知不識，輕舉妄動，真是可恨可耻！二者相較，優劣顯然易見，爲領袖者於用人時應多多注意。用人不得，關係成敗者實巨，但是用人這件事不是簡單的

事，第一容易被隱蔽，被欺騙。越是壞人越會裝假，越會掩飾他的弱點，所以單憑一兩次的會談考詢是靠不住的，第二容易把一個自己認為可用的人看成萬能。某件事他做得好，就以爲一切事他都能做得好，要免除這兩個毛病，最好有個團體，有組織有計劃，有公認的標準，採嚴格的考試方法或團體推荐的方法。總之萬不可以私人的關係，個人的判斷來用人。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門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贈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

不克。廉帥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皆潰。

秋。薳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用兵須深謀遠慮，徒勇無用；無計謀雖勝亦不足恃，觀鄧之敗，可爲殷鑑。能戰而佯北之軍，定爲有紀律有訓練的軍隊。故雖精戰術富韜畧的將官，而無有紀律有訓練的軍隊，仍屬無用。

冬。曹天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天子。初獻。樂奏而歎。桓父曰。曹天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人之不願言不能言或不便言之隱情，多由不覺中很自然的流露出來。故欲了解人之隱情，非從

細微處注意不可，故其一言一笑，一舉一動，都不能輕易放過，曹太子不應嘆而嘆，言行沒有節制，不謹慎，太隨便了。

【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楛丘弗遇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

魏仲讚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代魏。

夏。魏公出奔虞。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其地。

看見人家的好東西，便想弄到自己的手裏，完全來自一個「貪」字，因「貪」而招致災禍者，可以虞公爲戒！

冬。齊師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陳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無功受祿，驕奢成習，都是不自量力，沒有自知之明的緣故，像這樣的人，現在亦很多，尤其是如今的軍人，因驕傲的關係，引起許多糾紛，如不從速戒除，關係整個國家成敗非淺。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公會宋公於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於闕。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於惡曹。

楚濕環將豈或軫。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如襲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人軍其郊，必不誠。日日處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鄆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鄆。鄆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門至。若敗鄆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鄆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屈瑕是個乏勇氣無計謀的人，不體察敵情，妄自菲薄，沒有自信心，這都是他不能成大事的明證。鬬廉之所以不懼鄆師者，就是因爲他了解環境，懂得事理，也可謂知己知彼，故能坦然處之，操必勝之算。當然強不知以爲知的人，也不能成功。至於他說「師克在和而不在衆」的話，也算一句軍事格言。遇事疑而不決的人，多不透明事理，所以要「卜」「卜」是一種迷信的舉動，我們不去說他，不過遇事肯仔細觀察，研究，而行起來又有果斷的人，他們便用不着「卜」了。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敗之。」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鄆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殺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昭公不藉外援謀國，自有其見地，而祭仲之忽東忽西，雖稱老謀深算亦不足取。

【經】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 八月壬辰

陳侯躒卒 公會宋公於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一月及

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

【傳】十一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

子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沒有共同的信仰，沒有共同的目標，徒盟無用。到了利害衝突的時候，仍然是要兵刀相見。利害相同時是朋友，利害衝突時就變成了仇敵，個人相互間是如此，國家與國家間也是如此。反革命者假革命者，有時爲了當前的利害，不能不伴與革命者結合，但是到後來沒有不露出本來面目，背叛革命的。當今帝國主義國家，忽爾親善忽爾交惡，也就是他們利害協調與衝突的表現。他們之締結國際條約，也正如春秋時的「盟」，可是帝國主義到必要時就毫無顧忌的把條約撕毀，有什麼「信」可言呢！

總之一句話，盟的越多則亂得越厲害！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升宋，懼有以誘之。從之。絞人恃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後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

絞小而輕，還有不失敗的嗎？自己力薄才小，或者是國勢衰弱，更加須要有努力的振作，如果一不小心，就有極大的危險，俗語說得好：「初上山的樵夫，不怕猛虎。」並不是他真的不怕，只是不曉得猛虎是什麼，沒有經驗罷了。等到被老虎吞吃以後，到了死他也不會明白。小國也一樣，他自己不能量力，遇事草率輕妄，結果是弄得滅亡！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聘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無傳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門伯比途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調諸司以德。而威矣。放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調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分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甸于師曰。諒者有刑。及郟。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

莫敖縊于荒谷。蔡帥囚于治父。以黜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門伯比敢斷定莫敖之必敗，就是因他「舉趾高」，驕兵必敗，是句名言。器小易盈的人沒有不失敗的，莫敖最後落得個縊于荒谷的下場，亦屬當然之事。楚子罪已，不刑羣帥，這種精神也是爲領袖者當有的。

再者，春秋時代能有鄧曼這樣的女子，也頗不易，在封建社會中，女子是財產，沒有人格，沒有地位。鄧曼之所以能明瞭許有事實，且能發議論者，她有過人的智慧固然是原因，恐怕平日她也一定能參予楚子的機密，所以遇事便能發表意見。可見女子並非天生不如男子，在歷史上女子的供獻較少，完全是受社會制度束縛的原故。時代正在急劇的轉變，女子逐漸從舊禮教舊習俗中解放出來，對於未來歷史的創造，女子定能負起一半的責任。

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得所戰。後也。
鄭人來請備好。

按之常理壓迫的結果，一定會引起反抗，今日之屈於外敵，而採不抵抗主義者，因爲他們是外敵的附庸。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夏五鄭伯使其弟貽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 吳乙亥嘗 冬十

有二日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饋。禮也。

夏。鄭子人來聘盟。且衛曹之會。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昏。書不害也。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濶門。入及大遼。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廬門之椽。

百年來帝國主義不時用武力壓迫我國，每次侵畧戰爭終結之後，便把虜虜我國的戰利品掣回去，陳列在他們的博物院裏，以示誇耀。這是我們民族不可磨滅的恥辱。近年來的國內紛爭，某些人一時得勝利，則毀壞他仇敵的居所；掠奪他仇敵的財物。這種舉動結仇種怨更深了，有什麼榮耀呢？

【經】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加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

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 轅人牟人馮人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

侯陳于袞伐鄭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冢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周室已成強弩之末，列國諸侯早已把這具紙紮的老虎戮穿了。木偶的尊嚴既已失去，人們對其信仰無疑的亦隨之而去。而周室始終還要擺出自大的模樣，向列國發號施令；而且東索西要以飽私慾，未免太不自量。

如今中國的局面何嘗不是如此，什麼鹽稅，釐酒稅等項，中央與地方都想徵收歸己，你爭我奪，絲毫沒有一點組織，而最主要的仍是由於所謂中央不能統轄地方政府的緣故。其實又何嘗不是「不自量」呢！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謀及婦人」不能說是雍糾「宜死」的理由，這個道理在現在當然更講不通，不過當時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女子是沒有人格的，所以對於女子的見識多不重視，而認為夠不上「與謀。」至於雍姬的犧牲自己的丈夫，而保父命，和雍姬母親的「夫父胡可比」的話，也是宗法社會意識的反映。

夏。 出奔蔡。

六月。乙亥。昭公入。

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秋、鄭伯因樵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卒自伐鄭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

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

初。衛宣公悉於夷姜。生公子伋諸右公子。爲之築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殺。

宣姜與公子朔構公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辛。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

。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其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公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

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從生物學上一般的原則看，好的種子得好的結果，壞的種子得壞的結果。但事實並不盡然。北平某大學兩位精數學的夫婦教授，異常聰穎，思想亦極週密，但是他們的小孩却很愚笨。這就不能單普通的原則來解說了。據某生物學家說，這也許是父母的智慧特別發達的結果，反使他們的子女無以承受了的原故。宣公能生急子，也是普通的生物原則所不能解釋的。雖然我們並不忽視後天的原因。

【經】。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鄭儀父盟于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棘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及鄭儀父盟于蕙。尋蔑之盟也。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處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爲國者在邊疆上平日要有準備，有來侵犯者，即起而抵抗，這是理屬當然，幾乎是用不着遲疑徘徊的。邊疆大吏更是守土有責，「事至而戰」豈容以不抵抗主義遮掩他的無能無恥！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

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伐邾。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鄉以底日。禮也。日御不
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古人見日食而疑神疑鬼，完全是由於不明科學之故，如今科學昌明，自然界一切現象均能圓滿解釋，可見「古不如今」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轅。君
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論事，論人之是非，必須慎重，稍有疏忽，即遭大禍，即如某甲在某乙面前說丙的壞話，乙又去告丙，

於是甲、丙二人的感情更加破裂，生出許多的糾紛。又如某地有一缺，三五個人討論以何人當選，討論結果發表出來以後，未能當選者即表示不高興，甚至懷恨那幾個討論的人。由於這樣的結果，人人不敢說一句老實話，都是用些假話去敷衍應酬。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緇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公會齊侯于濰。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誦之。以告。

關於兄妹可否結合的問題，廣義說來亦即同族結婚的問題。在風俗習慣上為是為非姑且不論，在生物學上，按舊的說法，同族配合生出的子女是不完善的，或愚昧，或發育不完全。因此我國亦有同姓不婚的習慣。但現在又有新的修正了。即是選擇同父母的兩個最強健的異性相配合，則生出來的幼兒一定要比非同父母的兩個最強健的異性配合所生的幼兒為優良。由此可見真理非絕對的，科學往往否定了已往的道理，而建立新的道理。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庭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秋。齊侯帥子首止。子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慶。而糝高渠彌。蔡仲逆鄭子子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嬖后。匹嫡兩政。禍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兩政禍國，亂之本也，這明明是維持封建君主統治論者所造出來的理論。可是這種獨裁制一直到現在依然存在。歐美各國各黨爭取政權，而亦只有一黨才能握得政權，一黨之領袖就是操縱政權者，我們覺得辦事須有步驟條理，必要有人總其成，如果大家一齊亂來，必弄亂七八槽，曾文正公所謂「成於一敗於二三」是。可是我們却也不贊成獨裁專制，應該「集衆思，廣衆議」，盡量的容納別人的意見，不固執自己的謬見，才是合理的政治，如果僅憑一己之見，隨心所欲，置他人之意見不顧，且滅人之口，禁止輿論，這種種狂妄的舉動，皆爲我們所不取。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三 莊 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子齊 夏單伯送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楛榮

叔來錫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鄆 鄆 鄆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 父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子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昔日的貴族諸侯，今日的官僚資產者，一方面放蕩不羈做些不體面的事，另一方面又想遮蓋掩飾，

這完全是給被統治者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榘 乙酉宋公馮卒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榘。書姦也。

諱言遮掩到了一定的程度，也就不能再諱言再遮了，故書姦。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鄆人于齊 冬公次于滑

【傳】三年。春。潁會齊伐衛。疾之也。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桓王死七年猶不葬，傳書緩。今人死後緩葬者仍不少。這是什麼原故呢？這完全是死者的子孫爲了他們自己的「升官發財」找不到好風水的壙地，則任先人的屍體暴露腐蝕，多年不葬。更有因爭家產而無暇顧得先人的葬事的。一般所謂孝子者大都這樣。其實這些「孝子」都是爲了自己打算的！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制。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魯伐滑，與鄭無利，故鄭伯辭以難。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去其國 六月

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楸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利戶。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鄆曼曰。余心焉。鄆曼歎曰。

王祿盡矣。盈而瀆。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瀆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令尹闔郟莫敖屈重。除道築塗。營軍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

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澆汭而還。以漢而後發喪。

按生理學上講，人要受了什麼重大刺激，心神自然不寧，有什麼重大災難臨頭，也有這種預感，但

是却不能遇事而拿不定主意，

楚王死軍心不亂，能濟漢後始發喪，足見這種軍隊是有訓練。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夫其國。遠齊難也。

紀侯自脫身爲寓公以保存宗廟，在當時算得計，且亦難能。能夠負責國事的人，往往因爲環境關係，不許他負責，甚至要陷害他壓迫他，他就祇好暫時放棄責任，避居田野，或漫遊國外，古今中外不乏此例，如公子重耳在外多年，意大利的加福爾因不得志而滯留英德。這樣總比貪戀祿位而賣國求榮者好！

【經】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鄆黎來來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鄆黎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冬。伐衛。納惠公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六年。春。壬子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公不度矣。夫能崗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其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爲一個人的私利亂殺一回，對於民衆沒有好處，無論立誰，都是同樣的不能爲大眾謀利益。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聃甥，穀甥，請殺楚子。祁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祁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自家不强，親戚是不可靠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到了現在仍是如此。經濟制度不根本改變，人類離仁愛和平還遠得很。「自强」是圖存的最好的方法。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 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于穀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星隕如雨，與雨偕也，這是不懂天文學，只憑直覺的觀察而犯的可笑的錯誤！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古時人與自然奮鬥，未能戰勝自然，受自然的支配，生活無保障，其困苦與艱難可以想見，既大水，無麥苗，焉能不害嘉穀。

【經】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郟郟降于齊師 秋師還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紘其君諸兒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室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舉爾過。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齊莊公。

在專制時代，有了天災，大皇帝還要下詔罪己，現在失了四省，非但不見執政者負責，省自責自効，有人反怪罪人民不努力，怪罪祖宗沒有給我們留下幾千架飛機，何其昏聩如此！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韋。諸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繼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聞公。曰。捷。吾以女爲女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筭。遂田于貝丘。見大家。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家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履。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門。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執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作事不專心，不誠意，不精細，便不免貪多，精神因之不能集中，結果顛倒是非，亂罰亂殺，精神不健全的人始見神見鬼，不明此理，易罹大禍。

【經】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

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冬浚洙

開溝築是重大的事，畧而無傳不妥。開溝築與水利本是國家的重大職責，但是我們打開歷史一看，近代的官僚政府，却很忽畧這些事情，當前有的地方政府開河導水，都是強迫人民工作，使他們自備工具，自備食住，因之人民頗以爲苦。更有人民買得已淤的河灘從事耕種，開渠的時候，官方便把這些耕地無代價的給毀掘了，結果怨聲載道，爲什麼有益民衆的事民衆還以爲苦呢？這完全是官方輕忽草率，與不明瞭實際情況，因而措置失當的原故。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傅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

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諸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僎。使相可也。公從之。

一家兄弟爲了私利相爭，全不知爲人民謀一點幸福，實在是私有制度作祟的緣故，

鮑叔能識管仲，可以說很有眼光，而自己退避高位讓賢者，也真是難得的事。當政者應該認清自己的能力，幹得不好就自動下台，勿庸待人民來攻擊。拿出「虛心」的態度，事事要求自責，感到能力

薄弱，就光明正大的讓給賢能者，這才是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如今我們國家裏充滿了結黨營私的政客官僚，互相猜忌，排斥，一旦握得政權之後，就胡做亂爲，把國家弄得亂七八糟，可是無論人們怎樣反對，他總要厚着臉皮做下去，直等弄到國亡家破，他們才甘心呢！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收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肉食者，在古時是吃祿俸的人；在今是官僚，他們都是養尊處優，這種人貪財怕死，焉能謀國，大資本家大官僚，爲了繼續他們剝削人的生活，所以要維持現狀，惟有受窮吃苦的被壓迫者，始有奮鬥勇氣與俠義心腸，革命的大任是負在他們肩上的。

從青年一方面來看，無論冬夏，整天在圖書館苦讀書的，十之八九是窮苦子弟。至於「肉食者」的少爺小姐，則終日徘徊於娛樂場中，過那紙醉金迷的浪漫生活。吃喝玩樂成了他們的本分。他們是肉食者的繼承者，同時也是肉食者的後補者。換言之，亦即勞苦階級血汗的吮吸者，他們心目中只有個人享樂，農工子弟，窮苦青年，受過飢寒壓迫，經過艱難困苦。所以有階級的自覺，有革命的意識。前者是舊社會的支持者，後者是新社會的創造者。這是我們應當認清的。

曹劌做事的仔細精密，要「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始逐齊師，足以證之。輕率浮躁的人，萬不能當大事。正是因此。

夏。月。齊師。宋師。次于郕。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雲門
轍出。蒙旱比而先犯之。公從之。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公子偃勇而有謀，令人欽佩。人類文明越進步戰爭技術也日漸精良，而謀畫尤其重要，所謂「樂
枝夜紫而敗荆，莫敖採樵以勝絞。」這都是古代戰爭時謀畫之成功者。今日戰爭尤其須要計謀，所以
軍事學上有所謂「偽裝學」這都是襲擊的好計謀。不可不注意，今日中國之兵器不如人，尤須注重
計謀，否則不戰即可定勝負了，許多懂得軍事學的人往往死守書本，臨陣不知如何謀畫，都是沒有經

驗之故，望中國負軍事責任之人注意。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嬀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很多的人不拘小節，以爲大體不錯，就是三切言行都非常隨便，因此惹出許多是非，甚至國破家亡都會發生。有學問的人大概都知道這點，對於言行都異常慎重，必三思而後行，實在值得人們的效法。這一段事實可以給言行不慎的人們一個極好的教訓。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廿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嗣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現在一般人，多是對上諂媚，對下驕傲，同是一個人，有好幾副面孔。這種情形在所謂官場中尤其，對上司則卑鄙乞憐，對下風則倨傲不恭。對於有錢有權的人，總是另眼看待。對於窮苦無錢的人，則恨不能一脚把他們踏在地底下。有錢與有權，窮苦與無權，其間都有必然的聯繫，其態度非但因對象不同而各異，就是對同一個人，也隨他的成敗得失，在位失勢而改變。所以受人尊敬的是有錢的人，被人欺壓的是窮苦的人，這是「金錢」在做怪，這是私有制度在做怪，偉大的時代就要來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的人，是世界的主人。進步的人，革命的人，不能再拿金錢之多寡，權勢之有無，爲對人尊敬

與卑視的標準了。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秋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郕。凡師。敵天陳曰敗某師。

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既去侵人，與人啓釁，而事前不陳師，焉得不敗呢！不謹不慎，無論做何事，沒有不失敗的。何況軍武之事，如十八年的中蘇之戰，由當權者兩三的草率決定，即輕易用兵，以爲蘇聯不願打仗，不敢打仗。結果遭慘敗，真是咎由自取。

秋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黎庶。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疇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孤。禮也。言懼凶。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能自責而又能恕人的人，沒有不奮發圖強的。遇功則歸自己，遇禍則移罪他人，遭人恨怨還算小事，這種人根本不能有所做爲。看到「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的話，想到失地四省，使三千萬同胞爲人奴隸，不見當國者有自責自劾。我們能希望這種人禦侮雪恥嗎？

冬。齊侯來述莊姬。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獸孫生擲之。宋人請之。宋公祈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

吾弗敬子矣。病之。

「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對於自己的將官，打敗之後，就諷刺他，輕視他，這是不對的。對於在患難中的人，或失敗之後的人，應予以同情加以體諒。至於因不詳加考慮即說話，而開罪人的事，亦不能不注意。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子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

彼此當面以難堪的態度互暴其短，極不應當，以此招禍者頗不乏人，事屬平常，却應當謹慎注意。雖在專制時代君臣之間，尚不能不小心。在今日則更不能不小心！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醜之。

得一夫而失一國，看起來當然是值不得。衛之歸猛獲於宋的真實原因，乃以留猛獲無利自身。現

在國際間雖有不引渡政治犯的公例，但實際上甲國的革命分子，逃到乙國去，鮮有不被引渡的。沒有一個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的革命者加以憐惜的。這類的事，沒有公例，沒有法律，沒有道義，完全是以統治者的利害爲依歸的。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宋人。背北杏之會。

在這強凌弱，大欺小的時代，就無所謂公理正義，那麼如果弱小民族或弱小國家想要圖存，就只有發奮圖強，一方面亦不妨暫時含辱忍垢，屈服於一時，徐圖東山再起。如果自己毫無準備，只知屈服於人，那當然是自取滅亡，而像遂國似的，自己既不知圖強，又不肯屈服於人，當然也是自取滅亡之道。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秋七月荆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 公孫侯鄭伯于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齊請師於周，此即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平日誰把周王放在眼裏，用得着周王的時候，才把他請出來，現在的黨和黨中的要人，對於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的主張也是如此了。他們常提起，中山先生

說要與日本決裂，三天就得亡國。但是中山先生說：要取消不平等條約，中山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這些他們却都不提了。

鄭厲公自樸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救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鬥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問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蒸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靈焉。妖不自作。人異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寡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祠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蛇之鬥與人事何關。古人無科學常識，遇事不解，便疑神疑鬼的迷信起來。真是可笑，亦復可憐。在今日，信神信鬼迷信的事，仍是盛行。要破除這阻碍進化的事，非由有組織的科學團體努力奮鬥不可。這個工作也需要偉大的政治力量來推動。但是現在不又開時輪金剛法會了嗎？

※ ※ ※ ※ ※

原肇雖屬自縊死，但是太不值得了。若在現代，一個負有重任的人，就不能輕易拋棄他的責任，輕

易死去。要問問到底是爲誰犧牲果係爲大眾犧牲則勇敢的死去否則爲一二人而死便死得無價值無意義了。

蔡哀侯爲事故。細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其。未嘗。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人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鄭人伐鄆 鄭人伐宋 冬十月【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秋。諸侯爲宋伐鄆。鄭人問之而侵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邾子克卒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鄭伯治與於雍洌之亂者。凡月。殺公子闕。別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法律是什麼？法律是一個階級統治被壓迫階級的工具。被統治者如果違反統治者的意志，則他

們必要以最嚴厲的手段來對付，於是就有所謂刑。古刑有墨劓剜宮大辟，都是極嚴酷極殘忍的。後來社會進步，刑的作用無更改，刑的殘酷性減輕。不過現在我國隨便亂殺人，秘密殺人，也夠殘暴的了！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初，晉武伐夷。執夷詭諸。燕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圖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幽，今河南偃師縣境。偃師有中國花園之稱號。以該縣境內多植菓木。灌溉方法也頗進步，男女在田間共同工作。結果牠便比較旁的縣富庶。這是講求生產方法的原故。如果把偃師的生產情形推廣了，則是中國之福。但是改良灌溉的方法，興辦水利，必要政府努力，有整個的計劃去實行。單憑漫無組織的老百姓是不行的。他們力量不夠，智識不夠。就種植菓木而言，據我所知烟台福山境內多種蘋菓，每畝可得千餘元。如果能改良種子，廣求銷路，則獲利將更厚。現在市上所售的蘋菓，香蕉，桔子，多來自日本美國，每年的漏卮也不在少數啊！廿二年橘子入口達一百二十餘萬元，蘋菓入口達八十餘萬元。其實我國閩粵的橘子，直魯的蘋菓，其品質並不在舶來品以下。這些關於生產的事，應當多留意。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弑于遂。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賊。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夏。遂因氏。帥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殺將。

強佔人家的地方，用武力鎮壓。被鎮壓的人，當然不甘心，有機會一定起來反抗。民族與民族間的仇恨，是不易消除的。安重根之刺殺伊藤博文，伊鳳吉之刺殺白川大將，這都非私人的仇恨，而是民族的仇恨。歐戰後威爾遜主，張民族自決，就是看到這一層，認為世界和平不是由一個民族統治另一個民族所能得到的。不過他仍未能把握住民族平等的真諦。現在蘇聯這個國家，包括有若干不同的民族，各有其語言文字，保持其獨立平等的地位，加入聯邦是自願的。消弭民族間仇恨的途徑，也許就在這裏吧！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秋有。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段。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私有財產制度未廢除之前，要做到人人能犧牲自己，為社會，為大眾服務，是一件極不易做到的事。因此賞罰就是獎勵人們為社會服務的好方法，萬不可輕易忽畧過去。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歸于京師。實黃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秋。有。為災也。

「秋有罌爲災也。」在這輕描淡寫的一句中，不曉得有幾千萬人因災死去。彼時的統治階級太不注意此類關繫大眾的事。不過在今日，我國對於農藝學，昆蟲學仍不能普遍研究。在歐美，人家已把害虫與益虫分得清清楚楚，並用飛機灑藥水來毒害虫了。我們對於虫災螟禍就沒有辦法！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縉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鬬敖尹之。及文王及卽位。與巴人伐申。而楚其師。巴人執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閔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囚之以伐楚。

以大欺小，以強凌弱，這種情形到現在還是這樣。要想免除這種現象，實現所謂大同世界，那就必須先實現個人與個人間，民族與民族間的經濟平等。在經濟不能平等的世界，在人類不能支配歷史之前的世界，嚴格的說還不能算做「人」的世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遂及齊侯宋公盟 夫人姜氏如齊 冬行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鬬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蹇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鬬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鬬拳強欲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閹。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鬬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鬻拳以兵諫楚子，其動機並不算壞。且楚得以興，但以當時是封建社會，有所謂君臣的名分，故鬻拳諫君的動機與結果都好，且有利於整個的楚國，但祇因其超越了君臣的界限，侵犯了君的名分與尊嚴，結果自納於刑。這真是極不合理的事情。爲什麼要推翻專制而主張民主，個中原因於此可見一二，這可以說是古不如今的又一證據。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子有寵。皆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莒國之圃以爲圃，邊伯之宮，近於王

宮。王取之。王係子禽祀跪與陰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莒國。邊伯，石速，崩父，子禽，祝跪，作亂。囚

蘇氏。

秋。五大夫季子縶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縶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冬立子。

誰不喜愛寶貝，但人人都想要，就起了爭奪。所以貪財好利的人往往因此而喪命，如今社會上依然打不破這種觀念。我會見一個自命清廉的人，在他做壽不久之後，屋中擺滿了古董，寶物，都是人們的饋贈。又會到過某總理的家裏去，因爲某總理的事忙，把我讓在第一客廳裏，那裏陳設着滿屋的古董字畫，珍貴器具，不久的工夫又讓我到第二客廳，依然是許多陳設，待到客人走了之後，讓我到最裏面的客廳裏去，只見滿目琳琅，爭奇鬥艷，眩人耳目。使我想到這一班達官顯貴們，個個都是愛寶如命，

全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們。記得有人送漢明帝狐裘的一段故事上說：漢明帝把人家送給他的千金之裘燒毀了，他說：「百姓連一件破棉衣都穿不上，我安忍穿這樣貴重的狐裘？」這才是值得效法的好榜樣呢！

【經】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糾率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糾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今日我國危險到這步田地，外有帝國主義者的加緊侵畧，內則農村經濟總崩潰。但一般所謂革命先進，政府中人，猶歌舞不倦，悠然自得。對外敵之壓迫，民間之疾苦，視若無睹，聽若無聞。如王子糾之流者，在在皆是，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看吧，這些喪心病狂的享樂者，不久要受個大教訓，真正的革命者，應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沒有這種精神，不配談革命，革命原是犧牲自己爲大衆謀福利的事業。現在滿口喊革命的人，却在搜刮大衆，供個人的享樂了！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傳】二十一年。春。齊命于頤。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頤。及五大夫

鄭伯享王于闕西僻。樂備。王與之武公之賂。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號守。號公爲王宮于球。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鑿予之。號公請器。王予之。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號。

在如今社會上，禮尚往來，互贈禮物，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然而饋贈物品，必須稍作打算，不必隨俗，聊以點綴即可。如必固執不收受他人禮物，而自己亦不願贈他人禮物，將爲社會所歧視，認爲含有毒意，而生糾紛。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告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顛孫奔齊。顛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聞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謫。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稷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于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媿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于正。鄉。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魯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士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

。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賈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獄之後也。山獄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有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這種迷信的舉動，在古人沒有方法推測將來的時候，自然是難免。現在科學發達了，無論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他們的因果關係大都被人類發現了，所以對於自然現象可明牠的變化，對社會現象也可有「科學的預見」了。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管桓莊之族備。獻公患之。士燮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燮與羣公子謀。富子而去之。

秋。丹桓宮之楹。

士燮在羣公子間大施展其挑撥離間之伎倆。現在國內的政客，國外的帝國主義最常用這個方法。稍一不慎，即受其愚弄。就帝國主義者言，牠們的領事外交官新聞記者都幹這個勾當過去許多內

戰，都是他們挑撥而成的。他們有造謠的專門技能，使我自相猜忌。我們對此不能不提防。

【註】二十有四年春壬三月刻桓宮栢 非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

夫宗婦說用幣 大水 冬戎侵曹 曹驪出奔陳 赤歸奔齊 郭公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栢。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具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儉是實在的愛民的德行。侈是害民的壞行。古之君主諸侯以及當政的士大夫，今之官僚軍閥，雖大都標榜節儉，戒除侈奢，但實際能做到的真是太少了。這有個根本原因，就是這些人都是以實行經濟剝削為目的。換言之，他們都是以搜刮為目的。要想把儉的美德普遍於執行公共事務的人們中間，則必先消除他們「搜刮的目的」。今日蘇聯政府中人，他們大都儉儉可風，就是想侈奢也做不到了。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餽。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

栗。聚。餼。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

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的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當時男女之不公平，從男贄用玉帛，禽鳥；女贄不過榛栗，就可以看出來。簡直把女人看做財物。部落時代，封建時代，往往以女人為戰利品，婚姻由於掠奪。現在一切都商品化了，沒有錢的人就不能結婚。於是演成資產者嬌妻美妾，充滿金屋；窮苦者獨身以終的現象。我僻居汾陽時與三個來自鄉間的

用人談起來，他們都是三四十歲了，沒有結婚。當地娶一個女人需要六百元「彩禮」，他們說：「我們十年也賺不了六百元錢啊！這一輩子屬驢子了。」說完了，把頭一低，嘆口氣，似有無限的憤怨。

現在我國農村經濟在崩潰中，許多人求一飽猶難能，又那有力量來娶妻子子養家小。而官僚買辦資產者却三妻四妾，這不祇是不平等問題，仔細想來，且係種族問題，民族問題。要想男女的地位平等，婚姻的機會均等，不受金錢的限制，這還要從改革社會制度上着手。

晉士蔞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蔞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 ※ ※ ※ ※

一個家庭，團體，或國家，內部互相殘殺，怎會有什麼希望。一般人提倡舊有道德，所謂舊道德，就是如此。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幣于社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子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伯姬歸于杞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歷本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

日蝕本是很普通的現象。他的道理很簡單，月行在太陽與地球之間三者成一直線，則太陽爲月所遮掩，便成了日蝕。古人不懂科學，看見日蝕便疑神疑鬼的「關一陣，殊屬可笑。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晉士，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夏公自至伐戎 曹殺其大夫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有六年。春。晉士，爲大司空。

夏。士蔞城絳。以深其宮。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士蔞城絳，以深其宮。」現在的政府也是極力修飾國都建設官邸。某部建築費用去幾百萬，某局建築費用去幾百萬，各院部會首領，在上海大買地皮，大蓋洋樓，就是處長科長也都蓋幾幢小洋房。我們再看看農村中殘破不完的茅草房，城市中馬路旁簡陋不堪的小蘆蓬，不避風雨不避寒，住在裏面的的是中華民國的主人，是革命老爺爺滿口嚷着爲民衆謀福利的「民衆，」誰曾打算過百姓的「住」的問題。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杞

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傳】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

夏。同盟子幽。陳鄭服也。

「非事」二字大有含意，言其隨意外出，人民供應不了。預備車馬，預備驛站，殷勤款待，所有的費用都要出自人民，在前清「聖駕」「欽差」「文武大員」經過某處，州縣即須辦差事，竭力迎逢，大肆鋪張，貪污的官吏又可藉此搜刮小民。現在的中央大員出巡各地方，也得變像的辦差事啊！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葬人的事書則謂「非禮」，其實彼時的「禮」葬，正是現在一般有錢有勢的人大辦喪事的根源。辦喪事的鋪張消耗，葬死者要講求陰陽地理，這都是極端需要改革的事。更有極不合理的，便是自家喪了父母，要去驚動別人，週知至親好友當然是應該有的廣送訃帖，無論認識，不認識，或僅只一面之緣，一齊驚動。尤其是上司對於屬員，平日見面不理，這時候便送他一份訃帖。這種行爲，無異孀老人的屍體來騙錢。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

士稷曰。不可。虢公驕。若驕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使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滅。

「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這兩句話有教訓。現在誰要民衆，革命的黨，革命的領袖，如果沒

有羣衆的援助，一定不能存在。但是怎樣始能得到民衆的擁護與援助呢？真爲羣衆謀幸福就能得到羣衆的擁護與援助！

王使召伯慶賜齊侯命，且譜伐衛。以其立子也。

有了王命就可爲所欲爲了。今之掌握「中央」者就有這種方便，可以把背叛中央的罪名加在異己者的身上，而實行討伐！於是適合民衆要求而反對獨裁的運動就不易發展。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夏四月丁未鄆子瑄卒 秋刑伐鄆公會齊人

宋人救鄆 冬築郟 大無麥禾滅孫辰告糴于齊

【傳】二十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收受賄賂已成了若干年來的一種普遍習慣，什麼非法的行爲都可以用賄賂去遮掩。值到如今這種惡習依然實行着，我在前些天會到一個德國洋行的買辦畢君，他親口對我說：「從前北京政府時代向洋行裏訂一百萬塊錢的貨，只要給十萬塊錢的回扣，如今就得要四十五萬的回扣，佔了原數的二分之一，最近一件很明顯的事實，就是政府向英國訂購從浦口到下關的輪渡，總價是二千五百萬，却有八百萬的回扣。」這種事實的確使人驚奇，如果說太離奇，那位朋友又不是一個說謊的人；假如真是事實，却真使我們痛心。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敵戒心。戒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郡。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二五並耕把晉室毀了，晉獻公不會用人，使二五花言巧語，內外勾結，陰謀成功。最主要的是他的女人太多，造成了生禍端的環境。他既娶於賈，又烝齊姜，既娶於戎，又納驪姬，多妻多子，便互爭互鬥起來。

多妻制的害處，大家都知道，這種極不合理的制度可算我國固有道德之一。現在一般新興貴族，革命官僚，那一個不是有好幾個女人，說是妾也可以，說是姘頭，說是愛人，都無不可。幾個夫人比賽摩娑，競爭穿戴，必需要委員老爺有大量的金錢來報效，結果委員老爺祇有貪污，祇有搜刮。吸吮人民的血汗，以取得女人的歡心。同時應付許多女人，則身體虧損，精神恍惚，結果更加昏聩糊塗，試想這種人能爲民族求生存，爲民衆求福利嗎？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

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髮髻。我反忘之。狄。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株之門。子元。門御。門楛。耿之不比。爲旆。門牙。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櫛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戰爭是一種手段，這種手段在萬不得已的場合始能採用，因為殺人流血是殘酷行爲，並且在戰區內的人民必然要受到痛苦與損害。所以不准輕啓戰端，令尹子元爲取悅於婦人，視戰爭爲兒戲，輕易用兵，使人民受害非淺，春秋時此類事例最多，就是現在又何嘗沒有呢。無疑地戰爭是一種犧牲，祇有爲大多數人謀福利的犧牲始有意義，始有代價。

冬。饑。臧孫辰告糶于齊。禮也。

彼時多蟲災水災，人民常陷於饑饉，這是不能戰勝自然的表現。此處說告糶於齊，還算得想了辦法，有的諸侯便完全不理會這回事。前幾年北幾省大旱災，二十年長江大水災，只看藉題目發公債，但是不把錢用在救災上。那時朱子橋君曾大聲呼號，三塊錢救一條活命。我們的首都却在蓋大洋樓修柏油路。

築郡。非郡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郡。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築鄆城，又是大批的征力役於人民。築邑城，或者還是爲了保護人民；如今的達官顯貴們那個不是在城市中建築自己的高樓大廈。最近據南京民生報的消息，堂堂國民政府某院院長因建築院址，虧空七萬元，一方面却看見他私人在鼓樓建築了新式樓房一幢。這種卑鄙無恥的事不知多多少少，而報紙上所載不過其中的一二罷了。人民連草屋破房都無着，號稱爲大衆謀福利的革命家，居然這樣貪污，置民生於不顧，這樣下去，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可言！

【經】二十有九春新延廡 夏鄆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晝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在春季做廡，說是時候不對，不該做。今日南京之大蓋洋樓，也得算不合時，革命沒有成功以前的建設，是給帝國主義建設。革命成功後的建設，始是眞爲大衆的建設！

夏。鄆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蜚。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晝時也。凡土功。龍。見而舉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戕。日。至而舉。樊皮叛王。

樊皮叛王，祇書叛王，不問王是否該叛，問題不是這樣簡單。現在的政府，也祇是怕「危害民國」，顧

覆政府。」不但不許有「反叛」的舉動，還不許有「反叛」的言論。政府就知道檢查新聞，檢查書信，查禁新書，總之用盡了方法來防民之口，不許批評牠，指責牠。批評政府，指責政府，就是反對政府，危害民國，却不反躬自問自家該不該被批評，該不該被指責！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鄆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 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楚公子元歸自伐鄆。而虞王宮。圍射師。則執而梏之。

秋。申公闢班殺于元。闢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毀家紓國難，這是一種爲大眾犧牲自我的行動，現在的中國極度需要這個，而實際上爲個人的私利，不惜毀壞國家，出賣民族利益者却不少，如簽訂屈辱條約者是，更有借國難而發財者，如吞歿義勇軍捐款者是。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經】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驂于夷。中國則

否。諸侯不相遺俘。

到處築臺是虛耗民財以快私意。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已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宓。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宓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回土之能得。

史宓謂：『……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現在又大開什麼科學靈乩，是國將亡聽於神歟？那裏來的神，不過是統治者腦海中的虛構，用以麻醉或欺騙一般被統治者。統治者有什麼願望，就想用超人的威力來達到。被統治者日久天長，不知不覺中就入了圈套，相信起鬼神來，到後來想破除也難了。現在資本家對付勞動者，帝國主義對付弱小民族，藉助於上帝之處仍屬不少啊！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以夫人言。許之。割督盟公。生子般焉。寧。講于梁氏。女公子

觀之。圉人荦曰：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荦有力焉。能投蓋于椽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信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遠泉而卒。守叔孫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四 閔 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來
【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戎狄即豺狼，諸夏即親暱，這是當時極度狹小的民族意識的表現。這種妄自尊大的心理直到清末還很普遍。現在民族的不平等雖仍存在，但是我們應把眼光放大，世界大同，始是人類最高的理想。「晏安酖毒」四字最有教訓。苟且偷安就是民族致亡之道，避艱苦，求舒服，養尊處優，吃飽了不動，日子久了便成了廢物。另一方面每日勞苦工作的人，反鍛練成強壯身體，勇敢的精神。最後的勝利者屬誰，用不着說了。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郕以待之。季子來歸。蒞之也。

八九歲的小孩能懂什麼，不過是用他的名位，所以要召季成來歸以鎮魯。不用說實權是操之於

季成的手中，閔公不過是個傀儡，以現在的情形看來，當傀儡的，不一定是小孩子了！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乘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乘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事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開攜貳。覆昏亂。斷王之器也。

知道別國的情形是很必要的，無論是敵國或是友國，無論是強國或是弱國，我們都應對他們有個澈底的了解。不明瞭國際情勢，就無從決定外交方針，別國的長處我們可以做效，別國的短處我們也可用以警戒自己。至於知道的方法，一方面要從理論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實地去考察。

晉侯作二軍。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歌。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驩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貶。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出三之比。三三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擾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以姓氏來解釋這個人有否作爲，以筮卜占未來，是荒唐的事，是迷信的事，從前的統治者就好用

這類把戲來辯護他的行爲，好使大家服從他，尊敬他，畏懼他。到了現代社會這種賤賤的辦法便行不下去了。

【經】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薨于柩。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涇。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不明事理的人，越得意越容易忘形，禍殃便快來了。虢公的戰功越大，他越將胡做非爲，殃將至矣。有見識的人會先看到這一步，當然不願同他在一起，於是舟之僑奔晉。俗云：小人得志便輕狂，這樣很容易失掉好的助手，好的朋友。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初。公傅奪卜繭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繭賊公子武闞。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絰。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子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聞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卜得的名字與手紋相應，毫無疑問的這是一種巧合。手紋類似筆畫，主觀上看他像個什麼字就

會像個什麼字。與人之事業決無關係。我國相面的看手紋，以此判休咎，決命運，胡謔一大套。歐美研究手的指紋，就有指紋術的發明。相形之下，能不見拙！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宰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緇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也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齊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庶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平時不愛百姓而愛禽獸，到了有事的時候，用着百姓了，「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這兩句話真有力量！平時不愛民者，讀此句應有所醒悟！現在新貴的夫人，要人的小姐，好狗的確實不少。許多人沒有樹皮草根吃，他們養的洋狗要喝生鷄子，吃鮮牛肉，饑寒交迫的人們，能夠看着洋狗吃得神足體胖，陪着夫人小姐坐在汽車中，在馬路上兜圈子，而永遠忍受着饑寒嗎？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好利的人終歸是要受懲罰的！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闕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寡命則不威，寡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卓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丙子衞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愆，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衞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蓄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納有內讒。不如遠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遠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德，大都怨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闕之。與其危身以逐罪也。」

有的勸申生逃，有的勸申生死，有的勸申生勿戰，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說法。太子宜否帥師的這些議論。在今日看來，是半文不值。就里克的「供戰修己」之諫，也不過是消極自善之道。中生雖好，結果被迫而死，推其根源，還是各諸侯女人過多之故。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倍公焉。故成季立之。

位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邪濫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表示節儉。訓農，通商，惠工，是經濟政策；敬教，勸學，是辦教育；務材，授方，任能，是整頓吏治，這些都是富強之道。所以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現在關於這些的理論方策，說起來是進安多了，完備多了。可惜不拏來實行！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五 僖 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鉅 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秋七月戊辰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鄭人于澶 九月公敗鄭師于儀 冬十月壬

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獲莒擊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民之喪至自齊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我國人處處講虛偽，而不求真理，於是真理就永遠被埋沒。俗語說得好：「家醜不可外揚」那麼國醜更加該掩飾了。所以東北失了四省土地，三千多萬人民做了亡國奴，還要極力粉飾；各地學生向政府請願，收復失地，政府要說這種舉動於觀瞻有碍。好把醜事掩蓋過去。明明是農村破產，城市中充滿了失業的流民，當國聯調查團來調查的時候，偏要驅逐乞丐，和貧苦的小販，據說也是因為「觀瞻有碍。」明明是到處都是貪官惡吏，偏要提倡廉潔。這一切一切均令人百思難解。凡是惡劣的，醜陋的事實，都要極力的隱藏，怕人知道，怕人宣傳出去。彷彿這些醜事，如果不外揚出去，人們就會不看見；也許人們雖知道而可以隨時忘却，於是自己心裏就可以安然，儘管再作惡下去了。

作史的人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總喜歡把史實說得天花亂墜，令人莫明其妙，我們看一部廿四史裏面差不多都是歌功頌德的文章，後人看了以後，也覺得「飄飄然」都是太平盛世。春秋、左傳，以及國語……等古籍，那一部不是如此。不過我們要注意的一點，就是每代修史的人差不多都是統治階級所願備，怎能不代統治階級說話呢！就是私人所修的史，不免經過統治階級的「欽定」，所以要尋找一部真實的古代的史，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聽說最近政府又要修民國史了，當然仍舊免不了那「老套子」囉！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帥。師遂逐狄人。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在春秋戰國時代，雖然是強凌弱，衆暴寡，但如單就「救患分災」這兩點看來，則當時還有所謂國際友誼。現在資本主義世界上，國際間祇有侵畧與鬥爭，相互幸災樂禍！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築。謀救鄭也。九月。公敗精師于假。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郕。獲宮之弟擧。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參看前面「不應收受賄賂」一段。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一個很好的教訓

封建時代諸侯帝王，都有許多后妃，淫亂不堪，因男女關係發生許多混亂，這真能給多妻的人們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管師滅下陽。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吾所會。後也。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輪。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晉虞。賄故也。

只爲貪圖一己的利益，國家滅亡也不要緊，這實在是眼光太窄，結果是吃了大虧，如今世上像這樣的人不知多多少少。小而至於一個商人，他爲圖利，販賣仇貨，大而至於官僚政客爲了得到大利益，與敵人勾結，賣國喪權。這都是自取滅亡，我們不該不注意。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左魚。

軍律中有竊聽密議者槍決，洩露軍情者槍決之規定，不僅軍事機密不能洩露，國家一切政治上

軍事上的機密，都不能輕易洩露。參與機密的人要絕對保守秘密，同時關於秘密文件的保管，也要有妥善的辦法。各國在華的間諜機關多用重金利誘我政府機關官吏與僕役，以獲得我秘密。事關國家存亡，要嚴加提防。尤其是要防備自家人的洩露。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日，某軍官爲個女人「獻地圖」於敵人。塘沽協訂簽字前，日軍抵通州時，北平軍分會開秘密軍事會議，甫開完，議事錄已到了日人手中，這些例子足令人深切警惕啊！

魏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魏必亡矣。亡，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祿。

冬。楚人伐鄭，闕章因鄭×伯。

「不可以五稔」這句話裏實有深意在。作惡，實國的事，起先總是秘密的，爲衆人所不知，但慢慢的到了後來，就瞞不住了，自然就有人起來反對。

【經】三年春土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救盟 楚人伐鄭

【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旱災，怎麼不算災，不過又被作史的人掩飾過了。因爲災患，都是人民受，貴族階級是嘗不到這種滋味的。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勸我。棄德不祥。

這裏使我聯想到一段過去的事實，但我現在不寫出來。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古時出妻有七個條件，謂之七出。齊侯以細故歸蔡姬，也是根據七出罷。七出就是古時不孝女子當人的具體表現，婦女解放第一步要將七出打破。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濤。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月有二月公孫

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侵陳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程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畏聞。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

力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許侯盟。

楚是極強盛的國家，一部春秋左傳裏，楚的北侵紀事佔了一個極大的篇幅。但這時楚國將勃興，他的土地也不過是在河南的中部，所以遇到北方諸侯會師來攻的時候，也只好屈服了。不過像屈完這樣的外交家，真令人佩服。雖然屈服，也沒有不體面的地方。我們現在的外交家，實不如屈完多了。直可以說是一種洋奴外交，從來不敢說一句硬話，在國際間時常鬧出許多笑話。雖有一二個能幹的外交家，却從未得到實權。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

善。請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

糧。屏履。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齊侯出師，打聽旁人，能夠採納人家的意見，這一點還算虛心，但是在平日就應當有準備，有計劃，有假想敵國；如何動員，如何行軍，都應早有預計。萬不能臨時抱佛腳，人家說東便東，人家說西便西，這樣便危險極了，回頭看我國現在，對此類事有何打算呢？

秋 伐陳。討不忠也。

又是假借不忠的名義討伐小國。不忠其實就是對於大國不服從，不納貢而已。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後。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濬。

初。晉獲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卦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羶。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婦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驚。與小臣。小臣亦驚。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縱于新城。姬遂潛二公子以。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統治者制定了許多禮儀束縛人民，再假借鬼神來欺騙，自己都被騙得莫知所從，真是愚妄可笑。晉獻公既然不聽從占卜所示，立驪姬爲夫人，就該很有主見的也不聽驪姬的話才對，結果爲了爭承嗣，鬧起大亂。封建諸侯差不多每人有許多后妃，不是爭風吃醋，就是明爭暗鬥，所爲的仍是「權」「利」二種。如今許多官僚何嘗不是如此呢，一個人娶了好幾個小老婆，無日不爭吵，結果鬧到法庭裏去解決。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

公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冀新焉。夷吾諷之。公與讓之。士共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慙。憂必難焉。無戎而城。雖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懷。退而賦曰。狐裘彫毳。一國三公。吾誰謂從。及難。公曰。寺人披殺蒲。而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秦。

封建制度下，統治者權高利多，誰不想獲得這種位置呢！所以用盡心機去設法謀奪，就是自己的父兄子弟，互相殘殺，也是值得的。如果不把私有制度打破，這種事情將永遠出現。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陳轅宣仲怨鄧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諸諸鄧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待罪。

像宣仲這樣搬弄是非的人，實在可惡。作領袖的人該注意，不能輕信他的巧言美語，到後來鬧出極大的亂子。

秋 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費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門殺於莫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自己不曉得斷志圖強，專依賴人家，這是自取滅亡。要知道誰都是爲自己利害關係着想，如果沒有利的事，是沒有盡這個義務的必要的。如今中國不是一樣嗎？東北四省丟了，快去告訴國際聯盟，請他們加以援助，自己到反而袖手旁觀，靜待人家幫忙，可是所謂國際聯盟只是各帝國主義的分贓機關，他們分不到贓，固然有點不滿意，可是他們也沒有爲中國的事，同日本開戰的必要，終於沉寢下去。於是又有人主張請美國出來幫忙，或者是蘇聯，但這不是一樣嗎？我們要認清：無論什麼事全靠自己努力，依靠人家，是自取滅亡。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啓不可啟。一之謂誑。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禘士。勛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日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備乎。親以寵備。猶尚

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其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許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黃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旃。虢之實貴。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腰斧殺之。而饋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春秋時的諸侯，大都是昏聩不堪，又不能容納人家的意見，自己一味橫行，弄得國亡家破，像宮子奇這樣有卓識的人，不能為當政者所用，真是可惜。自古以來，有學識才能的人，往往鬱鬱不得志，反而與世同流合污的人，能在社會上做事，結果把國家弄得一團糟，這實在應該注意。

【經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

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楚圍許以救鄭，這是很好的策畧。

冬。蔡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焚其糧。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這時楚國的威勢已經很大，極力想向北方發展，小國都望風歸順，許國迫於威力，只好投降，那種可憐的樣子，正如現在的溥儀見日本人一般。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袤。曹伯折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懼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卜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鄭國處在兩大強國之間——齊、楚，左右爲難。自己又不能圖強，天天過着極爲難的日子。我們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與鄭國實在相同，投降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懷抱裏，別的帝國主義國家，就不願意如向英美各帝國主義乞憐，又爲日本所嫉。這幾年來，中國始終是徘徊歧途，莫知所從，其實有很好的道路，他們不去走罷了。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盟。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女以速。

行。無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亦可改也。

秋。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雖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皆違行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則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遠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登。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特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聞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于齊。

管子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他知道這種姦詐的方法是不對的，所以勸桓公勿聽子華的話。像子華這樣無恥的人，如今正多着呢！而能夠像管仲這樣明白事理的人，其實在不多，而且要故意挑撥離間，使一個集團破壞無餘，如同我們最近在報紙上看見教員勾結學生倒校長的事情，大而至於收買別人軍隊，令團長反對旅長，旅長反對師長，師長反對軍長，這種事情層出不窮，甚至於今日收受甲

的賄賂，明天乙給他的賄賂價值高，則又沒降於乙，這金錢之多寡而轉移其意志，這樣下去，國家怎會好得起來呢！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 用致夫人 冬十有二月丁未壬王崩

〔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亡。示之弱矣。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戰爭的事，不戰則罷。要戰，則必準備決戰。把敵人打退了，要追，則必窮追。不能猶疑，不能姑惜。古之兵法，今之戰術，都有這個道理，最怕的是不澈底，不把敵人置之死地，根本剷除。一般的情形，雖出兵，盼不戰；雖戰，則不願激戰。有此不澈底的思想在胸中，則不足言戰。革命的戰爭，反帝的戰爭，決不是因循猶疑，姑惜所能成功的！

秋。禘而致哀矣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大國欺小國，富人壓貧人，男人輕女人，從古代一直到現在沒有改變。這種制度何時方能取消，這三件事沒有實行，大部份的人都是像人，而不是「真人」。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殺。

宋公疾。大子緄父因請曰。日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

。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子魚讓國，是完全拋却私利的打算，值得我們佩服的，但爲大多數人民謀幸福的事就該担當起來，不要推諉，人民才能得到利益。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華周公行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翳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偃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會於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

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咫尺。小曰。余

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阻越于下。以遭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祭。受。

齊侯是一個假仁假義的人，他要利用周室來做他的幌子，才能名正言順的號令諸侯，所以他始終把這具已被人戳破的紙老虎——周室，捧在手裏。一切應盡的禮節，當然要顧到的，只要他實際上得着利益就夠了。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子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

勤於行。晉侯乃還。

從這裏可以看出周朝有名無實的天子，並不是與齊侯特別要好，只是迫於齊侯的威勢罷了。他一方面要求歡於齊，一方面却離開齊國，與其他諸侯的感情，勸他們不與齊盟，使他們自身矛盾，周室尙可從中取點利益。這時的各國，誰都爲自己的利害着想，表面上用些「禮儀道德」哄人而已。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辭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害。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聽民。士於何有。從之。晉陽朔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鬥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聰明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

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忘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忘克。難哉。公曰。忘則多恐。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苟息的忠於君主，在如今看來，未免愚蠢。可是他說：「公家之利，知無不爲。」這句話却很有道理。能爲大眾謀幸福，不計較自身的利益，這種人是不易多得的。我國人應該細細玩味這句話，中國所以弱到這種情狀，其實就是一般人不肯負責做事，而所做的事，也是爲自己利益着想，絲毫不顧到大眾。如果人人的腦子裏存着「爲公衆的利益打算，就是爲自己」的念頭，一切都能蒸蒸日上，國家也不至於弄到這步田地。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傳】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弑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八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小國要圖存，就必須擴張土地，惹不起大國，只好小國與小國之間互相吞併。周室自顧不暇，那有工夫去顧到他們呢。如今歐洲若干小國，如捷克，保加利亞，波蘭等國，亦有同盟，有時亦互相殘殺，吞併，可是等他們精疲力盡的時候，早有強大國家來宰割他們。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欽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季鄭聘于秦。且謝殺路。故不及。

晉侯改葬其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筮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欲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珍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問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謂有罪矣。敵於韓。季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緡。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歲小濟矣。

古時科學尙未倡明，一切自然界的現象，都增會於神鬼，流治者正好假借鬼神來欺騙被壓迫者。貴族與貴族之間更相互欺騙，用鬼神來做他們的幌子。孤突早已有謀畫，先用鬼神來欺騙呂甥，卻稱等人，而這三人早已看破孤突的計謀，終於沒有上當。所以說欺騙人都是一時的，久而久之，就無人去相信了。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季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獸。麋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現在的人猶多不明「幣重而言甘」的道理。帝國主義要與中國簽訂單獨對牠的條約，取得種

種特權，叫中國投資，或推銷商品。對中國負責當局便採用「幣重而言甘」的手段。以達到目的。許多人貪圖個人一時的便宜，就出賣大眾，出賣民族，不知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國內。近來也盛行收買的事，要知道被買了去早晚還要受宰割呀！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楮。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楮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晉侯對於王使的輕視，只是因為周室的勢力已然薄弱的關係。貴族還想維護封建制度的禮儀是不可能的了。

夏。揚拒。泉舉。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

戎于王。

王子帶就是漢奸，爲了要篡位把諸戎引進來。九一八事變後，在天津租界受某國指揮而暴動，殺自家同胞的張某，與王子帶可以稱昆仲了！但是漢奸很少成功的，張敬堯被殺，便衣隊的首領祇好避居大連。下面也提到王子帶被討奔齊，漢奸會有什麼好下場呢？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當時大國除了老實不客氣的吞併小國以外，還有一種剝削小國的方法，就是每年令小國納貢，這種制度可以說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大國對於小國猶如統治者對於人民一樣，他是須要大量的榨取，以滿足他的慾望，他如果有力量就一口氣把小國吞併，感到自己力量還不足，就用軟刀子慢慢的宰割。如今各帝國主義國家之對於中國，何嘗不是如此。庚子年來的賠款，割地，不是與春秋時的貢賦和占領土地一樣嗎？他們的軟刀子，當然要比春秋時代高明得多。方法也巧妙得多。他們就是不割中國的土地，不要中國的賠款；用經濟的侵略手段，足可以致中國的死命。同胞們還能夠不從速的覺悟嗎？

【經】十有二年春王二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傳】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賊，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黃人不知準備，徒依齊國的力量以自衛，豈非作夢。敵人離開九百里就不足懼，非到大難臨頭，才知防備，怎麼來得及。如今中國也是誇自己的地大物博，帝國主義離我們尚遠，不足重視，恐將來必走到黃人所遭遇的途徑上去。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
二守以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爾其不
往。踐乃職。無逆。朕。管仲受卜。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諒不忘其上。詩曰。懷德君子。
神所勞矣。

管仲是一個極力想維持封建等級的人，他希望封建制度下的嚴格的階級，永遠這樣維持下去，他自己就不能絲毫越規，他何嘗不看透了周室的無能，他又何嘗不知道自己所附保的君主，又是最強盛的國家，他但始終不能把那威嚴的禮節由他來破壞。孔子，孟子，都與管仲是一樣的人，所以他們的思想，舉動總是爲明主（？）所信任的，他們的地位也就可以永遠保持下去。

【經】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秋九月大雩 冬公

子友如齊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名也。

輩輩都是沒有教育不懂事理的少爺，動不動弟兄們鬧脾氣，自己搗亂，甚至於大動刀兵。過些日子又許和好了。但是老百姓們因此吃虧受害，他們找誰去訴苦？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爲我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冬。晉荐飢。使乞糶于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百里奚不是出身貴族，所以他懂得民間疾苦，他曉得當農民不鬧饑荒的時候，已經夠苦的了；一遇到荒年，只好坐以待斃；那種淒慘的狀況，他當然親眼看見過，恐怕他也身受過。所以他極力勸秦伯賑濟晉國的災難。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秦伯的慷慨，統治者往往是不能顧到人民的利益的，尤其是鄰國的人民，那更是不必關心的；而秦伯居然能夠採納百里奚的話，而且說出一句：「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的公平話。秦伯之所以能瞭解百里奚的話，也有他的背景，因爲秦始以遊牧民族立國，並沒有帶上濃厚的封建色彩的緣故。我們從這裏可以知道，不來自民間是不會曉得民間疾苦的；坐在沙發上的普羅詩人他只知道寫些「葡萄酒」「美人」「花瓶」罷了，在大城市的洋樓裏喝着香檳酒，吃着番菜談革命的人，也始終只是「談談而已」；那麼坐在衙門裏刮地皮的官老爺大講「新生活運動」的真義，也不過是聊以自慰而已。他們可曾見過農村中的悲慘生活，他們可曾會到過

一點點，最好能把他們從沙發上，城市裏牽了出來嘗一嘗這種滋味，才能瞭解呢！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狄侵鄭 冬暖侯

許卒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馬。不書其人。有闕也。

俗云「一個和尚擔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這是說互相推諉，各個人都不負責了。現在政府中開會，大家都不說話。有人熱心發言，說些真話，大家還要怪他多嘴多舌。聰明人太多了，都怕得罪人，都怕把責任工作加在自己的頭上。担當國家大任的人都是些「聰明人」，可怕！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飯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科學不發達的時候，自然界一切現象，總要增會於人事之變遷。所以山崩，就是亡國的先兆，這些在當時所謂學者（其實就是官僚化的方士）借着神鬼去欺騙與奉承統治階級，其實與如今相面的有什麼分別。

冬。秦餒。使乞糶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祭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忠孰植之。無信忠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謹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

其侮是哉。

慶鄭也是一個有學識明事理的人，他却碰到這樣昏聩的君主，當然不能容納他的意見，統躬是貪而無恥，愚昧的貴族，寧可背信義，不願救秦之難，更顧不到人民的死活。一個國家如有這樣害民殃國的人，國家如何能強得起來。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丘遂次于匡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齊 季姬歸于鄆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晉侯【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杜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日食本來是件很不常的事，在當時却是認爲最奇異的，因爲他們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的由來。可見古時的一切均不如現代。我們別相信那些頑固的「今不如古」的話，一切才能有進步。

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姬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恣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駘中大夫。既而皆背之。駘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

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發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宣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鬥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意秦倍。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王戎。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讎遠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軫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諛之。遂失秦伯。秦從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舌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稽顙聞晉侯將至。以大子戲。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饗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剛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大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斂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

是異地產。如我國不注重馬種的改良，現在的馬一天比一天壞，而日本却到歐美各國買大批的壯馬來交合，把好的種子都留下來，劣種一概讓他絕種，這是多好的辦法。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震夷伯之廟，就說夷伯犯了罪，是上天對於他的一種懲罰，這是荒誕無稽的話，依如今科學的解釋，地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由於古時不解科學，所以附會於迷信。現在科學已發達，我國人民依然是執迷不悟。見房崩即言其人作惡，不得好死，觸了電就說是雷公的懲罰。從呱呱墮地之後，直到老死，身體不敢有所損傷，其緣故是身體受之於父母，雖一毛一髮皆當保護，照這樣說來，古今民族英雄，如文天祥，顏杲卿，戚繼光之輩的舉動，豈非大逆不道，人人腦子裏存有這種觀念，事事均不敢有所作爲，一切聽天由命，社會上的事業誰肯來做，救國的大担子誰肯來負？這是不是文明進步的障礙，國家衰弱的原因。所以爲這個國家，民族的前途計，必須從速破除這種陳腐的觀念。

冬。宋人伐曹。討焉怨也。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弱小國家不能圖強，完全想要依賴別人，這個想頭完全打錯了。

十月。晉陰飭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懼徂銘。

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入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武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武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蠅析謂慶鄭曰。盡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收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庶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能以德服人，就能得民心，秦穆公把秦國治得蒸蒸日上，且能稱霸於諸侯，就在於此。他肯隨隨便便併吞他國的土地，就是願慮到人民是否能夠服從他。明知晉侯是個昏聩愚妄的君主，在國內不務政事，荒淫無度，百姓不堪其壓迫。民心不能歸順他，就一點用處也沒有，晉國屢次鬧饑荒，穆公總是輸粟去賑濟，他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這都是樹德於民的舉動，這一步做到之後，他可以毫不費力的令晉侯屈服。

※ ※ ※ ※ ※ ※

陰飴甥來見秦伯，言詞動人，頓使秦伯受到極大的感動，即把晉侯釋放。真是一個值得佩服的外交家。

【紀】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鶴退飛過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申子姬

辛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鶴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曰。

「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其問。是陰

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隕星與飛鳥是極平常的事情，也值得如此大驚小怪，真是可憐。可是當時有許多依附貴族的方士，只依賴這個吃飯呢。我對於古時的迷信，覺得情有可原，惟猶如今一般所謂智識階級，竟然是念經，扶乩，並且廣事提倡，更墮人民於五里霧中，莫知所從。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罔晉敗也。

王以戎難攻于齊。齊徵諸侯而成周。

戎屢次侵周室，周王不知努力圖強，專依賴齊侯號召諸侯幫忙。這種依賴性不免除，永遠不能強盛起來。

冬。十一月 乙卯。鄭殺子華。

鄭殺子華，子華曾介大國以弱其國，是漢奸的一類。結果被殺，理所當然。

十二月。命于淮。謀鄭。且東略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服徭役的人，本就是被迫而工作，加以遇厲氣，自然更無心工作，所以有人在夜中登高一呼，齊有亂，便不果城而還，如果是有訓練有紀律的集團，尤其是軍隊，則決不能因一人之妖言而立即四散。「軍在夜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這句話很重要，然非平素有訓練的軍隊，有修養的將官做不到。如果是烏合之衆的軍隊，不知紀律爲何事，則易受煽惑。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曹 冬十有一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瑛林之役也。

夏。晉大子圍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及子圍西質。姜爲宦女焉。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蕪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其姬。因寺人貂以薦毒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齊桓公所以能稱霸於諸侯，全仗管仲之力，而桓公本人也不過是一個驕奢淫逸的貴族。他的長處，就在於能用人——尤其能用管仲。所以桓公到了晚年，索性把一切政事都交給他去管，自己不聞不問，正好和許多宦官寵臣和宮中美妓每日作樂，所以等到管仲一死，桓公頓覺失去一個膀臂；而一些畏懼管仲不敢作惡的宦官更加一無所忌，開始擴張勢力，爭權奪利。這裏所謂宦官，其實就是當時君主餘暇時陪着湊趣的人物，他們出自市井，毫無智識，却有小技之長（如易牙之善烹飪）能得君主之歡心。於是他們就成了宮廷近臣與佞幸，漸漸有了操縱政權的機會，就賣官鬻爵，欺壓平民，無惡不做。中國歷史上每代都有這樣的人，而亡國却也在他們的身上。直到民國以來，這種人還可以看到，如曹錕當政時的李彥青就是，這種害國殃民的蠹賊，如不從速剷除，使他永遠不能出現，國家才有希望呢！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甄齊師敗績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邾人狄人伐衛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錫兵。故以錫三鐘。

鄭國始終是朝事齊，暮事楚，屈服在別人的勢力之下，不知道怎樣圖強，是自取滅亡。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葬齊桓公。

由於齊桓公之多寵倖，所以死後留下十數個兒子，互爭王位，桓公屍首腐朽，蛆蟲亂爬而後發喪。這是他自取之咎，亦可以知道多妻之害。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葵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

于許婁。狄師還。

衛侯因狄人來侵，以國讓諸父兄子弟，並謂「苟能治之，燬請從焉。」這就是富國難臨頭，要集思廣議，尊重大家意見。大家沒有更好的辦法，而後再負起責任，出兵禦敵。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一步一步的要併吞整個的中國了，外患的嚴重，國家的危險為從來所未有，而負責者仍堅持己見，一意孤行，不顧全國民衆的要求，長此下去，使敵人得隴望蜀，步步迫來。真是到了國亡無日的地步！賣國誤國，其咎安辭！

梁伯益其國。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梁伯有土地，而感到無人耕種，與經營的苦痛。可見當時統治者壓迫人民無所不至，人民走到日暮途窮之時，惟有求死與逃亡，因此為武功，濫征稅收與力役的國家，差不多人口日漸減少，不會增多。

猶如現在一樣，中國的人口號稱四萬萬，可是近年天災人禍不知死喪多少，彷彿嫌人民太多，使他減少一點似的。最殘酷的是用飛機轟炸本國人民，中國連年內戰，以及最近的所謂勦匪與日本戰爭時從未看見過的戰鬪機，轟炸機都出現了，儘量的用一千磅，一千二百磅的炸彈轟炸無辜的人民。要知道人民是機器所不能製造之活寶貝，儘量的設法，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爆發，看你如何應付。

【經】十有九年春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鄭人盟于曹 鄭子會盟于郟 已西鄭人執鄆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梁亡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宋人執滕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取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鑿之。齊桓公存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昏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當時諸侯殘暴的情形，不知已被做史的人掩去了多少，從這裏可以看出當時諸侯的殘忍大國對於小國的君主，直如牲畜一般，要打就打，要殺就殺，可見他們對於人民更加狠毒了。幸虧當時還有一些像子魚那樣的人，說些迷信的話，才能哄得君主不敢下手。假如子魚說上一堆理直氣壯的正理，君主還聽不懂呢，所以只有用鬼神來壓制他。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

師與而雨，又是無稽之談。下雨是自然界的現象，只能對人事有影響，與人事却無必然的因果關係。怎能說應天命討邢即下雨呢！仍是迷信。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烏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愚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查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自顧尚且不暇，還要貪吝無厭，去侵畧別人的土地。不但沒有效果，而且是失敗的根源。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陳穆公爲什麼請修舊好於諸侯以示無忘齊桓呢？這是因爲宋襄狂而虐。各國不能忍受了。便謀齊桓之再興。站在領袖地位的人，以狂而虐，則必惹起反感。民國十七年，我國的光景最好，是最有希望的一年，革命的勢力正在增長着。不幸彼時即有狂虐之人出現，因之新興勢力，便逐漸分散。翌年「狂虐」便大顯神通了。結果，武的方面，李○○，白○○，陳○○，張○○，方○○，以及二三兩集團軍。文的方面，黨的方面，汪，陳，顧，胡，鄒，譚，孫……等，都成了革命的罪人，而被打擊，被排斥。推其源在一人之狂虐。他

們在這個目標之下又有結合，以至有很激烈的幾次戰爭，苦了一般熱烈期待革命的民衆。我非對人攻擊，毫無已私之見。在世界危機成熟期，我國今日所處的地位如何危險，是有目共睹，人所共知的。如再「狂虐」下去，非完全排除異己不爲快，則最後祇有國破家亡，黃帝子孫同歸於盡！我並非是預言家，但我覺到最近的將來，兩廣必受打擊，緊跟着便是四川、陝西，以至晉綏，最後察魯亦所不免。把異己者除盡了，則中國的完全殖民地也就成功了！在國家將亡，民族將滅的時候，我誠懇的希望有力的人物改悔，收斂狂虐，自己醒悟，集合大家的力量，挽救頹局，則國家前途尙有一線希望！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士功。頌成而弗處。民懼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封建制度下剝削人民的方法，除了納賦外，還有力役；這是更加殘酷的事，人民拋棄了土地的耕種，去做這種不生產的事情，而且可以說是毫無代價的。不是築城鑿池，就是從軍效死，這於他們毫無利益，甚至於把性命都犧牲掉。因爲他們不堪這種壓迫，所以這裏說：「民懼而潰」。公羊傳對於潰。字的解釋是：「潰者何？下坂上也」。那麼這無疑的是一種民變，所以不待秦攻就很快的崩潰了。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郟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不知道體卹百姓，令百姓築城，征戰，服役種種無代價的事，沒有不亡國的。

潁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潁。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隨以漢東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莧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這兩句話的教訓很大。遇事獨斷獨行，不問大眾的意向，要人從己欲，這樣就做不下去。即使一時得逞，則終必失敗，可以斷言。一個政府要維持其存在，更必須依據大眾的意向與要求，向前努力。否則必爲能迎合大眾要求的政權所代替。當前全國勞苦大眾所最急迫的要求是什麼呢？是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畧。

〔經〕二十有一年春秋使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

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公欲祭坐庭。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坐庭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統治者只曉得相信愚昧的女巫，所以鬧這種荒唐的笑柄。臧文仲明白應付旱災的辦法，決不是殺死一個女巫就可以解決的。能體卹人民，不荒蕪無度，就可以把糧食省節下來，留到荒年作爲賑濟。

秋。諸侯會於公子虛。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做事容易懂事難，宋公即不懂事。近閱報見有人提倡「快幹，硬幹，真幹」。但是這要有前提條件，就是要懂得爲誰幹？爲什麼幹？幹些什麼？如果一味胡幹，蠻幹，亂幹起來，則越幹越糟。主辦民權保障同盟的楊杏佛，國民黨有歷史的領袖王樂平此二公之被害，也許就是胡幹，蠻幹的結果吧！殺了他們究有何益，我真唔不透其中三昧！

任宿。須句。顛臾。風姓也。實司大雩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

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雩濟而所祀紆耐也。

打破了人家的國家，侵佔了人家的土地，還要說些好聽的話去欺騙人家。打哭了小孩給塊糖吃，哄他別哭的辦法，實在狡猾得可怕。如今日本帝國主義強佔了我們四省土地，還在那裏高唱「中日親善」「維護東亞和平」呢，好不要臉，好不可怕！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

已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弱在此矣。

魯伐邾取須句反其君說「禮也」是騙人的話。日本帝國主義玩弄傀儡溥儀就是這樣一套把戲。牠也滿口胡說，什麼爲保障東亞和平，順應人民公意。明明是由牠完全統治，偏要說，滿洲偽國是獨立自主。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辛有看見戎人的裝飾野蠻，行動粗魯，就說他不是禮儀之邦的國民。如今歐洲及日本人看見我們中國人也是一樣。沒有到過中國的歐洲人的腦子裏，恐怕要以爲我們中國人還過着十二世紀以前的生活呢！這是多麼可恥的事。

晉大子圍爲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嬴氏對於晉太子，就是一種監視者的地位，夫婦關係不過是手段。嬴氏是否能隨晉太子歸，她自已沒有自由。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蓬莖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歷諸魚門。

臧文仲說：「無備，雖衆不可恃。」這句話實在很有道理。在中國人始終只知道自己「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所以不把外國人看在眼里，也不曉得奮發圖強，從沒有一點準備。所以自道光年來，割地賠款，沒有一天不是處在風雨飄搖的境地。現在東北四省又失去了，華北危急萬分，國人還不覺悟嗎？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已。弗聽。

「天之棄商久矣」我國古來對於「天」的觀念真是玄妙極了，凡是以前時智力不能理解的現象統歸之於「天」，謂爲「天」所使然，認爲「天」是宇宙間一切現象的主宰。現在還有靠天吃飯的話。我們如果有個科學的宇宙觀，科學的人生觀，也就不會再看重「天」這個抽象的觀念了。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

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勦敵之人。陰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勦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谷。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致志。鼓儼可也。

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的宋襄公，直到國破家亡，恐怕他仍不會覺悟。正如雅片戰爭後，中國吃了大虧，失了土地，交納賠款，清庭還說：「柔遠人也，懷諸侯也。」這一類夢話，真是令人哭不得，笑不得。如今中國被侵略到這步田地，還有些人講國際和平與帝國主義言親善呢！

丙子晨。鄭文夫人辛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詣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運女器。丁丑。楚子人鑿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新也。

楚國已將鄰國看做他的附屬國，所以隨便搶女子，入鄭國境大肆搶掠，也無人敢得罪他。像這樣的國家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呢！

【經】二十有三。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秋。楚放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子文保荐成得臣，是看錯了人，後來成得臣驕兵大敗。可見認識人是件難事。不能因爲他有一技之長，即認定他什麼事都做得好。不能拿目前的好壞來斷定他的將來。應從多方面觀察，並有個長期的觀察。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法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隨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狐突說：「濫刑以逞，誰則無罪？」統治者看着什麼人不順眼，叫他死，無論叫他什麼罪名都是可以的。所以如今做幾部小說的人，也要坐監，多說幾句話也要被通緝，甚至於人的手掌有點紅，也要被認爲赤化，有砍頭的危險。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生在這樣的社會裏面，人人都感到生命之毫無保障，這還成一個什麼有法律的國家呢！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

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殺。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麇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稷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道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伯食禘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盃殽。冀璧焉。公子受殽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神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子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始將啓之。二也。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餐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汲及晉國者。君之餘。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箠。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

誰能廢之。遠大必有大有。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風回馬。奉匭沃盥。既而擲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綰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環境確實能夠轉變人的一切。重耳如果沒有幾個很好的從者，他恐怕早已沉溺於聲色之中，無所作為了罷！假使他能養尊處優的在皇宮裏享福，不遭受到這些困苦艱難，他也將與其他的貴族一樣，養成驕奢淫侈的習慣，久而久之，就成了個無用的廢物了，怎能稱霸於諸侯呢！

※ ※ ※ ※ ※ ※

中國自古以來，女子總是被壓迫者，所以女子就不必加以教育，俗話說得好：「女子無才便是德。」都是一些欺人的無稽之談。從這一段事實看來，可以知道從前正有許多有才氣，有學識的女子，如季媿對重耳之誠，齊姜成全重耳之志，僂負霸之妻之能識人，都是值得欽佩的。可惜我國始終以女人與小人相提並論，不給她們受相當教育，使永遠受男子的壓迫與制裁。現在正高唱婦女解放運動，希望能以實行起來，勿徒作宣傳，吶喊而已。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於鄭 晉侯夷吾卒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壘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壘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廩柳。秦伯使公子穀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子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備。將焚公宮。而執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巳丑晦。公宮火。環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並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有識見的子犯，他知道君主能共患難，因爲患難的時候，他用得到你；一等到上了台以後，就把從前共過患難的人撇開了。這種事實，歷代都有。所以子犯能知難而退，真是一個有卓見之人。不過其時晉文公的地位尙未穩固，況且晉文公是嘗盡辛苦的人，所以決不因此放子犯引退。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歸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留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惑乎。稱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君。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絳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介子推與晉文公共患難，吃盡千辛萬苦，毫不以爲有功於文公，更沒有望文公榮賞後給他什麼酬報。他只知道盡義務，却不肯隨便卸却自己的責任，直待文公即位以後，他才覺得他的責任已然完結，立即退開，始終抱定「吃苦的事，我在前面；享福的事，讓給別人」的精神，像這樣的人，恐怕是古今少有的罷！自古以來，誰不是爭權奪利，爲私人的利害打算，見利無不前取，那有拋掉的呢！就是如今號稱革命的人們，據他們自己說：「革命的人決不能顧到私人的利益，要犧牲一切爲大眾謀利益。」可是天下一到他們手裏，面孔就改變了。於是革起老百姓的性命，貪贓枉法，無所不爲。他們還有臉說：「我們吃了多少辛苦才得到革命成功，還不該讓我們享受一下嗎？」八百元的薪水當然不夠用啦，雖

然他們也曉得老百姓是連草根樹皮都沒得吃。革命是否成功，大家都知道。咱們就姑且讓一步，算他們革命已然成功，也請他們學學介子推。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郇。雍。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裕。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譬。從味。與頑。用闇。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與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季。出狄師。

「庸勳尊賢……德之大者也」是一句有閱歷，有學識的話，不像如今自命革命的人物們，對於別人說「革命是一種義務，勿做權利之思」可是自己那怕說一句話，就覺得是不朽的大功，必須得

到極大的酬報才行，此真所謂「祇有自己沒有旁人」。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王又敗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饗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率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圍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率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諗伊慙。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臯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封建時代的禮儀。都是爲了維持等級的森嚴。禮儀越隆重，人民的血汗也流得越多。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燧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燧卒。宋蕩伯姬來逆婦。以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非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燧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勸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暎。三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喪。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賤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二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襮。茅之田。晉於是等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齊桓。晉文要稱霸於諸侯。必先抬出周室來號召。他們明明曉得這個傀儡是毫無用處的。但彷彿拿他作招牌。才能名正言順。所以晉文遇到這樣一個好機會。他能不出頭嗎？由於秦伯與晉文公的相爭。可以看出他們的居心了。秦伯何嘗不想稱霸呢。猶如現在各帝國主義國家。明明是互相爭奪利益。

他們却偏要說爲了主持正義，爲了保障和平，真是欺人自欺的鬼話！

秋。秦晉伐郟。楚門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人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晉而傅焉。晉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彼時戰爭已漸進步，不能專恃「兵多將廣」，策畧是戰爭最重要的步驟，不能輕易忽畧過去。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譟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潁原伯貫于蕘。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潁大夫。

「信，國之寶也。」這是騙人的話。命三日之糧本就是要騙人的誇大的說話。要想降原，還有什麼「信」之可言，做不好的事，因故未能達到目的，往往用動聽的話來掩飾。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趙衰有一點好處，晉侯都不敢忘。不像如今一般自命革命之人，對於許多爲革命死去的志士以及尙留在人間的若干殘廢者，全無人聞問，他們連寺人勃鞞都比不上。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敗齊取穀 公自至伐齊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莒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盟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因爲各國諸侯的關係複雜，所以信使往來，這種外交官是必要的。他能用大義把敵國說服，或是去遊說別國來幫他的忙。他們都是很有學問的人，能引經據典，博採見聞，說之成理，使統治者爲他所動，所以當時這種人亦會博得君主的寵倖。我們國家如今也養了許多外交官，可是一遇到大事臨頭，就無所施展，寧不差斂。

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麇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羆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麇。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麇。以麇子歸。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宣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小國只知倚恃大國的援助，而不知自圖振興，乃是失敗的原因。如今各弱小國家都在朝不保夕的境遇中，都是由於自己不能奮發圖強的緣故。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公卑杞，由於驕，所以杞亦輕視之。在平時實應以禮相待，有事則據禮相爭才是。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度量狹小的人，總是記仇，不忘舊恨。有時對於一個人，生前有些不睦，死後仍痛恨他，這是不必要的，不應該的。至於魯僖公雖有齊怨，而不廢喪紀，他並非着重在人情，而是拘守當時的禮法。

秋。入杞。責無禮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蔎。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蔎。終日而畢。殽七人。賈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收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

做將帥的要有豐富的學問，高尚的品格，再知兵知戰，這樣始能稱為好的將帥。我國軍隊中的將帥，許多是土匪出身，還有目不識丁的。即使有學校畢業出身的，也大都徒有其名。平日不讀書不研究作戰的時候，就無定識定見。總之，沒有知識，沒有修養，他們都相差無幾。這種將帥焉能不被利用，焉能不變成軍閥，焉能不壓迫百姓，焉能不對外投降！

米 米 米 米 米 米 米

趙衰評卻鞅，說得極有道理。將帥職在運謀，使勇者智者各得其用。有學識，精思想的將帥，則能運用謀略。不但知道如何打仗，還更知道為什麼打仗。晉得人，故一戰而霸。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以曹、晉侯伐衛。公子買以衛牛羊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子，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帥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衛子、秦人于濰。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鞅卒。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行。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甯平。

假道於衛伐曹，完全由於晉文公未得志前中毒所致，今晉文即位之後，就先報此仇。所以說不應輕易得罪人，否則中毒既深，人必報復，是乃自取之咎。今日男子壓迫女子，富欺貧，資本家榨取勞動者，帝國主義侵畧弱小民族，將來亦必有一日倒轉過來，弱者反抗這些強者。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幸戍也。

公懼於晉而殺子叢這件事，使我聯想到現在美國駐蘇聯大使柏律特。一九一九年春天，美總統威爾遜曾秘密派遣柏律特到革命後的俄國去，名義是考察，實際上他是去努力對俄停止戰爭，恢復經濟關係等問題的研究與商討。回來後他預備了精詳的計劃書報告書要向威爾遜覆命。但是威爾遜態度改變了，幾乎完全不承認這件事了。拒絕接見柏律特，柏律特的報告書也就成了廢紙。因為那時法國自稱法軍已佔領克沙，快到莫斯科。所幸的柏律特未被殺死，不過現在他却坐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中辦公了。威爾遜因為英法的關係，看風頭不對，便否認了自己當初的做爲。把奉他命令去工作的人的功績辛勞一齊都埋沒了。在政治上這種事例很多。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辭舍於菽。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僮負羈。而棄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僮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頤。蔡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蔡僖負羈氏。魏

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事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楫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新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筮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讖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鄧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賁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翼楚子搏。楚子伏巳而矚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非

因爲宋國告急，君臣之間便細細商量，細細討論，想出種種辦法，來對付楚國，使他無理，使他無助，使他生氣，使他驕傲。自己站得住腳，多得幫助。一方面是集思廣義，合衆人的計謀，應付一個問題；一方面是獨斷獨行，自尊自大。誰勝誰敗，不待戰就已判明了。

※ ※ ※ ※ ※ ※ ※ ※

有外交的研究，有用兵的商量，有進的打算，有退的計劃，這是集思廣義的結果，明此方能保衛國家。不像我國今日個人獨裁，國土被侵，喪權失地，尙毫無覺悟。

※ ※ ※ ※ ※ ※ ※ ※

驕傲自大是失敗的根源，軍事更不能大意。看子玉之言，充滿了驕侈之氣。而晉侯的話便深合理法。劉紅軍的領袖與將領，從前聲言三月可肅清，但是三年來越打越多了。驕兵輕敵，算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 ※ ※ ※ ※ ※ ※ ※

假裝二字在戰術中站很重要的地位。古時的虎皮蒙馬及曳柴偽遁，都是很好的做戰策畧。可惜現在對此不重視，不研究，學軍事的則都拘於從外國書本上學來的辦法，不是德國教官說過的，日本

教官說過的，就不敢用。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姜曰：晉與王室。無相害也。有滌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戰勝之後，大家無不敬服，不像出國之時了。固云此爲勝敗所使，如敗於楚則必仍陷於狼狽的境地。但其所以勝，其所以敗，事非偶然，不祇是兵力強弱的關係，此其一。勝者未必是，敗者未必非，勝者不足驕，敗者不必餒。以成敗論人論事的時代，現已經過去了。

初楚子玉自爲瓊开玉纆。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毋余。余賜女孟諸之璣。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菑莒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古人有這樣的見解，很是可貴。國之興亡，戰之勝敗，與神何關？夢是生理上的現象，夢境何是爲憑？最令人痛心的是現在的時輪金剛法會，政府要人在這種危急存亡的時候，不用正當的方法救國，還設法壇，求神靈，祈禱和平。

舟之僑輕棄職守有誤軍機，自然應當殺之以徇於國。經驗少，閱歷少的人，往往犯此毛病。先私而後公，以至誤了大事。用人不可不慎。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寤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寤愈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寤諸深室。寤子職納棗餼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該殺者殺，該罪者罪，是非分明之後，要有個賞罰。現在我國的軍人與官吏，做了賣國誤國的事，做了貪贓枉法的事，官越大，地位越高，越得不到處罰，結果多半一走了之，不是住租界就是到外洋。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誰的力量大，誰就稱霸，還管什麼周室天子，晉侯召王，並無什麼稀奇。孔子未免太不識時務。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摎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晉侯作二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兵日增，無疑的百姓的捐資也就因之日重。今日我國軍隊之多，多到無以復加，但是這些兵却不

用以保國衛民，只用以鎮壓民變。孫中山先生說：革命軍是人民的武力。現在的軍隊却與窮苦的老百姓對立起來了。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朝。公至自園許。夏六月，會王、八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阨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為災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

問之而信。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開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晉侯使醫衍視衛侯。宦俞賁醫。使薄其醢。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歲。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路周獸。治屨。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人禮先君。周治既服將

米 米 米 米 米 米

鄭伯當國危時，請燭之武出，這是看重人才，並自己認錯，謂「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臨時抱佛腳古今一樣，要知道，人才之搜羅在平日即應努力。現在我國當危急存亡之秋，政府猶嫉賢妬能，有意的阻碍壓制愛國救國的運動，這是我國前途危險內在的因素。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有申父。侯實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公子蘭不肯同去圍鄭，還算顧點面子。現在有許多漢奸甘為日本的走狗，甘受日本的嗾使來殺害自家的同胞。天津便衣隊領袖張某就是認賊做父，受日本的接濟而為擾亂祖國的先鋒！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裝有昌歎。白。黑。形黧。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裝。以象其德。薦五味。羔嘉穀。饗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秋 閏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辦事要敏捷，不可失機會，該辦即辦，今日之事勿待諸來日爲之。我國官場中有惡習，辦事極遲緩，不講效率，無論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沒有不積案的。公務人員懶惰，老百姓就因之吃苦。至於軍事外交關係更大了，也就必要更敏捷。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當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特。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注意實力，鞏固邊陲，以抵禦外侮，這是爲國者應有的打算。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衛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欲其祀。』祀鄆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卜祀一種的事，都屬迷信。迷信鬼神由於科學不發達，同時迷信也阻礙了科學的發達。迷信鬼神之思想，今猶充滿我國人的腦海中，這是我民族衰落原因之一。國難嚴重的今日，還有人開法會扶乩，真愚昧得可怕！我所以再三說這件事，實盼我同胞兄弟姊妹趕快起來破除迷信，不依賴天神，也不依賴旁人，要拿自己的鮮血，洗滌民族的恥辱，充實民族的生命！

鄭鴻駕惡公子環。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環出奔齊。

鄧有備矣，不可冀也。於是順便滅滑而還。由此可見，有備何等重要，無備何等危險。不論國事抑或私事，都不可無備。東三省與熱河如有備，怎能被日本帝國主義輕易拿去呢？就拿南京下關來說，江面上停滿了帝國主義的軍艦。而岸上的我們，便毫無準備。一旦有事，勢必驚慌失措，難以應付。想到我國邊防海防江防盡行廢弛，世界大戰的危機又如是緊迫，真不寒而慄！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敬。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晉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遠大不祥。必伐秦師。襲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恤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遷與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右之。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墮入圜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騶。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毀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三帥被禽之事，證明不聽謀士之言，致遭大敗。秦伯認罪責已，所以後來能有復興的希望，這是極好的教訓。當前失地四省之多，沒有一個人認罪。有人對外抵抗，而政府竟採旁觀的態度，不設兵站，不立醫院，不派飛機，不發子彈，甚至用大軍去壓迫。嘴裏還欺騙人民說長期抵抗，有抵抗的決心。如此怎會有收覆失地的希望！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不設備未有不敗者，又是一例。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饘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管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白季之言，誠有所見。不敬不仁的人，萬做不出好事來。現某省長官，常以「真人做真事」一語（宋韓侂胄的謬論）掩飾他的胡做匪爲，真是可惡之極。大家如果都認爲「吃喝玩樂趙匡胤，不吃不

喝武大郎。」的鬼話是對的，則個人墮落，民族衰亡！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莖子小寢。卽安也。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子結秩之門。瑕

覆于周氏之汪。外僕堯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陔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遠敵。子

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芻以待。子上欲涉。大孫

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

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殺子上之事，係不察事實真相，輕信離間之言，輕信讒言謠言，便殺了一員大將。這可謂昏庸到極點。現在這種昏庸的人仍是不少。

非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六 文 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

來錫公命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顛

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殺也食子。難也收子。殺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相命之事，實屬迷信。據我推想，一般吃人者剝削者，尤其是剝削者的繼承者，受不着壓迫，受不着饑寒，養尊處優，爲所欲爲。他們當然能充分發育，臉是白的，手是軟的，多半是方頭大耳，相貌不會太難看。而那些被剝削者，整天在飢寒交迫之下，從事過度的勞動，是牛馬，是奴隸。愁眉苦臉，看起來就得說是窮相。要知道人的環境，决定了人的相貌，並非人的相貌決定人的環境。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屢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屢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

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縱。諶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蠶目而豺聲，忍人也。」這又是相面的一套。「諶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這也是信靈魂鬼神
的把戲。春秋時立君的事，都附會以迷信。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遊聘。踐楹齋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衝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個人方面，亦不能孤立於社會之上，要有親戚朋友，互相幫忙。大家要常接觸，多往來，不僅須聯舊好，且須注意新的朋友，有知識的朋友。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攬俾我悖。是實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秦伯勇於自責，自己承認自己因貪致敗，誠爲難能。甚堪欽佩。最難的還是重用孟明，「復使爲政。」非有銳敏遠大眼光和堅強意志的人，不能出此。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丁丑作嬴公主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旱于大廟躋僖公 冬晉人宋人

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求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士。不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盪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在這一段中，我們得到兩個很好的教訓。一個是共用之謂勇；一個是秦伯猶用孟明。勇於公戰，怯於私鬥者，始得謂之勇。對外軟弱，對內強硬者不得謂之勇。秦伯猶用孟明之難能，上節亦說過殺之役，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說是敗也，孟明之罪也。秦伯非有獨特的眼光，寬大的度量，萬不能再明。而孟明果能增修國政重施於民，這又可回頭來證明秦伯之心細見遠。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聾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聾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自家吃虧

無故輕視人者，必招致恥辱。魯不朝，晉使陽處父去盟，以耻之。常常有人故意使人過不去，結果是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也。書士放穀。據其事也。陳侯為衛講成于晉。

。執孔達以說。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

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撫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

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武不先不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居後也。而先帝也。

。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如其三。

下展禽。廢六關。姜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

孔子批評臧文仲三不仁三不智的話，都是毫無根據。即以「姜織蒲」一點言之，女子何以不能做工，必須永遠受男子的支配與宰割。經濟條件決定一切。昔者一切均操縱於男子之手，女子只好在家中作牛馬，今則女子可自謀生計，經濟能以獨立，即可不為男子之壟斷。假如從前有人提倡女子獨立，女子豈不可以早日脫離男子之壓迫。可見臧文仲之言，不能算不仁不智，而孔子的見解，實為開倒車的見解。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柳不審。爲穆公故。魯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勇切。慎昏姻。娶元妃以奉宗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現在有些人，把自己的子女視做財產，當做奴隸。對於自己的兒子，往往有過苛的要求，說「養兒防備老」的話。兒子每月祇能賺拾元錢，硬要他交家拾伍元，不給，便說他不孝。老子做壞事，也要兒子跟隨，不從，便說他不孝。對於自己的女兒，則拿她當禮物，不管她自己願意不願意，總想將她嫁給一個有錢有勢的人。自己好因此得一官半職，沾點光。所以把十七八歲的女孩子，送給五六十歲的老頭子，做姨太太的事多得很。這不是把女兒當禮物嗎？不遵從，便是不孝。更有強迫女兒做娼妓，吃女兒的皮肉錢，不遵從，便是不孝。這種孝的觀念，極度需要修正。這種吃人禮教的毒素，極度需要消除。

爲子女的，應當孝父母，但却非根據舊日的禮法。不能拿吃人的禮教強迫着子女孝。我認爲孝也是一種愛，是來自天然的偉大的愛，其中還含有敬的成分。父母養育我們，在我們未成年時候保護我們，又給我們以生活的經驗與能力。我們自然也就對父母敬愛。因此孝的深度不會同等，孝也非是單方面的義務。牠是隨着父母對我們的慈愛而增其深度，也可說是慈愛的反應。自然，孝的標準與內容是隨時代之不同而生變化的。在現在我們可以把父母之生養教育子女，視做是他們對於民族對

於社會應盡的義務，也可說是一種必要擔負的責任。既然如此，在私有制度未廢除之前，有的到老邁的時節，雖需要子女的奉養，但無論如何父母對子女却不能有「報恩」的要求。而要完了自己的責任，盡了自己的義務。——把子女養育成一個健全而有用的人。今日的孝不是以「報恩」為基礎的孝了！

還有一點，我們應當知道，「孝」並非是什麼中國獨有的美德。鳥反哺，羊跪乳禽獸如此。我們以為西洋人外國人不如禽獸，不知敬愛其親，這是錯了。我有一個美國朋友名大衛斯，他已六十歲了，終身不娶，以侍奉他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上下法車他背着，吃飯飲水他喂着，他何曾讀過孝經啊！人類無不敬愛其親的，說那是中國所獨有的是錯誤了。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塗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流其上。潰。存上。曰逃。

昔日大國爭霸，小國祇有犧牲之一途。現在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爭霸，中國雖已陷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但是中國確有移轉世界情勢的力量。前途如何，要看民族自身之努力！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予以采芣。于沼于沚。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秦穆知人之明，信人之真，用人之專，待人之寬，都是值得欽佩的。有秦穆之賢，有孟明之誠，然後始能成事。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楚帥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貶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秋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

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今日之婚姻。舊者必須門當戶對，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新者則一見傾心，即實行同居，一切婚儀均廢除不用。前者既失之太繁，後者又失之太簡。我並非贊成繁文俗禮的舊式婚姻制度，但亦反對僅憑雙方一時之衝動而結合之婚姻。今日之社會，尙未達到私有財產廢除之期，如實行此過簡婚配，則雙方均感到毫無保障。一但對方不喜，即須離婚。男方尙可再娶，而在此社會制度之下，女子則難以覓得配偶，而成爲犧牲品矣。

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誅教。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

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程之謂矣。

見別國被滅，自知警惕，這是應該的。現在我國自身快被滅亡了，當政者猶多不知警惕，醉生夢死的過日子，前途真是危險啊！不祇是要警惕，還要積極有所做爲，振作精神，奮發圖強，才是。以個人享樂爲最終目的的行屍走肉，我們不必管他，許多熱烈的有革命性的青年，許多有高深學識的，幹過革命的人物。現在的環境，使他們不得有所施展。因而由憤慨，而悲觀；由苦悶，而消沈；結果頹唐絕望，也得過

且過了，這更是危險的事啊！國家民族的一線生機，是寄託在他們的身上，他們如果消極放浪下去，國家民族還有希望嗎？就他們自身來講，也不該因一時沒有出路，碰了幾個釘子，便自餒自棄，自甘下流！革命，原本就是個艱難的事業呀！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淇箚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淇箚。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箚弓矢千。以爲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時風亮。

該不該賦淇箚是彼時習俗禮儀。現雖然用不着講這一套，但是待人接物，任何時代都有任何時代通行的禮節，我們是應當注意的。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合且贈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放如晉 秦人入

都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會。且贈。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初。都叛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變滅麇。滅文仲聞六與麇滅。曰。中陶庭

擊不祀。忽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援。哀哉。

既須努力自立，又須聯絡友好，個人應如此。國家亦應如此。現在我國是被侵略國，同時也是個孤

立無援的國家。不講外交，不分敵友，有以致之。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奔。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高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柔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難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剛柔二者，並沒有絕對的好壞，施用起來要看對像，要看場合。甯嬴算有覺悟，有眼光。「華而不實，是怨之所聚。」也是極有教訓的話。祇說得好聽，沒有實際，現在的政府，就犯了這個毛病。常常發表偉大的計劃，動聽的宣言，但却看不見做些什麼好事。廢除苛捐雜稅，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就高唱入雲的口號，但是實際上五六年來，有些地方巧立名目的種種附加稅，要大過正稅二十倍了。祇說好聽的，是無用呀！不要忘了：「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自溫。改蒐于澤。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迪逃。由質要。治舊滂。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有學問有知識的人當國，自然能修明政治，在封建社會中可以如此說。在現在社會中則切實需要為大衆謀利益的政府了。掌握政權的人，除了應有學識之外，更須有大衆的立場。

滅文仲以陸衝之陸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

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誥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衆物。著之語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

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辯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古之王者，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委之常秩，道之以禮。這是統治的政策，統治的經典。「衆隸賴之」是統治者的成功。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遺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扞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

。且爲二姪。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偃結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莊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養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雋。買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

趙孟與賈季各有各的私心，都是願意立那與已有利的人。所說一些動聽的理論，不足重視。他們的志願達不到便謀殺之。春秋立君之爭，都逃不出這個原則。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緡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使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亂殺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天子。虛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遂致諸竟。

不捉政治犯，反護送其歸去，與如今大異。現在對於政治犯不是拘禁，就是處以死刑，甚至於加以暗殺。凡批評今日政治腐敗，或與今日當政者意見畧微相左之人，都認做政治犯。當民十五年南口退却之時，我們軍隊裏的伙夫相識之人，都被抓去監禁。又天津巨商宋則文往訪張之江，因而被捕，那都是捕風捉影的故事，令人感到這個社會，充滿了恐怖的毒氣，毫無一點希望。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從前君主的告朔，也就是集合大家的報告，和大家商討的意思。現在的政府，當然是用會議來決定國家的大事。各院部每週都規定有例會。不過實際上重大事件則仍由極少數人的專斷。所謂開會討論，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再就紀念週來說，原本是爲懷念孫先生，並藉這個機會互相報告，自由演說，交換意見。現在大至中央國府的紀念週，小至地方政府，省縣黨部的紀念週，每次都是委員先生們說話，不許自由發言。這至少把紀念週的用意抹殺一半了。

【經】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介

孤 晉先蔑奔秦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冬徐伐莒公孫放如莒澶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開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冀文公子焉。非禮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空。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此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皆所謂庇焉而縱母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殺賊也。誰敢搆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程襄之族。世國人以攻公。殺公孫罔。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卯。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封建社會的諸侯，多有排斥本族的傾向，這是統治階級自身之矛盾，他們所爭是統治地位。昭公

有意去羣公子，即是一例。樂豫的主張，是要昭公仍維護本階級，不要自己分散。我們看到「葛蟲猶能庇其本根」的話，想到現在我政府之拋棄人民，置東北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這是不能庇其根本，不然就得說牠不是人民的政府，牠的根本不是人民！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無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備。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剗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帥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幣。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讀宣子禦秦師一段，得知遇事應先有深謀遠慮，到後來再按部就班的做去，才會有效果。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買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買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以冬天的太陽與夏天的太陽來譬喻兩個人，既恰當又有趣味。冬天的太陽是溫暖得可愛；夏天的太陽則炎熱得可畏。但是可愛的却是太軟弱了，可畏的却是剛強得很。軟弱的被欺，剛強的令人屈服。做人到底是做冬天的太陽呢？還是做夏天的太陽呢？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敬也。

諸侯會盟時，後至則不書其國，在當時是爲避不敬，亦可把牠視做一種懲罰。從此我聯想到今日之開會遲到，國人不守時刻的惡習應改除。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封建社會中，女子是財物，沒有人的地位。爲了爭財物（女人），兩國要交戰，弟兄要衝突，這又表現出封建社會中貴族的閒逸與視戰爭如兒戲。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盡使陸渚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枿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郊。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襄王崩。

晉人以卮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卮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印。

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夷之蒐。晉侯將筮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筮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舊功舊勳，不可輕忘。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棧。葬曹共公。

【傳】九年。春。王正月。巳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毛伯衞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危。及欒耳。

鄭及楚平。

以上數節敘述胡亂殺人的事，其無理由，無根據，正如今日。不過彼時是封建社會，一般人的生命根本沒有保障，諸侯不必有什麼理由，就可以隨便殺人。現在號稱是民主時代了，現在的政府是所謂完成國民革命的國民政府了，爲什麼還像封建社會那樣胡亂殺人隨便殺人呢？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楚侵陳。克蠶丘。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棧。陳懼。乃及楚平。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執幣傲」——語云：傲爲凶，驕必敗。要想成事，一是勤，一是謹。無論讀書或作事，必須向勤謹二字下工夫。現在讀過兩本半洋書的青年，便滿臉驕氣，至於新興的文武官僚則更不得了，排架子，要派頭。走起路來仰着頭，與人談話眼往上翻。這種見了老百姓要躲開三丈遠，怕臭氣薰着的人們，還能知道民衆疾苦爲民衆謀利益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榼。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嘗也。以無忘舊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殺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甲。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初。楚范巫尙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子玉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緘而縣絕。王使過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謠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

殺門宜申。及仲歸。

子玉生前雖自傲自大，因而悞事，但最後自縊而死，也算有志氣有骨氣。現在的不抵抗將軍，失地之前，雖已有疏忽不備之過，但是事後能自責自劾也算好啊！不幸挨盡了責罵仍是留戀祿位，究有何

面目再見人呢，能不愧殺！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樂。頃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

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途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宋公遂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強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子舟逃歸。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這兩句話，實有好教訓在內。犯小錯者不加以責罰，日後必犯更大的過錯。今日我國之官吏，貪賄由五百至五千，五萬，五十萬，日甚一日。初則尚有顧忌，見無人責罰，則越加放肆，造成如今貪官惡吏遍地皆是，的現象。讀最近之南京民生報及北平世界日報，可見官吏貪賄之一斑矣。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嗚呼侵齊。遂伐我，公卜世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驅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癘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搃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邾曠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彰班禦皇父充石。公子穀甥右。司寇牛父驅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絳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彰班。使食其征。謂之彰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邾曠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邾曠由是遂亡。

鄭瞞四兄弟死亡的記載，顯是近於迷信的傳說。狄人之骨酪是否與漢族不同，這確是人種學者應當研究的個問題。當時所謂的狄人，乃是強悍的遊牧民族，牠時常南侵，是農業民族生存的個威脅。

邾大子朱儲。自安於夫鐘。國人弗徇。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秋勝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郟

【傳】十二年。春。邾伯來。邾人立君。大子以夫鐘與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許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

侯焉。卽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甘鳳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怒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郟。書時也。

史駢敗秦師的計謀，一破壞於趙穿，再破壞於晉甲并趙穿，使我們得到很大的教訓。趙穿是晉君之婿，所以有寵，有寵就有所恃，便容易暴露他的弱點（不在軍事，好勇而狂）。輕浮的氣質，嫉妬的心理，更使他妄而自持有理，不顧整個計劃而一意孤行。作戰時有這種將領真是危險之至。總而言之，這都是軍紀不嚴之過！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轅子遯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栒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奮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幣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屨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十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幣者。有如河。乃行。纒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

人。吾設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幣。其處者爲劉氏。

巧用智謀，競爭人才，讀之令人所有警惕！

鄭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

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鄭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利於民不利於自身仍遷。表面上看起來是把民的利害視做大過自己的利害；本質上却是要維護他榨取的對象以便增加剝削。「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這是民之利與孤之利統一起來啊！聰明的封建君主的新覺悟。從前的封建君主表面上還不能不利民，現在執政的人便祇顧自己的利益，對於民衆公然剝削，還不如封建的君主呢。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子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子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

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臚。季又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

。鄭伯拜。公答拜。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部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

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德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這是當時貴族新覺悟的兩個辦法。不過都是爲的自己。此段可與令尹子文毀家紓國難對比着看。現在我國國困民窮到了極點。固然極端需要毀家紓國難的人，退一步講，能有些解私囊救濟窮人的人也好啊！

鄭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儻。將免我乎。爾爲之。

商人施於國，多聚士，我們就知道他有所用心，果然殺舍讓元是虛假的。元深明其用心，故求免。有星孛入於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有星孛入於北斗，周內史又附會到人事，真是荒唐之極，完全是迷信，不合乎科學的宇宙觀。吾人今日對於一般星相家應該從速勸他們覺悟，以免遺禍於人民。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郟。郟辭人曰：齊出纓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駘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周室理訟於晉，是王權低落的表徵。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變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庭戢梨及叔廖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變。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變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公子變求令尹而不得，便鬧起來了。現在也有人在野的時候，要革命要發表主張要羣衆……一切都像煞有介事，其實是利祿熏心，一旦高官厚俸到手了，什麼都沒有了，什麼也不談了。旁人看起來大有「何必當初」之感，不知自己回憶起來是什麼滋味！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盜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高哀以宋昭公爲不義，不肯爲卿，出而待放，有此節操，確爲可貴。現在的人，亦應如此。要追隨一個領袖，不能以自己做的官大小爲進退，要看所追隨的領袖是否有大衆的立場。社會上不乏明白一時的人，但缺少能夠持久他的主張與信念的人，許多人明白一時，不能持久，容易被人誘惑，被錢誘惑，而改變了主張，失掉了節操。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我每見近人書中，有些地方不寫真姓名，而寫「夫已氏」或「阿拉氏」。讀了左傳，我才曉得「夫已氏」就是某甲的意思。前些天同一位浙江的朋友談話，才曉得「阿拉氏」之所指。著書的人所以不明白寫出來的緣故，不外是知其人而不敢寫出他的真名實姓，否則就是不屑於寫。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秋齊人侵我西部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部遂伐曹入其郛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

其敬辱君。請承於亞族。魯人以爲敬。

在封建社會中，爲了保持統治的安定，必保持等級的差別。當時的等級限制極嚴格，不同的等級中間不能有來往，貴賤之分，亦極嚴格。尊貴等級的子孫也被人尊貴，並享有種種優待，貧賤等級的子孫，也受人歧視。直到前清，許多行道，如伶人、理髮匠等的子弟仍不許應試爲官。這是極不合理的現象。現在要把這些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等級思想完全去掉，而代以尊重生產的農工的思想，代以卑視純粹消費的社會寄生蟲的思想。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常阜。魯必取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

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放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非視共仲。聲已不視。帷裳而

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

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

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達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瀕。一人門于辰丘。皆死。

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 having 齊難，是以公不。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路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

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

。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不能瞭解天是什麼，就以爲天是主宰一切的萬能的神。無論遇到什麼事，都不肯自己去努力靠天依命。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惟一的信仰。因此凡是「水」「旱」「疫癘」，都是天災，彷彿人力是決不可挽救的，遇到這種事情發生，政府既束手無策，人民則惟有求天賜福。誰家的孩子生了病，不必去請醫生來診斷，却向「老天爺」去燒兩股香。窮人想發財，商人想成爲富貴，……都得求「天」。人人都靠天吃飯，以爲人力決不能勝天。所以如今國家衰弱到這步田地，內憂外患相繼而來，就有人說這也是「天」不救援的關係。「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們失去了東北四省，數千萬的人民既認人力不可挽回，故可絲毫不加抵抗，或竟謂是天意如此。而一些元老們的高見，是什麼呢？除了念經，吃齋，修白馬寺，討「老天爺」的喜歡以外，還得在北平，杭州二地，開時輪金剛法會，這種愚蠢的舉動，真令人

令人感到他們可憐而又可笑。我們現在如再不破除「依天靠神」的觀念，我們國家，我們民族將無挽救的希望。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齊侯不肯。曰。請俟君聞。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郟丘。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薨姜薨。毀泉臺。

蛇之行動與人事何關，這又屬拜物迷信。現在我國南方民間仍有拜蛇的愚昧行爲，幾千年來依然如此，足見我國社會進步之遲緩。

楚大飢。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郢枝。庸人師羣蠻以叛楚。屢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黃買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淫與百濮。謂我仇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難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旬滋。使廬戢裂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僂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駒。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員自仞。以伐庸。秦人

及焉。秦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武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多。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殺其君仲曰。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而使蕩虺爲司馬。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春秋時君主多如此，要取君位，則求得民心，禮於國人。此舉對國人固然不是沒有好處，但這是他的手段並非他的目的。當時君主對於人民的剝削本是無限制的，所以人民得到一點厚待，也就感到很滿足了。現代中國的官僚對於民衆的剝削，仍帶有封建性，但祇能稍微注意民間的疾苦，老百姓便以「青天」目之了。可是能夠如此的，仍是鳳毛麟角！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部。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欲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許。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

以爲武於楚也。鄧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武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寢。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僇。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聞。無所逃命。晉鞏朝行成於鄧。趙穿。公圉。爲質焉。

書小國之事大國，謂「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而鹿死不能擇音，這是多麼可憐。現在世界上的小國，依附大國，也是這樣可憐。所謂大國那裏有德與不德之分，同是殘暴不仁的帝國主義！

※ ※ ※ ※ ※ ※ ※

看到鄧子家的論事精詳，把什麼事實發生在什麼時間，記得清清楚楚，我們要想有所做爲，要想弄清楚一個問題，則在平素就得處處留神，時時細心。自己確實知道，有了準備用的時候，始能有條理的拿出來。只說空論，沒有事實做佐証，是不能服人的。

秋。周甘歌敗戎于郊。乘其飲酒也。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襄仲如齊。拜殺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儉。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儉必死。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魯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合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鄆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芻之。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妾。而使職駟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歌以扑秩職。職怒。欲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芻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毋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善。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心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幣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襄仲因敬意之私，務謀立宣公。殺惡及視，並殺叔仲。宣公因此立，其權勢焉能不旁落。叔仲之死，堪稱愚齷，知其非君命，何必入而求死。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紕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賦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財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竊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其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戩。檮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阻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撥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渚敖。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匿。傲

很明德。以亂大常。天下之民。謂之梟杙。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紂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匿。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資于四門。流四凶族。濯救。窮奇。梟杙。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資于四門。四門程程。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史克爲給季文子辯護，引經據典的說了一大堆飄渺不實之話，證明季文子將莒僕逐出國境是爲魯出一凶。歷史上的事蹟，尤其是八愷八元等等的傳說多不可靠，而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僕之弑紀公乃得國人之幫助，這些却是事實。由這些事實看來，莒僕未必是一凶，但他弑父君的行爲充爲宗法社會所不許。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率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臧。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辯國人。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七 宣 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秋鄭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使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魯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魯夫人也。

不是公子娶親，就是公主出聘。無非是些勞民傷財毫無意義的事。今日富者訂婚，結婚的禮儀，亦是繁雜不堪，奢侈的程度較當時有過之而無不及。試看一般窮苦的人，整年的辛勞，在重重剝削之下，積下一點血汗錢，預備結婚，結果常被「天災人禍」一掃而光。這種情況恐怕不是富者所能想像得到的罷！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公是由於殺嫡而得立的，所以賄賂諸侯。私有制度確立之後，便有賄賂發生，這種罪惡也祇有到私有制度被廢除之後，始能消滅。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晉甲父于衝。而立晉克。先辛奔齊。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使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栗林。以伐鄭也。楚魯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解揚。晉人乃返。

封建諸侯相互間的關係，就是這樣不固定，各國對外的友善與仇惡，都是以實力、財力為前提。有時交戰，有時和好，國家是私人的，隨便割讓，隨便送禮。不過，在現代似乎是不能再如此了！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僇崇。秦歸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僇崇。秦弗與成。

被人料得到的計謀，儘可以不必施用。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驂諫而不入。故不疑於楚。

奢侈汰侈，小者傷身敗家，大者亡國滅種，極應注意。尤其是為表率的人，更應力持節儉。晉之日敗，晉侯日侈是原因之一。

「驂諫而不入」俗云忠言逆耳，人都是不願意聽規勸，批評，警戒自己的話。此乃由於自專，自持自大。既拒絕接受外人的意見，則以一己意見之為最高尚最合理，有時便錯誤到底。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太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
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太棘。宋師敗績。四
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滅百人。狂狡駱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
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發民以違。宋人以兵車
百乘。文馬百駟。以贈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
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區曰。暱其目。饋其腹。棄甲而復。子思于
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徯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
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宋華元之敗，是由於殺羊飼士，不與其御。及戰時又說今日之事我爲政，所見都太狹了。論者謂羊斟以其私怨敗國殄民是不對。其實這種舉動出於一個不如不識的庸人也是當然的。由此亦可見對於庸人苛責實在容易惹出很大的反感。俗云：「做事必寬，出言必信。」這句話雖不見得對任何事都對，但對此等庸人，則當如是。華元既統率大軍，不能使其部屬敬服，在做戰的時候，不能統一全軍的意志，焉得不敗。爲將帥者不可不注意此點。役人譏華元敗師棄甲，華元說皮多棄甲無害，這是不知羞恥

的話，沒有軍人骨氣的話！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伐鄭。以報大棘之役。楚圍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結益其疾。乃去之。

此時晉兵因驕養已久，不如從前了。楚師進鄭以挑戰，晉不去抵抗，反說自騙自的話。正如日本侵略我四省，不去抵抗，還要說長期抵抗。在這裏抄錄老舍的一首詩，長期抵抗：

『好小子，你敢打？』

我立刻通電罵你祖宗！

並且高喊，長期抵抗！

一定：你的耳朵當然不聾？

你在這邊打，打吧；

我上那邊去出恭。

敢過來不敢，小子？

敢，好，你這小子發了瘋。

你真過來？咱們明天再見，

和瘋狗打架算不了英雄。

我今天不打你，明天不打你，

後天，後天是年節我歇工。

這麼辦吧，過了新年再說，

你不前進，我犯不上改守為攻；

你若前進，自討沒臉，

我決定長期抵抗，一輩子不和你交鋒。

啊！長期抵抗，長期抵抗，

難道伊聽着就無動於中？

一年，二年，你有多少砲彈，

敢老拍拉拍拉向我轟？

假如你自己震破了手，

難道你媽媽就不心疼？

你看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講究未曾開砲先鞠躬，

小子，你也學着點禮貌，

好好的鄰居何必冰火不相容？

況且爲何不向老美老俄先瞪瞪眼，

他們和你正是對手相逢。

沒有偏來找尋我，我又不是

鐵作的腦袋，穿了大窟窿。

再不然，你不是砲彈太多無用處嗎？

何不去打火山，也省得地震咕嗒嗒。

勸你不聽，我也無法，只好

長期抵抗，一直退到雲南或廣東。

到了廣東，你還能再打，你還敢

砲轟香港惹翻你的老同志？

凡事該得就得別過火，

善惡有報，不要逞能！

長期抵抗，慷慨激昂！

聽見沒有來，放在槍砲咱們先喝一盅。」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觸烹餼不執。殺之。宣諸春。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思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疑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辱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葵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鬥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箪食與肉。寘諸囊以與之。既而與爲

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鬻桑之饑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晉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晉靈公厚斂民財以彫牆，熊蹯不熟而殺宰夫，使婦人載春以過朝，真可謂驕侈淫逸到了極點。在封建社會是諸侯貴族吸吃人民的膏血來享樂。現在則是資本家官僚軍閥買辦了。蓋洋樓吃大餐，玩女人，這是許多要人闊人的本分，老百姓的血汗是供他們揮霍的源泉。

※ ※ ※ ※ ※ ※ ※

看到趙盾士季的力諫晉靈公，目的在鞏固社稷，從此可看出公卿士大夫對於封建諸侯的關切，希望他們能有秩序的剝削農奴，以便維持其統治。趙盾弑其君這件事，在歷史上是卿大夫勢力擴張的明顯表徵。我認為這種行為是勇敢的行為，靈公確實該殺，趙盾弑君就是弑民賊，所以他自己也用不着借三假四的來轉灣子。

※ ※ ※ ※ ※ ※ ※

鉅斃不殺宣子而自死，他死的雖然勇敢，但不得不謂是時代的犧牲者。他不殺宣子是應該的，可

惜他不能戰勝忠君的思想，而自己犧牲。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嬖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趙氏欲假公族之官以與卿族，欲使卿族擴大強盛，這又是卿大夫勢力擴張的表徵，也就是自私自利的表徵。今日不打破自私自利，則民族無望，國家無望！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秋亦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闞卒 葬鄭穆公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闢物。貢金九牧。鑄鼎像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意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讀到楚子問鼎一段，使我回憶到過去的一段事實：光緒三十四年，我隨王振基統領在新民府當

營附，王君見我讀古文觀止，就問我讀過左傳沒有，我說已經讀過。他就對於楚子問鼎這一段，叫我解說，我一一詳細解答以後，他深爲嘉獎。他是一個禮賢下士，喜歡讀書的人，所以對於好學的人，都願諄諄教導，我得他的益處可說不淺。我覺得現在國家到了這步田地，人人必須有「好學」「苦讀」的精神，而先輩學問家尤應誘導一般人去向學才對。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這種互相殘殺，是統治者自身的矛盾，完全是爲了爭吃被統治者的血肉！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儻。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妾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悅之。及葉而死。又妾于蘇。生子瑕。子衞彌。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闌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媯。其子孫必蕃。媯，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闌。媯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姐。侯官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闌而卒。

這又是一段毫無價值的牽強附會的傳說。夢天使與己蘭，因而得子，穆公又刈蘭而卒，真是荒唐昏愚，迷信之極。現在我們仍不剷除迷信，則民族之復興無望！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亦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平國以禮不以亂」如今却正是「以亂平亂」越平越亂。國土失陷，民不聊生，又「何治之有」呢！

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

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懼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

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

稱臣。臣之罪也。

子家過於軟弱，受脅迫弑其君，是所謂「仁而不武，無能達也。」一個人如果沒有自信心，沒有堅持自己主張，不為豪強所屈的剛毅精神，則最大限度做個無用的好人，甚至有時還要在被脅迫之下

跟着人做壞事。所以徒仁而不武是沒有用的。

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子良之讓雖有他的理由，但就事論之，如果子良確實賢於襄公，則子良立可使人民多得些好處；如穆氏不宜存，而子良必與偕存，則亦爲不智。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門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蘧賈爲工正。潛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泝。伯棼射王。伏軾及鼓鞀。著於丁寧。又射次轡。以貫笠鞅。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鄧。生鬥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鄧。淫於子之女。生子文焉。鄧夫人使乘諸夢中。虎乳之。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殺。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鬥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乘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就斷定越椒不是好人，焉知這種狀態，不是健康雄偉的表現呢？這完

全是相面的迷信說法，毫不可信。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冬。來。反馬也。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瘞也。周書曰。瘞戎

殷。此類之謂也。

桓子的「使疾其民以盈其貫」的辦法，雖然是個聊以自慰的辦法，但其中却有真理在被壓迫者所受的壓迫與剝削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他們一定要起來推翻剝削者打倒壓迫者剝削者。所以不是爲大眾謀利益的政府，早晚是要被大眾推翻的。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八曰。無德而舍

蒺。鄭人殺之。

以卦論事，是當時統治者觀念的遊戲。易經就是教人忍耐，教人謙讓。如果以當奴隸爲目的，則讀易經最相宜。讀了易經當奴隸，則還以爲自己在天堂。

【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

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

不與謀曰會。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赤狄南侵，晉不備，故取向陰之禾。游牧民族一再南侵，是帶有經濟目的，農業民族往往敵不過强悍的游牧民族，因而被侵害。但是游牧民族侵到物產豐富，氣候溫和的地域，日子久了，其强悍性便被消磨而減退了。甚至被文化較高的農業民族所同化。元朝的蒙古族，清的滿族，都是如此。有人利用這個原則，說日本人，或歐美人如侵入我中國，日子久了，也會把他們同化了。此種說法真是錯誤到極點。資本主義時代之今日，西洋人物質文明進步，科學發達，文化也提高，論生產技能，論思想學術，都是進

步的，而我們現在的一切還拘泥於幾千年前的老套子。如不速謀改進，急起直追，則祇有爲人奴隸，那裏會把人家消滅，把人家同化呢！

鄭及晉中。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子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經】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陽。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死後六日復甦的事，以科學論之爲不可能。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釋。非禮也。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洧。盟吳越而還。

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世界，封建諸侯的互相吞併，此時正在急劇的發展。

晉荀克有盞疾。卻缺爲政。秋。廣荀克。使趙朔佐下軍。

用人須重其能辦事，沒有辦事的能力時，則當使其休退。如果因爲歷史或情面的關係，仍使一個已經喪失辦事能力的人去負責，則必誤事。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芻菲。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城平陽。書時也。

人民服徭役在開明的諸侯統治下，是有定時的，多要避開春耕秋收的時節。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

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賂之。

秋。取根牟。言易也。

言易是不備之證明。此次我看膠東的海防等於零，我想帝國主義明取膠東，也得言易。

滕昭公卒。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

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其洩冶之謂乎。

荒淫之事總是盛行在諸侯公卿這個統治羣中。因為他們有閒暇。洩治因諫而被殺，確實可惜。古時許多剛直的諫臣都如此的死去，為禮教所限他們不能進一步了。

楚子為虜役之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楚伐鄭，國人皆喜，唯子良憂。可見子良確是一個有見識的人。伐人是否能操勝算是另一問題；自己是否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國家，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即如民國十七年，以革命旗幟做號召的所謂革命家們，對外未見有辦法，對內到後來也無異投降舊軍閥。他們較諸舊日當政者尤為腐敗，今日國家這樣危急，他們實不能辭其咎。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公

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

伐鄭 秋天王使王子來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祿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

聘 饑 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備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遠。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高國之逐崔杼而崔奔衛，這是將來起禍端的一個伏筆。

公如齊奔喪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旆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陳靈公之被殺，是對他荒淫的一個重懲！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劉康公來報聘。

師伐邾。取綵。

季文子初聘于齊。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楚子伐鄭。晉士曾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了。
我中國古時慣用此種報仇雪怨的辦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的罪過則以個人負責為原則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公宣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樛。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將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由此段看出小國處境的困難，不依此即須依彼，否則不足言生存。上次世界大戰後的奧大利，還不能算是很小的國家呢，從前依附英法，現在又轉向意大利了。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鄕。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春祭。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糴。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叔孫敖辦事有步驟，有計劃，依預定之計劃去做，才不發生錯誤。無論經營一件什麼事，都該如此做去。

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澗函。衆狄服也。是行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要想事業成功，必須要注意勤謹二字，勤字尤爲重要。先賢先哲說過「勤有功，戲無益」，這實是名言。怎樣做到勤呢？要眼到手到，心到口到，腳到。我們看見外國人終日勤勞，各個人都有工作。不像我國人好吃懶做，專講享福，什麼工作都不做。社會上並看不起「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的勞動者，反羨慕自己不勤勞而豐衣足食的剝削者，寄生蟲！這樣下去，我民族還能立足於世界嗎？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助。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賴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由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處寡人。女獨不處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陳以申叔時之巧妙的喻言得保存不被滅亡。其實應該如何罰陳本沒有一定的標準，祇因爲申叔時的機警，能用幾句話把楚王說服。這是外交上的技術，大值得注意。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七月。冬十有

二月戊寅楚子滅麇。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乃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事上國防上的價值，真值得我們重視，值得我們參考，且足供我們效法！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望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武而衰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能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舊放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摩。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弔與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違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盪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味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鏖王師。還養時晦。着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着昧。以移烈所。可也。麇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琴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二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梁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麇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麇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

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某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郟。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殺。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謹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轎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放郟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蒍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穰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篋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勸則不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徵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戒。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鬪。又何俟。必從蒍子。知季曰。原屏。谷之徒也。趙莊子曰。穰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訓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僕人。敢拜君命之辱。蒍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

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旌麾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戒。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糜與於前。射糜距龜。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棠澤。見六麇。射一鹿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旂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帥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人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旋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旂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旂。趙旂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圍四十乘。從唐侯以爲

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敗而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游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局。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圍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顏。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因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尉武子御卜車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箠。納諸尉子之房。尉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縶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陰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軍至於郟。遂次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疋爾功。其二曰。鋪時稌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徵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叛而伐，服而舍，這可說是春秋時處理國際糾紛的原則。遵守此原則的諸侯便算德刑並立。至於政有經，事不好，這是說統治者的統治方法成功了。對外能德刑兼施，對內能政事並舉，在當時便可以立國。在今日却不是這樣簡單了。至於能用典，不逆禮，分貴賤君子小人，這封建社會的統治論理。

※ ※ ※ ※ ※ ※ ※

取亂侮亡，是兼弱。今日之世界亦係兼弱的世界。帝國主義總要利用殖民地經濟落後國家的內亂和不統一，而進行侵略工作。帝國主義兼弱的方法是先使你多亂，陷於危亡，再行吞併。日本對我用此法。

※ ※ ※ ※ ※ ※ ※

治軍最要緊的就是「紀律」，沒有紀律動作便不能一致。各自行動起來，有帥不從，師不用命，焉能做戰，但是如何能有紀律呢？這完全在於平日的教育與訓練。

※ ※ ※ ※ ※ ※ ※

樂武子的一段話，說得有條有理，他是用理智去分析敵人的實情，來說明不可從鄆的根據。就他所說的内容看來，有的給我們以很好的教訓。即如對國人，「訓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

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晉井而探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與士卒共甘苦，然後始能共生死。王撫勉三軍，就能使『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這種精神作用是可能的。在現在，則除了使士兵對於他們的首領有信仰之外，更須有主義的信仰。爲個人打仗的時代已過去了。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傳】十三年。春。齊師代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謹任。我則死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孔達以死定國。犧牲得值不值另當別論，他這種勇氣實可嘉。至於衛人復室其子，使復其位，也是應給他的報酬。對於爲大家犧牲的人的家屬應加以撫卹。

夏。晉侯伐鄭。爲郟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伐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虛張聲勢的辦法是嚇不住人的，在今日完全講實在的。就拿國防軍備來說，祇說軍隊有若干軍，若干師，並不足使人畏懼，還要看軍隊的質素，軍器的種類，祇說有軍艦若干噸不行，還須看砲的數與砲的口徑。我國人素有誇大說慌的惡習，亟應戒除，切務實際。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畧宋。曰。鄭昭宋貳。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厚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廬。劍及於甕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使過宋不假道，這是對宋挑釁，至少是輕視宋。宋知其必伐彼，故殺其使，亦即抵抗的表現。歐戰時德以武力假道比攻法，比雖自知力薄不足與抗，但是軸仍起而抵抗。雖然其結果仍不能阻德軍，可

是這一抵抗影響歐戰全局至鉅。今日我之對日，屈服則必亡，不屈服，起而拚命抵抗，雖必遭重大的犧牲，則敢信最後之勝利必歸我有。因日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將因我抵抗而暴發，國際情勢亦將因我抵抗而向我有利的方面展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

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這是必然的道理。今日的帝國主義國家，不但侵奪殖民地，還要謀及別個帝國主義；同時因為侵奪殖民地，他們之間就會發生衝突。結果牠們互謀互競，最後祇有暴發戰爭，同歸於盡之一途！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賄賈旅百。朝而獻功。於是賄賈旅百。宋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作宋。君其圖之。公說。

當時小國之免於大國，用聘而獻物，朝而獻功的方法，或可生效於一時，而終猶不免被滅亡。想不到數千年後的今天，還有人主張採用這種怯懦的辦法。土地任人強佔，經濟權益任人侵奪。在什麼「親善」「合作」的美名下來獻物獻功，以求自保。其實這是幻想。臨被宰殺的綿羊的哀號，怎能乞得屠夫的一半點憐惜！要想解脫帝國主義的壓迫，不是乞憐屈服能得到的，要鬥爭要拚殺才有希望！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潁氏以潁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冬螽生。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夫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達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面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君。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解揚出使能盡責。在強權武力之下而不屈服。真是一個有志謀的人。我們如今要達到與列強平等。必須人人犧牲自己。爲公衆服務才行。動輒以「明哲保身」之哲學自衛。實爲無恥。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楚師圍宋九閱月不下。申叔時築室反耕的方法。預備久圍了。宋始慌懼。華元夜入楚師。告以雖易

子而食，析骸以爨，猶不能從城下之盟。這是急智，也是至理。結果楚退兵三十里。今日之塘沽協訂，是由於沒有犧牲決心而締結的。不要國家體面，必然召致亡國滅種之禍。

鄧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爲政而殺之。又傷鄧子之口。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鄧舒有三馬才。不期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馬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若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舊才。而不以茂德。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卿人。而申固其罪。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誰助而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圍梁。辛亥。滅潁。鄧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恃才與衆，亡之道也。」此語有教訓。個人的小聰明和團體中少數的舊才皆不足恃。至於衆則更不足恃。我國號稱四萬萬之衆，何今竟淪爲次殖民地了！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職公。及毛伯衝。卒立召襄。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偽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不論如何，活人比殺人好，至於結草謬，話都是騙後人的，不可信。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徵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黃也。曰。周書所謂庸庸庸庸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賞罰要分明，有功者與有過者不能同等看待，更不能顛倒是非。無論治軍治國這是最要緊的事。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冬。蟄生。饑。幸之也。

此類事體極重大，因關係民生。虫災蝗害不是無法免除的。如早被重視，或已早得解決。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榭火。秋鄭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獻苑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註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犯法的人，就應受法律的制裁，不使倖人過多，始爲國家之幸。我國當前的貪官污吏，所在皆是十之八九，又都受不着法律的制裁，這真是國家的不幸。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鄭伯姬來歸。出也。

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蒸。武子私問其故。王問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醴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甲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於卒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懼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處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怨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武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孟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侮。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國家使者來往之事，是關係極重要的，不能粗心大意，隨便喜笑怒罵。如齊婦笑晉使，很容易惹出

禍端來。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甘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達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范武子能度量力，退避讓賢；而且令其子聽命於郤子，這真是值得佩服的。今日失地四省之人，

仍戀棧不去，觀此寧不羞愧！

冬。公弟叔肝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存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敗鄆子于鄆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綰。以公子驪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邾人敗鄆子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敗。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出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

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增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諸侯不聽王命者已久，當時大夫的勢力又漸漸增強了，亦不聽諸侯之命。有弑其君者，有立幼君而自操大權者。所謂諸侯不但早就脫離了生產過程，實際祇負統治領袖的虛名，而不參加統治的工作。統治的工作完全由大夫去處理了，因此他們漸次掌握統治的實權。現在這些驕奢淫佚的人們，亦早已脫離了生產過程。將來會得到他們應得的教訓。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八 成 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夏成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敗績于茅戎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徵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的話，是大國用以限制小國壓制小國的話。至於「神人弗助」的話，不過是要加重那種限制的力量。大國常有背盟的事，常有欺小國的事，難道那就「祥」就「義」嗎？可見是單方面的道德，沒有價值。

爲齊難故。作丘甲。

作丘甲，是造出新名堂，想出新的花樣，來增加百姓的担負，加重百姓的徭役。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秋。王人來告敗。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虎狼有爪牙，微小的動物也有自衛的工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不能自衛，沒有自衛的準備，那還能生存於世界嗎？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袤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伐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郟人盟于蜀。

【傳】二年。春。齊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異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寧多予之邑。這是當時統制階級用什麼「器」與「名」來欺騙被統治者。

受驅的人也就隨着他們去說。封建社會中最重視尊卑的等級，堅持這個等級制度，以便於統治。所以要用名器來驅人。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即旣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誘也。師從齊師下卒。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師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柴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脫。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步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子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恭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駕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旣定具右。逢丑父與公易

位。將及華泉。睥結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反。隸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國父御佐車。宛養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難以不祥。救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人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拙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闕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鉞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奔。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裊敗。吾子惠徵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隲我必甚。唯子。則

有更高的要求。國佐竟能充分發揮他的外交天才，堅持白家的立場，理直氣壯，一條一條的把普的要求完全駁回。真是令人驚服這位外交家的才幹勇氣與智謀！尤其是最後『收合餘燼背城借一』的表示，一方面固然是對普的恐嚇，一方面看出，就是戰敗國的外交讓步，也有一定的限度。敵國要求過奢，超越了能讓步的限度，那只有背城借一，不計存亡。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因此我想起日俄戰後在樸資茅斯開會，俄國代表魏特，其多智與勇敢，較國佐則或有過之。原日俄戰爭，俄國戰敗是事實。兩國接受美國調停在美樸資茅斯開會。日代表是小村，俄全權是魏特。會議中有所爭執，俄皇親手給魏特的訓令是『不割守土，不賠一盧布，朕對此堅持到底。』到會議成功的前一日，爲爭執庫頁島酬金問題，俄皇又諭魏特謂：『朕寧願繼續戰爭，不再待日方之讓步。』措詞可謂嚴厲已極。最後日本只有讓步，而締此戰敗國精神上勝利的樸資茅斯條約。魏特根本就不承認俄是戰敗國，他真做到不割土不賠款。誰說弱國無外交？戰敗國都有外交！俗云事在人爲。回視我國百年來之所以淪爲次殖民地者，固然是諸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結果；但不懂外交，不講外交，以致縮成種種喪權辱國的協訂條約，實更加速帝國主義殖民地化我國的進程。就最近的塘沽協訂而論，主持的人要負多大的責任呀！看看國佐與魏特，他們不愧死塘沽協訂，已超越了喪權辱國，而是一紙賣國。

條約呵！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梓有四阿。棺有棺棺。君子謂華元，樂果，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歷代帝王無一不厚葬都是用的老百姓的血汗！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婦人哭於門內。遂亦如之。遂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楨。殺御叔。執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郟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來。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戎。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郟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鮑從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稱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郟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竹將可。

乎。若無心於官。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統治階級因有閒暇，有優越的經濟權利，故多聲色之好。現在的資產者也以玩弄女人爲生活。在從前女人是私有財產，在今日女人大部分變成了商品。女人要想真正恢復「人」的地位，必先改革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刀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謙讓是美德。但是當仁則不讓，謙讓得不得體度，則流爲虛假。謙讓之中就含有爭的意義，讓有時就是爭的另一種表現。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饒。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有背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緘維。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講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以齊國之大夫。

。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長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謂矣。

封建諸侯要從事於戰爭，則惠卹其民而善用之。因爲用得着他們爲他出力了。調查戶口，解放債奴，撫卹孤鰥，救濟貧乏，寬赦罪犯……這都是爲了增厚兵力。暫時放鬆剝削，以使彼等去戰爭。事情本身雖無可非議，但其作用我們須明瞭。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樂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者所謂商兆民。周十人同者。衆也。

在從前是利用「衆」當工具來對外。現在的世界，「勞苦大眾」該是主人了，他們要自動的發揮他們的力量，謀求他們的幸福。要想利用大眾的，違反大眾利益的，都是大眾的敵人！

晉侯使欒黶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滲喪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侮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觀厥。禁淫厲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賢來。未有聘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寡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史。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

降於卿禮一等。王以粟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辭。

現在要用「有功」「勞苦功高」的字樣須謹慎小心。自家殺自家。沒有功勞之可言。爲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是革命者的本分。爲此目標而奮鬥是應該的。有些勞績也不能居功自傲！

【經】三年春王正月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三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吳。三日癸丑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零。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于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假帥師禦之。使東鄰遺諸鄭。敗諸丘輿。臯戍如楚獻捷。

伏兵之計，乃戰爭時所必要者。可惜如今一般所謂軍事家，對於戰術都未深加研究，只是用「袖筒內袖捧錘」直出直入的辦法。歷年內戰皆如是，如何對外交戰呢！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運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遂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殺。對曰。以君之靈。鼎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

。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遠。比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知罃是個被俘之人。看他對楚王一段話。有道理。有胆量。不屈不撓。不阿不附。『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的話說得更爲銳利。尤其可欽佩的是。他表示兩國再如有事。仍當竭力致死以戰。有識有胆。誠爲難得。一人之言。代表國格。關係至大。外交代表的言語行動。都是代表國家。現在我國外交界除一二傑出人才。多爲當買辦。當翻譯者出身。那裏懂政治。懂外交！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討赤狄之餘蒍。廬咎如潰。上失民也。

因失民而潰。這是當然的事。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任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騫。趙旃。皆爲卿。賞鑿之功也。

有功必賞。有過必罰。是乃立國治軍之道。（見前）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吉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荀克魯莽直率，韓厥則機警乖巧，個性不同，本不易分長短，惟在表露得宜。

荀彘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彘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郟 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卬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遷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話，是狹隘民族意識的表現，也就是後來民族意識的發端。現在世界上民族間的不平等，民族間的仇恨，推其根源，並非是種族不同的關係，乃由資本主義發達，帝國主義出現所促成。所以我們不能拏種族的異同，來斷定敵友，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話。所以我們反對帝

國主義，並不權統的排斥外國人。不但如此，我們還要更進一步，剷除民族平等的障礙，而實現人類大同。

冬。十一月。鄭公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諶焉。臯戊攝鄭子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及知二國之成。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相信神鬼的迷信，本屬荒唐無稽，可是印在一般無智識的人們的腦中極深，至今未能打破什麼「天堂」、「地獄」完全是增會之詞。一個人死了，又有什麼靈魂。南北朝時有一個范縝，做了一篇神滅論，中間有幾句說得最好：「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

利……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這種譬喻，可以說極爲中肯。可是范縝的神滅論却因之惹起許多人的反對與攻擊，始終沒有人去注意他。其實比范縝更早的王充早已就說過了；他說「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這更是極合乎如今科學家的解說。現在科學倡明，神鬼的迷信更可以不攻自破了，而我國文化程度既低，教育又未能普及，農村中差不多個個爲迷信所束縛，而城市中之所謂受過高等教育之智識分子，猶執迷不悟，真是可憐！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誣諸殺。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入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

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躒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

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古人不懂科學，總把自然界的重大變化與人事聯繫起來，如山崩川竭，多認爲是凶險的徵兆，帝王諸侯便因此而恐懼，而降服乘綬……當時實是沒懲罰他們的力量，他們所恐懼的是神的意志，超

越他們控制範圍之外的現象。這種迷信，倒也有限制他們殘暴的作用哩！

許靈公懇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取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公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精神不集中，忽東忽西，不是好現象。由於這種病象可推斷他「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季文子以寧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自家能抵抗敵人則有可誇，依賴旁人而得救，即使能得救，於自有何光彩！取郟。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城。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

設備。若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俸。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陸。於是乎有沈溺重墮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潏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豎。國之寶也。國儲。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一個國家的自然條件太好了，人民生活容易，改良生產方法的要求不急迫，經濟發達當然要遲緩。但是自然條件太壞了，則民生的基礎薄弱，經濟建設勢必困難。世界上的民族國家，很多因自然環境不好而努力奮發圖強的，我們中國却因爲物產豐富氣候溫暖，而不知努力，而不知自強。使那些自然寶藏非特不能惠利民族，反誘引來外人的侵畧，我們不應依賴環境，要改造環境，利用環境。

六月。鄭悼公卒。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狄。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由於地方不合適，所以遷都以安國本，這本是合理的事。可是民國十七年的遷都南京，實令人不解。當時說北平的舊勢力太大，然而現在南京也夠腐化的了，這是因爲舊日在北平活動的官僚政客，

早已集聚在南京了。而南京又在各帝國主義炮艦監視之下，只要牠們一發動，全國政治中心就感受威脅。「一二八」事件發生以後，南京遭大炮轟的事，大概是誰都不會輕易忘却的。在南京建都，猶如在各帝國主義者的胯下過活。推測他們願意在南京建都的心理，不外是因爲南京離上海很近，每星期六到上海租界裏去花天酒地的享樂比較方便。假如遷都到洛陽，長安等安全的地方，他們怎能任意的作樂，視國事如兒戲的人，執掌國家大政，國家必斷送在他們手中。此外我們不能忽畧的是，南京受上海金融勢力的直接支配！

晉樂書教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陰。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己。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以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應從多數與應從少數的問題，我們不能看得太機械了。世界上先知先覺往往是少數人，換言之，站在時代前邊的是少數人。即如發動革命的，領導革命的是少數人。但是所謂覺悟份子的覺悟，就是能認清時代，把握住大眾的要求。雖然是少數人的意見，可是牠背後是有大眾的擁護，是爲大眾設想。

的，是大眾的眞要求集中在少數先進的身上，而表現出來的。所以我們應當尊重的，是自我大眾立場出發的少數先知先覺的意見；我們要反對的是拋棄大眾立場，只爲個人着想的謬見與偏見。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鼠食郊牛角改卜牛暨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吳伐邾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析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知懼如是，斯不亡矣。」現我國政府與民衆皆應知戒懼，不聽驕盈大意，始有不亡國的希望。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弱小的國家無日不在風雨飄搖之中，即由於此。

楚圍宋之役。師遠。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坐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淡。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坐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游。及滯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

晉道二子嘗。曰。爾以說惡貪黷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寬其子孤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鄆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吳之能盡取屬楚的蠻夷之地，是因爲有準備，能競進不懈，故卒有所成。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 歸之于齊 晉樂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夏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僖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鄆 衛人來媵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汝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窮主。窮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前。行父微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朝三暮四，翻來覆去，無論做何事，必得失敗。晉國此時已經是這樣了。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從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子許東門。大獲焉。

許因怠所以被襲，今日我國處處無備，如足下之蟻，朝不保夕。執政者如不知這種道理，就是誤國；如果知而不備就是賣國。

聲伯如莒。逆也。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蔣來納幣。禮也。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宜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韓厥敢說話，說的也合理。歷年來爲革命而戰死的文武同志的家屬與殘廢的軍人，流爲乞丐都無人過問。一般新興的貴族門却盡量的享受。但是他們能享受得長久嗎？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爲。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自己沒有守備的打算，有人說給他聽還不相信，焉得不亡。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綏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權。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士燮是個不受賄的。一個人要有信仰，信仰對否尚屬另一問題，至少應做到不為金錢犧牲信仰。可是現在的人見了金錢就犧牲一切，可怕！

衛人來媵其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

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從前隨便以女子作為禮物，現在是拿女子作為商品。如欲實現男女平等，女子必須有自覺，努力養成自己的能力，獨立起來，方不至在男子壓迫之下作奴隸或在男子掌握之中做玩物。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權。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勸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

吳。吳人不幸。

說得好聽，不能行也是無用。今日之執政者說得極好聽，但是空言不行，甚至言行相背。有人說：現政府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又說無論制定多少的法案，但不能執行，且遭破壞。要知道，被欺騙的人，不能永久被欺騙呀。

二月。伯姬歸于宋。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秘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最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來媵。禮也。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鑿書伐鄭。鄭人使伯獨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殺使者何用，晉人不應殺鄭使。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

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敬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盡歸之。使合晉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從晉侯問楚囚這件事看來，他是個細心的人。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如是則事雖大必濟。這幾句話在今日看來，仍有其價值。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秦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楚克莒三都，因其無備。莒恃陋而不備，我國今日亦頗類此。中國是個被侵略的國家，帝國主義的軍隊隨時有內犯的可能，而我們的港口，關隘，邊境的設防，雖有不平等條約的限制，然亦應盡力而爲。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伐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

人來賂。丙午，晉侯猶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繼茂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來來往往，各懷鬼胎，無一爲百姓，爲人民。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結。夏四月，鄭人殺結。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

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

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楡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賄賂與貪污是分不開的。要免除賄賂必殺盡貪污。現在的民衆是受層層剝削，越窮苦的人，他受的搜刮最重。同時越大的官吏，也就越貪污。一紙的命令不能澄清吏治，民衆的力量始能剷除貪污。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

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如何。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

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冑之上。冑之下。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冑

之上。冑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

。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

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闕。遂以爲殤。

氣衰神亂，精神恍惚，則見神見鬼。平日迷信的人，已往如做過壞事，則此時怕神鬼予以處罰。始終不做壞事，理直氣壯的人，便也見不着鬼神了。巫是該殺的。現在利用一般人迷信以鬼神騙錢欺人的巫，仍是很多，這種人應該剷除淨盡。從另一方面看，如果教育普及了，科學發達了，迷信的人沒有了，所謂巫當然也就消聲匿蹟了。至於病居盲膏之說，人體解剖學發達了，也不攻自破。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莠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齊諱之也。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鞮來聘。己丑及卻鞮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卻鞮來聘。且涖盟。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媼。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突。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卻鞮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獲豈不失儀。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適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位僮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從這個曲折複雜的故事看來，第一是挈女人當東西財物，不當人。第二所謂婚姻制度，男女關係，

在當時還不十分確定。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泄盟也。

周公楚惡惠襄之信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爭權奪利，得到手便歡喜，得不到手便惱怒！現在的新興官僚，莫不如是！

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晉郤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

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欒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

。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伐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史佚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缺盟秦伯于河

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秦晉之盟，毫無信義之可言。盟了又背，盟有何益。今意大利加入協約國集團即類此。國際關係之

轉變，完全以利害爲根據。不然法國與蘇聯結締不侵條約的事，就不能解釋了。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

好惡同之。同恤舊危。備救凶患。若有晉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數往來。道路無滯。謀其不協。

。而討不庭。有淦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瑄澤。成故也。

秦晉背了又盟，說得很好聽。從前俄皇尼古拉第二提倡的海牙和平會議，一八九九年開幕。當時各國看到武裝和平的局面太緊張了，似乎需要真和平，其實各懷鬼胎，那裏會有真和平！

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不設備而侵人，焉得不敗。

晉郤至如楚聘。且洩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賜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道。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洩盟。十二月。晉侯及侯公子罷盟于赤棘。

郤至失態。出使外國。辦外交的事。不是隨便任何人都能勝任的。必須要有學識。有經驗。明白國際

情形的人去充任。言語要有分寸，行動須有秩序，方能不出醜態，貽笑於人。近年我國的外交人才，雖然在禮貌上說得過去了，但仍非革命的外交家，而多為奴隸式的媚外家，親外家。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歸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晉侯使宋公衡、鄭伯、曹伯、

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歸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鬪，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身命也。不亡何為？」

一個人生存在社會上，要有立身的基礎，此基礎之標準，因時代之不同而各異。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也得有牠存在的基礎。要看一個政府的基礎在那裏，從牠的言論與行為，就表現出來了，看牠是給少數買辦軍閥官僚做工具，還是給農工大眾謀福利。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賂，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賂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脈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牲。戎有受脈。神之大師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從這兩句話即可證明，所謂禮是封建社會中維持政治秩序與身分關係的

法則。要統治者致敬養神，要被統治者敦篤守業，盡力勞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道理，現在已不能存在。在理想的社會中，勞心勞力二者，將統一起來。就沒有治者與被治者的區分了。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脣。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陽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遂志于我。穆襄即世。康暨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涇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幾我乎。君亦不惠釋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鄙。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黷亂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晉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晉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晉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

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殺惡其無成德。是用宜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睚眦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徵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合孤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佐之。趙盾。將新軍。卻至佐之。卻穀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遂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晉使呂相的這一大篇言詞，無非是說，晉對秦是如何的好，而秦對晉是如何的壞。盡量的拏出過去的事實來證明。完全是從單方面立論，發揮絕秦的理由，是詭辯的說話，沒有價值。這種人，無以名之，名之曰「硬贓官」。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許。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駘孫叔孫知。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衛夏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嬀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縠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晉成叔。甯惠子相。晉成叔傲。甯子曰。晉成叔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傲慢是失敗的根源，這個道理吾人應堅信不疑。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鄭子罕因伐人而敗，乃輕敵之故。「知彼知己」，始能對付敵人。吾人欲國雪恥，收復失地，就不能輕易忽畧此點。

九月。僑如以夫人嬀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嬀之子衎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觀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登懼。孫文子至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衝。盡衷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見太子不哀，以爲天禍衛國，實是過慮。骨子裏還是君位的爭奪。爲了爭奪君位還多演成互相殘殺的現象。這些宮庭的事，與人民的福利無關。今日統治者對於政權的爭奪，雖然都拏民衆利益做幌子。等到政權到手之後，誰也不再提民衆了。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

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顛邾人會吳于鍾離 許遷于葉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爲了信仰，始有行動，始有完成信仰的行動。但是，無論如何不能使行動違反了原來的目的，中途犧牲了信仰，改變了節操。子臧嚴守當時的節操，辭立而奔宋是對的。現在一些假革命者，祇要有官可做，有錢可賺，誰也不談主義與信仰了！

夏。六月。宋共公卒。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

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佷鄭。及暴陸。遂侵衝。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黶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這些話是當時聰明的統治者常說的。他們不想用武力攻打敵國等敵國的被統治者不堪剝削起而反抗的時候，或敵國的統治者要戰爭，而被統治者拒絕服兵役的時候，則敵國的統治自然要動搖，甚至不能維持了。但是我們在今日不能靜候敵國內部矛盾的爆發，對於牠的來侵不抵抗，却要起而抵抗以促進牠國內矛盾的爆發。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謂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成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之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雝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植矣。豈丘而望之。則馳。聘而從之。則決雝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華元奔走於楚晉之間，雖說爲了弭兵，可是他的目的仍想在國內掌握大權。

晉三卻害伯宗。繼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犇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繼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伯宗的妻說：「盜憎主人，民惡其上。」這是說農工之憎恨族，恰似盜賊憎恨事主。被統治者不是甘心俯首於壓迫剝削之下的。壓迫剝削使他們滋長忿恨憎惡之情。把忿恨憎惡之情發洩出來，便是反抗。又說：「子好直言，必及于難。」直言容易搔到人的癢處，把人的醜惡揭露出來，自然招怨招忌。但是大家都不直言了，結果豈不成了個虛假陰謀的世界！今天我國，被掌權者施用利誘威迫，因之人皆不敢言不直言，所以已成了個虛假的世界。

十一月。會吳于鍾。始通吳也。

許靈公畏備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

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魏

人于沙隨。不見公。公于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鄭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

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管卻孺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剽公子偃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驪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須樂懼。敗諸洧陵。退舍于夫渠。不敵。鄭人逐之。敗諸洧陵。

獲將鉏樂權。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爲于鳴雁。爲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違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鍼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卻鍼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須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闕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蒙巨賴。雖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郟之師。荀伯不復從。若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事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廕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箄。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黶曰。

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開。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楚軍而不陳。陳不遠晦。在陳而器。合而加器。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微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露。且處上矣。曰。將塞井夷窺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祿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逐於淖。步毅御管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荷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戴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佞官。冒也。失官。慢也。雖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振公以出於淖。癸巳。潘炅之黨。與養由基踰甲而射之。微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焉。呂錡步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輒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失。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諷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容。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辜君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涸羅曰。速從之。其御展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略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

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濮。乃內旌於殺中。唐高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宜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田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糧。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喪。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辨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辨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磨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暨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殺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幸實。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泣。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壘。公出于壘。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假。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壘。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于壘。以待勝者。郤犇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子于侯。晉侯不見公。

詩云：「立我烝民，並匪爾極。」申叔時又說：「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這話給我們以極大的教訓。不客氣的說，現在我國政府已經是內棄其民，外絕其好了。國家的危險固在帝國主義者的侵畧，然能夠抵抗侵畧，打倒敵人，則國家當然有救，民族復興當然有望。但是怎樣去反抗帝國主義呢？僅僅依靠現在募兵制度下的政府軍隊是不行的。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畧和壓迫，是聯合的行動。我們不在國外找朋友，單憑自己去奮鬥，是不易收效的。要知道反帝的最大力量是民衆。反帝的好朋友是蘇聯。因為感受到帝國主義侵畧的痛苦最深的，是一般勞苦的民衆，他們爲了生存不能不死拚，不能不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孫先生說過，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現在祇有蘇聯，我們不能自絕這個惟一的好友。現在常聽執政掌權的人說，我國民衆太不爭氣，民氣太消沈了。其實他們應當反躬自問，所謂民衆核心的黨民衆中優秀份子的黨員，是不是爭氣，是不是露臉。現在黨部的衙門化，黨員的官僚化，不但此也，他們非特不喚起民衆，領導民衆，反壓迫民衆，欺騙民衆。到底是誰不爭氣呢？利用統治者的優越地位，來制止民衆起來。要知道，革命的醞釀在暗中不停的發展着。民衆早晚有爭氣的時候，偉大的力量爆發了，想利用民氣坐享其成的還打算存在嗎？我明白了，爲什麼不許民衆起來，民衆真起來，便沒有壓迫民

想起來，民國三年時，有許多人亟力奉承袁世凱，說他把中國「請他非做大皇帝不可。所謂「六君子」這樣主張，洋顧問古德諾也這樣主張結果來毀他的也是這班人。現在有些人拚命的狂呼擁護惟一的領袖，這是因為如此做便可升官發財。我希望有獨裁癖的人，要澈底覺悟。今日極力恭維他的人，就是日後危害他毀害他的人。我想，逗留在資本主義的世界，就沒有一個國家能「內外無憂」。內有階級的對立，外有帝國主義相互的矛盾，與赤白的鬥爭，那裏去找「內外無憂」呢？勉強的說，蘇聯在第一五年計劃成功之後，可算漸入內外無憂的境地。現在內憂是沒有了，外憂牠是不怕的。其餘任何國家沒有不兼有內外之憂的。這個道理很簡單，諸君可以想一想。

再說，「外寧必有內憂。」對外無事了，國內的矛盾就容易爆發起來，反之，在對外多事的時候，國內的矛盾便不易爆發。范文子之欲「釋楚以爲外懼」就是不願與楚國打仗，留個外敵的威脅在那裏，以寧內。這種辦法，到現在還被常用。希特拉爲什麼主張軍備平等合併匈奧……這些對外強硬的政策呢？這完全是想利用對外以緩和國內的矛盾。總是把對外關係弄得很緊張，造成一觸即發的形勢，使全國在不安之中以穩定他的政權。緊張雖屬緊張，但並不立刻爆發戰爭，許多民族意識濃厚的德意志人，由於希特拉的宣傳，天天預備同法國一拚，不知不覺也就暫時把自己的飢寒拋在腦

小處越該注意。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入曰。若之何。憂納未引。而又計我穿君。以忘曹國社稷之鉅公子。是大浪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行。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道于晉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是忠於國事的表現。這種人實在值得欽佩。今日國難日急，當政者非但不能「減衣縮食」，「臥薪嘗膽」，以圖挽救危亡；反而紙醉金迷的在弦歌聲中享樂，未知是何居心。

諸侯選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選于頓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軍隊的動作，要有一定的目標，一定的計劃，不能忽東忽西。宋齊衛皆失軍，是將官與士兵分離了，這是多麼荒唐而危險的事。現在我國軍隊做戰時，容易犯兩個毛病，一個是指揮官不親自在前方指揮，一個是各部隊容易斷了聯絡。推其原因，則在平素缺乏訓練。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子臧爲曹所重，所以晉侯要子臧反始放曹伯歸。爲人所看重是極重要的，這在平日的言行慎重，

更須有智識有學問。一個人讓人家看重還算小，一個民族被別個民族看重更重要，現在外國對於我國一二傑出的人才，也很看得起，但是對於我們整個民族便鄙視到萬分，認為我們是半開化的民族。當前的急務，是要用全力恢復我民族在國際間的平等地位。換言之，就是要設法使別個民族把我們看重。要想如此，則惟有拚殺鬥爭，求媚乞憐，投降，則祇有使人家更鄙視我們，輕視我們！

宣伯使告郟蠻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軍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逐。待于郟。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郟蠻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儻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郟蠻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廢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聞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儻如而盟之。儻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郟蠻盟于扈。歸剽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信讒廢而棄忠良」的事，是古今皆然。因為忠良的人是不計自身利害，為公眾服務的不苟且不敷衍，以赤誠的態度去做事，口爽心直，遇事開誠相見，不知隱諱，所以這種人往往遭忌，而讒惡之人

却最喜圖小利，不務正業。以諂媚阿諛其上，鄙視其下爲能事。專言人之喜聞者，不言人之所惡。這種人反在社會上站得住腳，受一般人的歡迎。忠良的人却常被視爲傻子，而受人排斥。完全是由於這個社會的惡劣。

齊登孟子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閒。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于邾。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這個道理在前面我已講過，茲不贅述。郤至自己誇功，足表示他沒有學問，沒有涵養。明以招怨，便是招殺招亂。有時不自知不自覺，便已經招怨了，焉能不在細微處小心謹慎。現在不之明以招怨的人，政府也明以招怨，「其可乎？」「其不可耶？」將來有事實教訓他們。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息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嬰齊卒于緹。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殺其大夫郤。

錡郤驪郤至 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驪侵晉盧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萬氏。夏。五月。大子貜頑。侯驪。

爲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戊鄭。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臺至于曲洧。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范文子認爲大難將要臨頭，便自求速死，以求勿及於難。這仍是來自獨善其身的哲學。求自己免於難，於大眾有何補益？現在我們要有更進一步的思想。今日我國大難已臨頭了，畏死偷生者固不足論，悲憤自殺者亦不足取。現在我們人人要有必死的決心。不怕犧牲，不怕流血，要捨棄個人的生命，以延長民族的生命。非但不應自求速死，而是要與敵人拚殺而死啊！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誦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廬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靈公不詳察事實，而輕易別鮑牽，遂高無咎，可謂昏昧已亟！聲孟子恐怕鮑高揭出她的醜事，便設計陷害他們，做壞事的人慣用這種毒辣的手段。仲尼的話，是老奸巨滑的話。人人存此心，則牲犧一己的事，便沒有人去幹了。我們作事，不問成敗，但問應作不應作。應當作的事，雖赴湯蹈火，亦有不辭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附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附會以夢，不足信。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廬師。殺慶克以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十二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鄭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歸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犛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旣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荏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車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備。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矯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晉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魘助之。抽戈結社。而僞訟者。三卻將謀於樹。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晉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備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竄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晉童爲卿。公遊子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句。士句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子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晉厲公欲盡去其羣大夫，而立其左右。現在的人，一日得了權位，便把左右用人，護兵馬弁之流，都「提拔」起來，使他們担任他們不能勝任的職務。所以這樣做，因爲他們都是素日唯命是聽的人，結果祇有壞事。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鄒。圍盬。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棄師。襲舒庸。滅之。

舒庸有所恃而不備，致被滅亡，是理所當然的。現在太平洋風雲日緊的當兒，我國無所恃而又不

備，前途真是危險啊！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晉童。民不與郤氏。晉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殺其大夫。

晉童導君爲亂的結果是被殺。有的人作大惡倡大亂，是因爲自己昏聩，受羣小的包圍，遇事則聽從左左的話，結果害了自己，害了大眾。有所謂革命領袖者，當初立志也許是純潔的，但是跟他奔走的一班人，追隨他左右的一班人，都是些利祿薰心，以升官發財爲目的的小子們。日子久了，如果脫離不開這個旋渦，必然要拋棄革命的立場找官做，混飯吃了。害了民衆又害了自己。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齊殺其大夫管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何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鄭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勤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崔杼同盟于盧打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子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

蒨。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適于潁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

有兄而無慈。不能辦菽麥。故不可立。

周子被迎於晉，見了諸大夫便說，「用我今日，否亦今日。」這是表示他幹也可以，不幹也可以。他之來既是被迎而來，他想你們就要恭而從我。說出來是理直氣壯。反之，如果他是自動要來，而勾結諸

大夫殺了厲公的，便不會說這套強硬的話了。

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誨。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齊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爲爭權奪利亂殺一陣，沒有什麼道理可講。大夫弑君，君又殺大夫，春秋這個烏煙瘴氣的時代。到處都是這種醜惡的事，那有什麼奮道德呀！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鯨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顛。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廩。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澠洵爲大傅。使荀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隨士舊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賁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僕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緡假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驍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晉悼公是個聰明的封建諸侯，卽位的時候便發佈些德政，以復興霸業。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惡，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這都是封建社會中很進步的統治政策。在此種政策下的白

姓，雖然不能變更他們被剝削的地位，但是已經感到相當的滿足得到相當的好處。所以民無謗言。現在不是封建時代了，現在的政府是號稱國民政府了，當然不能用封建社會的統治政策。換言之，即不需要像大皇帝，君主，諸侯那樣賜給人民恩惠。一切經濟設施，政治行爲，都應當以大多數民衆的利益爲依歸。但是實際上是怎麼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官僚與買辦勾結起來，軍閥與地主打成一片，他們對於民衆的剝削，是封建性的與資本性的並駕齊驅。使今日民衆的負擔和所受的痛苦，較封建時代或有過之無不及，所以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搖厲，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反成了現在一般民衆對政府的最大希望，最高要求了！這是我民族「落後」的恥辱，自己落後始敵不住外侮的來侵，始淪到快要滅亡的境地。急起直追的真途徑，不是向外求援，不是向政府乞憐，是我們民衆自己起來，創造自己的國家，創造新的世界！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宋。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稽誠。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譽。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

竊。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竊而携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杞伯以其女嫁晉悼公，完全是因爲佩服悼公之爲人，不像一般擇婿祇爲圖利。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鄭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

巳丑。公薨于路癢。言道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勸之。成霸安疆。

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欲求得人，必先勸之。」意即要想人幫助我，我必先幫助人。見人在危難中，應當設法解救，這是個人在羣生活中應盡的責任，在行者固不必望報。國與國之間，亦應如此。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歲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廬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九 襄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息來聘。

【傳】元年。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賈諸郟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滸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大丘。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臨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伐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巳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

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伐宋。楚令也。

鄭師侵宋受楚的命令。楚是大國，可以支配小國。即如晉也是個大國，有許多小國也受晉的指揮。現在的世界，分成幾個大集團，每個集團有個大國做領袖，來支配牠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國家。日本就是要在亞洲稱霸，企圖形成東亞集團，把我國完全置諸他的翼下。目前正在緊要的關頭，我們甘心屈服呢？還是求獨立自主呢？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紫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萊人賂夙沙衛，以馬牛各百匹，齊師即還。第一從此可認識賄的効力，其次亦可看出當時的經濟情況。

夏。齊姜薨。初。穉姜使擇美楨。以自爲椁。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姜姑者也。婦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鄭成公疾。子驪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晉。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驪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驪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諸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鄙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茲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賄。以備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賄，結果被殺，這是貪賄的下場。現在文官刮地皮，武官扣軍餉，賄路公行，貪污無諱。因貪因賄而得的大量資產，如何去消耗呢？就是住在租界上吃喝玩樂，結果等於慢性自殺。有的便被窮人綁票勒索，甚至因此喪命。再不然便遺害子孫。這都是錢多的「好」處。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柘。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伐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旣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卞。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縱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迪心。

疾而卒。

楚子重伐吳，所獲不如所亡，即得不償失。侵畧別國有時得不償失，此是一例。現代帝國主義之侵畧弱小，和牠們自己相互間的鬥爭，雖然有的快意於一時，而結果仍是得不償失。上次世界大戰，參戰各國除了傷亡過重，人口頓減，財富耗損，經濟破產之外，究有什麼收穫呢？

※ ※ ※ ※ ※

吳善用兵，要而擊之，就是用埋伏截擊敵人。

公如晉。始朝也。

註上說：「公即位而朝伯國，時公年六歲。」其時各國都是貴族當政，君主不啻是一個傀儡。所以君主的選擇不是依周室封建制度下的立長立嫡了。貴族可以隨意選擇一個年幼或無能的人來做君主，才御駕得住。

夏。盟于長樞。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敵邑介在東

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

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郟外。

晉侯感覺到晉的孤立，使士匄赴齊乞盟。一個人在社會上不能無友，一個國家更不能沒有真能親善的友邦。我國現在是孤立的呀！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辛吉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鄭午爲中軍尉。辛吉亦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這些話很有道理。俗云：「物以類聚，」思想相同，環境相仿，習性相近的人，容易有交往，相親善。所以好讀書的人，多有勤學的朋友；好玩耍的人，多有些吃喝玩樂的朋友。性情耿直的人，見了好滑的人當然不親近他。屬性陰險的人，見了坦白誠懇的人，也就不會談到一起。因此要觀察一個人，除了注意他本身的言語行動外，還要注意他的朋友是那類的人。祁奚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總以能勝任其職爲依歸。現在是非親不用。像祁奚這樣的人太多了。關於用人，我主張由私人的荐舉，改爲由團體荐舉，或實行真正的普遍的考試制度。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這時晉楚是大國。吳國是新興的強國，從前牠還不是和其他小國一樣，追隨於諸大國之後。可是

不到幾年，就一躍而爲強國。可見弱小國家決非永無翻身之機會，全看他自己能否振奮起來。如能修明內政，與敵國打一勝仗，國際地位頓時提高。這是一層絕壁，如能爬上去以後，就走入坦途了。今日我國如欲與列強平等，必須自己從速覺悟起來，努力圖強不可。

楚子辛爲令尹。倭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倚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祖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詞。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跳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魴爲僕奄。

揚干之所以亂行於曲梁，是因爲彼有恃。現在一些軍閥官僚的子弟，大都恃錢恃勢，去胡作非爲。以爲他有個好爸爸做靠山，他便可以目無法紀的亂來，旁人也就不敢干涉他，違背他，甚至還要諂媚他，迎奉他，這純屬封建性的遺留。再說魏絳，雖在當時社會，而能不畏權勢，以刑佐民，可算得一個勇敢的人物。他向晉侯請罪，晉侯能聽羊舌赤的話，不但不殺他，反說：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

教訓……一段話，也可謂一位開明君主。我看現在的人，敢揚言親貴之惡者就不多見，屬員知道上司的子弟做了壞事，反多設法替他掩飾。自己子弟胡做匪爲，能自己認錯的人，也不多吧！總之，這還是以私害公，爲了自己的利益，寧願倒是非，爲了情面，寧抹殺事實。事情雖小，也是不進步的表現。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

定嬀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邦。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他捨其大而重者拜其細，到了可以接受的，他始接受，他明白自己所處的地

位，和他來晉的使命。做外交使者的人，不能輕忽這兩點：接受過優的待遇，或格外的待遇，與輕忽自己的使命，這都是容易辱命的。穆叔能如此者，是因為他有智識。

秋。定妃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難受其咎。初。季孫爲巳樹六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楨。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敵邑。敵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孟憲子這一段話，既動聽，又有見解，沒有高深學識的人是說不出來的。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曰魏壯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搆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兪罔。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享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忘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讎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炷。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

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戎。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主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佚于夏家。虞箴如是。可不懼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勳。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晉侯伐無終山戎，魏莊子說了一篇有條有理的話，來指陳不可的理由，並舉出許多事實做證據。他論有窮國之亡，是由於失人。失人就是失掉了人民的擁護。雖在封建社會，諸侯如果毫不注意人民的疾苦，等到統治勢力衰微的時候，人民一定起來反抗。在今日任何政權，如果失掉民衆的擁護，亦必不能持久。同時，有更進一步的趨勢了，就是許多國家的勞苦羣衆，現已在努力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權了。我們國家如果代表勞苦羣衆的政權樹立不起來，則不但國內的種種問題解決不了，對外亦必不能抵抗帝國主義。

※ ※ ※ ※ ※

對國內各民族無疑的應當平等看待，並且應當積極的幫助他們。最近內蒙要求自治，康藏糾紛

幾年來未得解決，新疆常有回漢互殺，最近有南疆的叛變，這些事實都是國內民族問題不得解決的表徵。所謂國內民族問題，不僅屬國內問題的範圍，且與帝國主義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帝國主義對我們侵略，其勢力先達到我邊疆。所以蒙回藏各族的問題，都有國際背景。我們不應再用愚弄的方法對付他們。應當坦白真誠，積極的幫助他們自治，在經濟上軍事上盡力協助他們。要他們能實際參加政治，從漢族手中得到幸福。如此他們方能不受帝國主義的煽惑與利誘。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蒙。魯於是乎始整。國人謂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朱儒，就是短小之人。今日日人欺我，我們也可以說：「朱儒，朱儒，實我羞辱。」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邾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公至自晉 冬戊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十有五年。春。公至晉。

王使王叔陳生盟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武於戎也。

由此亦可看出周之衰落，與晉之日益強大。周王不自度，派人盟戎於晉，結果反被晉看押起來了。於是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自造為王，號令天下。現在有人挾黨以自重，挈個人支配黨，革命焉能不

失敗呢。

夏。鄧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穆叔觀鄧大子于晉。以成屬鄧。書曰。叔孫豹。鄧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

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晉道。

秋。大雩。旱也。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

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六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

成允成功。

「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遇事自己不能決定，或想不出好的辦法，則要集人來定，不能獨斷獨行。此中的道理，在前邊我曾講過。至於已無信，而殺人以逞，這純是封建諸侯胡幹專橫的表現，已則無信，便不能服人，再殺人以逞，就更荒謬了。現在當道者有人販賣烟土，製造白面，但是却要干涉，禁止旁人做這個買賣，或竟殺人以逞，我也祇好說一句「不亦難乎！」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鄧爲不利。使鄧大夫聽命于會。

楚子義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戚。而立子義。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益。能

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郢以救之。

范宣子可謂明白當時國際情形，並能推斷楚陳間關係的發展。能夠如此，方能有準備，並決定外交政策，以定進退。現在我國政府很忽視世界情勢，總是隨在變化的後面，任事實之推移，沒有一點預先的打算。此皆出於當其事者沒有普通常識。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比冢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穀金土。無車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季文子相三君死後無私積，誠爲難得。現在做官的人讀到此處，能不愧殺一個不要錢的縣長，每年就有十萬八萬的額外收入。做了兩年縣長回到家鄉去，那個不置田產，蓋房子，開鋪子。至於做更大的官，一上任就會腰纏累累，把銀行擰子放在保險箱中。於是做投機的買賣，於是購買地皮，……官越大錢越多。當今所謂革命的官吏，那個不是姨太太好幾個，別墅好幾處。等到死了之後，太太們搶存款，兒子們爭田產，打得頭破血流，弄得法庭相見。所爭所搶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季文子在封建社會中，本算是一個例外。在官僚制度支配的今日的中國，沒有一個官僚不極度發揮他那搜刮的本能。所以要談革命，必先摧毀官僚制度。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鄭。季孫宿如晉。十二月，齊侯滅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善。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盟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相狎相優，就是互相戲弄，互相調笑。不知相互尊敬，最易誤事壞事，不可不戒。子罕對子蕩之不記前仇，也是爲人應有的寬洪度量。

※ ※ ※ ※ ※ ※

子罕說：「同罪異罰，非刑也。」如今在同一法律之下，而制裁却因人而異。甚至掌握大權的人，無論犯了多大的罪，都可以逍遙於法外，而不受法律的制裁。最近一件極滑稽的事實：樂寧縣長因失城於劉桂棠而被槍決；同日，失東北三省的不抵抗將軍却在漢口就副司令職。失去一縣之地處死刑，失三省土地的人，非但不加以懲罰，反加官進爵，這真是令人難解的事情。這豈止異罰，簡直是獎勵「失地」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鄆恃略也。

又是一個不備而被滅的國家。

冬。程叔如鄆聘。且脩平。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鄆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逢園萊。甲寅。壞之。環城傅於墜。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園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鄆。高厚崔杼定其田。

嗚呼！恃賄不備而被滅亡，萊又因恃賄不備而被滅亡。賄雖不足恃，但究算有所恃。現在我國危險到這步田地，絲毫不備，我們究何所恃呢？恃地大物博嗎？地漸不大，物埋在地下也等於廢物。恃人口衆多嗎？已有三千萬做了奴隸。恃歷史悠久嗎？印度古國是大不顯列的殖民地。這都不足恃。晤，我想起來了，也許恃時輪金剛法會大國師的佛法無邊吧！阿彌陀佛！

【經】七年春鄭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鄭子來朝，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蠡 冬十月衛

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陳侯逃歸

【傳】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於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南遣爲魯宰。叔仲昭伯爲陵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遣。謂遣。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報聘稍遲，還須聲明非有二心，可見小國之苦。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在位者身親其事，是在當時社會取信於民的好辦法。在今日之複雜社會，分工作用極度發達，爲政者重在能計劃，能領導，能指揮，欲事事躬親爲勢所難能。但是至少得要人民知道爲政者確實在那裏兢兢業業的爲人民幹事。政府在南京，却有許多要人把時間花費在上海的跳舞場中，這是爲人民嗎？要貪官辛勞的人民實行新生活，自己却打麻將打到天光，這能取信於民嗎？雖不必事事躬親，但得要處處做表率。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趙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俊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

。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其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出使國外，必應明瞭別國的風俗，人情，政事，否則必將遺笑於人。要知道如今尙未達到世界大同之日，既有國際間的關係，就要互致信使，聯絡雙方感情，並交涉一切事宜。現今我國任命許多無智無識的人出使國外，鬧出許多笑話，這都是國家的恥辱！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

子豐欲盟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襄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

襄使城夜弑僖公。而以瘞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鄭僖公橫衝真撞，到各國去不以禮待人，所以引起各方的反感，結果被殺。所謂「不禮」的禮，就是當時的習慣以及交往的規範。

陳人患楚。慶虎。慶虎。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蔡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鄆
丘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鄭華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願。子願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殺自家弟兄，殺自家叔伯，這是爲的什麼呢？這是爲的爭奪統治權，殺了一個便減少一個競爭者。今天雖然沒有爭君位的事情，但是很盛行殺害異己，殺害青年。這是爲什麼呢？這是爲保持統治權。我想，讓大衆擁護這個政權，豈不是保持政權的最好方法嗎？但是大衆所擁護的是他們自己的政權。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刑。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從這一段中可看出鄭國處在晉楚兩大之間的困難。得罪了那一個與己也不利。但向雙方討好也不是容易的事。我看依賴不是辦法。唯有自強始有出路。我國政府好像也發生這樣問題。親美對呢？親日對呢？據說這兩派鬥爭得很厲害。其實依附那一個也不是中華民族的出路。牠們同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那有善意對付經濟落後的國家。這是要根本認清的外交政策的運用。自然不是不能太機械了。我們可以先得罪一個，再及於第二者。虛與委蛇是必要的，真倒在人家的懷裏便危險了。其次子產的遠見也值得恭維。他看到侵蔡媚晉，則楚人來討。不從則有大戰，從之，晉師又必至。這豈不是自

找麻煩嗎？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晉侯也。

莒人伐我東鄙。以驅鄆田。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闢。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蟻。子展。欲待晉。子闢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遠。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懷衽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能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曾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帥遂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闢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遠。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駮也受其咎。乃及楚平。勞王子伯駮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鮒。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於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窮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可。亦不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就鄭之傾楚傾晉兩派之主張來說子駟這一派主張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以庇民爲口實，楚先來則從楚，晉再來，又可從晉。這可謂麵條外交。不過當時小國圖存，自身既無多大力量，在壓迫之下，來行小國之道，似乎尚有可說。現在我國雖屬被許多帝國主義侵畧的國家，但還到不了不能翻身的程度。我民族果能即時振奮，則有左右世界全局的偉大力量。所以萬萬不能學子駟的小國之道，誰來從誰，以自陷於不能自拔的深淵中。現在竟有人主張姑從日本帝國主義以建設安內，豈非喪心病狂！要知道不能解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束縛，中華民族就沒有重見天日的一天。傾晉派子展的主張，要依附強者，講信，頗類似現在親美派的主張，謂日本「親我無成，鄙我是欲」，而美國富庶，可用經濟助我，且對我素無領土野心。這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淺薄議論。做了美國的遠東殖民地，好處究在那裏呢？況且在英日美激烈競爭之下，也是不可能的呀。要想圖生存，祇有自救。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擇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獻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賁將出。成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衝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經】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衝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倉竭。具梗衍。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隄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適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隕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鉅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墻。祀饗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蠶。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火災是極平常的事，偏要附會於神道。我在河南，山東二地住得最久，我見這兩地的老百姓差不多都是住着草房，這是易於致火的最大原因。而貧苦人家差不多都不做烟筒，每天燒飯，稍有大意，就有着火的危險。一間屋子兼作廚房，臥室，並且堆着易燃的枯草與乾柴，偶一不慎，就發生火災。這都由於現狀下一般老百姓生活水準過低的緣故，經濟力不足，不能建瓦房。我們想像古代平民的生活亦不會比如今高。火災當然時有發生的可能性。一般統治者不去細察致火的原因，却附會於陰陽五行，神鬼之說，真是無謂之至。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穆姜葬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母也。君欲遷出。姜曰。亡。是

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因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乘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凶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一部易經，不知消耗了多少人的腦力，阻礙了多少新思想的發展，磨滅了多少人的志氣，欺騙了多少愚昧的民衆。牠是統治者愚民的武器，使被壓迫者不敢反抗的法寶。我們如欲救亡圖存，必須不再相信易經的謬說。

秦景公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皂工隸。不知運業。韓厥老矣。知蔡衷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假。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縶。而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子囊詳論不能與晉爭的道理，認爲晉的霸業方興無際可乘。觀察很仔細可謂知己知彼。現在我們觀察一個國家，不能祇看牠的外表，還須分析牠內部的矛盾。再者，在封建時代，大夫不失守，士競於教，庶人力於農穡，固然可稱霸，使小國畏懼。但是看到「晉饑，弗能報也」的話，就知道當時稱霸的大

國，還是飽受自然的支配，沒有法子抵抗天災饑饉。現在的世界，感受自然的威脅，逐漸減少了。現在使世界不安的最大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了。要想世界得安，須從這方面努力！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郈。從荀息。士句。門于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驪廕。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郕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竹以還。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騂。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上莊子爲載者。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騂趨進曰。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享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上利。夫婦皆苦饑寒。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禮與讓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許。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忌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又討鄭，公子騂的一段話，一方面表述出來小國介居兩大之間的困難，並帶有譏諷的意味，說「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結果便「使其鬼神不獲享其禋祀，使其人民不獲享其土利……」

一方說既盟之後「不唯有禮與疆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這話說得委曲婉轉，軟中帶硬。知武子的「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的話，話的本身所含的道理並不錯。但他在這個時候來說，未免有點惺惺作態。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單就「師老而勞，且有歸志」這句話來看，師老必失銳氣，師勞必呈疲倦，都足減少戰鬥力。師有歸志，便無鬥志了，所以用兵的時候要多注意這幾點。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祿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子驪將及楚平。子孔。子驪。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驪。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弔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唯強是從」這是當時小國無可如何的辦法。鄭之處境，晉強則從晉，楚強則從楚，根本無所謂

正義。今日世界上許多弱小國家，也是唯強是從。戰前的奧國隨德之後，歐戰結束了，奧又無異法英之隸屬。近兩三年，金法郎的力量漸次縮小了，於是奧國又趨向意大利。所謂強當然是包含兵力與財力兩方面的。寫到這裏，想到我國，將來大有落到「鄭」那樣可憐地位的危險。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貧民。所以管更。資以特性。器用不作。重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魏絳可算當時的個大政治家。他的政治政策經濟政策使晉稱霸。蓋春秋時戰爭最多。在做戰的時候，則生產羣衆要大批的去當兵。農田因而荒蕪，或遭軍事的破壞。戰爭終了，便要解決生產問題。因此客觀要求，於是有遠見的政治家便要謀以息民。魏絳用的方法，是減輕人民的徭役，用借貸以救濟人民的貧困。另一方面極力節省公費，以減輕人民的負擔。總之是要恢復人民的生產力。雖然這些舉動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爲統治者着想的，但是在人民方面也未始得不到好處。回頭看現在，一些權大位高的官僚們，是他們不懂得兩千年前魏絳已懂得的道理呢？還是要居心涸乾人民的膏血，枯竭勞動的源泉以稱快呢？按理說，他們應當比春秋時代的魏絳聰明得多，但是他們的施政却遠不如魏絳。想不到所謂爲民衆謀利益的政府官吏，還不如忠於諸侯的魏絳！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祖。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鄒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吾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騫公子豎公孫輒。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傳】十年。春。會于粗。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祖。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比之臣秦董父。董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門發。鄆人紇扶之。以出門者。狄歷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楹。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之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盪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遂。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饋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取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于宋公。

荀偃士匄圍偃陽，事前草率從事，沒有詳細的打算，所以到後來，稍遇挫折，自己又打自己嘴巴。圍偃陽，很多的日子攻不下，後來請於荀偃要班師，但是未被許可，並且跟他倆於七天之內必克偃陽。結

果他倆雖身受矢石，卒將偏陽滅了。可見做事必有決心，始能成功。尤其是做戰，非有必死的決心不可。有了必死的決心，始能操勝算。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資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偏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偏陽。犴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雀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孟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士匄，荀偃，不知國家體面，胡做亂為。另一方面荀偃的眼光遠大，又值得欽佩。

六月。楚子薨。鄭子耳。伐宋。師于豈毋。庚午。圍宋。門於桐門。

晉荀偃伐秦。報其侵也。

衛侯救宋。師於獲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展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夫大皆以為然。故鄭豈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子。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

子展說：「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當時的小國必有所依附，這個前面我已講過。

「病不猶愈於亡乎。」這句話把大家說服了，鄭國若想不亡，則必伐衛。我國現在的外交，總是舉棋不定，結果一個朋友也找不到，真顯露出來要滅亡的現象了。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納不堪說。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十乎。

「師競已甚。」說鄭國的軍武膨脹得太甚了，所以要有災，並認為這是由於三十的專政。今日各國正鬧軍備競賽，都是師競已甚。最近的將來，一定要從這個地方生出絕大的糾紛。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莒人乘諸侯忙着討鄭，所以來侵魯，這好象上次歐戰，全世界的視線都集中在歐洲，無暇旁及，所以日本帝國主義乘着那個好機會來迫我以二十一條。那件事將及十年後的現在，日本又乘世界經濟凋敝，各資本主義國家自顧不暇的當兒來脅迫我做牠的保護國。（參看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的宣言）可見自己無力保障自己獨立的國家，藉着國際均勢以圖存的國家，在牠所憑藉的環境改變了的時候，立刻就要吃虧。因此我們必須求真正的獨立，不然早晚有滅亡的危險！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藤。巳酉。師于牛首。

初。子驪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驪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

獻。初。子圍爲田。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擊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驪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討止。司臣。侯晉。堵女父。

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驪。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開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開盜。爲門者。庀鞮司。閉府庫。慎閉戚。完守備。成列而後出。丘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驪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副。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蔽晉。以位序聽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子產使子孔焚載書，以息衆怒，並阻止他殺大夫諸司。子孔說：「要因爲衆怒便焚書，豈非讓大衆干政了嗎？這完全是專制的思想。」子產說：「衆怒難犯，專欲無成。」的話，這個道理至今猶能適用。現在的人，總以爲民衆可欺，專欲可成。所以獨謀專斷，一意孤行。大衆的憤怒不平之氣，都填滿了胸膛。一旦爆發了，誰也沒有力量來阻攔。「專欲無成，犯衆與禍。」這兩句話，我獻給獨謀專斷的人。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

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帥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欒黶先主張寧死亦與楚戰，所以率軍獨進。後來看情勢不好，聽子蟜的勸告，又與楚盟，說得好聽些，可謂知難而退。但是不應該遷怒於鄭。荀偃說得好，我們不能抵禦楚國，又不能庇護鄭國，所以退兵求盟，鄭有何罪。況且伐鄭，楚必救之，假如打不勝，豈不更丟臉！看事透澈，顧慮也週到。我看知難而退的，並非欒黶，而是荀偃。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旒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閭竇。其詎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助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筆門閭竇乎。唯大國爾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瑕禽說：「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富之師旅，不勝其富。」這把封建時代的貪污情形，活現紙上。我們再看看兩千年後的今天，要想做縣長，有錢便可能買，這不是政以賄成嗎？司法官吏也公然受賄，有權勢者也能支配司法。部長的一個電報，師長的一個名片，都能隨便要出在押的人犯，也可謂之「刑放於寵」了。至於大小官僚因受賄而發財置產，則更不必說了。真正良善之人，只有越來越窮。我們看到買辦官僚，買空賣空，動則賺錢以萬計；而鄉間的農夫，工廠的工人，每天累得要死，也跳不出飢寒交迫的世界。這個禍根種在那裏呢？有理想有熱血的朋友們，要多考慮多注意！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宮子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宮子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諾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閭。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降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

其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驅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使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帥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使宋。

鄭界於晉楚兩大之間，究應採取什麼態度，這個問題鬧得很久，時時改變，沒有妥善的辦法。這一次諸大夫仔細考慮的結果，子產想出侵宋的方法，以誘諸侯打不平。諸侯若因此而來伐鄭，則楚晉之師皆必來，彼時再與楚盟而賂晉師。總算想出個方法來。所以遇事大家商量，大家考慮，則不怕想不出辦法來。現在我國國難嚴重，應開放言論，使大家盡量的發表救國的方策。但是，今日正箝制輿論呀！

四月。諸侯伐鄭。巳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息至于西郊。東侵蕞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遽年。毋褻利。毋保姦。毋留厭。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聞茲令。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踏其國家。

晉在亳與諸侯之盟，從盟書中的話看來，真是冠冕堂皇，不下於今日以謀萬邦協和爲目的的國聯盟約。但是只說得好聽有什麼用。今天盟了，明天就許大動干戈，今日撕毀國聯盟約的國家，就是當初簽字的國家。

楚子薳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帥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下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霄曰。行人。言使入也。

七月盟的，九月諸侯又伐鄭，可見盟的事是騙已欺人，古今相同。將來的大同世界我相信會實現的。但要想實現人類的真實的互助與合作，須先去掉今日人類互相殘殺的根源，這個根源便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社會制度。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

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小國有罪，大國致討。」爲什麼不說「大國有罪，小國致討。」呢？完全是只有強權沒有公理的話。祇要國「大」就不會有罪的呀！

鄭人賂晉侯以師餽。師餽。師餽。廣車。輶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鈔鑿。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怨。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

。來遣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奉命。抑敬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魏絳有功不居功。晉侯賜樂他謝却。而說晉侯九合諸侯之功。不在他一身。這種謙讓的態度很得體。他說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這無異給正在趾高氣揚的晉侯一個警告。教他不要太快活了。夢想將來。「居安思危。思有則備。有備無患。」這話真使我們警惕。只圖享受一時的快樂。不細想這個快樂究能繼續多久。並且這個快樂是否能招致來痛苦與危險。現在我國家我民族危險到極點。可是還有人盡量的享樂。可謂「居危思安。」既然如此。則安能有備。既無備。則禍患早晚必臨頭！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鄆。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師。壬子。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晉此次之戰敗。由於看秦師少。故而不備。不備沒有不敗的。「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這也驗證了「驕兵必敗」的話。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 遂入鄆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盞。

夏。晉士師來聘。且拜師。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卞。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晉。王使陰里結之。公如晉。朝。且拜士師之辱。禮也。

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晉 夏取郟 秋九月庚辰楚子藩卒 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將勞于廟。禮也。

夏。郟亂。分爲三。師救郟。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荀息。士師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甸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甸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來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其卜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遠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事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設厪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誨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在這一段中，有兩點要加以解說：第一點，「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又「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這是封建社會把君主看得奇重，以爲他一人之好壞，可以影響百姓，在當時人治時代確實如此。就是在今天，如執政者不得人，也足以害人民。第二點，「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的話，自然還是維持封建社會等級的說法。要小人不與君子爭，要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如此以維持和平秩序。（此秩序有利統治者）其實人類的歷史就是鬥爭的記錄，現在更不是禮讓的世界了。自以爲賢的人，確實可惡，我們與其責以「不讓」，不如用鬥爭的方法來剷除他們。無論那個國家，掌握政權做惡的人，沒有肯禮讓的，所以對付的方法，也只有鬥爭。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殺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殤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電笠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顯諸夏。而知其

過。可不謂共乎。請讒之共。大夫從之。

楚子囑大夫諗他爲靈若厲。這是他自貶自劾自責。專制君主猶知自劾自責。現在執政的人應有自責自劾的精神。應常常關懷自己。有沒有過錯。自覺自是聖賢不行。要有自我批判的精神。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吳師大敗。由於輕敵。知彼知己。養叔有之。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太宰石奭猶在楚。石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猶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統。行人何罪。止鄭一朝。以除其僭。使睦而疾楚。以困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承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鄭良霄得以還鄭。完全是由於他會說話。說他在楚與楚無益而有害。返鄭則與楚有益。這才打動了子囊。如果不是想回去報國。僅爲自己恢復自由。而把自己的破綻獻給人家。那就算不忠於國了。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盩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盩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

鄭公孫莖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耆。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瀟灑。則職女之由。詰朝之爭。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錫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母是窮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嗾。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於鄭盟。而舍成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皆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遠。今官之師旅。無乃實其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黜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莒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曰。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從戎子駒支的一段話，可知當時戎人與內地民族發生關係之經過。牠由外向內侵，雖說是賜我南鄙之田，但是我們知道，戎人是比較開化晚的游牧民族，牠之向內侵犯並非偶然的，而是帶有經濟的目的。所以後來牠也參加了各國的戰爭，捲入了漩渦。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蓋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好君。有國。非告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

失節。固立之。棄甘室而耕。乃舍之。

季札辭立，願附以子臧，這是他不爭權位的表現。爲了大家的利益不能不爭，爲了自己的權位却可不爭。換言之，我們要爭着負責任，爭着給社會謀福利，爭着爲大衆犧牲。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賊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困。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殽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暴井夷蕘。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吉。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歷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這一段事實，使我聯想到幾件目前極重要的事情。

(一) 某國人心懷叵測，常在鄉間的井中散毒藥，百姓受害的非常之多。軍隊對此尤其應加以注意。

(二) 現在科學進步，由物理戰而趨於化學戰，將來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必較前次尤為殘酷。我國人民智識甚淺，不知防禦毒氣，而將來戰爭用的槍炮炸彈中必有毒氣，所以現在必須有很妥善的準備不可。這種準備就給人民各種戰時應有的常識與訓練。

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則人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懼之。公怒。懼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嗣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叔矣。弗先必死。并祭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懸。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輪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禱。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若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

人民便絕望，也就可以驅逐他。這種見解在君主絕對尊嚴的時代，不能不說是進步的見解。統治者之目的固在剝削，但被統治者之所以能忍受此剝削，有時且對統治者表示敬仰者，就是因為統治者能注意被統治者的利益，能夠賞善而刑淫。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當時對於惡君的專橫暴虐，雖然實際上可把他驅逐走了，取而代之，但是理論上却只好用「順天」來解釋那種行動。即所謂天愛民，天不許一人肆於民上，在今日更無使一人肆於民上的道理。不是天不許，而是民衆不許。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做。吳人自羊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楚伐吳，吳不出，子囊便以爲吳無能，其實是用計謀。吳用伏兵把楚軍截擊，楚遂大敗。可見用兵不能輕敵，須特別慎戒。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琮。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王室不振，賴齊扶持，是弱者無能的表现。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

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悔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於戚。謀定衛也。

從前我國內戰，大都是二三野心家要逞私慾，企圖造成個人的勢力。於是帝國主義就從中取利。「亂者取之」這句話，實有教訓在內，今日是帝國主義造成我亂，我亂後帝國主義再取之。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楚子靈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鄆。君子謂子靈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忠於民，忠於社稷，至死不忘，這是當政者人人應有的義務。今日執政者非但不能忠於民與社稷，且殃害人民，陷國家於如此瀕危之境。至今猶未悔悟，將何以對國人？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 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

孟獻子有美室而遭人之責備。今日新興貴族們的享受，當不在孟獻子之下。有人責他，反惱羞成怒。最近韜載某院處長吞蝕公款，在京建築洋樓的事，他自己不能反省一下，改過自新，却誣報館侵害。

他的名譽，是非常有大白之日。且事實俱在，亦無庸抵賴。不過像這類的事，已成政界的普通現象。如今政治腐敗到這步田地，執政者絲毫未能覺悟，國家的前途真不堪設想了。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子齊。卿不行。非禮也。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子馮爲大司馬。公子葵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楚之呈復興之象就是由於能「官人」換言之，即能得人，能用人。現在的人多注視制度，而輕忽人的問題。要知道無論有多麼進步的制度，如果不得人來推動也是枉然。不過在官僚政權之下，則用人的問題不會得到解決。是官僚都有私心，都想援引他的至親好友，同鄉同學。結果便演成下列現象：有的懷才不得施用，有的身居要職不能勝任。這種政治焉能清明。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夜。師懸。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駟。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訖諸季武子。武子真諸下。鄭人醜之。三人也。師懸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懸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懸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隙。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師懸的「無人焉」三個字說得痛快確切。如有人拏「無人焉」來諷刺現在的我國，也無不當。

我國有人，焉能對外投降到底，屈服到底，無人愛民族，無人對外抵抗，無人爲勞苦大眾謀福利。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成成郟。

秋。鄭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鄭蕘。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驪送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竄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不貪爲寶」是一句最好的教訓。得寶並非難事，能不貪寶才值得欽佩。今日貪寶之人既多，甚至於盜寶。最好請他們讀讀子罕這一般話。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澠梁 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零 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咺。士鞅。爲公族大夫。虜丘書爲乘馬御。改服楡官。燕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澠梁。命歸使田。以我故。執鄭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

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登。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其時會盟亦與如今國際聯盟一樣，說得很好，可是強國却可以破壞盟約；小國則只能惟大國之命是從。待到各強國的利害相衝突時，就紛紛背盟，不宣而戰了。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蟠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楛林。庚寅。伐許。次子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潢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處在列強的中間，自己不能振作起來，是最可憐的事。許國連年被伐，還是依賴人家，不自努力，滅亡可待。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陲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致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斯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臚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用詩歌諷之，而不直言，更能感動對方。我感到詩歌的效用，實在很大。所以歷年治軍，除了每日講

演以外，又編了許多歌詞令兵士們時刻誦詠，把有價值的思想及軍事上必需的智識灌輸給他們，使他們便於記憶；且能深印腦海，不致遺忘。所以關於飲食，睡眠，晨起，行軍，爬山，體育，夜戰，陸戰，站崗，小心行船……等都製成歌曲。使他們每做一件事的時候，即刻想到這件事如何做去才正確，合適；怎樣做就不對，並且有危險。當民國二年的時候，我住在北平阜城門外，其時正值綏遠與蒙古戰爭，許多下級軍官都紛紛來信報告我兵士們作戰情形，及平日訓練對他們作戰是有多大的幫助。更使我感到歌曲對於訓練兵士的功効實大。以後又編了「戰鬥動作」，「射擊軍紀」，「利用地物」三歌。都是戰爭時所必有的智識。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鄭子亶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鄭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只願自己作樂，不願人民辛辛苦苦經營的田地，爲人咒罵，是自取之咎。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滅絃于防。師自陽關逆滅孫。至于旅松。鄒叔紇

。滅賈。帥甲三百。背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滅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望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代決其傷而死。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宋華閱卒。華臣弱。比之室。使貳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毋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是。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聘。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疾狗。疾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華臣貪圖人家的東西，便忍心殺人，而且殺的是本家。可見「貪」爲害有多大。關於「賄賂」我已說過許多了，貪便是促成賄賂的一個主要條件。不貪的人，便沒有方法向他行賄賂。要想不貪則必須要減低物質的慾望。飲食起居，力求簡單。業已揮霍成性的人，非汽車不能走路，非洋樓不住，非綾羅綢緞不穿，非山珍海味不吃，要他們不貪怎能做得到呢？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衆者譏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闕處。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譏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誦有祝。禱之木也。

統治階級的享樂，是爲所欲爲；雖值農收之期，他要徵發大批人民爲他築臺，人民是無法反抗的。

雖然在築臺以後，他們仍要向統治者交納租稅，可是他們不敢不去。貴族以及陪臣都是爲討君主的歡心，怎會去顧到人民呢！子罕爲民請命的結果是爲君主所不喜，所以他也就順風轉舵，極力壓迫人民，甚至於親自用杖鞭打百姓，真是可惡之極。小資產者總是這樣矛盾着的，他想要爲被壓迫者減除一點痛苦，却又要顧到自己的利益。不能爲革命犧牲的，都不能稱爲革命家。

齊晏桓子卒。晏嬰纒緘斬。直經帶。杖箠屨。食糲居倚廡。癯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服喪只是表示心裏的哀悼與紀念而已，一切都形式化，就毫無意義了。古人說：「喪與其奢也寧戚。」徒然注重形式，反而把對於死者的悲哀忘却了。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畢。他日見諸道。與之言曰。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

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玉二綬。而獻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凌虐神主。會臣魁將車諸侯以封焉。其官臣假。晉先後之。奇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假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晝間有所思，夜間即成夢，何來鬼神謬說？這種迷信，實在害人不少。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抱定「事在人爲」，「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才能成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嬖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處圍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伐之殿。衝殺馬於陰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讐。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於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款。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耜。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驪。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門。左驂追。還于門中。以枚數圍

齊侯駕。將走鄆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雜。南及沂。

其時一切都較爲進步，戰爭亦有種種技術，不像原始戰爭之專恃人力了。所以我們看當時的兵書，很有許多奧妙的地方。直到如今，軍事家往往還有採用古代兵法的。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殺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殺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審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餽備邊。可以無害。君亦無釋。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旂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行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豳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侯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黃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子孔欲排除異己，結果爲國人所殺，這是自取之禍。要知道排除異己，結黨營私，是最爲人不恥的事。凡事如不光明正大的開誠相見，必遭人之反對而失敗無疑。

※ ※ ※ ※ ※

由於楚師多南人，不勝北方之氣候寒冷，故有「楚師多凍，彼徒幾盡」的現象。作戰的時候，非但應注意兵力，糧餉，軍械，地形……就是時令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出得很好的太陽的一個晴天，就會驟然間落起大雨；極暖的天也忽然會大冷起來……這種時令的變化，如事先無準備，於作戰時有莫大之損害。記得民國二年的時候，第五混成旅同外蒙古戰於內蒙，彼時正值冬季，官兵都穿着皮襖皮袴，忽然下了三尺厚的雪，天氣更加寒冷。不到一天工夫，士兵凍了手，足，耳，鼻的有一千多名。可是這種寒冷的氣候，在蒙古人看來却是很平常的事。我覺得這完全由於滿清時的那些王公大臣們從未到過邊疆；而一些高級將領又在北京裝着暖氣管的洋樓裏計劃軍事。試問他們何從知道士兵在前線作戰的困苦！

又如民國二十年在熱河，長城內外與日本作戰的軍隊，多半是只有一件小皮襖和一條薄棉袴。日本軍隊却個個都是皮襖，皮袴，皮背心，皮靴，穿著得非常溫暖齊整。其時忽然天降二尺大雪，抗日的軍隊凍死在三千人左右，傷者不計其數。日本軍隊餉糧豐富，他們有罐頭食品以及麵包，而且有飯車隨着他們，不像中國軍隊，每人每月只有三元一角八分的伙食。每天只有小米粥，鹹菜充飢。把小米粥糞好，放在鐵桶裏，送到一里半的前方散兵綫上，都凍成一塊塊的冰疙瘩了。士兵惟有在冰天雪地之

中，以寒風白雪夾小米做成的冰塊充飢。在這樣飢寒交迫的苦境中，怎能作戰呢！所謂高級將領及軍事當局何曾爲這些困苦の士兵想過一點辦法，任他們去凍死，餓死罷了！——誰叫他們去和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對抗呢！活該！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郟子 公至自伐齊 取郟田自潞水 季孫宿如晉 非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甸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
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 城武城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符揚。曰。大毋侵小。執郟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驅我
田。取郟田。自潞水。歸之於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
。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濤夢之鼎。荀偃殖疽。生瘍於頤。濟河。及著雍。
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甸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宣子甕
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樊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顧事
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舍。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一方面結盟，聲言「大毋侵小」；一方面却執郟悼公，並取郟田，這是大國對於小國，強國對於弱國慣用的伎倆。日本帝國主義不是一面攻榆關，熱河，一面還對世界宣言，並未破壞九國公約，尊重國際和平嗎？在國際聯盟的會議席上，日本代表依然是滔滔不絕的申述他們的理由。一切都是需要武

力做後盾的，什麼信義，和平，那都是騙人的假話。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大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季武子說：「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這種自暴自棄的話，夠多麼可恥。要知道即使大國幫助小國，並不是白盡義務的，他也是想得到一點利益才肯出力。一些無智無識的人常說：日本侵略我們，我們求美國幫忙好了。要知道沒有美國的利益，美國也是不願管你們的閒事。東北四省丟了。美國除了發表幾張宣言以外，還有什麼呢，他也要爲他自己的利害着想，啊，所以說，「求人不如求己。」能以自己奮發圖強，總比仰人鼻息強得多罷！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

。夫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

。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依賴別人的力量所得到的勝利，算不得是真正的勝利。這又值得什麼誇耀呢，比如中國在歐戰時，只有幾萬華工參加戰爭，（而這些華工都是在國內沒有飯吃，找不到工做的人，到了歐洲去參戰，

他們也不曉得與那一國戰爭（協約國戰勝之後，我們却在北京中央公園建立了一塊「公理戰勝」的紀念牌坊。彷彿我們中國也沾到一點光榮似的。其實這與中國有什麼相干呢，這舉動，恐怕比魯國作林鐘更爲可恥！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慶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聞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从沙衞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徵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衞易已。衞奔高唐以叛。

又是爭承嗣，如果把私有財產制度廢除，也就沒有人來爭承嗣了。人人自食其力，要財產又有什麼用呢！

晉士有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不忘人的功勞，直到他死後還記得，這是君主對於下屬獎勵的好方法。賢者獎勵，暴者處罰，國家才能安定。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濼。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魯也。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之子也。士子孔。子展之子也。子西。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倍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子孔因專斷而見殺，專斷就是獨裁，不能容納別人的意見，一味自信，這是失敗的根源。要曉得一個人的學識見節總是有有限的，能以集衆人的學識見節，總比較妥當些。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拑之。乃登。弔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鉅納師。澁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

齊及晉平。盟于大陸。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衰。孔子曰。是論歷其本。必不有其宗。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邾入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蔡公子燮因謀事不密，不但事敗，且遭殺身之禍。前些年許多從事革命的朋友們，是失敗於謀事不密。自身犧牲還在其次，革命的機關遭破壞，革命計劃遭破壞，其損失實大。看現在的情形，似乎還很需要革命，要想革命的朋友們，尤其是青年的朋友們，對於「保守秘密」這件事要特別留意。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備。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

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

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

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

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墮也。

恭維人要慎重，第一要真值得恭維的始可恭維。現在一般人，尤其是在官場中，見人就恭維，大拍馬屁，卑鄙下賤到極點。其次恭維人也要認清對象。真做事的人，不拍人馬屁，也怕人恭維。拍馬屁拍這種人的身上，可算得拍到馬腳上了。常有政客與我談話，使我悶麻，使我臉紅，使我週身起雞皮疙瘩。這到叫做耗子給狸貓捫鬚，鬚不要命的巴結。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宰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得罪於君主，不值得這樣懺悔；得罪人民，才真值得悔過呢！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 閔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黶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子于商任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閔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成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卑收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實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

他們只是老老實實的過着低級的生活。說到「信義和平」他們不會發過空頭支票，一切苛捐雜稅，無不按時交納；而且他們更沒有擾亂和平的舉動。我們反過來看看那些提倡新生活的官吏們，他們那一個能實行到其中的任何一條呢？其實大多數的人民，就是實行新生活的老前輩，一般統治者正該跟他們學學才是。我們正可以改武仲的話爲：「民之所爲，今日統治者之所應歸者也。」方才合適。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遷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齊視之。復曰。疥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賁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勸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誰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籍。祁豫。董叔。祁師。中書。羊舌虎。叔熊。因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雖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

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夢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豈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鱗厲而禹與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敵疾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嬖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方。亡臣猶有所逃。能棄書之力。而思歷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避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這種獨善其身的哲學，害了我們幾千年。只圖自己優游歲月，得以終年。如果人人都如此，那社會還有進步嗎？在我們所處的時代，雖想明哲保身亦不可能了。今日所需要的是捨己爲羣，是犧牲自己爲大衆謀幸福。不是自己能活下去就算天下太平。我們不能苟且儉安。

人們總以為：「只要待人好，人必以善報我。」但事實上也不能一概而論，即如民國十三年胡笠僧改編吳氏之主力部隊田王、陳等三師，待胡死後，即在岳維峻戰山東時反叛起來。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騶追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嘗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州綽這種狂妄驕傲的氣質，可以知道他毫無計謀與涵養。只有勇而無謀的人，是要失敗的。何況他又這樣輕視別人呢！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子沙隨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盥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今倍其賦』是增加了賦稅，亦即加重了對農民的經濟剝削。現在的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農民真是不堪其苦。無論中央與地方，每年用種種方法「倍賦」，不是預徵，便是名目巧立。有的省分現已徵收民國六七十年的田賦，有的豬狗交配都收稅。這就是加速農村破產，逼迫農民暴動南京開的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的決議，以後不准增加田賦及附加稅，以救濟農村。據我看單祇減輕田賦，不足言

救濟農村。況且因爲省政開支都靠着田賦，不變更經濟組織，不能根本解決財政問題，不能真實救濟農村。所謂不准增加賦稅，至多不過做到「化零爲整」，「苗而不雜」罷了。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轍之役。楚人猶競。而中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遽武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驪。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質。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武於楚者。子侯石虛。歸而討之。沒梁之明年。子驪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晉酈。與執燔焉。開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能病。不虞存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國之。

公孫僑到晉國說的這段話，可以想見小國在大國威勢之下的可憐了。

秋。欒盪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信義乃立身之道，所以與人相約，決不可失信。凡人失信一次，即在社會上無以立足。蘇格拉底嘗

對學生有一段極有趣味之問答。蘇氏問其弟子：「信與不信何者爲善？」弟子均謂「爲人宜信。」蘇氏即言：「然則敵人有詢，當均吐其實嗎？」弟子的回答是：「對親近的人應信，對敵人則不厭詐。」這句話也是很重要的。今日我國自己對自己實行欺騙，對外人則盡吐其實，惟恐人知之不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其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貴而能貧」實在是不易做到的事。現在這些奢侈淫逸的官吏們，叫他們到農村中去過一天農民的生活，恐怕他們都要叫苦連天罷！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乘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乘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乘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乘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徙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壻子馮爲令尹。公子黜爲司馬。屈建

爲免敖。有寵於諸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中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我國古代往往因爲「忠」「孝」二事不能兼顧，而發生不幸的事件。棄疾就是一例。爲君盡忠，則不能孝親；如欲達到孝親之目的，又未能盡忠。這兩方面矛盾中只有先盡忠，而後盡孝。在這種舊禮教下已不知葬送了多少人了。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貴族之兇暴，已達於極點，奪民財產，擄人妻女，無惡不作。人民殺掉這種無恥的人爲國除害，真是可佩。像這類事情，不知多多少少，爲做史的人隱諱過去了。我們可以想見當時人民的困苦，實在是無以復加。如沒有像大叔這樣說公平話的人，天下真是無公理之可言了。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佶卒 夏鄭畀我來奔 非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處虎

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予常。

掙扎在暴政之下的人民，如不起來反抗，將束手待斃。所以二慶強迫人民力役，人民不能忍受下去，終於把二慶驅逐出去，苛待人民的結果是如此。如今的官吏當以此爲戒，如今的人民當以此爲法。

晉將嫁女子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戴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行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大。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衍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偏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欒王鮒待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岡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綰冒經。二婦人祭以如公。奉公以如岡宮。范鞅逆魏舒。則

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驍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驪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此。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認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鈞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諸侯權勢衰落，貴族們握到政權。然因貴族之間又互相發生矛盾，所以結果政權仍須操縱在一二人手裏，方肯罷休。一部左傳的前半部載滿諸侯間混戰的事實。後半部却又多是貴族間互相殘殺的事實。掙扎在這樣亂世中的人民，真是困苦不堪呢！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梁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莒恆。申鮮處之傅聶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遼疏爲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顯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開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焚庭。戊陟鄆。封少水。以。

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癩。

崔杼早懷殺景公之意，景公尙不自察，極力向外發展，實在是不智。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懼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其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旆。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艱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存。公鉏曰。羯枉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我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杖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勸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初。臧宣叔

娶于歸。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歸。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冢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聞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游復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封建君主都有不少妻妾，貴族亦不能例外。因此生出許多孩子爭承繼。依照封建制所規定的是立嫡子或長子。但在這個混亂的時代，封建制無形中破壞了許多，所以承繼也就不能嚴格的按長幼嫡庶的程次了。這種惡劣習慣，至今在社會上還留着，如廣東、福建等地稍微有點財產的人，都要納妾。而現在一般官吏更不用說了，一個人甚至於有三四個妻子。爲了這樣的緣故，一個人的薪俸給許多，人消耗，不足時就盡量地在人民身上搜刮，待到死後，許多兒子，又爭遺產，引起許多糾紛。這種惡習如不破，政治將永遠腐敗下去。

晉人克欒益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益。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濞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用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轍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

杞梁之忠勇，令人起敬，而其妻又能知禮，更加可佩。
齊侯將爲戚紇田。戚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宥於癡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孔子說：「智之難也。」所以臧武仲能避齊禍，而不能容於魯。智者往往不能發展其大才，完全由於小人在中間作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

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蒍侯

陳侯許男代鄭 公至自會 障鉞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傳】二十四。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冢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

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立不朽的解說，非常複雜，宗教家們以為不朽就是靈魂不滅這當然是錯誤的。范宣子所解釋的更無理由，可是穆叔所回答的亦不能認為圓滿。就是近人把不朽的範圍擴大，凡對社會有一點貢獻，不問其大小，都是不朽。這種見解，我們也認為不甚合適。我的意思是：真正的不朽，是民族的不朽，種族的不朽。個人的生命至多不過百年。我們應當犧牲個人的生命，維持民族的生命，充實民族的生命。民族是個有機體，我們個人便是有機體中的細胞，舊的細胞不斷的死亡，新的細胞不斷的生長。結果是為的有機體生命的發展。今天我們民族危險到這步田地，我們實在沒有愛惜個人的生命，留戀個人的享樂，而置民族國家於不顧的道理。我們要把眼光放遠，把自我自私拋開，使我民族永存於世界，則不但是個人的光榮，也是子孫的幸福。民族的不朽也就等於我們個人的不朽啊！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類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子產鑒於當時賄賂公行。是件最惡劣的事。所以寄書與子西。申述納賄之弊。在當時小國以及弱國對於強大之國除了貢賦以外。還須要向大國的公卿貴族納賄。這種風氣養成。小國都要增加極大的負擔。惟有向人民的身上儘量搜刮。這不啻使小國的人民多受一層剝削。猶如我們現在國勢衰弱。人民一方面受本國統治者殘酷的剝削。他方面還有各帝國主義加以壓迫與榨取。現今人民所受的苦痛恐怕不下於當時小國的人民罷。可是如今帝國主義者決不會因中國統治者的要求。而放棄他們對於中國的壓迫啊！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退。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鬬啓疆如齊聘。且請聘。齊社。莧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鬬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齊出莒不意。而取其邑。是齊無信。其次莒無備。致遭襲擊。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巖。輔櫜。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大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郟婁無松柏。二子在輅。坐射人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胃於蕪而胃。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蕪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頃也。

爲人須要謙遜，對人不恭不敬，極易招禍，此點不可輕易忽畧過去。

楚子自棘澤還。使蔣齊弼帥師送陳無宇。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帥于荒浦。使沈尹筮與師祁穀讓之。舒鳩子敏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蕪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作惡，不容於國人，所以他的黨人亦被驅逐出去。作惡的人，當以此爲戒。

齊人城郟。程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覺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能升能降，是大智之人，可是一般人往往不能做到這一步。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夷卒。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孟公綽不失爲「知彼知己」之人，崔杼未能容於國人，只知侵畧他人，當然要失敗的。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良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策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兇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兒。無所歸也。崔子曰。妻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城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子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饜諸北鄙。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姜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杆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鄭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蕪伊。偃壞。皆死。祝佗父祭。

於高唐。至復命。不說棄而死於崔氏。中刺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醜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廬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敵。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鬪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問丘嬰以雌縛其妻而殺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醜。其誰納之。行及舍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婦而寢。駕馬而食。駕而行。出舍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壘。不踣。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因爲一個女人引起偌大的糾紛，可見都是些昏聩不堪的人。景公之被殺，固屬咎有自取。崔杼的殘暴，亦非善良之輩。

崔杼殺景公以後，盡量地殺戮並驅逐景公舊日的親臣，以圖滅迹，但對於人民所景仰的晏嬰，却

始終不敢加以殺害。這裏可以證明得民心的重要。我們相信：隨意殘殺人民，壓迫人民的，必定不會得到好的結果。崔杼這種舉動，在維護封建等級最激烈的孔子看來，當然是大逆不道的事，他也決不能和崔杼這樣的人合作；但晏嬰却是深明時務的人，他雖不滿意於崔杼的行爲，却依然沒有「拂袖而去」。

齊太史能不迫於威勢，秉筆直書，生死以之。這種態度，令人敬佩。他具有負責的決心，在他分內的事必盡責去做，要他昧着良心去做事，是不肯的。一方面他又具有果敢的精神，不屈服於威力，犧牲自己的一切，在所不辭。我們中國現在正缺少這樣的人，假如能多有這樣的人，國家也不至於糟到這步田地。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闕頌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帥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這樣大規模的行賄，簡直是一種賣國行爲。統治者只爲圖得穩定的統治，就去獻媚，投降於敵國，剝削民脂民膏獻給敵國的統治者，這是多麼無恥的舉動。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幣。以求五鹿。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陸渚。井垣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辰。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背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大子偃師奔葛。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買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投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葛。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乘男女別而饋。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融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陳國不是什麼強盛的國家，不知自己準備實力，反要去侵略人家，焉得不亡。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杼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有識見的人，都感到受賄之惡習，應從速免除，否則人民將不勝其苦。所以趙武當政，首先實行這件事。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遂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鞏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各國侵畧土地的野心逐漸增加，戰爭的發生越多，因此對作戰的技術也愈精。

衛獻公入于夷儀。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閔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偕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人。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侮陵我敝邑。不可億違。我是以有往平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隨者。井墮木刊。敝邑大懼不說。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取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烈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諳。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辰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人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鄭國侵陳國，子產獻捷於晉，晉人却很不客氣的問他侵陳國的理由。子產是個有學識的政客，所以他能造出一篇較圓滿的說辭來應對。但當晉人更進一步問到「何故侵小」，這一個問題的時候，實在是一個不易解答的問題，他只好說：「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在當時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之地

方百里，這是實話，甚至於有些小國還不到百里呢！由於土地之小，可知人口亦極稀薄。更加連年戰爭的結果，大國盡量的擴充土地，小國漸漸滅亡。我們知道：周室初期，諸侯差不多有一千餘，到了春秋時期，由於大併小，強乘弱的結果，只剩一百六十餘國，所以直到戰國就剩下七個大國和二三小諸侯而已。墨子不是曾經說過嗎：「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可見當時大國所以具有偌大的領土和多量的人民，完全由於併吞小國的緣故。

晉人問子產，大國爲什麼要侵畧小國。子產的回答是「大國要擴張他的領土。」假如晉人再接着問下去：「憑什麼要侵畧人家的土地？」恐怕他將無詞回答了。這猶如日本帝國主義侵我東四省，我國提出抗議以後，他說是出於自衛，把一項挑釁的罪名先加在我們頭上。以後日本外相內田以及出席國際聯盟的日本代表松岡被英美各國詰問詞窮，只好說，滿州是他們的生命線，他們爲顧全在滿州之利益而出此。這不啻說，爲了擴張領土，所以要向滿州侵畧。這和子產答晉人語，有什麼分別呢。在這強權的時代，自己不能振作起來，就只有滅亡。沒有什麼道理可講，只要有武力作後盾才能講公理。

「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今真正的革命家應該對於這班土豪劣紳，跋扈軍閥，貪官污吏……亦如鷹鷂之逐鳥雀一般，剷除淨盡，才算盡了革命的職責。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寧喜許之。大叔文子聞子曰：鳥乎。詩所謂我躬不說。臬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始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一言一動均須思而後行，方無謬誤。帥率從事，必無所成。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澠盟。秦伯車如晉澠盟。成而不結。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澠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壽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茲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

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權卑。臣不心說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
乎。

商量國家大事，動不動即以舞劍相爭，實在是凶暴之至。可是我覺得能以這樣真面目的開誠相見，還是好的。如今的負責者開會聚議的時候，總是嘻嘻哈哈，不加一辭，恐怕當面罪人，而暗中却互相懷着忌恨之心，於是倒來倒去，不得安寧。我以爲到不如在會議席上拍桌子，揪耳朵，互以真誠相見，不產生出合理的結果不罷休！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嬖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允。敬嬖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嬖。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遷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殺。右宰殺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奇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殺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矣。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殺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殺。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剌。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游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遠者。自車揖之。

。遊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縲以從扞牧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

衛人僂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莽氏。殲綽伐莽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

鄭伯貨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下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西。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子產不貪功，又不謀利，爲常人所不能。當時貴族那個不是爭權奪利，無功受祿的人。一切糾紛都由於「自私」，如能打破私心，事事爲人着想，就不會發生爭鬥的事了。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楚子。秦人。侵吳。及零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成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囚曰。願遇王子弱焉。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戎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

大國對於小國的隨意擺佈，把牠們當做牛馬一般。小國的諸侯臣民就是大國的奴隸。現在的帝國主義對於弱小民族，則有過之無不及。帝國主義的勢力到了東方，我國便淪為被壓迫的地位，現在快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保護國了。現在與古時不同的，是民衆因受帝國主義的侵略，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成了奴隸。而一般統治者却與帝國主義勾結起來，靠着洋大人吃飯，靠着洋大人做官，他們祇感受帝國主義的恩惠，而感不到帝國主義的剝削。爲了取得洋大人的歡心，他們還要制止民衆反帝國主義，用帝國主義的鎗炮屠殺自家的同胞。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亦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壻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取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害微之。而聘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遠之。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唯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賂而與之語。過期。乃縱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師見大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致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惡而婉，美而很。」是件極平常的事。今人每以狀貌論人之善惡，甚至於以人之談吐服飾論人之臧否，這都是荒唐無稽之談，不足爲信。服裝僅能表現其貧富，又有何貴賤之分。至於能說話則亦未必能辦正事，今日正有許多能說極漂亮的話而他的行爲却正相反的。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祿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依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誘戎車之麇。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符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巫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

子之父兄，猶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於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郢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鄆郢之役。楚屢歷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廬。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枉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我對於聲子這一段話，有幾點感想：

(一) 執政者首先應該顧到人民的利益，所謂郵民不倦。執政者既以人民爲主，就該「郵主」處處爲人民着想，把自己的利害打算，得失念頭撇開才對。

(二)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楚國妒材嫉賢，所以賢者都紛紛出亡，不敢在國內久居。今日國家中有許多能爲革命努力的人，都不能在國內居住，能真正抗日救國的人，也都亡命在

國外或者在國內隱居起來。這都是由於「假革命」「不抗日」者在國內跋扈所致。欲挽救國家的危亡，必須有真正的革命家與抗日者起來效力不可。

(三) 集中國家有用的人材，使他們各有適當的發展。像如今我國專排斥有用的人材，一切大政都操縱在幾個人的手裏。什麼委員，部長，主席，廳長，……等等的頭銜，都冠諸一人頭上，彷彿他是萬能的人，同時可以做五六件事情。而他們所用的人，不是和要人們有親戚的關係，就是本家的關係。這種惡劣的現象，早就該廢除才是。

(四) 當政者人人應該有「夙興夜寐，朝夕臨政」的精神，不輕易放鬆過去一刻寶貴的時間，更不絲毫放棄自己的責任。非但執掌着軍政大權的人應該如此，就是各機關辦事的小職員，以至於爲社會服務的任何一個人，都應具有這種態度來辦事才行。我們試看如今官場上的惡習：八點辦公，十點才到，除喝茶，看報，簽到，談天之外，不做一事，下午自由作樂，直到午夜猶在遊藝場中或賭博室裏儘量玩耍。如不退思補過，痛改這種「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的惡習，政治更將腐敗下去，國家更無希望了。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

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鬻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子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葬許靈公。

子產深明事理，知楚之侵鄭，完全是爲了虛名，所以他很巧妙的應付過去，未受任何損失。

衛人歸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敗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

辭不失術。

晉士起，無傲意，敬慎兼備。常有人談一兩句話便顯露出自大自恃來，以致引出禍端。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術。」是因爲他的話而看得起他。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諸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烏餘是齊國的大夫，居然擁有這樣龐大的土地，可見當時貴族勢力的擴大。但在這混亂的局面裏，想要持久總是很難的。何況由於他們盡量地擴張土地的舉動，可以知道他們一定貪而無厭的榨取人民。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毋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寤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二十七年春。齊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器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慶封坐在美麗的車子裏，可會想到在赤日炎炎之下工作着的農夫當今的達官顯貴們坐在福特大汽車裏面，也從未想到喘着氣，流着大汗，在馬路上奔馳着的洋車夫罷！坐在用民脂民膏到外國去換來的飛機上的要人，更不會曉得世間還有像牛馬一樣推着古典式的小車的苦工們和整天與蠢笨的機器奮鬥着的工人們了。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賦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殺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利。不亦難乎。且饒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之不可。及河。又使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懇乎。吾不可以立於人。

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咎邑六十。辭曰。唯甲傭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王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逮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而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衛甯喜專，不許公問事。「專」就是個人專橫不與人謀。卒爲免餘氏所殺。強不知以爲知，強不能以爲能者，獨斷獨行，我們無以名之，名之曰活上帝。現在美國總統羅斯福都說他是個活上帝了，但是他的復興計劃是專家的計劃，並由專家來實行的。實際上並非他個人獨斷的。我國今日不需要活上帝，活神仙。需要站在大眾的立場，容納大眾的意見，爲大眾謀利益的人。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蠶。小國之大害也。將成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攸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韓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廕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驕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問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躡諸王。王曰。

解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卒自陳。陳札與。蔡公孫歸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犛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言。無乃不可乎。夫諸侯以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貪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獨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郟滕。既而齊人請郟。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郟。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害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嘗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欲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苟益遂如楚。豈盟。

宋向成是當時明瞭大勢的政治家，他鑒於各國連年爭戰不息，勞民傷財，實在有招集各國代表開一次和平大會的必要。這個主張，未嘗沒有人想到，但因為其時要招集各國代表亦須有武力做後盾，才有人應招。晉楚是大國，如果不得這兩國的允許，則一切都將擱淺，所以向成先徵得晉楚二國的同意。在這各國都野心勃勃想侵略小國的時候，叫他們息爭停戰，那無異於與虎謀皮，當然不會得到結果的。所以韓宣子早就說：「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只是湊數着開個會應景而已。經過許多波折才集合到各國代表，而晉楚兩大國互爭盟主的地位，已可見沒有和平的曙光。那麼這個會議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這猶如一九三二年春天所開的國際裁軍會議一樣。在明眼人看來，自從倫敦所召集的世界經濟會議失敗以後，軍縮會議更不會有什麼效果。不出一般人所料，軍縮會議始終是在重重壁壘的障礙中無生氣的發展着。各國都是以其本國的利益為目標，製造出許多提案，別國自不能接受，提案儘管雪片飛來，並無一樁能通過，在這種時斷時續的景況中，軍縮會議一無進展，已成擱淺的形勢。而各國却因此更加大量的增加軍備，以準備作第二次的大屠殺。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春秋列國不能滿足擴張土地的慾望，戰爭決無休止的可能性，無異於今日各帝國主義間因經濟恐慌而發生的矛盾，必然地要爆發世界大戰一樣。什麼「息兵」、「反戰」、「裁軍」、「和平

……都是幻夢！

鄭伯享趙孟于垂櫺。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諸君賦以卒君祝。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謫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穿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資。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我們希望這七位當政者，不僅祇賦詩言志，還得要把自己的懷抱實行出來。說空話說得多好聽，也是無用。當政者最好空談而不實行。人民不能永遠受空頭支票的欺騙。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子罕說：「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這完全是欺詐無理的話，他本着封建的等級觀念，人民是貴族的奴隸，小國就是大國的附庸了。把他的內幕揭開，還是想侵畧別人的土地，以滿足自己的慾望罷了。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人。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子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偃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姜。盧蒲姜曰。彼君之難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驪。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視。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禍。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姜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遂滅崔氏。殺成與驪。而盡俘其家。其妻姪。姜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只見貴族們自相殘殺，不見他們顧到人民一點福利。

楚薳罷如晉泄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宣或。承君命。不忘敏。子薳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貨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出右師出奔晉。鄆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獻封來奔。十有

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苗。陰不播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滅。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歲何爲。

我們讀了這一段不合科學的神話，作何感想呢！現在科學已經很發達了，可是我們國家裏恐仍有百分之九十，沒有普通科學常識，歐美以及日本等國的人民，智識程度比我們要高得多，他們一百個人裏，有九十五個是識字的人，而我們則一百人中倒有八十五個不識字，試問相差多少，科學焉能發達。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強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不能度德量力，必失敗無疑。慶封當政，驕妄之至，焉得不敗？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器出奔台。衛人立其從子圖。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鄆掉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遠。受享而簡。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簡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子。淫而不父。僭聞之。如是者。慎有子禍。

蔡侯怠惰的情形，爲人所不恥，可是現在「怠惰」已成了社會上一般的病根。舉幾件眼前的事來說罷：官吏怠於事務，學生怠於讀書。走到遊藝場中，每天總有成千成萬的人在裏面作樂。走到街上去看，一個個都像無事似的，在那裏閒逛。我們試到外國去看看，人人都在緊張的活動着，決沒有我們這樣的閒散。現在正有許多人高唱「復興民族」「挽回國家利權」像這樣下去，怎有達到這種「目的」的希望！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雋也。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雋。及頃。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水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卜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乘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壇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懼。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

。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節。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所謂「迷復」就是想要復興而走入迷途。楚子既棄其民，又胡作亂爲，所以說他是「迷復」。現在我們的國難日深，許多人都說應該挽救國勢，復興民族。而黨政的要人們却提出起建時輪法會，放風箏，踢毽子，唱花臉來救國，豈非荒唐之極！一天到晚優哉游哉，苟且偷安，從來沒有絲毫的覺悟，這豈不是「迷復」嗎？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和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革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苗思。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其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我國原本是個大國，百年來却由弱而小了。邊疆上的領土，已多爲各帝國主義所併吞，所侵佔。安南亡於法，緬甸喪於英，朝鮮亡於日本。新疆西藏也在英國支配之下，廣西雲南是在受法國的支配，英

國在香港，可以控制西南。九一八後日本侵奪了東北四省，察綏便危險到萬分，華北數省也就等於昔日的東三省了。眼看着地圖一塊塊的變了顏色，越弱越小，越小越弱，常此下去，地球上還有中國嗎？今日亡國的痛苦要較昔日小國受虐待的痛苦深到千百倍。現在如果我們不甘滅亡，就必要努力振作，清除帝國主義的勢力，收復已失的領土。這是大家的責任。有智識的青年更不應放棄這個責任。要自動的起來，發表意見，實地去幹。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殺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雜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讒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與寢也而先後之。公賄目雙雞。寢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鴛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昏。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

。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管于太公之廟。慶舍被弒。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襲爲士獻。盧蒲癸王何。執衽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鬚。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榜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撥兩榜動于莖。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緇。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面如內宮。慶封歸。馮吉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諸戰。弗許。遂來奔。戲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程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程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鷗。亦不知。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聚弗族焉而居之。富於其幣。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齊人富謂之賁。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慶封嗜酒，又好田獵，不務正事，所以遭此大禍。喝酒非但是對於身體有害，而且往往因爲神志不清而敗事。酒後失言，誤事是很多的。一方面這種消耗也是很大的。如果用這個精力與金錢去生產其他必須的日常用品，豈不對於國家有很大的益處。何況像現在一般喝酒的人，連中國自造的土酒也不屑於喝了，非吃外洋運來的不可。每年流到外國去的金錢不可勝數。據海關的報告，去年（民國二十二年）一年內洋酒輸入是3,780,153元。除了酒的消耗之外，烟的消耗也是很大的。去年一年烟草入口是20,643,711元。這一年來是有增無減，據前天報紙上的消息，本年四個月來烟酒進口達一

千二百七十五萬，這是多麼可驚的數字。整天鬧窮的中國，居然每年要消耗在烟酒上面這許多的錢財，試平心想一想，我們用金錢去換得毒藥，他們用我們的金錢去製造槍炮又來打我們，究竟是值得不值得。我不素主張戒除烟酒等嗜好，有人說我古怪，可是我以為如果人人都能夠戒除這兩種嗜好，非但可以保持健康，而且每年可以為國家節省一筆極大的費用。如今的人雖不好田獵，却嗜好賭博，差不多上至黨國要人，下至於販夫走卒，莫不以賭博為最高上的遊戲。幾個人湊在一起就是八圍麻將。官僚整日無公可辦，每日必以賭博消遣。近且以堂堂政府的名義發售所謂獎券，鼓勵人民徼倖投機的心理，試問這還成一個什麼國家呢！如不戒除以上的惡劣嗜好，慶封所遭受到的災禍，我們都要遭受到呢！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嘗。禮也。

崔氏之亂。惡蔡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鄰殿。其鄰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是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鄰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鄰殿。非與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濇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濇。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共拱璧。吾獻其極。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貪而無饜的貴族，儘量地搜刮人民的脂膏，以爲他一己的享用；但事實上因貪財而喪命的也實在不少。今日的貪官污吏搜刮人民的方法更加精妙，而手段亦比從前狠毒。政治腐敗得不可言狀，如不設法澄清，國家不會再有希望。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趨勞於黃屋。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仁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李爾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遠於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飢寒之不恤，誰遠其後。」現在我國多數的人民，是處在飢寒交迫之中，這個衣食的問題，亦即民生問題，解決不了，則社會不會安定，文化不會進步。政府高唱建設，却不分急緩，先修蓋政府機關的洋樓，究何補於民衆的飢寒？教他們在飢寒交迫之中擁護政府是可能的嗎？現在弄得怨聲載道，不就

是不顧民衆要求所致嗎？要知道，他們不會永遠目甘忍受飢寒的！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王人來告喪。間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伋卒 閏穀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

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秋

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禡。公患之。穆叔曰。投殯而禡。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袂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遂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却敖即位。

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下。使

公治間。穰書追而與之。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

聞取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闕。難收遠君。公與公治

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

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

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實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子羽說：「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諸侯的政權掌握在貴族手中久而久之，必有篡奪之意，可是諸侯又是從周室天子那裏奪來的政權，諸侯得勢就不要王，列國貴族得勢又不容諸侯掌權，最後士大夫又起而奪貴族的政權。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逸不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弑之。

無論做什麼事，不省察細末，沒有不失敗的。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穢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饑國人粟。戶一釜。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統治者能以克勤克儉，爲人民利益着想，人民也就心悅誠服。遇到人民有難的時候，統治者以能減衣縮食與民共甘苦，則民也感到相當的滿足。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祀。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祀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晉不羈矣。其誰云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尊。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猖獗自大，驕奢淫侈，都是人之大病。如不改去，乃自殺之道。

范獻子來聘。拜城祀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酈鼓父黨叔爲一耦。

齊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祀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傭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公告叔侯。

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倭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隸屬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專夫人。而焉用老臣。

私有財產制度下，人人都只想謀自己的利益，忘却了爲大眾謀幸福。所以大侵小，強凌弱，那有什麼公理可言。我國人應深知如今公理之不可恃，必須自己努力奮鬥才是。

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都鄙。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

是。是其衝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溫溫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鄴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置。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削南籥者。曰。美哉。猶有箴。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而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箠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難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絳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及必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籛。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蠻如晉。將宿於成。問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戩。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幸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吳公子札週遊列國，彷彿是如今到各國去攷察政治一樣，但是他却不像現在一般名義上是攷察什麼政治，經濟，其實只是消耗國家許多金錢，借此到各國玩玩而已。他此行不但能夠明瞭列國的情形，而且能用他的學識，供獻給列國有識見的執政者，這真是值得我們佩服。像齊國的晏平仲，鄭之子產，衛國之公子荆，及晉之韓宣子，趙文子，都是一代知名之士，吳公子都同他們縱論政治之興衰，以及爲政之要道。他敢大胆的批評當時的列國政治，又能諄諄勸導列國的執政者，可以說是「不虛此行了」。

秋。九月。齊公孫盞。公孫窺。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閔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鄒。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實旂。

諸侯與貴族之間，時常發生利害衝突，因此列國內部亦無日安寧。內部稍稍安定，又要向外發展勢力了。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

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囊將上焉。助之匿其情矣。

楚王子圍當政，驕妄不堪，國人皆不勝其壓迫，所以當時列國有識見的人，都預測楚國不久將有大亂。我們從這一段裏，可以看到王子圍箝制言論的苛刻了。楚使赴魯，始終不敢說一句令尹之壞話。要知道自己做了錯誤的事情有人來指正，應該是表示歡迎才對；這種箝制輿論，實在是自殺之道。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竅也。驥良力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復。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以子產之能幹，碰到左右有一個剛愎自用的伯有，一個驕傲不讓的子皙，處處遇到掣肘，使他無法施展，真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可見一個人好了，沒有多大用。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筭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廿日數也。土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

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晉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殲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環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殲乎。勉事之而後可。

國家羅致人才，是最重要的事。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時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由此可見諸侯的勢力日衰，而大夫的氣燄逐漸增高。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貴族淫亂於此可見。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顧大。視蹀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靈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者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舊。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蒙成。殺佞夫。括。環。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或叫于宋大廟。曰。禮譴出出烏鳴于亳社。如日譴譴。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災由自爲，而非天賜。現在常說「天災人禍」一類的話，其實所謂天災，難道就無法挽回了嗎，而且所謂天災，也多是人禍所造成的結果。想要用「天災」二字掩飾自己的罪戾，是不可能的事。

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子產所敘述的陳國的景象，正是如今我國的一幅寫照。在強暴的各帝國主義用經濟與武力侵略之下的中國，已經脆弱不堪，奄奄待斃了；再加之國內政治的腐敗，連年天災人禍，農村已達整個破產之期；貪官污吏，驕奢成習，搜刮人民，無所不用其極。這一切一切都是亡國的現象。子產說陳國滅亡，不出十年，我國不知能否苟延十年呢！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其姬也。

鄭伯有者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往。其人曰。吾公在繁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旣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鬪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驪。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驪。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毛驪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殮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乘曰。人不我顧。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驪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槌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

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驪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驅幣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也。使公孫旽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驪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有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敷於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

飲酒取樂，不務政事的伯有，終於喪了性命。今人不可不以此爲戒。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節。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善者獎之，惡者罰之。」才是正理，公子圍當政以後顛倒是非，揭惡棄善，真是荒唐之極。如今中國的形勢依然是如此：真革命者當罪，假革命者有賞；真抗日者當誅，不抗日者得獎，真是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措置。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盞。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庾。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弊不書。

。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肯魯大夫諱之也。

宋國大災，與他國何干；他們樂得不管。開個會也不過是敷衍而已，不能發生效力，是在我們意料之中。這時列國那一個不爲自己利益着想，要損己而利人，那是萬萬辦不到的事，就是不損己而能利人的事，他們都不以爲然呢！開會也不過亂吵一陣，各人有自己的立場，誰也不肯把多量的利益讓給別人。結果不是流會，便是議而不行，我們沒有看到確實的記載，可是這個會議的毫無成效，是必然的。

鄆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信。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遠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疆。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論之。曰。取我衣冠而禘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謂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像子產裏樣的統治者，在當時已屬難能可貴了。所以鄭國大治，人民稱頌不絕。能為人民利害打算的執政者，必為人民所擁戴。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癸未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吾人弑其君密州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儻。不似民主。且平未盈五十。而諱諱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改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愛何。誰能無儻。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儻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陶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趙孟儻安，孟孫尤甚。」這都是中國固有的弱點，可是現在社會上却深深的中了這種餘毒。如欲復興民族，必須去此餘毒。

齊子尾害閻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聞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閻丘嬰。以說于我師。丁僕說。消寇。孔馳。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袞。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魯侯跑到楚國，看見人家的宮殿壯麗，也要做倣建築；可是別國的政治清明，爲人民謀幸福，他怎麼不跟人家去學學呢！現在執掌大權的人們，也都曾到過歐美，日本等國留學或考察政治，實業，……但所學完全是皮毛，如像外國人蓋大樓，吃西餐，裝束華麗，也都紛紛效法，可是人家的經濟狀況是怎麼樣，與我們比較起來，實有天淵之別，他們却不問了。別國的奮發圖強的精神，也都不去做倣。只圖爲一己的享樂，不作久遠的打算。這種倒行逆施與魯侯之建宮室有何分別！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己亥。孟孝伯卒。

立敬歸之婦。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

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婦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

。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衆

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貴族專政的時候，君主無異於一個傀儡。至於世襲的問題，更加操縱在當政貴族的手裏，穆叔說的「嫡庶」、「長幼」之分，都是周室封建制度所規定，如今早已打破，所以當時執政的貴族總喜歡

立年紀最小最無能力的君主，以便把大權操縱在他的手裏。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非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襄公。

公葬之月。子產和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盩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繕。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巧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操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厩繕飾。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壞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韉。隸人牧圉。各贖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事思舊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操濕。今鋼鞬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麻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敢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

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從子產這段憤慨的話可以得到兩點意思：

(一) 大國對於小國無鑿足的苛求，小國君主及執政者既疲於奔命，小國的人民更不堪其雙重的榨取。稍有意慢，即加以武力。小國不堪這種壓迫，就逐漸滅亡。子產說：「以敝邑備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真是幾句極凄慘的言語。

(二) 子產大膽地批評晉國政治的腐敗，最主要的是「盜賊公行，天禍不戒」。由於當時貴族們的奢華日甚，人民生活更加艱難，逼着一些無產者去做盜賊，一方面因為貴族們不務政事，所以災癘並起，使人民更加困苦，子產看到這種景象，大為不滿，所以痛加駁斥。真是有識見的政治家！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執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展與殺其父，是爲了他的父親殘害人民嗎？當然不是的。只是自己想篡位罷了。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閔戩戴吳。天似啓之。

。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不圖權利，是真有學識的人。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栗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此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一個國家裏面，人才最爲重要。現在不但有許多專門家，不得施展其所學，就是一般大學生畢業後到社會上來，也都用非所學。據我知道，學染織的做縣長，學神學的去做稅吏，更有許多理科學生去做官。大批的專科學生找不到職業，社會上遇到事却找不到專門人才，這個離奇的現象，就是三幾十年來中國教育失敗的明證。推所以致敗之故，是因爲走的資本主義教育的途徑，但中國的資本主義不得正常發展，所以資本主義型的教育也就變成殖民地的教育，結果方有今日的怪現象。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

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遜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樂之也。然則曰。蔑也。今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問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國的士人覺醒得最早，也是因為鄭國的等級制度早已紊亂的緣故，士人紛紛起來議論（甚至於參加）政治，已成了普遍的事實。這種風氣的形成，無疑地使鄭國一切都能向前邁進，在執政貴族方面來說，士人參加政治，是於他們不利的。子產雖然也是當時的貴族，但他爲了適合那個時代的要求，就不願去禁止士人的議論政治。他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真是不失爲一個深明事理的政治家的態度，能具有這樣懷抱的政治家，在當時實在是少有的。其實直到現在，政權不是始終操縱在幾個人的手裏嗎？人民非但休想實際參與，——就是議論政治，都在嚴禁之例。「言論出版自由」是早已規定了的，可是人民如果敢大胆地去批評政治，就要被嚴厲的取締，而且還有生命的危險呢！歷年來，若干有學識的人，用了赤誠的態度，向政府供獻意見，都遭忌恨，失掉職業，甚至於生命都失却了保障。許多無辜的人民不是說話得罪了執政者，或是著書暴露如今政治的惡劣，都在殘暴的威力下犧牲了生命。試問人權保障在那裏？言論出版自由在何處？我們再進一步要問：假

如現在政治不腐敗，爲什麼怕人批評？既然有惡點，就應該歡迎人們的指正。拿出子產所說：「其所惡者，吾則改之」的態度來才對。何況那些批評的人，都是愛護這個國家，不甘心使這個民族淪亡的人；他們都是有爲的青年，國家的幹才，忍心這樣摧殘他們嗎？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則以政，猶未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於所害。譬如田獵，射御實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也。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鄭國能用子產，所以一切都能有條不紊，蒸蒸日上。今日國家濫用私人，甚至一人身兼數要職，猶如不是裁縫却給他一塊縷子亂剪，不是廚子却給他許多魚肉作料，結果弄得一團糟。此種惡習不打破，政治永不能走上軌道。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嗣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北宮文子不消說也是一個維持封建等級論者，他見楚國的政權掌握在令尹圍的手中，他認爲這是大逆不道，君臣的等級無形中紊亂了。所以他說：「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依他這樣說，做君主的從他娘胎裏就帶着威儀，可以使臣下服從他，人民來做他的牛馬，儘量地讓他剝削，他是應該享受這種權利的，而貴族們也是一生下來，就帶着威儀，能使人民敬服，爲他做奴隸的了。其實這都是統治階級編造出來欺哄被統治者的

陰謀。同樣的人，爲什麼要分爲這些等級，有享受着最奢華的生活的，却一事不做，未勞而獲；有每日克勤克苦的操作着的，却是過着極可憐的生活。什麼威儀不威儀，把那件黃袍子從他的身上剝下來，從寶座上把他推下去，看他還有什麼威儀，不是一個尋常的人嗎？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十 昭 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訖 三月取鄆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與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鄭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以乘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理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園。謂園。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園布几筵。告於莊其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祿。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囊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訖。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事東夏。平秦亂。城渚于。師徒不頓。國家不能。民無訪譚。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

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種是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鄆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鄆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愆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晉樂王鮒曰。小吳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綏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子羽說：「小國無罪，恃實其罪。」這兩句話着實可以給我們很好的教訓。現在我們不是想依靠英美，就是與日妥協，可是這都不是可靠的。我們要取消不平等條約，恢復已失土地，復興民族，惟有依靠自己，要依賴全國的民衆共同努力！

季武子伐莒。取郕。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

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爲。人之有瘡。以蔽惡也。瘡之陳壞。難之答也。衝而惡之。吾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燒邱。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求矣。吾又誰怨。然緡也。非與不已。召使者袞袞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國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毀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寡吏。處不辟污。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之。封疆之削。何國茂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濞有登。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郟。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充也。去煩宥善。莫不饒鞠。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魯國侵畧莒國，莒人在不抵抗之下失去了土地，却向會盟諸國去訴冤，請求別國加以援助。其時所謂結盟，完全操縱在晉楚等大國的手中，所以晉楚的執政者一言一動，可以左右一切；但晉楚的執政者不能白白地爲弱小國家主持正義，乃是必然的事實。因此晉國的樂桓子首先向叔孫要求賄賂，

非但不能爲莒國幫忙，反而助紂爲虐，爲魯請命，要求楚國不出來主持正義。叔孫旣不肯納賄，晉國亦無可奈何。其實這時只有強權，就無所謂公理與正義，列國都要爲自己的利益打算，沒有便宜的事，誰也不肯去出頭。所謂會盟，也只是各大強國的一個分贓集團而已。

讀完了這一段文，使我們聯想到一件極爲痛心的事。二年前，「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我們中國止與莒國一樣，在不抵抗之下失去了東北四省的土地，却去乞憐於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所謂國際聯盟，明明是爲各帝國主義國家所包辦，一切不消說都以強國的意旨爲依歸。日本帝國主義無疑地也是列強之一，他在國際間有着無上的權威，況且又在張牙舞爪像個瘋狂的猛虎，各帝國主義看見他這種兇猛的形狀，亦莫不先懷畏懼之心。所以當中國備文送到國際聯盟以後，牠曾接連地開了若干次會議，結果只產生是幾條極空洞的決議案。日本帝國主義早已看透了這個把戲，一方面日內瓦開着會，一方面日本軍隊却積極向中國進攻。國際聯盟的後台老板——英、法、等帝國主義，爲顧全自己利害起見，個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開口了。由於中國政府那種可憐的模樣的苦苦哀求的結果，國際聯盟爲了敷衍面子起見，就有所謂國際聯盟調查團的組織。中國政府爲貫徹不抵抗政策，正好借此下台，用着欺騙式的口吻對民衆說：「鎮靜罷，我們沒有力量和人家用去抵抗，靜候調查團調查有了

結果以後，他們就能幫我們忙了」。於是又在人民身上儘量的搜刮，去供應那救命的恩人（調查團）的一切化費。調查團的諸位老爺們既有中國人民的血汗供他們享受，又有中國文武官吏陪着他們到各地去遊玩，中國政府以爲這樣的優待，總可以使他們主持公道了。但是結果呢，那一本薄薄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終於出現了，可是這部書又無異於一部祈圖分贓的賬本。（我曾於二十一年作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一書，可參攷。）他們並沒有主持公理的意思，更沒有實際援助中國的意思，所以在他們的報告書裏，完全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他們毫不客氣的說，不能叫日本帝國主義獨占利益，要求日本帝國主義分他們一杯羹。較之武力爭奪，當然是一種不勞而獲的無上妙策。

國際聯盟在英法，各帝國主義操縱之下，所玩的那套狡猾的把戲，早在我們的意料之中。但當局者爲貫徹不抵抗政策，始終以依賴國聯爲掩護，事實擺在我們的前面，依賴國聯的錯誤與無用，早已爲全國民衆所指責了。

我們要知道：各帝國主義都以侵略弱小民族爲目標，他們也能滿口仁義道德的掩護自己蠻橫的行爲，要比春秋時代大國的執政者說話更要體面，可是手段却更加詭詐。叫各帝國主義不侵略弱小民族，猶如叫一隻狗不去吃屎，是決不可能的事；因此弱小民族去向他們乞憐或投降，那無異於與

虎謀皮，直是吞食毒藥的自殺行爲。我們除了奮發圖強，自振自救以外，就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所以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就極力主張：「我們要生存，就要抗日。」我雖聲嘶力竭的吶喊，除了一般民衆響應之外，當局者始終置如罔聞；接着我們就看見日本帝國主義步步進逼，我們的土地一塊塊的失去，人民做人家的奴隸亦日漸增多。而在察東已陷，平津危在旦夕之時，當局即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正是全國輿論大譁的當兒，我應民衆熱烈的要求，毅然在察哈爾組織民衆抗日同盟軍。我認爲堅決擴大民族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解放的惟一出路，所以在既無後援，又在餉彈兩缺的困難狀況中，憑着士兵的鐵血奮鬥了察東四縣。由此我們可以相信：並不是我們不如人家，最主要的還是我們自己不努力的緣故。我們要救亡圖存，就要抗日，乞憐於各帝國主義，或投降於強者，只是自掘墳墓自取滅亡。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弊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如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意。奢侈使她們下流，由下流而不能自拔。由古典式的玩物解放爲浪漫式的玩物。如此焉能担負復興中華民族二分之一的責任！我希望有智識的婦女要有所覺悟，要能自尊自立。始能獲得解放與平等。獲得解放與平等始能言救國家救民族。不要忘了你們肩膀上有二分之一的的大責任呀！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虺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維洧。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儉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說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密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欲其祀。民叛不卽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盡量地榨取人民的膏血，弄得人民精疲力盡，無法生存下去的時候，當然要引起反抗，並不是什

壓神怒，實在是民怒。

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器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季氏當政，與君主無異，貪財好利，不顧人民疾苦。這裏的譬喻非常適當。

鄆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遫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市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起來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旣而密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忘。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貴族淫亂好門，莫此爲甚！不是爲權利，就是爲女子，從未替人民的利益着想。如今國內的官僚政

客正和當時一樣，政治腐敗，都由於他們的作惡。剷除腐敗官僚，是最先應該做到的事。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權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鬲幣。終事入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子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易歸。對曰：鍼權選於寡君。是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旣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翫歲而愒日。」就是苟且偷安，悠遊歲月。對於個人說，就是一種自殺的行爲，從一個國家來說，就是亡國的現象；從整個民族來說，就是民族衰頹的明證。現在我們國家正走到這種危險的途徑。帝國主義者把我們看得清清楚楚，我們自己不能振作起來，空喊「廢除不平等條約」、「復興民族」、「收復失地」又何濟於事。

鄧。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虎牢。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闕帶。私盟于闕門之外。實蓋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一個國家裏面，充滿了許多貌合神離的執政掌權的人，怎能不生糾紛呢！所謂盟，其實就是私自

組織黨派，爭權奪利。必先有要發生糾紛的條件，始要「盟」來維持暫時的和平，所以盟的結果就是破裂。由於這一段的事實，可以知道鄭國不久必將有大亂的來臨。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鞏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以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剛。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將戰車改爲步卒，這得算一種進步。古兵書云：「水因地而致形，兵要因敵而致形。近年來因武器之日新月異，操法也多有改變。無論何事要隨時求進步，應有改革創造的精神。」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鉅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驅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稽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廡與常儀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

「無競惟人。」實在是一句值得注意的話。能夠得到賢人比什麼都要緊。我們國家如今弄到這步田地，完全由於不知「無競惟人」的道理。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僂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求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

征討。后帝不滅。遷關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質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姜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支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洙。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嬭。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僞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窳之。則生疾矣。僞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非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胥末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賂之。

毫無根據，荒誕離奇的一段話，居然有人相信他。諸侯，貴族的疾病彷彿比國計民生還要重大。這樣詳細的紀載，真是大可不必要。我們沒有看見左傳上記某年大水或大饑死了人民多少萬，更沒有看見某年疫癘，死亡若干老百姓。窮人的命是不值錢的，貴族的生命才值得貴重。自古以來都是如此。沒有什麼奇怪的。所以病到了貴人的身上，也就貴重起來。不見農村中的老百姓，他們一年到頭也不生

病，固然由於他們整天勞作，身體比較強健，富有抵抗的能力；但就是有個大病，頂多在家裏餓兩天就好。他們也從來沒有去找個醫生看看。有個頭痛發燒的小病，還能算是病嗎？爲了一家好幾口要吃飯，穿衣，自己就不能不去操作。真是得了重大的流行病，也只好憑了素來強健的身體和病菌作激烈的抵抗，在這種危境中自己無法掙扎出來，惟有聽天由命了。好在老百姓的性命是不值錢的，死了就死了。這個社會裏的醫院，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夠享受的，爲謀私利的醫生，沒有爲大眾謀幸福，盡義務的必要。可是我們再看一看城市中的一班達官顯貴們，他們差不多整年在疾病中。這固然由於他們整天吃了大魚大肉，一步不肯動；不是坐在精緻的洋樓裏的沙發椅上，就是坐在汽車的軟靠椅上，以致不能消化，釀成疾病；但一方面亦由於他們的生命值錢，所以畧有頭痛，腿酸，就要去請有名的大夫來診治。——而且最好是外國醫生，技術好壞是另一問題，請外國大夫的價錢貴，總不能不算是關氣。吃了補藥，又吃泄藥，成了一個藥罐子。有些要人們的家庭裏僱着好幾個有名的大夫做爲常年的衛生顧問，和兒童的看護。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每年化許多錢保壽險。總而言之，他們愛護自己的生命是無微不至。幾千萬人民在水災，旱災，疫癘中掙扎着，他們却可以置之不問。說起來令人痛心，這種不平等的社會，到何日方能剷除！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蠶。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迎送未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所煩手淫聲。惰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幸於煩。乃舍也巳。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瑟琴。以儀節也。非以惰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怒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蠶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與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蠶。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蠶。穀之飛亦爲蠶。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蠶。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侯之疾，先求巫，既求醫，但均不能有效。醫生所說的病源很合理，可惜附會上一些陰陽五行之說，弄得烏烟瘴氣。其實晉侯致疾的原因是很簡單的，當時的貴族那一個不是淫逸奢侈慣了，一切都沒有一點節制，所以很容易生病。俗話說得好：「飽暖思淫慾」，有現成的吃，有華麗的衣服穿，精美的房屋住，整天沒有事做，就無所不想，想出許多奇怪的故事來玩。由於沒有節制，身體失却抵抗力，無疑地要生疾病。尤其是女色，差不多成了他們惟一的事業，而這却正是傷害身體的一種極大的原因。人

之寶在精，精散則神昏，淫慾就是使精散的一個原動力。我們看古今的貴族們，那一個不是到了四五十歲就背曲眼花，行步不靈，無日不在疾病中呢！一個近代很好的例子，某青年將軍年紀很輕，却早已具有老年的姿態。完全由於他抽大烟，扎嗎啡，娶小老婆，一天到晚昏天黑地，過着紙醉金迷，烏煙瘴氣的生活，他的身體怎會強健起來，他的神智又如何能夠清醒過來？所以年紀不大，已經弄得半身不遂。唯有我國有這樣奇特的現象，把重大的守土之責輕輕放在這種人的頭上，所以才會不發一彈，把國土雙手奉送給日本帝國主義呢！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襟郊。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鄭。葬王于鄭。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噉。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庶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子乘去其國。強禦已甚。詩曰。不侮寡。不侮強。秦楚匹也。使后與子干齒。辭曰。誠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鞮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壽何忌。

「不侮鰥寡。不畏疆禦。」對於弱者，不能欺凌；對於強者，不能畏懼。一個人能做到則算爲好男兒。大丈夫。一個民族能做到，則算爲優秀民族。我們不能忽畧這個好教訓。凡是弱小民族，對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我們非但不侮不做，還要當做最好朋友看待，予以同情加以援助。同時對於強暴的，我們非但應不畏懼，還得抵抗。畏外敵，欺壓同胞的，真是民族復興的障礙者！

楚靈王即位。環能爲令尹。蒍啓疆爲太宰。鄧游吉如楚葬鄭放。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汰侈的人，當然不問民間疾苦，胡作亂爲。這是無疑地要失敗的。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于除。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鄆伯如晉弔。及欒乃復。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改而來見。禮也。被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絳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曜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攀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將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晉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彌。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

賦木瓜。

周禮在魯，值得什麼頌贊。希圖復古的人們永遠是向後看，不向前走。要復興民族，必須打破「復古」的觀念。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也。執諸中郡。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道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曰曰。女無敢爲賓。微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人近德矣。

這裏都是教人「做人」的大道理，忠信謙讓都是「做人」的要素。現在有許多驕傲自大不忠不信的人，當以爲戒。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之。傷疾作而不果。驪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鄆。聞之。懼弗及。棄選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狀。爾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柩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仕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

。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緘。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人的生命原是有了一定限度的，「人誰不死」宜哉斯言。在我們這短短的一生中，要過真人的生活，盡我爲人的責任。空度百年，虛耗一生，有何意義。要過生活有意義，過得快活，過得光明，則必需奮鬥，必需不怕犧牲，苟且偷安的過一生，醉生夢死，則何如做牛做馬！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食。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字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非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張龍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煩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

侯。諸侯求類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繹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吊喪，本是哀痛的表現，後來漸漸的形式化了，反而把真義完全失去。猶其是如今官場中的惡習：達官顯貴的家中無論死了什麼人都要勞師動衆，各處發報喪條，叫人送禮，吊喪，不但有些人與死者未曾見過一面，就是與喪者的家屬亦不熟識，怎能發生哀痛的感情呢！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重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欽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繞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錙。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賄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庚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樊。郤。芮。

。原。狐。續。度。伯。降。不。辱。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後。以。樂。愷。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息。況。自。不。後。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於。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於。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於。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蕞。廛。不。可。以。居。請。更。諸。兒。遺。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季。公。曰。何。貴。何。賤。於是。其。公。繁。於。刑。有。需。捕。者。故。對。曰。踊。貴。賤。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其。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諫。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一。子。先。卜。鄰。矣。遂。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諫。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晏子與叔向這一段談話，直是當時社會的一幅寫真。統制者儘管苛征暴斂，人民的負擔，隨之而日增；除了粟米，布縷之征以外，當然還要有力役之征。爲了擴充統治者剝削的領域，戰爭是永遠沒有休止的，人民無疑地是成了犧牲品。太平的時候，自有許多貴族儘量的享樂，人民又被征去爲他們蓋華麗的宮室。在這樣高度的壓迫之下的人民，連喘息掙扎的餘地恐怕都沒有了。晏子和叔向看到當時社會上這種惡劣的現象，已感到萬分的悲憤。可是他們再也不想不到二千年後的中國人民，受着比從前更要劇烈的壓迫，他們的苦痛是有增無減。所謂革命成功後的政府，比從前更腐敗了，荼毒人民

國的宰相，握有國家的大權的人，怎能住着破舊的房屋，與平民爲伍呢？這是常人每每要發生的疑問，以爲這種反常的舉動，必定不是出於真心，而是不近情理，或者更要加他一個虛偽的罪名。我們就事論事，這是不是「沽名釣譽」？「不近情理」呢？在這樣民不聊生的當兒，大多數的人都住着破舊不堪的草房，我們忍心住在高樓大廈裏嗎？我們須要達到人人都住着華麗的宮室以後，我們自己才有享受的機會，否則任何人都沒有享受的權利。所以晏子這種舉動是正確的，是值得我們欽佩與效法的。

我生平就是主張採取晏子的精神，有許多不能瞭解我的人，亦曾作種種惡意的誣誣，說我的行動完全是一種沽名釣譽，不合情理。爲什麼自己的生活要這樣的儉樸刻苦呢？我要問那些批評我的人：「我們的國家糟到這步田地，人民連草根樹皮都吃不着，我們能整天吃山珍海味嗎？人民連一件完整的衣服都穿不上，我們可以狐裘大氅的享受起來，人民連草房都沒有，我們能蓋高樓大廈住起來嗎？百姓是我們的主人，我們却是他們的公僕，主人過着這樣悽慘的生活，我們怎能那樣享受呢？」我覺得革命是犧牲，已爲大眾謀幸福的，大眾正在過着極痛苦的生活，我們不能爲他們解除絲毫的苦痛，反倒自己享受起來，試問該不該當？現在正有許多號稱革命的人們，他們握得了政權，盡量的

壓迫，榨取人民，供他們一己的享受，這明明是犧牲大眾，成全一己。這也配得上稱革命家嗎？這就算革命成功了嗎？真令人羞煞！

我們只曉得，真正革命者，是要犧牲自己的一切。什麼困難，障礙，我站在衆人的前面去排除，擔當；有什麼享福的事，先讓衆人去，我要站在最後面等。到個個人都得了一樣的享受，我方才有加入的權利；否則，將永遠奮鬥，以至於死試。問這種舉動是不是每個革命家所應該具有的？這種舉動是不是就是沽名釣譽，矯枉過正，不合情理？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譽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奮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欒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其時貴族都想擴充自己的食邑，因此一國裏面自己亦爭鬥不絕。這都是私有財產制度所造成

的惡果。

五月。叔弓如滕。葬廢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

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小至於一個家庭團體或學校，大至於一個國家，如果能夠和衷共濟，事事為公着想，無不蒸蒸日上；否則必衰敗無疑。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盞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昆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蓋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謹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小國處於二大國之間，是最可憐而又可懼的。所謂「進退罪也。」這種滋味大概是如今弱小國。家都會深刻的嘗過，所以弱小民族，不能自己振作起來，是最危險不過的事。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

逆蔡好也。其如奮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等。早也。

齊侯田於菖。盧蒲嬰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昆欲復之。
。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癡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嬰于北燕。

好說大話，不務實際，恐怕是今人的一大病症。無論多大的官職，在就職的時候總要把自己將來施政的計劃，說得天花亂墜，可是不久的工夫都置諸腦後，不聞不問了。主張廉潔變爲貪污，主張選賢與能却變爲濫用私人，……一切都和他從前所說的完全背謬。掌大權的軍政要人，更是濫發空頭支票，不見他們絲毫的實行。現在像盧蒲嬰這樣的人太多，才把國家弄到這步田地。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齊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由於士人階級的興起，諸侯莫不畏懼萬分，所以謀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所謂寵人只是燕簡公自己的黨羽。但因諸侯的力量漸形薄弱，處處受諸大夫的牽掣，所事結果只好讓位。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亨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齊公孫窳卒。司馬窳見晏子。曰。又妻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

二惠說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鄆。冬十有二月

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驢於二三君。心舉諸聞。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還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兩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季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二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晉。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兼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

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鄆乎。曹畏宋。鄆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齊。

讀這一段，我有三點意見：

(一) 一國之立，人多不足恃，地廣不足恃，物博亦不足恃。我國人何嘗不衆，地何嘗不廣，物亦可謂博。但是現在落得個什麼境地，我看最可靠的，是人人能把「私」放在一旁，把「公」放在前頭。人人都能把民族的利益視做大過個人的利益。能如此，則雖地小人少物不博，亦無所懼了。

(二) 楚子問子產，子產對答如流，而所料者皆中。足見他明瞭當時國際情形，各國的政治與人物。現在我國處在這樣複雜的國際環境裏，更應當明瞭國際情勢，利用國際情勢，再圖支配國際情勢。

(三) 「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現在無論解決國內問題，抑或對外抵抗，都應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始有成功的希望。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竄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竄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以。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其藏之也。墨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雷霜雹。糞埃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乘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霜。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藏冰之法，古已有之。可是現在還有許多地方不知利用。我在開封，泰安二地住得比較久，就這兩個地方說，都不知道藏冰的方法。每到寒天，教會中歐美人就設法把河裏的冰取上來，挖坑封起來，預備次年做冰激凌吃和保存菜肉等食品腐敗。許多大一點的菜館還要零碎的向他們去購買。當地的執政者既無智識與辦，人民又苦無能力儲藏，每年天然的冰不知利用，任其溶解未免可惜。我國人對於諸如此類的小事，都不肯去用一點心思，不知糟蹋了多少有用的東西。卽如軍隊中打靶的子彈頭，打完靶就任人去拾。馬的鐵蹄也隨便遺棄。不知廢銅爛鐵的用處很大。就是目兵每天拭牆的布，用完了也隨便扔去，全不知這種破布尙能造紙。這都是廢物利用的方法，可是我國人絲毫不加注意。可是每年這樣要消耗多少東西呢！無論用什麼東西，都要想一想這件東西自何而來，人民費了多少血汗所換得的東西，我們就隨便糟蹋，怎對得住主人呢！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中。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贖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武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產。夏桀爲仍之會。有緝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越是自己不行的人，越要裝璜門面。楚靈王既沒有齊桓那樣得人，又沒有晉文那樣賢慧，諸侯都對他貌合神離，他還沒有自覺，要效齊桓，晉文的稱霸諸侯，這不是自不量力？結盟之時，大肆鋪張，勞民傷財，毫無意義。所以有識見的子產早已料到楚國不久將要衰落了。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何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

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伐之。以盟諸侯。王絕逐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而縛銜璧。士袒。與賴從之。游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偃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椽。王從之。遷賴於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克莫校。王心不遂。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這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老把戲，那裏講什麼公理，權在誰的手裏，真理就歸於誰。楚王殺父而自立，他就不說了；捉住慶封就說他有弑君之罪，立時把他斬了，假如楚王碰在慶封的手裏，慶封也要這樣做罷。

九月。取郟。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郟。郟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左傳的體例是：「凡不用師衆，在不抵抗之下穩穩當當得來的土地爲之「取。」假如以後的歷史仍依左傳的筆法來記載史實，那麼必應有一段：「中華民國二十年，日本『取』東北三省」罷！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螻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遷。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民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貧。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由於土地生產力之增加，統治階級無限制的消耗，以及國用廣大的支出（如對大國的貢獻等項）不得不再向老百姓的身上去搜刮。子產當然是個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但對於國家的財政亦感到難於應付，所以施行增加稅率。這對於人民無疑地是增加了重大的負擔，惹得冤聲四起，甚至於罵他爲毒蠍之尾。我們想想：如果那時的人民罵子產爲毒蠍之尾，如今的人民該罵搜刮者爲什麼呢！

冬。吳伐楚。入棘。樛。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谷城鍾離。蒞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龍穎之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姜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歸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灌。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祭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稻。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鑪。曰。爾未際。饜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聽。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祭。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菜嘗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宜。也能命服。牛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牛之爲人，既奸且滑。用人如此，可謂不幸到極點。也足見用人者是盲目是糊塗。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車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殽曰。子固欲毀中軍。旣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倍岡。盟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授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旣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稷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說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且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滅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察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且。故曰三日不食。雖。火也。良。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謙。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謙也。純離爲牛。世亂諛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熱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魯國的君權早已衰落，貴族們互相併合的結果，剩下三個大集團（季氏，叔孫氏，孟氏）他們無形中形成三個國家，魯君只是有名無實的一個傀儡罷了。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迎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

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晉楚聯姻，鄭伯拚命的巴結，勞子蕩於于汜，勞屈生於菟氏。後來又會晉侯於邱丘。可見國弱國小的可憐！所謂「勞」一定是用人民的血汗，來送禮招待等等，以博大國的歡心。在目前對於帝國主義的歡宴招待一類的事是數不勝數了。還要送更厚更大的禮。即如無形中割讓土地，簽訂出賣民族利益的條約等等。他們使同胞爲奴隸，使同胞被榨取。他們爲什麼要幹這些無恥的勾當呢？就是爲維持統

治的地位。個人的祿位保持了，民族國家也就快被滅亡了。我們應當從速剷除賣國求榮的人，以求國家的獨立與自主。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君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所遠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穉。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存。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魯國已成四分五裂的形勢，外侮時有侵人的可能，執政者尙高唱「禮儀」呢！正如現在我國國勢衰弱，民不聊生，外侮日迫，還在那裏優哉游哉的提倡新生活運動呢！試問：不抵抗之下，失地四省，合乎什麼「禮義」，貪贓枉法，賣官鬻爵，又合乎什麼「廉恥」！把陰歷廢除改用陽歷，穿衣服要把扣子扣好，鞋子要擦乾淨……又有什麼重大的關係，難道還有比「收復失地」「復興民族」更重要的事嗎？何竟斤斤計較於繁文小節，守土大責，強國要圖，却可置諸腦後！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密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

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關。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蘧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駘匹夫不可以無備。況駘國乎。是以盪王務行禮。不求取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得盈而不飲。寔有好貨。殲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鄆。鄆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陸。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駘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駘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厚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駘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繆。藉談。女齊。梁丙。張幣。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隄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彌家也。晉人若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囚其十家九縣。長殺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殫其武祭。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經矣。君將以親易怨。膏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違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殺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

陰謀害人，總不是光明磊落的態度，人以善待我，反以惡報人，這是小人的無恥的舉動。就是他起意而未行，他的動機也是不善的。叔向早已料到楚王汰侈，是他的致命傷。所以叔向認爲只要自己遵守信義，對方如何可以不去管他。這種態度，是否合理呢！我們覺得這依然是聽天由命的妄舉。我們國

家到如今的地步，亦由於處處聽天由命，絲毫不肯加以人力的關係，以後我們想要復興民族，必須深信「人力必能勝天」的鐵則。

鄭罕虎如齊。晏子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一國裏有賢人執掌政權，非但爲鄰國所敬，且爲鄰國所懼，所以反過來說，一國裏充滿了腐敗官僚，投機政客，跋扈軍閥，亦將爲鄰國所喜。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魯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功不可乎。請歸之。聞而以帥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郟泉。莒未陳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旆麻之役。遺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遺啓弼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鶻岸。楚子以陽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馭由櫛帥。楚人執之。將以登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頃使人犒帥。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意。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登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震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下。一臧一吾。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郊。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亦會楚子次於萊山。遺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

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厥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筮待命于巢。蹇啓彌待命于等婁禮也。

從以上二段事實看來，可以知道「準備」的重要。我們中國在九一八以前，因無準備而喪失東北四省，尚不知從速覺悟，依然事事毫無準備，門戶大開，外侮時刻有侵入的可能。華北各地不用說，日軍就在長城各口待機而發；就是華南的情形何嘗不是一樣。我這一次遊歷膠東各地，沿海各處不是駐紮着美國艦隊，就是英國軍艦；他們的兵艦上的機器整個的在活動中，我們一進去就覺到一種有生氣的現象，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動着」，「準備」着。槍砲聲不絕於耳，航空母艦上面的飛機全部飛到空中翱翔。這是練習，也就是準備。再看看我們呢，雖有幾隻小得可憐的軍艦在那裏點綴着，又何濟於事？多年失修的炮台，只是供人賞玩憑弔的古董而已；那幾尊破朽殘廢的大炮在衰草夕陽中像死屍一般的睡在那裏，有誰去理會他。每年我國軍費的開支佔了最大的一部份，不知消耗到那裏去了？天天談建設，我們除了看見在上海，南京各地多添了幾所要人住宅和各機關辦公的巍峨洋樓以外，從來沒有見他們對於國防有什麼計劃與建設。彷彿國家的興亡，於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們儘管在那裏享受，作樂好了。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擘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閔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隨之以敬。泣之以顯。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辛以威之。非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漁。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屏開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滅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從前貴族對於平民施以兵刑，貴族的內部是可以以禮來治的，不須要什麼刑罰，所以禮記、曲禮上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就是說，百姓不懂禮，所以須用刑來罰他們，貴族知禮故可不用。

其實這都是統治者製就了的圈套套在被壓迫者的頭上，使他們無法反抗貴族階級，永遠受統治者的宰割。以後刑罰就成了維持封建社會秩序的惟一武器。但由於一般平民漸漸地覺悟起來，猛烈的作階級鬭爭的結果，——尤其是士人階級掌握到政權之後，他們都感到有從新製定新刑法的必要。所以覺悟的士人，新興的貴族，都主張製定及頒佈刑法。子產是個開明的政治家，故鑄刑書。但這在頑固的貴族們看來，不啻是破壞封建的等級秩序，剝奪貴族階級特殊的利益，甚至於他們認為這是貴族對於平民的一種屈服的表現；而且就是平民翻身的一個機會。因為刑法公佈以後，人民可以要求刑法的保護，有侵犯刑法所保護的利益，人民得依法而加以反抗。這樣一來，就是叔向所謂「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那樣就「貴賤無序」（左昭二十九年孔子語）封建的等級，就無法維持下去了。所以守舊的叔向寫信反對子產。可是這種反對當然是不會發生效力的，因為一種制度之出現，必為適合當時之要求，決非因一般抱殘守闕之人反對而即廢除。

我們在這裏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子產所訂的刑書，雖然為大多數的平民保障一小部份的權利，但離着「平等」的階級還遠着呢！就是直到我們如今實行的法律，依然是維持統治者的利益的法律。而且我們如果再作深一層追究，就連現在頒佈的不平等的法律，也沒有能夠普遍的施行。凡是達

官顯貴，執掌軍政大權的要人們，他們可以濫殺無辜，貪食賕行賄，賣官鬻爵，侵民財產，淫人子女，無所不爲。儘管有森嚴的法律，偉大的監察院，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等等的組織，他們依然可以逍遙法外，不受制裁。歷年來，這種事實，不勝枚舉，就最近我所憶及的幾樁事，如顧某之槍斃新聞記者，易某之盜賣古物，彭某之吞蝕公款，辜某之賣官，這都是報章所載的公然的事實，此外我們不知道的，或者報章上不敢登載的事，尚不知多多少少。試問這是什麼法治的國家？而且僅僅在法律之前是平等還是沒有用的。法律平等之外更須經濟平等。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豈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微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季孫說：「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這猶如現在中國對日本政府說：「只要你們不再積極向我們進攻，一切條件我均當接受，怎敢再有抗日行動及抵貨之舉。」一樣的無恥。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此將納亡人之族。既置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微曰

。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六月。丙戌。鄭災。

鄭災而無詳細的記載，又被統治者粉飾過去了。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諳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筮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蕪。不抽屋。不殖勾。晉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願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皆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事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匹夫爲善，民猶則之。」這是說無論什麼人，祇要能爲善，大家便欽佩他，以爲模範。彼時所謂善，是做事小心，有禮。當前的善，不是獨善其身的善了。要想大眾效法他，以他爲善，則必有爲民族犧牲一切的決心，去抵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無論什麼人，能夠如此做去，便是大眾的領袖，復興民族的健將！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馮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

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廡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遼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

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三月公如楚 叔孫昭如齊泲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邾侯罷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訖。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還。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蒲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簪玉橫瑛耳。不克而還。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亦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白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隸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壞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

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懼。未可得也。遂赦之。

在農村自然經濟狀態中，土地是生產惟一的重要因素。農奴既須與土地相依爲命，貴族更以土地的所有者自居。以圖剝削剩餘生產物。所以說，「……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而貴族階級想要永遠保持這種榨取的關係，又必須維持封建等級的關係。所以說：「天有十日，人有十等。」這種嚴格的等級規定之後，誰都不敢作踰越等級的妄念。因此一切禮儀，服章，名分都應有嚴格的區分，以示等級之森嚴。這種階級制度，不僅決定了個人本身的命運，而且連他們世代子孫的命運也因此被決定了，使他們永無翻身的機會。所以管子說：「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工商之子恒爲工商。」儒家如孔孟之流，都是維持封建等級最激烈的人物，「小人，君子」等的名詞，就是基於等級觀念所發生的。這樣才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體有貴賤，言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具見孟子）那一套荒唐無稽的欺人之談，如今還有許多迂夫腐儒，讀這些所謂古聖賢之書，都要一唱三嘆，贊頌不絕。甚至於現在各大學校裏還有許多老學究們在那裏提倡這種思想，真是荒謬之極，此類封建的陳腐思想，非但不應提倡，且應從速肅清。

才對！

楚子成章華之臺。頗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莖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關。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祝。公將往。夢襄公租。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租而行。今襄公質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鄭勞。

楚子成章華之臺，是當時貴族豪華的表現。由於其時生產力之加增，貧富階級之懸隔甚殊，貴族越要奢華的享受，人民的困苦程度亦逐漸增加。統治階級只圖自己如何的享受，從未顧到人民生活之慘痛。在重重的榨取之下，還要不時的加力役之征。人民有爲統治者擴張領土的戰爭時效死力的義務。又有爲統治者建造樓台庭院做苦力的義務。人民爲他們盡這種種的義務，都是應該的；彷彿他們是上天註定了爲統治階級做牛馬與奴隸的，所以他們只有服從，絲毫不能反抗。歷來的統治者，

那個不是驕奢成習，置民生於不顧。專制時代不必提了，民國成立以來還不是如此。就是到如今所謂革命政府建立以來，他們曾高唱爲民衆解除痛苦。試問歷年來民衆的痛苦只有日漸增加，何曾減少一點點？我們只看見政治一天天的腐敗，貪官污吏遍地橫行，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層層剝削，當這農村經濟陷於極度的破產之時，這種種榨取，不啻把人民的膏脂吸取殆盡，猶思吮取遺留在裏面的殘剩的血液，不將他們逼死，實有不甘心的趨勢。一方面，這些自命革命家的新興貴族們，却以榨取來的民脂民膏儘量揮霍享受。他們有高樓大廈居住，山珍海味食用，汽車，飛機代步，綾羅絲綢穿著，也就完全忘却他們的主人過着怎樣淒慘的生活了。我們相信：如今一班統治者的淫逸奢侈，實不在從前統治者之下。即以楚建章台之宮一事來說，我們看看歷年來南京的大興土木，動輒百萬，千萬之巨款。不是蓋巍峨大廈，以爲各院部辦公憩息之所；就是建精美洋樓，爲各要人之住宅。今日南京上海各地無處不是高樓大廈，或已完成，或正積極興建，皆不外上述二類。而平津、蘇杭、青島、廬山等地，又多要人們避暑之別墅，皆雍容華貴，富麗堂皇，所用一切材料，及室中陳設皆購自歐美各國，而爲外國工程師所計劃佈置。試問這一切是不是勞民喪財的勾當。說到建設，我們正有許多必要的建設該從速興建，現建各院辦公處所實非其時。在如此貧窮的中國，人民陷於這樣窘迫之境，爲政者正應力事從簡，以

濟民生。既云爲民衆服務，爲革命犧牲，何處不能辦公，必建高樓華屋？難道非在華麗的屋中不能做事嗎？假如從如今政治腐敗一點看來，當政者實在只配在馬廄、豬圈中辦公。（我並無惡意的毀謗他們。）至於要人們自己興建住宅及別墅，更是說不過去。他們從主人身上榨取脂膏，興建洋樓享受，可是他們的主人却無衣無食，露宿在草棚、牛欄中，度着非人的生活呢！所謂爲大眾謀幸福就是如此，所謂爲革命犧牲就是如此，真使我們痛心。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七禱。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譎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以自然界之現象，增會於人事，無疑的是一種迷信。

晉八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鞶珩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猶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問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愛。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八爲杞取成。

「守臣喪邑。」是古今都有的事，但總沒有像這一次喪失東北四省那樣的容易。戰而喪邑，沒有

什麼出奇，惟獨不抵抗而喪失土地，才是莫大的恥辱。

楚子享公子新臺。使長者盪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醫。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石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聞。賜子產莒之二方壺。

子產與韓宣子見面，兩人論晉侯之病，便大談鬼話、夢話。現在，所謂二十世紀了，我國還有人說鬼話說夢話，迷信扶乩……這真是亡國滅種的現象。苟欲使我民族能生存於世界，則必破除迷信。希望全國智識青年担負起這個工作來。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毀揚之旨。敝邑燹灰。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儲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驅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

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洸。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游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台。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薄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蒸嘗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獨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人死之不能爲鬼，如今科學早已給了解答。而在一千八百年前的王充早已知道了。在論衡一書中有論死篇一文，內中說：「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又說：「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這是多麼簡捷明瞭的話！可是誰知「人死能爲鬼」的迷信，却深印在人們的腦海裏，到最近還有大部份人深信不疑。打破這種種無稽的迷信，一切怎能有所進步！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魍。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遂。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賞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酒是一種奢侈品，與烟賭，都是同樣的害人。飲酒之人，往往神志不清，白日做夢，是非顛倒，所以飲酒無度，不啻是一種自殺。現在國人有一種極壞的習慣，就是宴會的時候，必須吃酒；不能者並強制其

飲。一頓飯要吃兩三個鐘頭，吃醉的人整天不能做事，甚至於吃醉了之後互相爭吵，引起糾紛。既費時間，又傷身體，不可不戒。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成田。衛齊惡告襄子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圍。

禽獸尙知愛其同類，爲人反不如禽獸，一家兄弟互相殺戮，實在殘忍。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命而隕。三命而俯。循駟而走。亦莫余敢侮。僇於是。殲於是。以御余口。其共也如是。滅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能補過者，君子也。」個人有過失能夠改悔，君子不君子無關重要，總算是做人應有的態度。至於社會的罪過，雖不能歸罪於個人，但是每個人却都有補社會罪過，改社會罪過的責任。個人的罪過

有許多是社會賦予的，而我們推尋社會罪過的根源，便是貧富不均，私有財產制度。換言之，亦即經濟不平等。起來，我們大家共同努力去掉這一切罪過的根源。

單獻公乘親用濟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用人只論賢否，到沒有親疏的關係在內。獻公因疏親者用遠人而遭殺。今日官場中個個都是用私人，恐怕再沒有發生殺獻公一類的事了。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曆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烝始生孟繁。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烝之孫罔。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錡之曾孫罔。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族。媿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繁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

遇屯。三三又曰。余尚立繁。尚克嘉之。遇屯三三之比三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副吉何建。繇非詞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爲什麼古時的人，不自已用智識來判斷事情，而用卜筮來判斷呢？這是因爲信「神」，以爲冥冥

中有神在主宰一切，牠有超人的力量。爲什麼發生「神」的觀念呢？這是由於迷信死去的祖先有靈魂存在。其次便是對於偉大的自然力發生恐怖，對於自然現象不了解。受到自然界的災害，便以爲是神發怒了。於是當時人的一切行動進退，不能自主，都要取決於神。統治者便利用這個，做爲統治的工具。假託統治者的力量，地位，是神賜的，所以稱「天子」。使被統治者安然屈服，忍耐服從。現在我們還能信神由命嗎？我們信神由命，則壓迫我們的人，侵畧我們的帝國主義最歡喜了。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葬陳哀公。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譖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譖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威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芻矣詭言。巧神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貴族的奢侈，因當時生產力之增大，也就更加厲害。人民除了被他們層層剝削之外，還要爲他們戰爭去送死，碰到貴族們的高興，想蓋宮室，於是又徵發人民爲他勞役。人民處在這樣的境遇，怎能

不叫苦連天呢！詩曰：「哀哉不能言！」真是說不出的痛苦。師曠能借石言教訓晉侯，令人佩服。可是能這樣勇敢的說話，在當時又有幾人？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賜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薨。于微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干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多妻制度的害處實在不小，直到如今官僚們還有這種惡習慣，於是釀成許多糾紛。現在不是提倡男女平等嗎，怎麼還有這種腐敗的現象！

叔弓如晉。智虺祁也。游吉相郟伯以如晉。亦賀虺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祝賀。將天下實賀。

明明是一種強暴的侵畧，那裏值得慶賀！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孺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

之。猶懼其不濟。吾又誰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蕙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裕類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無論一個家庭，或者一個團體，甚至於一個國家，自己起內鬨，必定招得外人的侵害，而結果必定失敗。但是亦不可忽畧一點，就是團體裏面，或者國家裏面，有不顧衆人利益，只爲自己打算，甚至於拍賣衆人的利益，作別人的奸細，那就應該集全力把他打倒，否則將釀成更大的災禍。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奔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哀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轡。加絰於穎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許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攻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預之族也。處在朝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暴至於替陵。無遺命。舜重之以明德。冀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旣存矣。

能以硬到底的人，總算是個好漢子。見威勢即屈服，那是沒用的，什麼事情都不會成功。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秋仲孫獲如齊 冬筮回耶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梁授許男田。然升遷城父人於陳。

。以表漢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喪失了土地，不知抵抗，只好遷來遷去。二二八上海戰爭發生的時候，不是把政府遷到洛陽去嗎？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越。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蕭。燕。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敵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秦。使偪我諸姬。入諸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茲德。而暴滅宋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戎。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棧。反饋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周室在此時與列國是處於平等的地位，而且比起幾個強國還差得多，但他在名分上却仍要爭長。如同現在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一天天的低落，已經是與五六等的小國在同等的地位。可是有人還要說些大話，以大國自居，但是軍事外交那一樣夠得上大國呢？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有人說，陰陽五行之說，始自鄒衍。其實西周時代就已有此說，春秋一書內更是充滿了這些荒誕謬說。二千年來，不知迷惑了多少人，阻礙了若干新思想的發展。直到如今，整個農村中仍被這種妖氣籠罩着，須要即速破除才好！

晉荀盈如齊迎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昧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梭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飲酒取樂的統治階級，怎能爲人民設想呢！中國連年不是旱災就是水災，農村經濟已經完全破產，而苛捐雜稅却依然五花八門的增加，剝削人民的膏血，供他們享受，統治階級不是仍在跳舞場中作樂，或是傲遊山水嗎？

孟僖子如齊股聘。禮也。

冬。築郎囿。晝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無圍猶可，無民其可乎？』確是兩句實話。沒有圍圍不過少享樂一點，沒有剝削的對象，則統治秩序便無法維持下去了。

【經】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襲施來奔 襄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矜帥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楷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謫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頂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達公以筮。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看星能知人之吉凶，又是迷信。迷信不破，一切不能進步。

齊惠疑。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彌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聘。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高彌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濫利生孽。姑使無彊乎。可以滋長。桓子蓋致諸公。而請老子莒。桓子召子山。私具輕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

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宮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齊惠樂高二氏飲酒誤事，歷史上不少因嗜酒而闖禍的人。現在科學發達，知道酒是有刺激性的，且含有毒質，於人的身體有害無益。爲什麼還有許多人要喝呢？這種嗜好，應人人免除才好。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室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獲魯祭乎。周公獲魯。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侏。佛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殺人祭神是很野蠻的風俗，可是古代很盛行。臧武仲說得最好：「吃人的神，怎能福人？」
戊子。晉平公卒。

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苦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熒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釐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雖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

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後。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子皮知過能改是有希望的，一個人不怕有過，有過即能改去，仍不失爲完人。就怕至死不悟，就沒有辦法了。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絨蒞于位。將室。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小人的可畏就在此，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用人不可不注意及此。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仲孫猶會邾子盟于履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軍

虎曹人杞人于厥憇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於蕤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股賦其君之歲也。歲在家草。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樂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囚。天之道也。楚子在申。曰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戚。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襲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胾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卒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於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楚克有婚。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斲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蔡是小國，因內亂而不能圖強，當然要被人家侵畧，袁弘偏要無意識的亂說。韓宣子問叔向的話，也是極無意義的，叔向所回答的更加沒有價值。楚國是大國，他正積極向北發展，怎會滅亡呢！什麼事都不是空談可以解決的，也不是「聽天由命」就可以成功的。如果自己不能奮發有爲的圖強起來，只相信天命，那就必定失敗無疑。如同最近日本帝國主義積極侵畧中國，就有人說：「日本總有一天要滅亡的，任他再這樣狂妄下去，我們等着好了。」可是我們就是等到日本滅亡，我們自己不能強盛起來，也是一樣的滅亡。所以說不要相信天命，還是自己努力爲上。

五月。齊歸葬。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禚。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遷氏之筮。反自祿禚。宿于遷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白日有所思，夜間即成夢，有什麼奇怪。不知科學的時代，實在愚昧得可笑。我們現在正是科學最昌盛的時代，大家不知利用，真是可惜。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貉。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服。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饗楚。殺而罰之。蔡必亡矣。日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五月周

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詣蔡于楚。弗許。

各國都是爲自己的利害着想。楚師侵蔡，是爲擴張他的領土，荀吳欲救蔡，是想圖霸，而且不願楚之獨佔蔡國，以便晉國亦可以分得一點小惠。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袷。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袷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實不昭矣。不謹。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慙。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孝是美德，不可輕易忽畧。一個人待我們好，我們總想有以報答他，何況自己的父母，從襁褓的時候，辛辛苦苦地扶養我們成人呢！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十二月。單成公卒。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濮而賁子元嵩。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賁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親不在外。鬻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樸實殺楚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衝浦威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所謂五細就是「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向舊，小加大。」這種說法，確有深意在。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太成熊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慆出奔齊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塌。弗毀。則日中而塌。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毀別人的房屋以自成，是最不道德的事。現在有許多達官顯貴，要建築高樓大廈，就把旁邊窮苦的民人的房屋折毀。當南京政府成立不久，要修築中山馬路，於是把兩旁的民房完全折毀，名義上是說給錢移居，彷彿亦曾從國庫裏撥出許多款項來辦這件事，結果都爲經手人中飽了。而人民的房子就在哀號悲泣聲中完全折毀，無衣無食的老百姓失去他惟一的財產——破房子——以後，都顛沛流離，掙扎到死路上去了。從此我們就永遠看不見那些零落不堪的破舊草房，而變爲輝煌的柏油馬

路上有坐着最新式的福特汽車的達官要人來往奔馳，有坐着時式馬車的有閒階級在那裏兜圈子。這就與觀瞻無碍了。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藜藿。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愜。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沒有學識，往往吃虧。人家說什麼也聽不懂。我國有許多公使，或者出席國際間大會的代表，時常鬧出許多笑話，都是因爲學識不足的關係。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之郟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盭相鄭伯。辭於享。請免與而後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澗。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與。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傷也。齊君弱吾君。歸非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勦。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復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諸侯往來朝聘，做投壺之戲，人民都因他們的戰爭及剝削，在那裏叫苦呢！齊侯說：「有酒如澗，有肉如陵。」那都是人民的膏血。今日一般新興貴族們，喝勃蘭地，香檳酒，吃魚翅，燕窩席，他們那裏曉得大多數被他們剝削的人，連草根樹皮都吃不着呢！他們喝的酒就是老百姓的眼淚，熱汗，他們吃着的

菜席，就是老百姓的膏血啊！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六月。葬鄭簡公。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無論國之大小，不能振作起來，預先有種種準備，必被滅亡！

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緝單歸。

周原伯綏。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綏。而立公子跪尊。絞奔郊。

不能以寬厚待人，必引起別人的反感，亦就是致禍之因。

甘同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緡。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貴族勢力膨大的結果，諸侯的權勢完全失去，動輒有殺身之禍，這都是統治階級自身矛盾的結果。人民却因他們的爭鬥，受到許多損失。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稷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宮。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

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欲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成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

貴族之間，因利害關係，互相詆毀，鬧得一國不得安寧。我們覺得，一個人的道德學問爲人所推崇，大家來擁護；這是值得欽佩的。如果自己只知胡行亂爲，却用種種惡劣手段壓迫人家服從你，甚至於用「名」「利」來引誘人家推崇你。這樣的結黨營私，是最卑鄙的行爲。如今在報上常常可以看見一個團體內，因利害衝突，大家互相爭鬪。一個學校裏的教授收買學生攻擊校長，或者校長收買學生驅逐教員。政治舞台上更加黑暗了，地皮刮得多的軍閥或官僚是大幹，什麼學術機關，報社，黨政團

體都可以收買，供他的驅使。小的官僚政客也就起而做效，蠅營狗苟，無所不爲。這樣黑暗的國家，實在令人痛心。如果這惡劣的風氣不打破，中國將永遠沒有希望。

楚子狩于州來。次子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都。鬬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佖。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爲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事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鐵祕。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靡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且辱於乾谿。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這是有見識的貴族才說得出來。人民的力量是有限制的，如果不顧人民的力量，苛徵暴斂，毫無鑿足，則統治階級自取滅亡。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乘疾殺公子比。秋公會劉子管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隄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塞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人民在飢寒交迫中過活，如果再加壓迫，當然要叛統治者。所以聰明的統治者，有時也要爲人民着想，使他們忍受有秩序的剝削。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遷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遷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龍中轡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蔡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夷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

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速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遂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郟。依陳蔡人以圍。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郟。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濳而已。乃濳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所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蔡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浚夏。將欲入郟。子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執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馮諸棘闕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莘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許。實葬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澳。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

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鸞機之田。虜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鸞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鸞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殺有事。其告子也。他年。平尹申亥以王摠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昇。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玉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違之。旣。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草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皆。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靈而動。可謂無謀。爲國終世。可謂無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忘。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廩焉。背德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遠。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從神。一也。有代。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能。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資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孤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

國家的人才確是重要。

晉成驪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惡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覲微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鄆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輶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歸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圻伯。饋叔向羹。與一陂籩。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籩。曰。晉有羊舌肸者。饋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乘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蒞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田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旣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聞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

貪賄受賂的人，都不會有好的結果，羊舌鮒即其一例。要使這種惡習免除，非澄清吏治不可。今日當政者時以廉潔標榜，其貪污受賄較之春秋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如不將此惡習掃除，國家更無希望。

※ ※ ※ ※ ※ ※ ※

大國侵畧小國，小國爲保持自己的領土，也要抵抗，這樣你爭我奪，戰爭無時休止。其實都沒有什麼益處。所以墨子說：「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這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話的。可是當時的統治者，那個能顧到人民呢！

鮮虞人聞晉帥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荖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銜說。大獲而歸。

「有備無患」這是一句很普通的話，但人人都忽畧過去，不去注意。我們中國因爲處處不知實行這句話，所以失敗到這步田地。

楚之滅蔡也。靈王遂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

子廡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凡是統治者所做的事，都是合乎禮儀的，所以在這部書裏，處處可以看到「禮也」這句話，差不

多統治者的一舉一動，下面都要寫「禮也」二字，表示他都合「禮」的法則。如今有人在提倡「禮儀廉恥」的舊道德，假如我們以春秋筆法給他們修史，可以寫：「不抵抗之下失去東北四省，禮也；三千五百萬父老兄弟淪爲奴隸，置之不問，義也。發公債，借外款，刮地皮，貪賄賂，吞公款，廉也；日人發宣言視我爲保護國，恥也。」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番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未撫民人是實話，未脩戰備更是要緊，而未事鬼神却是胡說。人民疲勞，畏戰爭如猛虎，如不叫他有一點休息，必引起民變，統治者明白這一點，已經是不容易了。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廢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

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即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歸也。聞諸吏將爲子除節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先說誠懇的話，然後再把要說的話表達出來，使對方能以感動，這是說話的技術。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子意恢。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魯晉罪己也。魯晉罪己。禮也。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開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貴族的食邑增多，勢力也就越大，此時季氏已成了魯國最大的貴族，所以他的權威就不下於魯侯，其他貴族亦爲他漸次消滅了。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丑。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敝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而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鄙。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能體恤人民，減輕人民的一切負擔，賑濟孤寡貧老，國家便能大治；遇到鄰國的侵畧，百姓也就願

效死命。這都是有見識的統治者才幹得出來呢！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鬥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鬥辛居郢以無忘舊勳。

貴族勢力膨大，必遭諸侯之忌，所以遇到機會，諸侯必把勢力較大的貴族剷除。這些都是他們私人間的利害爭鬥，於人民毫無益處，且有大害。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適庚與於齊。齊隕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辭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羈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怨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敗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皆不為暴。歸魯季孫。極其詐也。以寬晉國。皆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皆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信義也夫。

當時中間階級的覺醒，覺得他們的身分不能在貴族之下，因此第一步要求公佈刑法。叔向無疑

的是一個中間階級，而叔魚，雍子，邢侯都是不懂刑法的貴族。所以他們可以混爭，受賄，完全不會理解刑法的森嚴。這裏表現刑法將公佈後的混亂現象。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夏蔡朝吳出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由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洩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洩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其時季氏當魯政，而昭公却已經遜位。遇到大典的時候，就由季氏去參加。梓慎是舊時代的方士，他當然是想維持封建名分的，所以假借一些神話去諷刺季氏。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剛。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逐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挑撥是非的小人，什麼事情都會被他敗壞。國家裏有這種人，殃禍匪小。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稔后崩。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動。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矣。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

實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非實。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猛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遷。所喪滋多。使鼓人殺狄人。而結守備。圍鼓二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循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實惠。不如完舊。實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怠。城可獲而民知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戲魏歸。

「力能則進，否則退。」能夠量自己的力量做事，是很對的。現在有許多人不能瞭解這一點，所以遇事不管自己能力如何，一味蠻做，這樣那裏會得好結果。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十二月。晉荀偃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楹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饋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蘇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鞶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鍤鉞鉅鬲。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施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歷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乎是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爰。若卒以爰。不可謂終。王一歲而

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喪以喪資矣。又求速歸。樂憂甚矣。且非禮也。雖當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乎。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舊時代的貴族們時時以禮束縛君主，可是其時君主早已不願受禮的制裁了。這個時代是社會史上一個轉變時期，一切禮法都有破壞的趨勢，雖有人極力的維護，效力也非常之小。可見一個時代有一種道德，舊時代的道德不能適合於現時，儘管提倡是沒有用的。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薳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楚子間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楚國侵畧人家的土地，立了一個傀儡在那裏，於是說這是禮。彷彿日本把東三省佔去了，抬出薄儀去做皇帝，還說這是人民的公意。自欺欺人的話，實在滑稽！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也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

收受賄賂，是私有制度下所必然發生的現象。而一切卑鄙無恥的事情，都由於收受賄賂而發生。至今官場上依然賄賂公行。這種惡習，如再不打破，國家更加沒有希望了。

三月。晉悼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俗。孔張後至。立於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隲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子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厥歸厥。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宜子有珉。其一在鄭商。宜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風有譏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憂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旨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其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慶之有。吾且爲鄰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城政弗養。弗敢復也。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蕪。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爾有利市賣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敵邑。強奪商人。是教敵邑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分。而共無疆。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敢。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盍賦野有蔓草。宣子曰。曷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勸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禔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無論大小，賄賂總是不對的。以賄賂得到的一切，都是不義的。因爲你如果自己不做錯了事，或者希圖別人的東西，你又何必賄賂呢？你有值得欽佩的地方，人家就會擁護你；你應該得到的東西，總是歸你的。

韓宣子能聽從子產的話，是值得稱贊的。今日執政者一意孤行，絲毫不能容納他人的意見，而且更進一步箝制言論，希望能學學韓宣子。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

。能無車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貴族爲了奪諸侯的政權，所以喜歡立幼小的君主，因爲用無智無識的稚子，一切政權才能操縱在他們的手裏。

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柑。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莧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春之官邑。

不是旱災，就是水災，完全是由於不知道種植樹木，溝通河道的緣故。但是如今彷彿人人都已曉得所謂「天災」並非「天賜之災」，人力所不能挽救的，而且可以預防天災的發生。所以現在如果再發生「天災」也就是一種「人禍」。政府亦曾每年化了許多國帑，送大學生出洋學水利及其他工程，每年學成歸國的人亦不算少；可是這些有用的人才，不是去做官，就是到學校裏去教書，甚至於連工作都找不着做，也就始終不能施展他所學的東西。政府也儘管設立許多河務局，水利委員會等等的機關，表面却都是濫用私人，把一些「皇親國舅」「公子哥兒」送進去領乾薪，供他們娛樂的消費。而總攬大權的局長，委員長之流，又無疑的是身兼數職，毫不懂事的要人，他們只知道「做官」「拿錢」，試問能辦出什麼事情來呢。我們連年只見全國偏地鬧水災，旱災，非但不見他們事先有任何

的準備，預防的計劃，事過亦不設法善後。結果是由政府頒一道命令，再從老百姓身上搜刮一筆巨款，明說賑濟，暗是分贓，所以有人說：「辦水利的人希望多鬧水災。」實在不是一句謊話。爲民衆謀福利的政府要人，提倡廉潔的黨國顯貴，「支乾薪不辦事」的各機關公務員，都成爲大腹便便的富家翁了。可曾想到一次水災死去多少無辜人民，脫險的一部份難民，無衣無食，哀哭呼號於荒山野地，啜着草根樹皮呢！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非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說。

有學識的人，都值得佩服，不問老少，他能識大體，所以出使亦博得好評。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

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不有以國，其能久」乎？這是至理名言，今日我們國家就是如此。在外患內憂雙重壓迫之下，仍不圖振作，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歷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

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異。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鼗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

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古時不知科學，所以日食就以爲是不祥之兆，必有災異，作君主及當政的人都要自責，這真是可笑得很。不過當時當政者的暴虐却可以因此而減少一點，亦未嘗不是人民之福。可是這種迷信至今在民間還流行着，遇到日食那一天，都要鳴鑼擊鼓，以驅災象，實在愚笨之極。

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爲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郟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這些姓氏，都可以說是圖騰（Totem）社會的遺跡，以動物（或植物）做爲一個部落的標幟，後人附會陰陽五行上去，於是弄成一個「四不像」了。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蒯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葢陸於楚。必

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乘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屠剛能以忠諫，晉侯得到許多幫助。像這樣正直的人，是值得佩服的。

沒有準備，是自取滅亡，陸渾又是一例。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禁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暉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預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水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瑤琿玉瑱。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古人對於自然界一切現象，不能解釋，於是附會於鬼神。人類對於一種問題的發生，總希望去研究，但如果智識力不夠的時候，就無法窮追，最後都推之於鬼神了。可是現在科學昌明了，當然該把這種荒誕無稽的迷信剷除才好。我們中國却依然如故，生在二十世紀的世界上，而不能知道二十世紀的新創造與新發現，不能利用新的文明，實在是慚愧得很。

吳伐楚。陽匄爲令伊。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

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子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擊之。及泉。盈其隘。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送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取餘皇以歸。

戰爭的時候，須要勇敢，這是毫無疑義的；可是計謀却尤其重要。有勇而無謀，固然不能成事，有謀而無勇，也容易失敗。這兩件事是相輔而行，缺一不可而不可少的。

* * * * *

昭公十七年一共有六段事實，却有五段是涉於迷信，不是曲解日食，增會陰陽五行，就是占卜。我們依據這件事來作一個概括的統計，可以曉得左傳一書中，差不多迷信一類的事佔了六分之五的大篇幅。他們雖說得津津有味，在我們現在看來，實在毫無意義。而由此亦可以知道舊有的迷信中毒之深，今日中國如再這樣「開倒車」下去，前途實在不堪設想了。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郟。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哀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祿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修於王都。不亡何待。

凡是作惡作得太多的人，往往是自取殺身之禍。因爲你如果做了一次壞事，人們或許不與你計

較接而連之的禍害人家，總有一天，遇到人家的報復。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却不須要哀弘的增會。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飄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復不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察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徒大龜。使祝史徒主禱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商成公做司宮。出舊宮人。實諸火所不及。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城。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釃火于玄冥回錄。祈于四鄗。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晉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刮大風，就說「火之始也。」這完全是不合理的話。二者雖可聯繫，但無必然的因果關係。我國人對於一件事情的發生，往往不願深入的推究發生的原因，祇就其表面觀察，就自以為已經得到要領，其實是大大的謬誤。如今我們常常可以看見許多高等華人，他們不是在外國吃麪包多年，就是在國

內時與洋人接近，自己已過着極舒適的生活，於是他們在茶餘酒後，坐在洋樓裏的沙發上，大發牢騷了。他們說：「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太不知講究了，你看住在滿是塵土的破舊草房裏，不見陽光，不透空氣，吃的食物都沒有多量的營養；穿的衣服，更是污穢不堪，從來不知更換，洗澡更加談不到了。一切都不講衛生，像這樣的人充滿在國家，國家焉得不亡呢！」他們走到街上，看見乞丐向他們討錢，他們就以從西服袋中拿出印度綢的手絹掩在鼻子上，罵一聲：「富於依賴性的中國人！」彷彿國家衰弱到這步田地，完全這些窮人的過錯，亡國也亡在這些人的手裏。真是「黑白不分」、「是非顛倒」妄發議論，事事不深求其究竟。我們覺得像這樣的人，才真是國家的敗類呢，如果這樣的人越多，恐怕國家也亡得越快。

六月。商人耕稻。鄉人鬻鄰。商人將閉門，鄉人羊羅備其首焉。逐入之。盜俘以歸。鄰子曰：余無歸矣。從於鄉。鄰莊公反鄰夫人。而舍其女。

把妻女獻給別人，甘願爲奴隸，真是亡國的現象。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夫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瘠落。原氏其亡乎。

當政者不學無術，怎能把國家弄好呢！如今的官吏不是一樣嗎？用這樣的人執政，國家焉得不衰。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難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陣。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陣。將以難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匿之。開謀之。以啓貪人。君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覓。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乘人之危，而侵畧人家，是不對的；在人家危急的時候，只有設法幫助才對。晉是大國，鄭國的力量當然不如牠，子產的辭令很令人欽佩。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爭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小國始終是在大國的威勢之下，無所施展，任大國之擺佈，一切均不能自主。其實何止小國如此，

凡是弱小國家都是一樣。現在在中國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鐵路下不是一樣的隨他們自由擺佈嗎？我們現在正走到一個極危險的境地，前而有極高的壁壘，後面有萬丈的深淵，我們如果不能振作起來，跳過這個壁壘，就只好陷落在無底的深淵中。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鄭。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已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龍焉。欲害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

鄒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鄭。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郟俘。

武力實在不可少。歐戰時，協約國戰勝以後，高唱「公理戰勝強權」，其實還是依靠協約國的武力戰勝的。我們相信，在私有制度未完全剷除前，公理是不易出現的，一切都仍要依靠暴力來解決。

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殺入。鄭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弱小國家如能聯合在一條戰線上，集全力與大國抵抗，亦未嘗不能減輕對於小國的侵畧，甚至

於能使牠無法發展，逐漸崩潰。可是小國之間往往不能實行這種策畧。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小人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什麼事情碰在他們手裏，都會把事情弄得亂七八糟。而因爲他們好圖小利，尤易發生許多無味的爭鬪。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媵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緇而登。登者六十人。緇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莒子荒淫無道，所以遭受到大禍，咎由自取，絲毫沒有憐惜的必要。無論什麼事情，自己不能圖強，總是要失敗的，何況又這樣的倒行逆施。

是歲也。鄭驪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驪氏登。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驪乞之立故。驪氏懼。驪乞欲逃。子產弗道。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撻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隳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亂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懼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乎。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

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子產應對甚爲得體。頗能顧及國家體面。可佩可敬。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待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沈尹戌這段話。深有識見。統治者能夠處處爲人民着想。這是於他自己也有利益的事。人民在苛征暴斂之下。已無法生活下去。再接再連的加之以力役之勞苦。摧殘人民使他們走頭無路。必定會發生暴動。那麼統治者自身也就崩潰。所以在明眼的人看來。這種殘酷的剝削人民。無疑的是自取滅亡。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涓涓。國人請爲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禱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龐大水。偏要說是龍鬪。子產很巧妙的回答了兩句。「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這真是值得佩服的話。去年黃河水災。要人們把活佛抬出來。我們要對他們說。「如果有菩薩。他要打倒不抵抗的賣國賊。剷除貪官污吏。否則。他也没有菩薩。」

令尹子瑕言驟出於楚子。曰。彼何罪。謬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開矣。舍前之益可也。乃歸驟由。

不應怒而怒，一點涵養的工夫都沒有。民國十九年，有一位朋友給我來信，直到一個月以後方才收到。那位朋友正在南京任要職，知道這件事以後，即刻怒行於色，把重要秘書及其他人員訓斥一頓，結果弄得不歡，幾位秘書都辭退不幹了，弄得他焦頭爛額，好容易托出人來調解，方把這件事了却。可是因此得罪了許多朋友，也是沒有涵養工夫的關係。所以以爲一個人無論做到多大的職務，必須有涵養的工夫，對大處着眼，而自信心尤其不可太重，應儘量容納別人好的意見。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秋盜殺衛侯之兄繁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廔卒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梓慎所說的話，完全是些鬼話，以圖淆亂聽聞。與如今的瞎子算命不是一樣嗎？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遺之。大子建奔宋。王召揚奮。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道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

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將。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爾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春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鮑設諸焉。而耕於鄙。

費無極的惡劣手段，實在無恥之至。殺了伍奢，還要殺他的兒子。用欺騙的手段把人家騙了來，關在獄裏，甚至於把他謀害，這是最不道德的事。做事都須要光明正大，用陰謀欺人，爲我們所不取。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事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擊公子。公子問之。則執。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撥。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華向汰修，宋公多私，都不是能爲人民着想的人，爲私利而鬥，都是不對，並無誰是誰非可判斷。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嬖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

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僇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舊寢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靈實戈於車新。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驟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處比御公。公南楚驟乘。使華寅乘武車。及公宮。鴻驪黽驅乘于公。公戴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子馬路之衛。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背從。竄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卜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擻。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殮。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駘。曰貞子。賜析朱鉏駘。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事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齊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實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同。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彌。向宜。向鄭。楚建。鄂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闕。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徑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登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所。

以上兩段：一是衛國齊豹、北宮喜等人的作亂，一是宋國華向之亂，都是貴族與諸侯之間的利害衝突，所引起的鬪爭。這種只爲私利的爭鬪，是不對的。我們大家都該認清楚：能爲衆人謀利益的，無論有多大的犧牲，我們都該勇敢的去做，否則就沒有去做的意義。墨子說得好：「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這話是極有價值的。殺己雖然於自己不利，可是能爲大眾謀利，那就是有利，應該去做。

齊侯疥。遂痞。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罔。以辭質。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自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

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擅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祭。以成其遠。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諫譴。不懼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盜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謏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人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財。布幣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遠。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獲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誑。祝有益也。祖亦有損。聊攝以東。夷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旂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盥臺。子穀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相如羹藜。水火醴。醴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視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饗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小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

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齊侯生病，本是他自己荒淫無度所致，却偏要附會於鬼神之不佑。前年有件某要人牙痛就要班禪畫一道符以痊愈的事發生。統治者只知道愛惜自己的生命，如果醫藥無效，就去求仙覓道。可是每年百姓因疫癘而死亡的不知多多少少，他們可沒有顧到。視人民如草芥。死個幾萬也不算什麼。所以有見識的晏子，很巧妙地借了君主所迷信的鬼神，來說明人民的疾苦。因為君主是只曉得爲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因此晏子就說：「如果能處處爲人民利益着想，那麼鬼神就喜歡了；反之，鬼神必不喜，將降災禍於君主。」這是一種減輕君主對於人民虐待的策畧。

從晏子與齊侯說的這段話看來，可以知道當時的統治階級是怎樣的榨取人民，這並不是齊國如此，無論何國都是如此。所以晏子提出他的政治主張就是：「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這幾件事都不是當時統治者所能實行的，因此齊國能以大治。孟子說得好：「市廛而不徵，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爲其民矣；關饒而不徵，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其氓矣。」可是當時統治者那個能辦得到！不要說從前的統治階級的苛政，就是直到如今號稱爲

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共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遷，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太叔當政，盜賊蠶起，於是太叔就與兵攻匪。他以為這樣就可以使盜匪消滅，這是大大的錯誤。假如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你無論如何攻勦，是不會有效果的。盜匪只會一天天的增加，而決不因攻勦而消滅。猶如在這農村極度破產的中國現狀之下，外患紛紛沓來，當政者却正高唱「抗日必先勦匪」，「攘外必先安內」等等的口號。於是東北四省陸續失去，日兵進逼華北，即作城下之盟，而集全力於勦匪的工作。可是我們耳聞目見，連年為了勦匪用去多少的款項，犧牲了若干的人民，始終不見有何成效。全國遍地都是盜匪，只見增多，未見減少。一方面政治却日益腐敗，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更加無以生存，逼着他們走頭無路，去做盜匪。一方面又用武力去消滅他們。這不啻把一個病人身上的血液抽出來灌進自己的身體裏，再強迫着把毒藥給病人吃，病人受不住，想要設法逃走，他還把病

人追回來，打幾個嘴巴，踢兩腳，問病人：「爲什麼要生病？」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懼。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愜則樂。窳則不咸。懼則不容。心是以成。成實生疾。今鐘樞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鑄一個鐘，也值得這樣議論，而且都是牽強增會，不着實際的話。如果能把這種精神用到人民生計問題上去，不是好得多嗎？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斃。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餽歸我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他國之以下。其國小。而使執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年。

季氏當政後的魯國，並無多大發展，完全由於季氏的驕傲所致。所以驕傲是失敗的根源，人人都該留意才好。

宋華費逢生華編華多僚。華登。編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編相惡。乃譖諸公曰。編將納亡人。亟言之。

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讎子。而非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鯀。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必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魯愆。華嬰。輿諸橫。華氏居風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奮鵬。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撥動是非，離間人心，都是小人慣用的技倆。一個國家充滿了這樣的人，國家豈有不亂之理。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箴。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難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徵者。公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面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袞襲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覆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新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管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

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師願為羈。其御願為稱。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行。干犂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相遇。城邈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闕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瘞。張句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從之。折鈔。又射之。死。干犂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毋用之。子速諾。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黼曰。吾為隳氏矣。黼曰。子無我廷。不卒而後亡。使華姁如楚乞師。華黼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雕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師趨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其事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自己國內不安寧，別國一定要來干涉，可是諸國因利害關係，有的助華氏，有的幫宋公，都是想得到一點利益。沒有一個是真止「見義勇為」的人。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罪在君。蔡無他矣。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貪圖小利而殃禍國家的小人，實在是古今皆有。而如今這種小人恐怕更加多，而且欺詐手段亦比較厲害。中國如今政治腐敗到這步田地，不是他們所賜的嗎？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魯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鞮

如京師葬於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鼻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死。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如卜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寤如莒，泣盟。莒子如齊，泣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莒子不能量自己的力量，結果是自己吃虧。世間不量力的人很多，不可不注意。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適。』君若惠保敝邑，無元不衷，以樊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圖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編、華登、皇奄傷、省滅、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息爲大司馬。遂印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能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楚能助宋除內亂，必能得到宋國的感謝。

王子朝，資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資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資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資孟適郊。見雉，雜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懼其穢也。」遂歸告王。且曰：「雞其懼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穢者，用也。人穢，實難。已穢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荻。五

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雄雞憚其犧而自斷其尾。人却不能如此。人爲衆人利益而犧牲是值得的，爲個人利益而犧牲當然是錯誤的。

晉之取鼓也。旣獻。而反鼓于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晉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爲襄歸。使涉佗守之。

用計謀侵畧別人的土地，雖屬不當；而對方却絲毫不知準備，也真是糊塗得可憐。

丁巳。葬炆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鹽荝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餒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饋。大盟而復。殺擊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殺。弱。殺。延。定。弒。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蒙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缺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於伐皇。大敗。獲鄆於。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敗績于前城。百上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伐之。辛未。伐東園。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子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帥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卽位。館于子旅氏。

不是一國內自己互相殘殺，就是侵奪別人的土地，所爲的都是權利二字。人民在這種混亂的社會上生活着，真是困苦萬分。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闕月。晉箕遺。樂微。右行說。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媯 如晉癸丑叔鞮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媯 晉人圍郊 夏六月蔡侯東圍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鄆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開。庚戌。還。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鉞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鉞。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擊之。遂取邾師。獲鉞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媯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媯。晉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罔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存。請使常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人。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十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

。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懲諸莒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夷。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邾。叔孫且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諸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夷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像叔孫這樣正直的人，恐怕是古今少有的罷！一切賄賂決不肯收受，他知道賄賂是最害人的事。他寄居的館舍，時加修理，這尤其值得人家佩服的。俗話說得好：「官不修衙，客不修店。」叔孫寄居在館舍裏，都知道修理，實在可以做今人的好模範。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誓。劉子取蔣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闕。丙寅。攻剽。剽潰。

莒子庚與唐而好。荀鑄。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死。苑羊敬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郈公。

當時統治者對於人民的殘暴，於此可見。人民的生命在他們眼中，即如草芥，可隨意殺戮。但是人

民決不會因此而屈服，所以結果仍將爲人民所逐驅。如今隨意殺人者，當以此爲戒。

吳人伐州來。楚鬬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御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帥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曰。吾君死矣。師燔而從之。二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戰爭以前，須要妥貼的佈置；而且更須看清敵方的形勢。烏合之衆，沒有聯絡的軍隊，自然是沒有什麼用的。吳公子光先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事先就有了準備，因之楚國所聯合的小國軍隊都太大的失敗。所以凡事都應有備，實在是句好教訓。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莒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天。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不明地震的原因，信口亂說，完全由於不探究真理。是亦「古不如今」之明証。

楚大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

謀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徵之。遂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殺於蒗澤。

女色金錢權勢，都是他們所爭的東西，如今何嘗不是如此，私有制度一天不剷除，這種鬥爭的事實將永遠出現。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囊瓦爲令尹。城鄆。沈尹戌曰。于常必亡鄆。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曰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鄆。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滯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未其驅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愆不貪。不懦不奢。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曷乎若敖。蚡冑。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鄆。今土數圻而鄆是城。不亦難乎。

「……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今日守四境之人，不抵抗而失土地，守在何處？難道守在廬山，守在南京不成？

【經】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穰卒 嬀卒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躒。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蒍弘曰。甘氏又往矣。

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郕。

勢利的小人，往往看見有人顯貴，則羣起而趨奉阿諛；一旦失勢，也就紛紛離開。只能共歡樂而不能共患難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朋友。共歡樂是很容易的事，共患難却是最不容易。史記汲鄭傳上說，翟公在門上大書：「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真是兩句經驗之談。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從其徑。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于自晉。晉晉也。

互相猜忌，感情越壞；於是處處要防備人家，兩方因此裂痕更深。這都不是能寬容別人的。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洩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免。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當時各國都養了一些方士，就如同現今政府裏也養了許多所謂「拜佛扶乩」的人，天天高談闊論，胡說八道，以圖淆亂聽聞，欺愚人民。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共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

妾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蓋蓋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嚮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依靠別人的力量，而自己不知努力的國家，只會一天天的衰弱下去，直到滅亡爲止。

秋。八月。大雩。旱也。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川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陵。拘得玉者。取其玉。

。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束帛。

說些鬼話騙人，實在可恥之極。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逐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

邑能無亡乎。越大夫管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附陽而過。吳人楚。

。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盍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

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不撫民而勞之」是統治者慣行的把戲，今天國家衰落到這步田地，每年搜刮人民龐大的軍政費的支出，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教育費及建設費不過百分之一二，就此一點，可以知道他們完全忽畧爲人民的利益打算。沈尹戌的這段話非但給楚子一個極好的教訓，拿來教訓今日之執政者亦極合適。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誓鶴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郕。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婦。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勳必憂。

愛撫體卹人民，是正當的。可是執政者多圖自己享樂，置人民於不顧，在某種程度內，人民只好忍受，如果壓迫得太厲害，必將起一種大的變動。暴虐的統治者也就自然要崩潰了。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

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夫婦。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失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極簡單的幾句話，偏要附會上許多陰陽五行的謬說，鬧得烏烟瘴氣，無法卒讀。

有鵲爲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鵲之鵲之。公出辱之。鵲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鵲爲踈踈。公在乾侯。微蹇與繡。鵲之巢。遠哉遙遙。樹父喪勞。宋父以驕。鵲爲鵲。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鵲爲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等。早甚也。

在左傳一書裏，頂多只能看見「某年旱」「某年水災」「某年大水」這些簡單的記載，而因旱災水災所損失的人民財產，與旱災發生的原因，却不見有詳細的記載。可見這種史書，都是根據

神權的天命的歷史觀寫成的。

初。季公烏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烏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烏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胡與萊人椳通。而懼。乃使其妻挾已。以示秦邇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挾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郕之難門。季氏介其難。郕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郕氏。日讓之。故郕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旂。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禱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果。公責。使侍人僚租告公。公疑。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郕孫。郕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譏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含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奪筮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隱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畜也。蓄而弗治。將道強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郕孫曰。必殺之。公使郕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禪辰。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禪辰曰。然則教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踰。遂逐之。孟氏使奪西北隅。

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為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忘也。與臧孫如慕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嬖以西。請致干社。以優君命。寡人將師敵臧。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大敵不再。子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干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誓。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勦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縱橫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昭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雖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故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輅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們，已開始向諸侯正式攻擊了。他們希望能夠握得政權。這裏當然引起其他貴族的嫉妒，因此各國的諸侯從周室的封建制度下逃出來，不久又把政權讓給國內的貴族了。他們爭來爭去，無非是想怎樣擴張自己的土地，加增多量的財產。無論貴族當政也罷，諸侯當政也罷，

甚至於周室的天子再重新出來，人民始終是不能減輕一點負擔的。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野弗克。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禱拊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委。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獲保首領以歿」的話是錯誤的。我國人專喜講「善終，好死」全無一點勇猛的精神。這都是由於只爲自己打算，忘却了應該爲大眾謀幸福。人人都像行屍走肉，沒有絲毫的做爲。我們寧願與帝國主義浴血而戰，死在他們的砲火之下，決不能屈服於他們威力之下做他們的奴隸。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郕。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實。僂僂句。以下爲信與僂。僂吉。臧氏者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並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郕。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面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郕劬假使爲買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語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不是做夢，就是占卜，虛無飄渺的事情，都信以爲真。於是一切事情都以爲有天命，不去努力，結果

事事都是失敗，決不能成功。

楚子使蔘射城州屈。復加人焉。城丘皇。遷營人焉。使熊相謀郭真。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子大叔說「民必憂，憂將及王。」這明明是說，如果壓迫人民太厲害了，將要引起他們的反抗，到那時候，楚王的地位，生命都將不保。可見當時人民必定已有反抗暴虐的統治者的舉動了。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二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齎。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齎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齎曰。魯人賈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人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安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郟以衝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癸子。射之。中楛瓦。蘇胸
汰轡。七入者三寸。癸子射。其馬。斬鞅。改馮。人以爲癸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
子車射之。癸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癸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
乃私也。將充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髀。失形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
。甚口。平子曰。必子癸也。無乃充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充之。林雍養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
。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當時的君主可以大量的剝削人民，侵略小國的土地；貴族們除了在他固定的食邑之外，還可以
收受別人的賄賂。得不到賄賂，就進讒言，挑撥是非。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七月。己巳。劉子以玉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留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蘆谷。庚辰。王
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陟。趙鞅。帥帥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不斷的戰爭，我們可以想像到當時人民的困苦。在層層剝削之下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他們都無
法維持下去了。我們讀了詩經上那幾篇人民在戰中所過淒慘生活的描寫，就可以深深的感到這種
滋味。近來科學發達，戰爭技術亦大有進步，「單刀匹馬」的古典式的戰爭，當然是不再見了。可是我
們細想一想，武器越進步，則耗費財力與勞力越多。武器的效能也越高，換言之，牠殺人的力量越大，殺

人的方法也越殘酷。軍備是擊人民的血汗來擴張，而受荼毒的還是人民。真無異人民自己拿出錢來，製造槍炮，再來打自己，從中指揮陷害的是統治者，得利，得名的也是統治者。如果全世界被壓迫的勞苦大眾，能夠聯合到一個戰線上，不供給統治者的剝削，不為他們戰爭做無謂的犧牲品，——甚至於推翻他們，那就可以不發生這種不平的事了。可是在私有財產制度依然保存在這個世界上以前，戰爭總是不能免却的！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淫。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濟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逐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子西不貪權利，實在值得欽佩。「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這是何等堅決的表示！當時那個不想握大權，謀厚利，而子西獨能撇開利害打算。不但是古代少有這樣的人，就是如今亦不可多得。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戶。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遄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圍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宮以叛。召伯追王子戶。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成周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

周室的封建制度崩潰之後，自己的勢力範圍也保不住了，各國的貴族可以篡位，周室的貴族也可以奪取天子的政權。在這混亂的時候，一切從前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典章制度，都已打得粉碎。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乎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子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好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鄩，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成劉小邾，以稔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脩其辭，諸侯服享。二世共賊。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僥欲無厭，玩求無度，賈瀆鬼神，慢棄刑法，倚奸齊盟，傲狠威侮，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殺戮，播揚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劓男，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救圖不殺，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各國諸侯早已各自爲政，周室天子且已被人家趕走了數次，政權尙未安定，就大言不慚的發告

諸侯文書，又把歷代周室的宗譜背了出來；可是周室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無論如何的讚揚，再也不會有人去歌功頌德了。

讀完了這篇周室發告諸侯的文書，使我們聯想到如今政府所發佈的宣言。歷年來每開一次會，必要發表一篇很堂皇的宣言；那裏面不是說：今後必能注意國計民生，建設廉潔政府；就是說：現已造成統一局面，一切均已走上軌道。但宣言是宣言，事實還是事實。我們只見見農村破產，民生凋敝，政治日形腐敗，到處都是貪官污吏，殃禍人民。一方面外侮紛至沓來，不知抵抗，而作城下之盟。土地日漸喪失，人民爲人奴隸。所謂上軌道之政治及廉潔之政府，原來如此，令人言之痛心。人民每見一次宣言，即拭目以待政府之設施，所得結果均爲失望。人民多受一次欺騙，多得一次教訓，而對於政府之不信任程度也逐漸增加；直至今日，政府之信用掃地，人民知畫餅無以療飢，已置此類宣言於罔聞矣。前人說過：「爲政不在多言，但能力行耳。」這是一句實話！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乎上帝。非懷多福。厥德不同。以受方國。君無逸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同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癢。公歎曰。美哉室。其

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滯。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晏子也是一個封建等級的維持者，他也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類的理論，但他却沒有像孔子那樣堅持着恢復周室的封建制度，因爲晏子很明瞭時代的趨勢，如果執拗着自己的成見，必定要遇到極大的障礙。所以我們可以說晏子在當時是比較進步的，而孔子却完全是落伍的，復古的。因此孔子周遊列國，走到哪裏，都是碰釘子；而晏子却能在齊國握到了政權。我們在史記裏看到晏子阻齊景公用孔子的話，想來是可信的。一方面晏子又沒有像從前貴族那樣貪吝殘暴，處處能體卹人民，這又是他所以能握得政權的一大因。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韞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楚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

奉吉之流，都是抱有勇猛的精神，鐵血般的義氣，爲民族，國家爭光榮的人。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郤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隨而信讒。無極誘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蔑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冀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賽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退。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勢。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郤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成取一編管焉。或取一柔斤焉。國人投之。遂弗燕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特國。弱寡王室。諸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郤宛是個正直有爲的人，凡正直的人必爲小人猜忌，並且小人時刻想謀害他。所以無論在什麼社會上，小人當權，賢者必退位，如果不早引退，小人必設法加以殘害，古往今來，什麼時候都可以看到這種事情發生。

秋。會于扈。令成周。且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

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氏懼禍之蓋。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困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季氏當政，能夠穩定下來，並非得天之助。實在可以說是民助。在人民的腦子裏，不管誰當政，只要能夠稍微體卹他們一點，他們就已感激不盡了。魯侯當政，季氏握權，甚至於周室天子再重握大權，他們依然是被剝削者呀！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自己沒有力量，徒怨鬼神亦沒有什麼辦法。這時期已有不少人開始對於鬼神的懷疑，可是他們懷疑之後，還要相信，因爲離開了鬼神他們實在無法解釋許多現象的因果。所以結果只能做到怨恨鬼神這一步，而不能做到推翻鬼神。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語。至于今不已。戍也感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

然。平王之溫惠共檢。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肆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將帥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帥。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剝奪賢者的官職，甚至於殺戮賢者，必為人民所怒。能為人民謀幸福的人，是為人民敬愛的，如果有人殘害他，人民就會自動的起來替他復仇。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十二月。晉釋秦故諸侯之戊子周。魯人辭以難。

自顧不暇，焉能他顧？各國都在混亂的狀態之下，要依靠別人的力量，是無用的。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晉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
滕子卒 冬葬滕悼公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執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乎竟。而後逆之。晉祁勝與郟滅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嘗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

壇之。祁蒧賂可蹀。有蹀爲之言於晉侯。楊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百死。整使吾君圖勝與。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我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氏。初。叔向欲妻於甲公巫臣氏。其母欲妻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匪鮮。吾德以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邦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甚器。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黝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襲取之。生伯封。實有家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豨后羿滅之變。是以不祀。且二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收。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嬖生男。姑視之。及室。聞其聲而避。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叔游說：「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論一個團體或一個國家，弄到這步田地，沒有不敗壞的。我國有學識者並不乏人，而說出去的話，大概不爲當政者所採納，且遭歧視，加以「叛徒」或「赤化」之罪名，現在弄得人人不敢開口了。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榭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倭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

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勸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又德矣。所及其遠哉。

用人須問賢否，並不能專用私人，假如自己的親戚朋友中有賢慧的人，亦不防用他。而如今官場中却只知濫用私人，不知求賢者，那實在是一種錯誤。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釅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釅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卒。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歲。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魏子當政，能用賢者；而且諄諄教導他們，這真是值得佩服的政治家。昏聩無用的執政者，往往隨隨便便把自己親信派了出去，在外邊胡做匪爲，他非但不去約束，而且極力的放縱他們。如此政治當

然要逐漸腐敗下去。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汝寬以飲食須有節制。喻人之貪財不可無饜。頗爲得宜。而魏子亦因此而中止受賄。社會上貪而無饜的人不知多少。因此發生許多糾紛。

【經】三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君子邾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子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

十月。鄆潰。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邾。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沒有學識和氣魄的人，往往爲人所輕視，何況又在失勢的時候呢！重耳在患難的時候，奔走列國，都以禮相待，就是因爲重耳之爲人，素爲人家所敬佩的緣故。

三月。巳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

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暫而死。公將爲之橫。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爲了承繼的問題。不知引起多少糾紛。無疑地又是私有制度作祟。如果私有財產制廢除。亦無人爭承繼了。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螽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養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騶叔安。有畜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著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養龍。封諸豷川。醜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養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養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漣隨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浪棄之物乃坻伏。鬱溼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水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藥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

曰。濟池勿用。其同人三三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三三曰。亢龍有悔。壯坤三三三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三三三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卨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龍，這種動物是否曾經在地球上出現過，尙是疑問。什麼象龍氏，御龍氏，更是荒誕無稽的神話。據我們推想：這不是古代的神話，就是圖騰社會所用的一種族徽。蔡墨偏要說得天花亂墜，而且附會上許多陰陽五行的謬說，便使人莫明其妙。現在農村中還有許多人相信下雨是龍王作法，這種迷信，極應破除。

冬。晉趙缺。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鉞。以錮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保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刑是用來維持封建社會的秩序的工具。所以在最初，刑罰只能施之於人民，貴族是要用禮來約

束就夠了，他們是不受刑的制裁的。到了春秋年間，封建的等級關係無形中逐漸破壞了，貴族的跋扈殘暴，比諸從前君主更要厲害，而貴族與貴族之間的矛盾亦因此而增加，所以鬥爭的事時常發生，覺醒的士人階級有鑒於此，所以製定刑書，使貴族的氣餒稍抑，人民亦因此得到少許的保障。但春秋各國的刑書，刑器要頒佈的時候，必定有許多貴族加以反對。如昭公六年鄭國子產鑄刑書，晉國貴族叔向就批評他。這裏趙鞅鑄刑器，又被孔老夫子痛斥了一頓。孔子是維持封建等級最熱心的一個人，他非但要嚴格地區分貴賤的等級，而且希望周室封建制度下的名分關係永遠維持着。鑄定刑書，無疑地把統治者的權力減少了，甚至於把貴賤的界限也給打破，這怎樣能使他老人家不生氣呢！所以他說：「貴賤無序，何以爲國？」等級觀念，在儒家是極重視，無論誰要破壞，他定不與之干休。孟子不是也說過嗎：「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這類不合理的話，至今仍保留在社會上，深入人心。如果我們要廢除貴賤的等級觀念，恐怕總得在廢除私有制度之後罷。

楚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郟與諸侯。非公。且微過也。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驪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敵邑居大國之間。共有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敵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綈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懲數矣。大國之惠。亦壓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敵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闕之。晉人不能詰。

毫無意義的繁冗禮儀，不是早就該廢除了嗎？士景們還要詰問人家，鄭游吉一段話，說得他閉口無言，說話不可不慎重在此。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爨。蒍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觀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強其隄。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儘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血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

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一個國家裏，人材實在重要。楚國不能用吳員而失敗，吳國能用吳員而得勝，隨後又聽從奸人的話而棄吳員，終爲越國所滅。如今我國官吏，最喜濫用私人，而真正有大才能的人，反棄而不用，將來亦要遭受吳楚同樣的禍呢！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專。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飯之不忍。而終身愆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魯。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姜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齊公。不得歸。

季孫以暴力搶得魯國政權，晉侯又用武力使季孫屈服，納魯侯回國。可見一切都依靠武力來解決，公理早已烏有。但魯侯雖能藉別人的力量返國，自己的親信都不能帶去，政權仍操諸季氏，做一個傀儡，又有什麼意義呢！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名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知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可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鬪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危險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真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本段中所述「以地叛」一節，究竟是因爲政治不良逼成他叛變呢，還是叛者的行爲不對，不能

服從執政者的命令呢！到底是那一方面的錯誤，並未明言。在我們想像中，爲統治者歌功頌德的修史者，當然是不敢說他主人的壞話的。最近聽說又要修史了，我想決不能像當時一手掩蓋天下耳目罷！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藏。而轉以歌。且占語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又是占夢之吉凶，一點道理都沒有。什麼五行相生相剋，更是怪誕得可笑。古人不知科學，情有可原，如今有許多智識份子，依然迷信，實在愚昧之極。假如他們一二人愚昧下去，亦可任其愚昧，恐因一二人之愚昧而使大衆受害！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欒不信齊高張宋幾衛世叔申鄭國參費人莒人郚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滅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謂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勦。諸侯用寧。豈賦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嘗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父對曰。天子有命。敢不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登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僕曰。魏子必有大咎。千位以合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溢。不敢馳驅。況敢千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初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虛材用。許儀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這時周室的衰弱景象，正與我們現今的國家相同，自己既沒有一點力量，又不知奮發圖強，專依賴別國的勢力。今天甲國來侵畧了，投降到乙國的懷抱裏，請求救援；明天乙國又來侵畧了，再去乞助於甲國。在許多強國的爪牙下圖生存，其實這樣是生存不下去的。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永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矣。雖死於外。其惟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

。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卜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積。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史墨回答趙簡子的話，是值得注意的，他說：「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這就是說，一切制度都是要變動的，世間沒有千古不變的事物。能以瞭解宇宙大化，瞬息萬變的道理，可以說是完全合乎科學的。所以在他看來：魯侯出亡，季氏當政，並不是什麼奇異的事。季氏這種舉動，在維護封建制的孔老夫子看來，是「名不正，言不順」的狂妄之舉，但他却不能瞭解宇宙間一切事物時時刻刻都在變動的原理。季氏之所以能得民心，完全是因爲他能「世修其勳」的緣故。所以我們可以曉得在這時候，有一般人對於舊制度已然不感什麼興味了，絕沒有愛戀它的意思。而且因爲牠阻礙進步，束縛發展，所以都在痛恨牠，憎惡牠，努力的催毀牠。同時另一方面自然的，熱烈的企維新的制度產生，新的社會來臨。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十一 定 公

【經】元年春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

昭公 九大零 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治政。衛彪僕。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好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自己能小心謹慎的作事，自然能以成功，否則必受人之攻擊而失敗無疑。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鄆。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或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微於人。宋微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龍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

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衰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喪叔遠天。高子遠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好也。

周室的封建制完全崩潰，各小國均已做了大國的附屬國。雖有人極力提倡維護舊有的制度，已然是不可能的了。此時的社會，正在急劇的轉變中。

夏。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敢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羈。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行。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豹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子家子不貪利，不慕名，值得欽佩。今日有許多不講義氣，不顧朋友，毫無節操的人，隨便賣友求榮，真是愧對子家子了。

季孫史殺如闕公氏。將澹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言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澹而合諸墓。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湯公。九月。立揚宮。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春秋末期，昔日貴族失勢的日漸增多，新興的中間階級紛紛抬頭。因為他們的智識，都能比昔日貴族高明。所以當掌握大權的，往往不是舊日一些養尊處優的貴族們了。舊日的貴族們早已脫離開生產的過程。能夠不用私人，是合理的事。我們看如今當政的人們，那個不是濫用私人，真正有學識與才幹的人，反而因此埋沒了。

【經】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彘子弟賦簡公。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聞乞肉焉。奪之杖以設之。

這裏所描寫的一個貴族，隨意虐待他的奴僕的情況，是何等殘酷，從此可以想見當時做奴役的處境的淒慘了。在私有財產制度未廢除以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事實，是無法避免的。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的當兒，自然不會想到有許多老百姓連飯都沒得吃，衣服沒有得穿。如今達官富貴們請客的燕筵，魚翅席，都是數十元一桌。他們請一次客的消費，可以供給一個村裏的老百

姓整年「衣食住」三項的開支了。當他們在「杯觥交錯，主客盡歡」的時候，又何嘗想到在門口還有許多餓着肚皮的洋車夫和苦工，以及徘徊在街頭「嗅着肉香，聊以解飢」的乞丐們呢？春秋時代有閹者向邾莊公乞肉，將來必有人向這班驕奢淫逸的統治者說：「你們喝我們的血，吃我們的肉；現在我們要吃你們的肉，喝你們的血了。」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開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問曰。夷射姑旋焉。命

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鏹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

既無智識，又缺少涵養的邾子，咎由自取，並無人爲他惋惜。而死後用五人殉葬，實在殘酷之極。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晉國已成強弩之末，而觀虎猶自恃其勇，輕視敵人，才被俘虜，完全是無軍紀的結果。

冬。盟于郟。修邾好也。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

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廬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

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壓君身。棄國家。

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

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非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小國對於大國除了每年應納幣帛若干外，小國的諸侯去見大國諸侯時更須要貢獻本國的特產，或稀有的寶物，甚至對大國的執政大臣亦須行賄賂；如果碰到貪小的人，更要加倍的納賂。如同平常這樣的人，在當時不知有多少呢！小國對於大國是這樣，大臣對於君主也是相同；甚至於小臣對於大臣都要賄賂。這種事實，至今還常常可以看見。聽說如今做大官的人，每年必要爲他的父母兄弟，甚至於他的太太做壽或陰壽，於是屬下都要送禮，而且公然扣薪。這不等於賄賂嗎？此外賣官鬻爵，那更是不用提了。如果這樣的壞制度不打破，空提倡「建設廉潔政府」「新生活運動」又有什麼意義呢！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平 勳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 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薳瓦出奔鄭庚辰吳入 郢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得貨求貸於蔡侯。弗得。責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武。將以難敵。不亦難乎。水潦乏降。疾病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措於楚。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勦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蕭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祇社靈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牟。將畏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于長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皞。稽茨旂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鑄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畛士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士。以其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躋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股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沾沈。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慈開王室。王子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嬖士。見諸玉。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遠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第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

因之一。這種惡劣腐敗的現象如不去掉，國家前途實不堪設想。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犛之孫。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阮。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羸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無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無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帥大敗之。子常奔鄆。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濟發。將擊之。夫無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殺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鄆。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昇我。以出。涉雒。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無王攻欲之。懼而去之。夫無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名。楚子涉雒濟江。入于雲中。

。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冓。王奔鄆。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塗蘇而從。鄆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遠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咎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闕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討於楚。而君又竄之。則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葬大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言。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入。若鴟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鉞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鞠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中包皆友。其亡也。謂中包曰。我必復楚國。中包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中包行如秦乞師。曰。吳爲封家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何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蔡國在當時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但他却能勵精圖強，與楚國再接再厲的戰爭，結果得到最後的勝利。這與歐戰時的法蘭西一樣，明知自己的能力不如德意志，但他却始終不肯屈服，失敗一次，多長一次經驗，並且增加許多勇氣，最後能以得到別國的同情，與他合作，把以前的恥辱完全雪清，這不

包胥的這種精神和氣魄，總不能不使你五體投地的佩服。他爲達到一種「目的」，完全犧牲一己的利害，用百折不回的精神，鐵一般的毅力，雖有任何阻礙與困難，他只知道前進，從不知道後退，這是我們人人應該傲傲的。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敗

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蔡爲楚所圍，因饑乏，故諸侯歸之粟，而魯國獨晚送粟於蔡。我們推測魯侯的心理：必先爲自己打算，再觀望他國是否已經送去。或者又顧慮到在路上被劫等等一些念頭，都是魯侯遲遲不送粟的原因。我們覺得爲了幫別人的忙，自己就不能爲自己的利害打算，更不可觀望別人的舉動。今日有許多人存了幫人忙的心，但因三番五次的思索結果，又把這種念頭打消，過於週到的考慮，也使人不能成事！

越入吳。吳在楚也。

只圖侵害別人，也應顧到人家來侵害自己。所謂「螻蛄在前黃雀在後」就是這個意思。楚國連

年北侵，却被吳人在後邊抄了後路，以致大敗，誰知吳國只管打楚，又爲越國所敗。這種事實，古往今來都是如此。即如最近日本帝國主義，他正是毫無忌憚的侵畧我國，如果大戰爆發，他的敵人也要對牠下手呀！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瑣殮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麇王于沂。吳人獲遺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車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麇王歸。自立也。以與主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闔與能。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這時戰爭的規模已經很大，人民因此犧牲的當然更多。一方面因爲戰爭的區域擴大，人民所受到的災害也就增加，一方面因爲戰事的延長與不斷，爲他們服役的兵士和夫役死傷的也越多。我們固然在這種專爲統治者歌功頌德的史書裏，見不到這種記載；但由於推想，也可以曉得一大部份了。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飢。逐公父歆。及秦邇。皆奔齊。

楚子入于鄆。初。鬥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癡涉其幣。不與王舟。及甯。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患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鬥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鬥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鬥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賈。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廩。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對曰。國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其時的貴族，無不爭權奪利。論理申包胥的功勞比任何人都高，但他的犧牲並不需要酬報，他只希望別人得到利益就滿足了。他說：「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在現在看來，他忠於君主是一種愚蠢，可是在他看來，何嘗不是爲自己的國家打算呢？我們今日必人人應有：「吾爲國也，非爲身也。」「吾爲民也，非爲身也。」甚至於應當說：「吾爲大多數人類謀最大之幸福也，非爲一己之享受也。」

晉七執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 癸亥 鄭游遜帥師滅許 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使鄭 公至自僕鄭 夏季孫斯 仲孫何忌 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 樂祁犁 冬 城中城 季孫斯 仲孫忌 帥師圍郟

【傳】六年。春。鄭滅許。囚楚敗也。

二月。公使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行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甄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晉罪。成之昭兆。定之整鑿。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諸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嬖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一待之。若何。乃止。

陽虎可以代表當時貪而無恥的貴族，文子則代表有智識的士人階級。所以其時士人階級的勃興，而一些舊日的貴族漸有趨於崩潰之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知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鑿。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四月。己丑。吳太子終嬖敗楚舟師。獲藩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傷。懼亡。子期又以陵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楚國大傷，懼亡。」有戒懼而不怠者，始能奮發有爲。凡一民族或國家如不時刻警惕，戒懼，只圖

苟安，放縱，沒有不失敗的。所以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我們國家歷年來所得教訓亦不算少，却始終是未有覺悟，依然渾渾沌沌的過着不死不活的日子。民國十七年一般新興勢力掌握了得政權，即時開始腐化，你看那種趾高氣揚的神氣，實在在楚國貴族們之下。現在雖然失去東北四省，三千五百萬同胞淪亡於敵人，可是他們却並無戒懼之心，每日仍然在上海南京花天酒地的享樂着。這樣下去，國家還有什麼希望！

周儋嗣率王子朝之徒。因鄭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竹。靡。負。委。狐。入。闕。外。六月。晉閔潞成周。且城晉靡。

鄭離周室最近，他自己又處在腹地，無從發展，因此只有侵伐周室的土地。其時的封建組織，既已崩潰，周室天子的威嚴，當然已經失去。鄭國便毫無忌憚的侵畧周室的土地了。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寔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惟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之也。見瀾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絳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陽比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詎於五父之衢。

陽虎是惟利是圖的小人。像這樣的人只有失敗，決不能成功。一個國家裏面如果充滿了這樣的人，必定擾得全國不能安寧。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蕪。辟儋嗣之亂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

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嗣入于儀栗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微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各國諸侯，都爲擴張自己的領土，互相爭戰無時或息。所謂「結盟」「和好」也只是時的一時的，等到有利害衝突的時候，又互相殘殺起來，而最吃苦的莫過於老百姓。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皆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繕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

莊宮。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薨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

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

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稷。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

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當時戰爭所用的器械很簡單，幾完全依靠人力；因之當時的貴族都養了許多武士。這些武士都是破落的農民，無衣無食，投效在貴族的手下，充當貴族擴張領土的工具。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者侯也。將歸欒祁。士鞅曰。三年

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告

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欒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

成焉。乃止諸州。

同欒祁的事，是惹人輕視的舉動。凡事須先自責，然後方能責人。今日統治者不能自責，而責人甚

苛如方某李莫胡某皆曾爲國效力而隨便被人加以囚禁。都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自私行爲。

公侵齊。攻慶丘之郭。主人焚衛。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驅而無繼。僞順。虎曰。盡客氣也。

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盾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是始尚羔。

封建制度下的禮儀，早已淆亂；周室的土地都已被諸侯侵奪，還顧得到禮儀嗎？這裏表示做史的人維護封建禮制的熱心，而他却忘了周室封建制度的已然崩潰與爲何崩潰。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盾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敵。涉佗接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思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鄆。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紉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曹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晉欺衛弱，侮辱人家，衛知道報復這種恥辱，是值得佩服的。牠能奮發圖強，不屈服於威力之下。總比不抵抗主義強得多罷！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狝。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禱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成郟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成郟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虜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詐謂林楚。曰。而先皆季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遠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衛而聘。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目門開射陽越。殺之。陽虎門公切武叔。以代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饑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躡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鄭駟獻駒子大叔爲政。

貴族之間互相攻擊爲的不過是「權利」二字，這種私鬪在當時已成極普遍的現象，養成極不

好的風氣。爲了政治上的意見不同，而鬪爭，當然是應該的，如果單純的只爲私人的利益而相爭，那實在是毫無意義。

【經】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瑩卒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異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純粹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們，不爲國家人民打算，要他們做什麼用呢！

鄭駟獸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形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古代所謂刑，只是統治階級對於被統治者的一種制裁；貴族自身向來是沒有受刑的約束的。這種不平等的現象，一直沒有破壞。鄧析所創竹刑，我們已然不能知道，因爲如今所流傳的鄧析子一書，實是臆鼎，握說是魏晉間人所僞造。不過據我們推想，這種所謂竹刑，既能在當時實用，無疑的仍是代表貴族階級的刑書。至鄧析之被殺，也只是爲當時的貴族所忌而被殺。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黨。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勸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魯靈輿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親富而不親仁的人，何止陽虎一人？私有制度使貧富懸殊；於是富者即爲人所親，貧者爲人所賤。慎子說得好：「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這種勢利的現象，非在私有制度廢除以後，才能不再出現。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罽下。東郭書讓登。犛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齊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彘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駘之新。晉車千乘在中車。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車。中車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車。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糕。媚。杏。於衛。齊侯賞犛彌。犛彌辭曰。有先奪者。臣從之。智積而衣鏗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貶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犛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

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武士爲統治者效死力，亦不過博得君主的賞賜而已，統治者却坐享其成。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川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彌出奔陳

【傳】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鞆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衆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舍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

孔子曾說過：「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那才是一個全人。所以他能遇到無論多麼困難的事，都要放開胆量去做，「雖千人萬人吾往矣！」凡遇事遲疑不決，事未動手，胆先怯，那無論做什麼

事都不能成功的。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于塞氏。據其西北而守之。背楨。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塞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爲人須謹慎，苟不小心，必遭大禍。想獻身革命的人，越應該注意到這一點。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鉞過朝。公若必曰。誰之鉞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麴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麴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麴赤與郕人爲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衆懼。麴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僞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麴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麴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諫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麴赤先如宿。侯犯殿。每郕一門。郕人閉之。及

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鬪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鬪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鬪亦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

小人專喜說鬼話，搬弄是非，以圖得到一點利益。要知道殘害人家爲自己享受，那是最不道德的事。能明瞭事理的人往往不信小人的話，可是因花言巧語而上當的人也頗不少，所以人人都該注意。

宋公子地嬖遊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宋其尾鬣以與之。地怨。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驪。出奔陳。

貴族所豢養的家奴的勢力膨大，使貴族無法駕御他們了。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今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今日我們全國上下，皆是不令之臣，形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惡現象，以致喪失國土，人民淪亡。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驪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鄆洩盟。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弼。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從心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因二小人敗壞大事，所以用人宜謹慎。歷史上多少能成大事的人，一切計劃都已成就，卒因小人從中破壞，而得到失敗的結果。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衛公孟弼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

費秋大等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弼。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利。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

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郕。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

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

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辟

也。成無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季氏是貴族，但其時魯國的政權早已掌握在季氏手中，封建的舊制度，舊名分，與春秋末年的時局根本乖離了。雖有孔子等維護舊制度的呼聲，已不爲當時執政者容納，而季氏的威勢却一日甚似

一日。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圍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彌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 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薛弑其君比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說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放諸大夫之軫。唯邴意茲乘軫。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齊侯輕率，故不能成事。凡輕率之人無不敗事，因輕率而不謹慎，遇事皆草草了了，還能成功嗎？

晉趙鞅謂邴鄆午曰。歸我衛賁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邴鄆。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賁不可。乃使告邴鄆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盍殺午。趙鞅。涉賁。以邴鄆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邴鄆。邴鄆午。荀寅之甥也。荀賁。范吉射之甥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邴鄆。將作亂。董安子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子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鞅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夷代之。荀隱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氏。

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蓋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難。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春秋末期的諸侯，亦如春秋初期的周室天子一樣，他的政權完全操縱在少數貴族的手中。而這些少數的貴族又因利害衝突，互相私鬥，必將政權操諸一人之手而後已。所以我們讀左傳的後半部，儘是一些貴族之間的互相殘殺。



安于說：「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這是真正能夠做到犧牲一己爲民衆謀福利的人，不像現在自命革命的人，却是犧牲衆人之幸福，而爲一己之享樂。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怨之曰。戍將爲亂。

「富而不驕者鮮」，今日驕奢淫侈的統治階級，應有深刻的覺悟，並且牢記「未有驕而不亡」。

的這句話。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衛世子蒯聩出奔宋衛公孟貳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城宮父及齊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豈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貴族勢力的膨漲，君主等於傀儡；此少數握政權的貴族中間，又產生新的矛盾，結果政權又統一於一人的手中。一方面因舊日無數貴族都已沒落，新興的大貴族又併吞他們的土地及財產，於是土地越發集中在個人的手裏。在春秋末期差不多各大小國家都已釀成這種狀況。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繼陳好。二月。楚激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子馮李。勾踐患吳之豎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好旗鼓。不敢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

之。靈姑浮以戈擊閻廬。閻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幸於廕。去鶴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不屈服於敵人威力之下，能牢牢的記住雪恥，這是圖強的前提，可以給我們做一個很好的模範。我國自道光年鴉片戰爭以來，吃過多少次的虧，却始終沒有絲毫的覺悟，各帝國主義宰割我們的刀子已經放在我們的頸項上了，還不覺醒。被人家侵略一次，彷彿稍稍有點醒悟過來，不過幾時又忘却了。每年的紀念日實在不少，學校裏放一天假，掛半旗，各機關少辦一天公，學生，教員，公務人員借這機會可以玩玩，什麼國恥不國恥，早已忘在九霄雲外了。日本人常常譏笑我們：「五分鐘的愛國熱心。」實在一點也不錯。「九一八」事變發生，人人心裏彷彿都有點興奮，不久以後，大人物又出入娛樂場拚命享樂去了。學生們罷課，請願的結果，又遭當局的憤怒，碰了一鼻子灰，安然回學校「讀書救國」了。「一二八」淞滬喋血，國人曾一度興奮，不久以後，抗日救國的熱情，又煙消雲散了。我們此時人人應該具有吳王夫差的精神，並且很可以做他的辦法。人人晨起就應該自問：「四省土地被佔，三千五百萬同胞淪亡，忘了沒有？」而且自己回答：「是的，我不敢忘！」今日執政者的血不是太熱了，熱得糊塗？就是太涼了，涼得無力！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塗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孫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蔞

中。不克而還。士鉞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聩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葦豬。盍饋吾艾稷。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疆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取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當時貴族的驕奢淫亂，於此可見一斑。且男女關係，不能圓滿解決，因此釀成大亂。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駟。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註上說：「百泉，今輝縣西。」據我所知，百泉在輝縣之北，其地有許多古蹟。邵康節的安樂窩，彭了凡的餓李墓，孫霞風的講學處。孫彭二人都是清人，他們各處起義推倒滿清，失敗以後，就住在百泉，孫霞風在此講學，彭了凡仍有壯志，想再作困獅之鬥，孫霞風不從，彭了凡在此餓八日而亡，孫爲之立碑建餓李墓。我覺得像孫霞風這樣的人，並沒有什麼不得了，而彭了凡的壯志，實在令人欽佩。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饑風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叔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泉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抑。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子貢是孔子的弟子，他當然也是維護封建禮儀的人。從禮節上可以看出人的將來的命運，那當然是迷信。不過是子貢想用禮儀，來束縛當時諸侯的反封建的行爲罷了。

吳之入楚也。胡子番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子豹說：「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完全是愚昧的命定論的主張。我國人因深信命定之說，遇事聽天由命，不知如何作爲，所以事事不能成功，已經因此吃了不少的大虧。要知道命論若成立，人類便失去創造的精神，社會變成死的，退化的，而不能進化了。所以如果要使社會有進步，非打破這種荒謬的命定論不可。所謂「定命」、「宿命」之說，其實都是統治階級所玩的一套把戲，他叫人人都相信命運，富人永遠是富人，貧者永遠是貧者。做天子，貴族的，世世代代都是天子貴族。人一生下來，天就註定了他的命運，也不必去做爲，只要保守你自己的範圍好了。有了這種宿命之說，人民才肯低首服

從，好供他們榨取。這都是愚民政策。如今農村中還充滿了這種腐敗思想，應從速糾正才對！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貢的話，是迷信，孔子還要讚美他，實在愚妄之至！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次于濼。謀救宋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我們在春秋左傳等史書裏，只看見記載統治階級的言行，絲毫末見記載當時人民的情狀，那不僅是統治者的言行錄，算得什麼史書！

馮玉祥讀春秋左傳札記

卷十二 哀 公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麇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魯。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郟。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女以辨。使驅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鶴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員伍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有過澆殺樹灌。以伐樹邪。滅夏后相。后相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莖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暨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境。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遠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非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夫差能反躬自省，痛改前非，所以能以復興。但在敗越之後，就驕傲自大起來，完全由於他不能聽別人的話。所以他亦沒有得到好的結果。民國十五、十六、十七三年中，大家都覺得國亡就在目前，如不革命，人民永無翻身之日。所以革命志士奔走呼號，祇願犧牲，不計成敗。革命軍人也都具有必死的決心。因之革命勢力發展得很快，反軍閥的戰爭，也連戰皆捷。與夫差與國時相仿。可是這幾年來，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大家全不知振作，只要祿位得保，便欺壓民衆，與敵妥協，無所不爲。什麼「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一切都忘得乾淨。舊日之忠實同志，均被拚棄而不用。長此以往，昔日夫差所遭之禍，恐怕又要臨到我們頭上來了。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敏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調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

小國處在兩大國之間，實在爲難。楚的威力大就投楚，吳的勢力大就投吳。在二強間的矛盾中苟

爲大多數人民幸福打算。所以一個是雖敗亦能復興，一個是雖勝必亡。完全在他自己能否振作。今日我國在內憂外患雙重壓迫之下，國勢日漸衰弱，而執政者仍一味縱己之慾，絲毫不爲大多數人民設想。在這萬分危急的現狀下，只看他們有沒有覺悟；假如要做闖廬叱，就該即速痛改前非，勵精圖治；假使甘願步夫差的後塵，便再這樣苟且偷安，作惡下去。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郟取濞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郟子盟于句釋 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鄆師敗績 冬十月葬衞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

【傳】二年。春。伐郟。將伐絞。郟人愛其土。故賂以濞沂之田而受盟。

封建君主因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業陷於危機，故極力以掠奪方式滿足他的慾望，因此戰爭決無停止的可能。得到土地以後，於是結盟。這與如今帝國主義侵略弱小國家是一樣的。什麼塘沽協定，上海協定不過是弱國屈服在強國威勢下強國得到了利益以後的契約保障。

初衞侯遊于郊。子南侯。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郟不足以辱社稷。君改其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衞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郟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郟異於他子。且君沒

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繞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子鄆深明事理，知道這時君主是一點威權都沒有，一切都操諸貴族手中，所以感覺到爭這種傀儡一點意思沒有，便毅然捨去。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鄆子姚子般送之。十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驅兵車。先陳。罕驅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解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圜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縱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縶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鄆無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答鐵上。望見鄆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厲下。蔡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糜之。吏詰之。御對曰。疢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晉孫蒯賸。敢昭告皇祖文王。烈而康叔。文祖襄公。鄆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缺討之。蒯賸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繫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纛旗。大子救之以戈。鄆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鄆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傅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危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

【經】三年春齊國夏幽石曼姑帥師圍戚。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拔于中山。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躐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庇女面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蕭給。濟瀟帷幕。饗飲從之。蒙封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俊。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漚也。於是乎去表之黨。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孔子是封建等級的維持者，所以他無論遇到什麼都要復古。他眼見春秋末年的情形太混雜了，周室天子早已喪失威勢，就是春秋的黃金時代（齊桓、晉文）都已過去，封建等級將完全崩潰，他怎能不傷心呢！所以聽見說着了火，就說：「其桓僖乎？」着火只是不慎的緣故，何必附會呢！

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襄弘。

襄弘是舊時代的方士，方士本是古代的巫祝階級，他們隨着封建制度崩潰而沒落，變成一種流

浪人。依增新興貴族，維持生活。如萇弘爲博得周靈王之寵，自謂有法術能使諸侯朝周，這本是他的夢想，他根本就沒有去看看時代，結果遭殺身之禍，其愚也就可知。我們對於這種人只覺得他們可憐，如果能把這種精神用到別的地方去，不是強得多嗎？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令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郛。十一月。趙鞅殺士卑夷。惡范氏也。

凡是大貴族，食邑必定很多，而且他的兒孫世代可以承繼他的位置，支配他的財產，因之，貴族的承繼也如諸侯的承繼一樣，發生許多糾葛，其實都是爲了私利而已。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晉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城西郛 六月辛丑空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賈公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翻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乘其敢

進。文之饋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肝。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疾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相關。曰吳將沂江入鄆。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麇梁及霍。單浮餘圍欃氏。欃氏潰。欃子亦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苑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奸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罷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欃子而城之。且將爲之下。欃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兵不厭詐，無備必亡。』是兩句老生常談，却是用兵的重要方法，往往因爲忽畧這兩點而致敗績，不可不注意。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郤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晉國連年內亂，所以已成強弩之末，經不起別國的侵畧，又割大批土地給人家，所以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實在是兩句很好的教訓。

【經】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癸亥景公。【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

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滿。惡不去善。義之經也。且敢述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私讎不及公，是常人所不能做到的。尤其在今日病態極深的社會中，那個不是假公濟私，像張柳朔這樣知公私，分善惡，自己寧願把利益讓給別人，恐怕是稀有的罷。可是我們要想復興民族，挽救國家危亡，却必須有這樣的人出來才行。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魯姬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

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圖惠子。黃昭子。立荼。襄牽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駟秦不過是個大夫，他却具有卿之車服，這在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人看來，是大逆不道。像子思一類的人一定要嘆着說：「世風日下」了。可是當時封建的一切組織都已逐漸被新興貴族所破壞，這種服飾又算得了什麼。

【經】六年春城郭環。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祖。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異帥師伐曹。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又是戰爭，不斷的戰爭，不過是爲了擴充剝削的領域。無論勝負，於人民絲毫沒有好處，反而使他們遭受到莫大的災害。當時人民在層層剝削之下，過着極可憐的生活；還要爲統治階級去爭土地，送掉了自己的生命，這是何等悲慘的事呢！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勝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假楚。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盡去諸。罔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龍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蓋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惡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宮。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私有制度下，盡是爭權奪利的事。自己能力不足以制人，便用計謀拉攏別人來協助。對於這種小人，我們不可不注意。由此可見知人之不易，甜言蜜語，不見得是好話，嚴苛訓斥的話，也許是於你有極大的幫助。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乘盟逃歸。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闔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華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女。立之而後還。是蕞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大譖。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畧。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齊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楚與吳戰，先要卜，卜後不吉，就感到失望。又發現雲如衆赤鳥，又說是不祥之兆；其實叫文人詩人看來，那麼雲何止像赤鳥，還可以像山，像水，像一切飛禽走獸，如此說來都有吉兇之兆了。這當然是迷信，一般神經過敏的方士就拏來增會。當時科學尙未昌明，自然界一切現象的由來，都難以解釋，所以才有一種荒唐之說，而且也會有人去相信牠。可是如今已經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不是依然還充滿了這些迷信嗎，而且這些無稽的迷信，又是深深地印在人們的腦子裏，不易打破。這種現象在農村中尤

甚。可是中國的社會，始終是畸形的發展着，有些事情真會弄得你目迷頭眩，莫明其妙。即如現在却正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還被迷信纏住，不得脫身；甚至於許多自號革命領袖，黨國要人也者，都在吃齋念佛，修來世福呢！他們或者因為這輩子享受夠了，希望下輩子仍有這樣的命運；或者因為過去作惡作得太多，想藉此消災罷。這豈不是白日做夢！可是還有新鮮的事呢：「九一八」以來失去東北四省的土地，據說這並不是因為當局的不抵抗，也不是政府的投降帝國主義，更不是內政的腐敗；却原來是蒼天不佑的緣故。好了，現成的活佛班禪在此，來個「時輪金剛法會」就行了，雖然在北平開了一次，杭州還要開一次，一切化用仍然是民脂民膏，不過據說是為民着想，於人民有莫大的利益呢！法會的募捐啓上不是明明寫着「我國年來，天災人禍，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生民之苦，逾於殘唐五季」嗎？所以「欲圖挽救，非仗佛力之加被。」這是「為國內消災患，為世界祈和平」啊！如果這個法會能見效的話，什麼農村破產，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切都可不必過問，專等我佛施威吧！一做「時輪法會」土地也就會失而復得，人民也就會安居樂業，於是國泰民安，要人們又可以拿着國家的錢遊山玩水，到什麼西北去掃民族墓了……這一切一切，真令人萬分痛心。我們要使國家強盛起來，挽救這個民族的危亡，必先剷除無稽的迷信！

八月。齊師意茲來奔。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諸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成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難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諱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鬻子牛。而折其齒乎。面背之也。悼公稱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奴。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賁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似。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因又有變。少君不可以防。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駟。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曼胃澹。

只看見互相殘殺，互相傾軋，佔有慾極度發達，是私有制在作祟。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籓子益來 宋人圍曹冬鄭驅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貪」是沒有好結果的，晉國無時無刻不想侵略別人，所以衛國也不服他了。

夏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宰。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宰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過十。吳王百宰。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權敵邑。故敵邑十一宰之。若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乎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宰。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夫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斷之。斷髮文身。鯀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郟。以吳爲無能爲也。

周室文物制度早已破壞無餘。景伯還想極力維護。實在有些不識時務。這時的君主無日休息。在外奔走。而大夫卿士都在國內享福。這亦非春秋初年所有的事。子貢說這是因爲畏懼大國的威勢。其實只是君權的衰落罷了。所以貴族們無論如何想維護封建的一切制度。也是不可得了。

季康子欲伐郟。乃襲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子子以爲何如。惡實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飲不言。魯德如郟。而以參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郟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難存。聞於郟。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旌。師途入郟。處其公宮。衆師畫掠。鄭衆保于釋。師宵掠。以郟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譖負瑕。負瑕故有釋。郟茅夷鴻以束帛乘車。自請救於吳。

。曰魯弱晉而讓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魯盟於鄆。而背之。成求而不遠。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率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侵畧人家的土地，還要搶掠人民的財產，這簡直是土匪式的軍隊，一點紀律都沒有，還能打仗嗎？季氏主魯政，無所不爲。人民已經不堪其擾，如今又到別國去侵畧，當然不會得到好結果。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僖宋。初。曹人或夢彘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妊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鷹。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彘者之子乃行。彊言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樂丘邑於其郊曰。黍丘。掛丘。大城。鍾弋。

只圖自己享樂的統治階級，那種驕奢淫侈的情形，不是自取滅亡的徵象嗎？還要說些夢話，自己欺騙自己而已。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夏齊人取讒及圍。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讒及圍。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諂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借曹人詬之爲詞滅曹，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呢！這都是大侵小，強凌弱的一種策略。以掩飾自己殘暴無理的行爲。

吳爲郟故。將伐魯。問於叔孫。叔孫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今子以小惡而欲遺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季。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上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難也。夫魯。齊晉之屬。廢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困於吳。田焉。拘郟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管爲之宰。漚蓋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賁庚。公甲叔于。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背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乘國也。吳輕而荒。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戟。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荊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景伯說「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這真是值得欽佩的。我們看如今日本

帝國主義侵我東北四省，不抵抗而退兵，真是「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

齊悼公之卒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劬侯通焉。女自其情。弗取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闌。或譜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鞮子。鞮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因諸樓臺。梓之以楛。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

當時貴族淫亂的情形，於此可見一斑，而因此又發生殘酷的戰爭，人民却隨之遭殃。

秋。及齊平。九月。臧賈如齊泚盟。齊閔丘明來泚盟。且逆季姬以歸。婁。鮑牧又謂季公子曰。使女有貽千乘乎。公子慙之。公謂鮑子。或譜子。子姑居於潛以祭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潛。靡之以入。遂殺之。

戰爭的範圍擴大，戰爭的機會也增加，爲了一點小事，非動干戈不能解決，只顧到個人利益，忘却爲衆人打算。

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闌。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瑋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子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即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鄭武子勝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環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節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

爲了寵倖一個嬖人，要滿足嬖人的慾望，就要給他食邑，真是無奇不有的事。人民在他們的鐵蹄下掙扎着，哀號着呢！誰來憐惜！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救也。

宋公伐鄭。

宋公伐鄭，自然要犧牲許多人民，其時人民的困苦，實在是有增無減。

秋。吳城邗。漕。通江淮。

萬事必有準備，方能成事，吳要伐齊先通江淮糧道，這就是一種準備，如果自己絲毫沒有準備，就去侵畧人家，必定失敗。

晉趙鞅下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穉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婁其後也。

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

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勿剪也。社。

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吳子使來傲帥伐齊。

【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

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伐陳。吳救陳。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部。師于郟。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春秋末年，戰爭已較前進步，自海入齊，雖然要費許多事，不過當時已知訓練海軍，亦可以知道他們是有勵精圖治的精神。我民族是由西北漸向南部發展，達到海邊上就感到海軍的需要，其後每代都有進步，如唐代征高麗，元朝打日本……可是結果總是失敗。這完全由於沒有詳細的籌劃。自清末以來，海軍可以說絲毫沒有發展，而且一天天腐敗下去。沿江沿海都是門戶大開，任人出入。丁汝昌因抗日失敗，吞金而死，他可以說是中國海軍的惟一人才。今日海軍費的開支還是不少，不始過終是用那幾隻破舊的軍艦來敷衍。就是我們沒有力量積極擴充海軍，至少亦應顧到保守沿海的方法，即如沿海的砲台都已廢朽，從未修理，更休提建築砲台了。試想今日中國處在列強的中間，時刻有被吞蝕

的可能，如不速圖準備，前途實在危險之極，希望國人有深刻的覺悟！

秋吳子使來復做師。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不務德不安民，是自殺之道。當時統治者都是昏瞶糊塗，毫不爲人民的利益打算。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頰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廢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日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十一年春齊爲鄭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器室。衆於齊之巨車。一室敵車。傷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濟慮。小人何知。然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董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口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零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師不險溝。樊遲曰：非不能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險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聽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瑀。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

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可進也。不狝之伍曰。走乎。不狝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狝曰。獸野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晉諫曰。齊人逆。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鄆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蒙。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無可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彼時魯國政權完全在季氏掌握之中，所以再求對他說政權在你的手裏，你不能去與齊國抵抗，那是你的恥辱！如果肯集全國力量與之較量，雖敗猶榮，不抵抗而屈服是最可恥的事情，非但是當政者個人的羞恥，而且是全國人的恥辱。

夏陳轅却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啜。進稻醴。梁糗殿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謀。對曰。懼先行。

轅頗作了司徒，就這樣剝削人民的脂膏，但這時的貴族已不能像以前那樣安穩的享受下去了，到後來亦有亡命的結果。試看俄國革命尼古拉上了斷頭台，貴族們跑到中國來賣鬻子當兵，今日一般新興貴族將來恐怕連鬻子都賣不成，我真替他們捏一把汗！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子贏。中軍從王。行門與將上軍。王子始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閔丘明相厲也。桑掩苴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齊。陳子行命其徒具金玉。公孫揮

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間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闔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面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率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實之新篋。髮之以玄纒。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譴不衷。何以使下國。

各國擴充軍備的結果，使戰爭更加激烈，人民所受到的痛苦也愈厲害。處在這樣亂世中的人民，真是欲生不得，欲死却隨時都有機會，在這樣痛苦的生活掙扎着，爲什麼不起來反抗呢！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豈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鬻除疾。而曰必道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割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賈之屬鑿以死。將死曰。樹吾棠樹。檀可材也。吳世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盍必毀。天之道也。

吳子胥有先見之明，可惜吳王這時正驕傲萬分，以爲舉世無敵，那裏把小小的越國看在眼裏；何況又得到越國的賄賂，只曉得貪圖小利，結果是大大的失敗。一方面越國之能含垢忍辱，勵志圖強，實

在是我們如今應該效法的。如果我們現在有越國這樣圖強的志氣，恢復國家一切權利，收復已失土地，都不是很難的事。

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婦。實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肆。納美珠焉。與之城鉅。宋公求珠。魘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鉅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異死焉。殯於郟。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慈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卽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剽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避止之。曰。國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孔子處在春秋這樣的亂世，感到萬分的悲憤，他所想像的黃金時代不能再重現了，他所要維持的封建等級也完全崩潰了。理想的能統一整個政權的君主，來收拾這支離破碎的局面，也永遠不能實現了。他再也不想聽到混戰的聲浪，所以有人問到他戰爭的事，他只好裝聲作痴，很嚴厲地說了一句：「你問我禮儀制度，我可以告訴你；戰爭的事，咱不知道！」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

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以禮。施取其厚。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貴族一天到晚計算着怎樣剝削人民，使他的財產增多。一方面又要使人民能夠馴良的受他們剝削，而不反抗；這是必然要請教於孔老夫子了。孔老夫子當然贊成這種榨取的制度，不過他希望統治者萬勿壓迫得太厲害，否則統治者的寶座是坐不安穩的呢！可是今日的統治者連孔老夫子所提出的主張，他們都不能實行。現在何嘗沒有人提倡「斂從其薄」呢？最近全國財政會議決定了廢除苛捐雜稅，其實一紙空文，焉能療人民之飢，恐怕是越免越多，裁去一種，加增兩種，免了落地稅，又來個生產稅，只是換換花樣罷了。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繁阜。秋公會衛侯宋皇髮子郕。宋向巢帥伐鄭。

冬十有二月癸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

公會吳于繁阜。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本之言以

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尋盟也。亦可塞也。乃不尋盟。

本來二家結盟和好，全是假的，乃互相欺騙中暫時的妥協。一有利害衝突到來，那裏顧到什麼信義？子貢說的這一段話，雖似言之成理，其實完全沒有那麼回事。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乘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薄衛侯之會。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薄其君會。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東歸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孫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孫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尙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能先把事情的利弊打算清楚，再下手去做，然後才會發生效果。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宋鄭之問。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帛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倍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

。圍宋師。

當時國界沒有劃分清楚，兩國多因此起爭端。其實這只是侵畧的一種藉口。即如今日中緬劃界問題，始終未得解決。其實並非本劃界本身的困難，是因為英國對我雲南江心波片馬一帶，有領土的野心。所以根本就沒有秉公劃界的誠意，好留着做爲侵畧的藉口。退一步講，即使把國界劃得清清楚楚，楚，要起爭端，還是起爭端。

【經】十有三年春，鄭卒，遂帥師取宋師于岳。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非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釁。郟延。以六邑爲虛。

「魋也逃歸」是胆小怯戰，怎能不敗？孔子說：「勇者不懼。」戰爭的時候，尤其不能胆怯。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隊。曠無餘。圍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善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時無餘。地獲圍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善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

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天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敵邑將收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幣。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謠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繫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脫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諸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謠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俗諺。驕者必敗。此時吳國東征西討。無時不想侵畧別人的土地。趾高氣揚。目空一切。這時越國却正在養精蓄銳。圖雪前恥。吳國大敗之後。還不敢聲揚出去。以圖提高其在列國的地位。一方面却仍要爭盟主。這樣下去。必敗無疑。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莒子舒州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

就不許可呢？」我說：「往年他們不管，今年我就要管。這裏是中國境地，沒有中國的護照，就不能通過。」他們尚欲狡辯，我就不放他們走。結果那個美國人正式道歉，並聲明以後決不敢違法；那位英國紳士式的人物，却堅持不認錯，我也不同他客氣，不放他走。後來有位牧師替他出來認錯方算了事。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適值耶穌聖誕，那天我畧患感冒。我的俄國顧問烏思馬諾夫，下着大雨去打獵，打到幾隻地鷄，他就送我做為禮物。我問他去出打獵，是不是已得中國官廳允許，領到護照，他說沒有。我就把當地道尹及知縣請來，問他們何以允許外人不攜護照在境內打獵。法令上明明規定着，地方當局不能辭其咎。當即叫道尹去尋烏思馬諾夫，對他說：「我是請他來當顧問的，沒有叫他隨便出去打獵。」結果由烏來信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保證此後不再做越軌的事始算了事。

這兩段極平常的事情，就可以證明各地行政官都不能負責做事，一方面更可以知道中國人對於動物不知保護，同時也就是放棄權益。就拿各地動物園來說，除了幾個大城市的公園裏，有若干動物點綴，小地方就從來沒有這種設備。而動物園裏的看守者不懂動物學，不明管理法。我們試看各國的動物園是何等偉大，設備是何等完善，而照料的人又都是受過專門教育的人。我會到過莫斯科的大動物園看過，那裏有動物千百種，供人觀賞，供人研究。大的虎，豹，熊都有數千頭，每天吃數百斤肉。我

們動物園的看守者，則剋扣動物的糧食，致使動物常常死亡。又無錢增添，所以如北平萬牲園之類的動物園，都是每况日下了。

小邾射。以句釋來奔。曰。使季路娶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子路爲人正大光明，實在令人敬佩，可以做我們很好的模範。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虺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闕不可立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饜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因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遊於陳氏矣。且其遠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轡。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夫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雖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知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閉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傘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闕。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鄙。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子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從這裏可以看到當時貴族的跋扈，無時不爲私利而爭鬥。養了許多黨羽，專做他們相爭的工具。最主要的還是因爲諸侯自己沒有威勢，政權操諸貴族手中的緣故。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靈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寧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擊。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屨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懼告子。野曰。管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瑤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聘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旣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豈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

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伐。趙盾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與。

司馬牛嘗嘆兄弟不賢，不願同居。我國現在仍有一人有福托大眾的壞風氣。滿清專制時代尙有諱避，自後就一人升天，鷄犬皆飛，殃禍國家社會實大。所以他們須有司馬牛的智識。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如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的封建制度維持論，處處受到阻礙。而這時非但周室天子早已退位，就是諸侯的位置，貴族都可隨便篡竊。臣又弑其君，完全把他老人家所提倡的「名分論」打破了，他怎能不傷心！他說破了嘴，亦無人相信他的主張。想用魯國的勢力去制裁齊陳恒的弑君，可是魯國的政權却在季氏手中，魯侯亦不能做主；況且季氏也是陳恒一流的人物，他自然厭惡孔子這一套「名不正，言不順」的主張。孔子在這樣的時代，只好偃旗息鼓的走了。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寃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孺不歸。

性急而無智慧，就是沒有涵養；有學問的人都是有深涵養的。

【續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衛。冬

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彌出奔齊。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棘。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人。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隳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寡。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率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降。絕世子良。厥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隳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率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喪禮繁複乃封建社會之產物。今日中國社會上依然留存這種無味的俗禮。必須從速革除之。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轅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轅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榘媚杏以南。齊社五百。吳人加飲邑以亂。齊因其病。

取譏與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留以其兵甲入于
贏。

能說一段話，取回了一塊土地，實在是值得的，可是像這樣的事，如今怎會有呢！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慳孔伋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伋之外園。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糴御。如孔伋。孔伋之老嫗寧問之。稱嫗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寢。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從之。追孔慳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辭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問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慳。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纒。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纒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慳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囅成曰。寡人雖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播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衛君輒，父蒯聵被廢在外，而不得立其父子相承繼的系統。可是其時貴族的跋扈，衛國差不多無日不在混亂狀態中，一班貴族因分贓不均，爭鬪不已。不知犧牲若干人民？

【續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遄成出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伋

卒

【傳】十六年。春。晦。成。楮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驅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適戾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胙。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胙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敢弗休。悔其可追。

衛侯不容於國內，可是依然在做君主的夢。其實他的地位與周室天子何異，他尚不自察，去請求周天子的援助，結果派了單平公來說了一篇不關痛癢，不着邊際的話。這裏表現一個沒落的封建主走頭無路的狀況。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吳大不弔。不慙道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貳致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孔子在我國歷史上佔很重要的地位，自然多半是因爲他的學說有利於帝王的統治，所以歷代君王沒有不抬舉他老先生的。古今中外，有許多偉人學者的學說往往在當時不能爲人採納，因爲他在這時代是先知先覺，一般人却是不知不覺。等到他死後，時代過去了，才有人瞭解他的學說。所以賢人多是鬱鬱不得志，常常是受人排擠的，而奸詐的人却能活躍於一時。

六月。衛侯飲孔懼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

。使武車反新於西閭。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啓于公。請追之。馭載新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和。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殲。或以其車從得新於糞中。孔懼出奔宋。

凡是貪而無饜的人，必定沒有什麼好結果。像如今的官僚政客不是一樣嗎？坐在家裏拿薪水，什麼事也不幹，還不夠，盡力的刮地皮，民脂民膏都刮來飽私囊，將來總有一天，人民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時候，要給他們嚴重教訓。

楚大子建之遇讎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舉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以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濬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邑。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自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

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入。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徵幸者。其求無廢。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願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肖。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肖。乃肖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肖。國人望君。如望茂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肖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縱。其徒欲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頹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圍壽。乃使事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蔡。

子木奔走各國，還不長一點見識與經驗，仍然胡作亂爲，結果爲鄭所殺，這是他自作自受，不能夠怪別人的。

勝要爲父報仇，勞師動衆，擾得百姓不得安寧，實在有點不值得。他專信從石乞的話，石乞是個極

無恥的小人，所以結果失敗。最令人欽佩的，還是熊宜儻，勝要求他爲自己効力，他毅然辭却了。因爲他不爲利誘，不參加無意義的私鬥，不爲貴族爭權奪利的工具。

葉公得民心，就是因爲他能不顧自己的利害，而爲人民謀利益的緣故。凡是爲人民的事，他無不担当起來，所以他一舉兵便很順利的成功，將白公逐出去，也是得到人民的鼓勵與幫助的關係。反過來說，只圖自身利益，殘害人民，必定失敗無疑。白公，石乞，就是一個好例子。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道。遺奔晉。

嬖人與卜人本來都是無智無識的小人，只知道貪圖利益，稍不愜意，就無中生有的撥弄是非。這都是社會上的敗類，如果不剷除他們，殃禍社會實在不淺！

衛侯謂渚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君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暨告天子。天子使五人與緘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侈。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說話不可不謹慎，小心，俗語說得好：「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說話不小心，就是致禍亂之由。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天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句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天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越國不是一個極弱的國家嗎？他能勵志圖強，不久的工夫，就連敗吳國兩次。所以說，萬事全靠自己奮發有爲，沒有不成功的。如果一個弱國自己覺得沒有希望，就不去努力，那麼只會一天天的衰弱下去，決沒有復興的希望。目前實在可以效法越國。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天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天子又使探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璜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璜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人人都忘却私利專爲國家與社會服務。今日世界各國除蘇聯外，都不能做到這一步。如美國的黨見甚深，四年一任總統，總統一下台，政務人員均須更換，以致人人不能克盡厥職。英國比較進步，有事務官與政治官之分，次長以下決不能隨便更動，使其能專心於一事，經驗豐富，也就駕輕就熟，利弊自然可以分得出來，差不多人人對於他的職務都認爲是終身事業。而我們反過來一看目前的中國，真是惡劣萬分，無論政務，事務人材，只要上司一換，底下都隨之更動。甚至一個小小的書記，亦不肯輕易放過，這裏面當然不是政見異同的關係，完全是濫用私人。也許做不了一兩天就下台，也許做了兩

天又調走他自己也弄得莫明其妙，一點頭緒也沒有。因此誰也不肯努力服務。大家都是在「做官」而不是「做事」。更談不到蒸蒸日上，精益求精了。我們相信，在真正合理的社會上，必人人具有犧牲一己爲大眾謀福利的精神。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若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親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黎。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豕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壽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巳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用人須以賢能爲標準，何必問是誰的兒子呢？這種惡習早就該廢除了，可是中國官場上却仍然是這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只要換一個上司，就須更動大批職員，無論什麼機關都是如此。所用的私人不是本家就是親戚，或者是自己的要好朋友，甚至於同鄉，總之沾點兒關係才能用他。賢能的人却反而不用，這真是該革除的惡習。我們看呂氏春秋上有一段事實，記載晉平公問祁黃羊說南陽缺少一個縣令，誰可以任用，祁黃羊便推荐解孤，平公覺得很奇怪，問他說：「解孤不是你的仇人嗎？」

「可是祁黃羊很嚴正的答道：『你問我誰有才幹能用，可沒有問我誰是我的仇人啊！』這是多麼大公無私，令人欽佩的話。他不但不用私人，而且連他的仇人他都要用他，因為是佩服他的才幹啊！」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諱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背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衛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閹門塞竇。乃自投繯。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嫄。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潯。

愚昧的衛侯，不知努力政事，只曉得迷信。做夢本是很尋常的事，何必大驚小怪。他偏要狐疑，如果把這種精力用在謀國的事情上，也不至於有什麼禍事，如果一天到晚怕人家侵害他，在夢中神魂顛倒的畏懼，可是一點也不努力，那不用占卜，也可以知道禍臨不遠。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克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桓石魋。武伯曰。然則誰也。

表現一個極沒有涵養的武伯，遇事不細細考慮，就會鬧出許多笑話。

宋皇緩之子慶。有友曰田丙。而奢其兄鄴般邑。以與之。鄴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克僎適宋。告夫人曰。庶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嬖之子非我爲子。庶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慶也。公執之。皇緩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緩。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巴人伐楚。圍鄆。初。右司馬子國之下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滋罔。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占卜的結果，仍是不能知；爲什麼還要卜呢？國家大事付諸這種迷信的人，還有什麼希望！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魍。與大叔造。

這時的君主可以隨便被逐出，隨便叫他回來，可以知道君權完全失却了。可是無論君主當政也罷，貴族當政也罷，人民總是一樣被剝削的。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廋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這時幾個大國互相侵畧，無日或息；於是各國的人民都困苦不堪，而侵畧的土地，反而因之荒廢，釀成農業危機。所以墨子說：「今天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勝，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這都是戰爭以後，人民所受到的恩惠。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啓之。乃往。先遣于越軍曰。吳犯聞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髮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糊塗的人，一直糊塗到底，死也不能覺悟。吳王就是一例。越國屢次侵吳，給他很多的教訓，他仍然不能覺悟起來，所以結果是亡國。今日我國受日本帝國之宰割，而吾人始終在睡夢狀態中，等待各帝國主義的吞蝕。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半。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備嘗。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閔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動僕人。

「數年不覺」真可以說遲鈍之至。目前中國東北四省失去，人民淪亡於敵人之手，始終就無人認錯。昔日專制時代，越此危境中，尚須下一二急詔。而今日執政者依然苟且偷安，未曾覺悟。我實爲國家民族前途憂。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完全是爭權奪利，毫無一點和愛的氣象。私有制度不打破，這種情事永遠不能止息。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縱。越人以歸。

假如吳王在這時再覺悟起來，還是來得及的，可是他自己却先已氣餒，那還有什麼希望呢！他以一死了之，可是許多人却爲他而犧牲了。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統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焉。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以稱旌繁乎。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

。及豈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下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也。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鞏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迷信決不能成事。人力能勝天，如果自己不努力，一切聽天由命，怎能不失敗？這幾千年來的迷信，至今猶深深地保留在大多數的中國人民腦中，中國如何能強盛起來。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我們還不去怪他，現在竟有許多智識份子都依然迷信，這真是令人不解。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執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諸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城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宜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

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戚氏。戚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誕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戚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任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只知道侵畧別人，圖自己的利益，這是一種「害」，為衆人謀利益，才是「真利」。所以墨子說：「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子萬人食之，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非攻篇）這話實在很對，少數人得到利益，在那幾個得到利益的人看來，這是「利」；但在大多數人看來，他們就是「害」，不是「利」。

「所以最後仍是爲大眾謀福利而犧牲少數人，才是真正的「利」。」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當時統治者差不多個個都是驕奢淫逸，那一個是爲人民利益打算的？去了一個，來的還是如此。人民需要一個爲大眾謀利益的統治者，恐怕是尋不到的。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

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刑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貴族只能和貴族結婚，平民嫁給貴族，也只能做妾，這種等級的嚴格規定，都是貴族自己表現尊貴的地方，令一般平民曉得等級的森嚴，勿作躐級的妄想。可是此時——春秋末期，周室的封建制可以說完全崩潰，一些頑固的貴族，還執拗的不肯改變這種禮制，未免太不識時務了。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縮。而納賈焉。乃止。

惟利是圖的統治階級，不是侵畧土地，就是收受賄賂，真是無恥之極。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蠶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題而韞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恚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

。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臯丁氏。以其幣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放盟舉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舉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舉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諸櫟之。彌撥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者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遂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諸。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邾。彌曰。齊曾爭我。不可。將適泲。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鈞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僂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遺諸工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由於當時生產力大增的緣故，貧富的懸殊更加厲害，而貴族們的豪奢亦就日甚一日。衛侯作靈臺之宮，不是人民的血汗嗎？他却在裏面飲酒作樂。殘暴的君主，那裏把人民放在心裏？我們看褚師聲子因爲腳上生瘡，不敢脫襪，衛侯却因爲不能陪他取樂而大怒，要斷他的足，這樣殘暴的君主，還不起人民的反抗嗎？

衛侯之奪南氏邑，奪司寇亥的政權，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中，以及得罪司徒期，這一切的罪狀，只

是爲貴族的利害着想的事，我們暫且不去管他，而傳中所沒有寫出來的，衛侯虐待人民的事，不知有多少呢！這樣的君主，在春秋時代不知多少，人民在他們暴力與威勢之下，只好低首服從，如果不是他與貴族之間有矛盾，他將永遠在暴虐跋扈下去。

如今許多官僚不是依然如此嗎？他們雖然沒有衛侯那樣大的權威，剝削人民的程度却更加厲害，壓迫人民的方法也更加巧妙。從前的統治者老實不客氣的榨取民脂民膏，他以為這是應該的。而如今的統治者則不同了，他什麼都明白，可是他還要用花言巧語來欺騙人民。他會很甜密的對人民說：「我們幸甚，苦甚，革命就是爲了謀人民的幸福。」可是一方面儘管苛捐雜稅重重的逼迫人民，他又對人民宣言：「革命軍隊是爲保護人民利益的，如有人來侵犯國土，或有害於人民幸福，必當效力。」可是東北四省丟掉了，人民的生命財產都被人家搶奪去了，他們却絲毫不敢抵抗。儘管一次二次的「上海協定」、「塘沽協定」，却偏要向全國人宣誓，決不屈服於暴力之下，作城下之盟。儘管捕擊著書的文人，還要說「言論出版絕對自由」，所以如今統治者對於人民的殘酷實際上並不下於從前呢！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武孟伯。蒞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寤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餼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繼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

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說話不可不愼，稍有不小，弄得彼此不快，這又何必呢？所以人都應有涵養的工夫，不能亂說話，亂行事，處處要顧到別人的環境才對。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莒牟如。后庸宋樂莒。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愼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觀之。大敗。掘籍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牟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牟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乘而問焉。曰。君以盤庚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隅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介苒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

越國自滅吳國以後，也就自大起來，這是失敗的預兆。納衛侯却在郊邑大肆搶掠而掘焚墳墓，這都是人民最痛惡的，不能得民心，怎能成大事。「驕必敗」這是必然的道理，吳國就是前車之鑒，現在越國恐又將蹈其覆轍了。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綏爲右師。臯非我爲大司馬。臯懷爲司徒。靈不綏爲左師。樂蒧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也而無甚。能無敗乎。冬。十月。公游于

空澤。辛巳。卒于運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聞下有師。君請六子。六子至。以申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三子盟。乃盟于少癡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蒧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盡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葬於廬門之外。已爲烏而葬於其上。咏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諫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臯非我。臯非我因子蒧。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投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貴族們都想要把政權握到自己手裏，以便爲所欲爲。這時的諸侯已經沒有勢力，所以隨着貴族們的擺佈。宋景公之被殺，完全是大尹想立啓作國君，一切政權就可以如意的操縱在他手中。可是別的貴族又把他推翻，立得爲君，這樣的明爭暗鬪，弄得國家沒有一天安寧，百姓却爲他們犧牲不少。

衛出公自城鉅使以弓問子蒧。且曰。吾其入乎。子蒧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衛武子。孫莊子。爲宛廩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觀。外不聞成之禱。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衛出公不得人心，濫用私人，且對人民加以殘暴的壓迫。還想復國，豈非夢想？「無競惟人」一語，最關重要。無論一國一團體內必擇其賢者，能為大多數人民謀福利者任用之。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郟田。封于駟上。二月。盟于平陸。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欲。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季氏不能用人而失敗。袁世凱當政時用了張馬王及小段諸人。有的是會買楊翠喜送給振貝子，以圖得到黑龍江巡撫。有的是不識時務。六君子的籌謀，使袁世凱又作皇帝夢，結果是全局崩潰。這些人只知求官發財，其他一切都不是他們所能瞭解。用這些自私自利的投機份子，當然是要失敗的。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色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遠穀七里。殺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字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祭曰。多隄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日。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辭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

之。知伯貧而愾，故韓魏反而喪之。

剛愎自用，絲毫不能容納別人意見的人，沒有不失敗的。因爲一個人無論怎樣多才多能，總難免有不周之處，能以採納別人供獻的意見，始是正理，否則必鑄成大錯而後已。今日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虛偽的民主制度，固是騙人個人的獨裁，如果沒有社會基礎，也容易流爲個人專制。一國政府採內閣負責制也好，總統總攬制也好，委員會制也好，我認爲在今日的中國，實行民主集權的黨的獨裁，爲比較最合理。

全書完

